

卷第一百二十 列传第五十四

裴崔卢李王严

裴守真，绛州稷山人，后魏冀州刺史叔业六世孙。父諲，隋大业中为淮安司户参军。郡人杨琳、田瓚等乱，劫吏多死，唯諲以仁爱故，贼约其属无敢害，护送还乡。

守真早孤，母丧，哀毁癯尽。举进士，六科连中，累调乾封尉。养寡姊谨甚，士推其礼法。永淳初，关中旱，悉禀禄奉姊及诸甥，与妻息恶食不赡也。

授太常博士。守真善容典，时谓才称其官。高宗将封嵩山，诏诸儒议射牲事。守真奏：“古者郊祀天地，天子自射牲。汉武帝封太山，令侍中儒者射之，帝不亲也。今按礼，前明十五刻，宰人鸾刀割牲，质明行事，毛血已具，天子至，奠玉酌献而已。今若前祀一日射牲，则早于事；及日，则冕不逮事。汉又天子不亲，古今异宜，恐不可行。”是时，《破阵》、《庆善》二乐舞入，帝常立以视，须乐阕乃坐，守真并言：“二舞诚祖宗盛德，然古无天子立观者。化育诒庇，孰非阙功，不应鼓舞别申严奉。”诏可，未及行。会帝崩，大行旧礼无在者，守真与博士韦叔夏、辅抱素等讨按故事，称情为文，咸适所宜，时人服其得礼。

天授中，为司府丞，推核诏狱，多裁恕，全免数十姓。不合武后旨，出为汴州司马。累迁成州刺史，政不务威严，吏民两怀之。徙宁州，送者千数，出境尚不止。长安中卒，赠户部

尚书。

子子余、耀卿、巨卿。曾孙行立。耀卿、巨卿别有传。

子余事继母以孝闻，中明经，补鄆尉。时同舍李朝隐、程行谏以文法称，而子余以儒显，或问优劣于长史陈崇业，答曰：“兰菊异芬，胡有废者？”

景龙中，为左台监察御史。泾、岐有隋世番户子孙数千家，司农卿赵履温奏籍为奴婢，充赐口。子余曰：“官户以恩原为番户，且今又子孙，可抑为贱乎？”履温倚宗楚客势，辩于廷，子余执对不挠，遂诎其议。

开元初，累迁冀州刺史，为政惠裕，人称有恩。入为岐王府长史。卒，谥曰孝。时程行谏谥贞。中书令张说叹曰：“二谥可无愧矣！”子余居官清，家闱友爱，兄弟六人，皆有志行云。

行立，重然诺，学兵有法。母亡，泣血几毁。以军劳累授沁州刺史，迁卫尉少卿。口陈愿治民，试一县自效，除河东令，宽猛时当。由蕲州刺史迁安南经略使。环王国叛人李乐山谋废其君，来乞兵，行立不受，命部将杜英策讨斩之，归其孳，蛮人悦服。英策及范廷芝者，皆奚洞豪也，隶于军，它经略使多假借，暴恣干治，行立阴把其罪，贷之，许自效，故能得英策死力。廷芝尝休沐，久不还，行立召之，约曰：“军法，逾日者斩，异时复然，尔且死！”后廷芝逾期，行立笞杀之，以尸还范氏，更为择良子弟以代，于是威声风行。徙桂管观察使。黄家洞贼叛，行立讨平之。俄代桂仲武为安南都护。锐于立功，为时所誉。召还，道卒，年四十七，赠右散骑常侍。

崔沔，字善冲，京兆长安人，后周陇州刺史士约四世孙，自博陵徙焉。纯谨无二言，事亲笃孝，有才章。擢进士。举贤良方正高第，不中者诵誉之，武后敕有司覆试，对益工，遂为第一。再补陆浑主簿，入调吏部，侍郎岑义叹曰：“君今郤洗

也！”荐为左补阙。性舒迟，进止雍如也，当官则正言，不可得而诘。睿宗召授中书舍人，以母病东都不忍去，固辞求侍，更表陆浑尉郭邻、太乐丞封希颜、处士李喜以代己处。诏改虞部郎中，俄检校御史中丞。请发太仓粟及减苑囿鸟兽所给以赈贫乏，人赖其利。监察御史宋宣远与卢怀慎姻家，恃以玩法；姚崇子彝留司东都，通宾客，招贿赂。沔将按劾，崇、怀慎方执政，共荐沔有史才，转著作郎，去其权，盖惮之也。久之，为太子左庶子。母亡，受吊庐前，宾客未尝至枢室。语人曰：“平生非至亲不升堂入谒，岂以存亡变礼邪？”中书令张说数称之。服除，迁中书侍郎。

玄宗以仙州数丧刺史，欲废之，沔请治舞阳，舞阳，故樊哙国也，更为樊州，帝不纳，州卒废。沔既喜论得失，或曰：“今中书宰相承制，虽侍郎贰之，取充位而已。”沔曰：“百官分职，上下相维，以成至治，岂可俯首怀禄邪？”凡诏敕曹事，多所异同，说不悦，出为魏州刺史。雨潦败稼，沔弛禁使人。召还。分掌吏部十铨，以左散骑常侍为集贤修撰，历秘书监、太子宾客。

是时，太常议加宗庙笾豆，又欲增丧服，于是卿韦縉请坐增笾豆至十二；外祖服大功，舅小功，堂姨若舅、舅母袒免。沔曰：“祭祀上矣，古者饮食必先严献。未有火化，故有毛血之荐，未有曲糗，故有玄酒之奠。后王作为酒醴、牺牲以致馨香，故有三牲、八簋、五齐、九献。神道主敬，可备而不敢废也，虽曰备物，而节制存焉。铏俎、笾豆、簠簋尊彝之实，皆周时饌，其用通宴飨宾客，而周公与毛血、玄酒同荐于先祖。晋卢谿家祭礼，所荐皆晋时常食，不纯用古。此圣贤变文而通其情也。然当时饮食不可阙于祭，明矣。国家清庙时享，礼饌具设，周制也，古物存焉。园寝上食，时膳备列，汉法也，它

珍极焉。职责来祭，致远物也。有新必荐，顺时令也。苑囿躬稼所收，搜狩亲中，莫不荐而后食，尽诚敬民。若此至矣，无以加矣。诸珍羞鲜物，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，因宜而荐，不必加笾豆以为嫌也。大羹，古食也，盛于古器。和羹，常饌也，盛于时器。毛血盛于盘，玄酒盛于尊。未有荐时饌而用古器者，繇古质而今文，便事也。故加笾豆未足尽天下美物，而措诸朝，徒近侈耳。鲁丹桓宫之楹，刻其桷，《春秋》非之。班固称：‘墨家出于清庙，是以贵俭。’然清庙不奢，旧矣。太常所请，臣所未安。”

又太常言：“爵小不及合，执持至难。”沔曰：“礼有以小为贵者，献以爵是也。然今不及制，则非礼，自有司之陋也。随失制宜，不待议而革云。”又言：“礼本于家正，家正而天下定。家不可以贰，故父以尊崇，母以厌降。是以内服齐斩，外服纁，尊名所加，不过一等，今古不易之道也。昔辛有适伊川，见被发而祭，知其将戎，礼先亡也。比制《唐礼》，推广舅恩，故弘道以来，国命再移于外姓，本礼验亡，可不戒哉！”时职方郎中韦述、户部郎中杨伯成、礼部员外郎杨仲昌、监门兵曹参军刘秩等议与沔合，又诏中书门下参裁，于是宗庙笾豆坐各六，姨若舅小功，舅母纁麻，堂姨袒免，余仍旧制。

每朝廷有疑议，皆咨逮取衷。卒，年六十七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孝。沔俭约自持，禄禀随散宗族，不治居宅，尝作《陋室铭》以见志。子祐甫至宰相，别传。

卢从愿，字子羹。六世祖昶，仕后魏为度支尚书，自范阳徙临漳，故从愿为临漳人。擢明经，为夏尉。又举制科高第，拜右拾遗，迁监察御史，为山南黜陟巡抚使，还奏称旨，累进中书舍人。

睿宗立，拜吏部侍郎。吏选自中宗后纲纪耗荡，从愿精力

于官，伪牒诡功，擿检无所遗，铨总六年，以平允闻。帝异之，特官其一子。从愿请赠其父敬一为郑州长史，制可。初，高宗时，吏部号称职者裴行俭、马载，及是，从愿与李朝隐为有名，故号“前有裴、马，后有卢、李”。

开元四年，玄宗悉召县令策于廷，考下第者罢之。从愿坐拟选失实，下迁豫州刺史。政严简，奏课为天下第一，宝书劳问，赐绢百匹。召为工部侍郎，迁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，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，代韦抗为刑部尚书。数充校考使，进退详确。

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，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，从愿不许，融恨之，乃密白“从愿盛殖产，占良田数百顷”，帝自此薄之，目为多田翁。后欲用为相屡矣，卒以是止。十八年，复为东都留守，坐子起居郎论输余于官取利多，贬绛州刺史，迁太子宾客。二十年，河北饥，诏为宣抚处置使，发仓廩赈饥民。使还，乞骸骨，授吏部尚书致仕，给全禄终身。卒，赠益州大都督，谥曰文。

李朝隐，字光国，京兆三原人。明法中第，调临汾尉，擢至大理丞。武三思构五王，而侍御史郑愔请诛之，朝隐独以“不经鞫实，不宜轻用法”，忤旨，贬岭南丑地。宰相韦巨源、李峤言于中宗曰：“朝隐素清正，一日远逐，恐骇天下。”帝更以为闻喜令。

迁侍御史、吏部员外郎。时政出权幸，不关两省而内授官，但斜封其状付中书，即宣所司。朝隐执罢千四百员，怨诽哗腾，朝隐胖然无避屈。迁长安令，宦官间兴贵有所干请，曳去之。睿宗嘉叹，后御承天门，对百官及朝集使褒谕其能，使遍闻之。进太中大夫一阶，赐中上考、绢百匹，以旌刚烈。成安公主夺民园，不酬直，朝隐取主奴杖之，由是权豪敛伏。为执政所挤，出通州都督，徙绛州刺史。开元初，迁吏部侍郎，铨叙明审，

与卢从愿并授一子官。久之，以策县令有下第，降滑州刺史，徙同州。玄宗东幸，召见慰劳，赐以衣、帛。擢河南尹，政严清，奸人不容息。太子舅赵常奴怙势横闾里，朝隐曰：“此不绳，不可为政。”执而悟辱之，帝赐书慰勉。

入为大理卿。武强令裴景仙丐赃五千匹，亡命，帝怒，诏杀之。朝隐曰：“景仙，其先寂有国功，载初时，家为酷吏所破，诛夷略尽，而景仙独存，且承嫡，于法当请。又丐乞赃无死比，籍当死坐，犹将宥之，使私庙之祀无馁魂可也。”帝不许，固请曰：“生杀之柄，人主专之；条别轻重，有司当守。且赃惟枉法抵死，今丐赃即斩，后有枉法，亦又何加？且近发德音，杖者听减，流者给程，岂一景仙独过常法？”有诏决杖百，流岭南。

朝隐更授岐州刺史，母丧解。召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固辞，见听。时年已衰，而笃于孝，自致毁瘠，士人以为难。明年，诏书敦遣扬州就职。还为大理卿，封金城伯，代崔隐甫为御史大夫。天下以其有素望，每大夫缺，冀朝隐得之。及居职，不争引大体，惟先细务，由是名少衰。进太常卿，出为岭南采访处置使，兼判广州。卒于官，赠吏部尚书，官给车辒北还，谥曰贞。

王丘，字仲山，同皎从子也。父同暉，终太子左庶子。丘十一擢童子科，它童皆专经，而独属文，由是知名。及冠，举制科中第，授奉礼郎。气象清古，行修絜，于词赋尤高。族人方庆及魏元忠更荐之，自偃师主簿擢监察御史。

开元初，迁考功员外郎。考功异时多请托，进者滥冒，岁数百人。丘务核实材，登科才满百，议者谓自武后至是数十年，采录精明无丘比。其后席豫、严挺之亦有称，然出丘下。迁紫微舍人、吏部侍郎，典选，复号平允。其奖用如山阴尉孙逖、

桃林尉张镜微、湖城尉张晋明、进士王泠然，皆一时茂秀。久之，为黄门侍郎。

会山东旱饥，议以中朝臣为刺史，制诏：“皋陶称：‘在知人，在安民。’皆念存邦本，朝乾夕惕，无忘一日。今长吏或未称，苍生谓何？深思循良，以革颓敝，宜重刺史之选，自朝廷始。”乃以丘与中书侍郎崔沔等并为山东刺史。而丘守怀州，尤清严，为下畏慕。入知吏部选，改尚书左丞，以父丧解。服除，为右散骑常侍，仍知制诰。裴光庭卒，萧嵩与丘善，将引与当国，丘固辞，盛推韩休行能。及休秉政，荐为御史大夫。丘讷于言，所白奏帝多不喜，改太子宾客，袭父封。以疾徙礼部尚书，致仕。

丘更履华剧，而所守清约，未尝通馈遗，室宅童骑敝陋，既老，药饵不自给。帝叹之，以谓有古人节，下制给全禄以旌廉吏。天宝二年卒，赠荆州大都督，谥曰文。

严挺之，名浚，以字行，华州华阴人。少好学，姿质轩秀。举进士，并擢制科，调义兴尉，号材吏。姚崇为州刺史，异之。崇执政，引为右拾遗。

睿宗好音律，每听忘倦。先天二年正月望夜，胡人婆陀请燃百千灯，因弛门禁，又追赐元年醑，帝御延喜、安福门纵观，昼夜不息，阅月未止。挺之上疏谏，以为：“醑者因人所利，合醑为欢也，不使靡敝。今暴衣冠，罗伎乐，杂郑、卫之音，纵倡优之玩，不深戒慎，使有司跛倚，下人罢剧，府县里閭课赋苛严，呼嗟道路，贸坏家产，营百戏，扰方春之业，欲同其乐而反遗之患。”乃陈“五不可”，诚意忠到，帝纳焉。

侍御史任正名恃风宪，至廷中责詈衣冠，挺之让其不敬，反为所劾，贬万州员外参军事。开元中，为考功员外郎，累进给事中，典贡举，时号平允。会杜暹、李元纘为相，不相中。

暹善挺之，而元纁善宋遥，用为中书舍人。遥校吏部判，取舍与挺之异，言于元纁，元纁屡诘谏，挺之厉言曰：“公位相国，而爱憎反任小人乎？”元纁曰：“小人为谁？”曰：“宋遥也。”由是出为登州刺史，改太原少尹。

初，殿中监王毛仲持节抵太原朔方籍兵马，后累年，仍移太原取兵仗，挺之不肯应，且以毛仲宠幸，久恐有变，密启于帝。俄改濮、汴二州刺史，所治皆严威，吏至重足胁息。会毛仲败死，帝以挺之言忠，召为刑部侍郎，迁太府卿。

宰相张九龄雅知之，用为尚书左丞，知吏部选。李林甫与九龄同辅政，以九龄方得君，谄事之，内实不善也。户部侍郎萧灵，林甫所引，不知书，尝与挺之言，称蒸尝伏腊，乃为“伏猎”。挺之白九龄：“省中而有伏猎侍郎乎！”乃出灵岐州刺史，林甫恨之。九龄欲引以辅政，使往谒林甫，挺之负正，陋其为人，凡三年，非公事不造也，林甫益怨。会挺之有所谗于蔚州刺史王元琰，林甫使人暴其语禁中，下除洛州刺史，徙绛州。

天宝初，帝顾林甫曰：“严挺之安在？此其材可用。”林甫退召其弟损之与道旧，谆谆款曲，且许美官，因曰：“天子视绛州厚，要当以事自解归，得见上，且大用。”因给挺之使称疾，愿就医京师。林甫已得奏，即言挺之春秋高，有疾，幸闲官得自养。帝恨吒久之，乃以为员外詹事，诏归东都。挺之郁郁成疾，乃自为文志墓，遗令薄葬，敛以时服。

挺之重交游，许与生死不易，嫁故人孤女数十人，当时重之。然溺志于佛，与浮屠惠义善，义卒，衰服送其丧，已乃自葬于其塔左，君子以为偏。子武。

武，字季鹰。幼豪爽。母裴不为挺之所答，独厚其妾英。武始八岁，怪问其母，母语之故。武奋然以铁鎚就英寝，碎其

首。左右惊白挺之曰：“郎戏杀英。”武辞曰：“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，儿故杀之，非戏也。”父奇之，曰：“真严挺之子！”然数禁敕。武读书不甚究其义，以廕调太原府参军事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。从玄宗入蜀，擢谏议大夫。至德初，赴肃宗行在，房琯以其名臣子，荐为给事中。已收长安，拜京兆少尹。坐琯事贬巴州刺史。久之，迁东川节度使。上皇合剑南为一道，擢武成都尹、剑南节度使。还，拜京兆尹，为二圣山陵桥道使，封郑国公。迁黄门侍郎。与元载厚相结，求宰相不遂，复节度剑南。破吐蕃七万众于当狗城，遂收盐川。加检校吏部尚书。

武在蜀颇放肆，用度无艺，或一言之悦，赏至百万。蜀虽号富饶，而峻培亟敛，闾里为空，然虜亦不敢近境。梓州刺史章彝始为武判官，因小忿杀之。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，武慢倨不为礼。最厚杜甫，然欲杀甫数矣。李白为《蜀道难》者，乃为房与杜危之也。永泰初卒，母哭，且曰：“而今而后，吾知免为官婢矣。”年四十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挺之从孙绶。绶父丹，尝为剑南盐铁、青苗、租庸使，以武在蜀，辞不拜。绶擢进士第，以侍御史副刘赞为宣歙团练使。赞卒，绶总留事，悉库物以献，召为刑部员外郎。宾佐进奉由绶始。

河东节度使李说病，军司马郑僖总其政，说卒，代为节度。时德宗务姑息，方镇若帅死，不它命，即用军司马代之，以和厌众情。至是，帝颇忆绶所献，故擢为河东司马。明年，僖卒，即检校工部尚书，代其使。宪宗立，杨惠琳反夏州，刘辟反蜀，绶建言：“天子始即位，不可失威，请必诛。”选锐兵，遣大将李光颜助讨贼。二贼平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封扶风郡公，进司空。在镇九年，尚宽惠，治称流闻，士马孳息。尝大阅，旗

帜周七十里，回鹘梅录将军在会，闻金鼓震伏。入为尚书右仆射。

绶既名胄，于吏事有方略，然锐进趣，素议薄之。始就廊下食，在百官上，帝使中人赐含桃，绶见拜之，为御史劾奏，绶惭惧待罪，诏释绶而贬中人。出为荆南节度使，封郑国公。

淑州蛮张伯靖杀吏，据辰、锦州，连九洞自固，诏绶进讨。绶勒兵出次，遣将赍檄开晓，群蛮悉降。吴元济反，金以绶明恕可大事，乃徙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加淮西招抚使。绶引师压贼境，多出金帛赏士，以厚赂谢中人，招声援，既未有以制贼，闭屯弥年不战。宰相裴度谓绶非将才，以太子少保召还，检校司徒，判光禄卿事，进少傅。卒，年七十七，赠太保。

绶才不逾中人，然历三镇，所奏辟及绶时位将相者九人。初，绶未显，过于羸乡尉李达，达不礼，方饭它客，不召绶。后达罢彭城令，过并州，晨入谒，不知绶也。绶方大宴宾客，召达至，戒客勿起，让曰：“吾昔羁旅羸乡，君方召客食而不顾我，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。”达惭，不得去，左右引出，悸而瘖，卧馆数月，其佐令狐楚为请，乃免。

河东李进贤者，善畜牧，家高赀，得幸于绶，署牙门将。元和中，进贤累为振武节度使，辟绶子澈为判官。澈年少，治苛刻，军中苦之。回鹘入辟鹤泉，进贤发兵讨之，吏廩粮不实，次鸣砂，焚杀其将杨遵宪而还。进贤大怒，众惧，因燔城门，攻进贤，左右拒战不胜，縋而去，奔靖边军。乃杀澈而屠进贤家。诏以夏绥银节度使张煦代之，诛乱首数百人乃定。

卷第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五十五

裴阳宋杨崔李解

裴淮，绛州闻喜著姓。父琰之，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军，年甚少，不主曹务，刺史李崇义内轻之，镌谕曰：“同，三辅，吏事繁，子盍求便官？毋留此！”琰之唯唯。吏白积案数百，崇义让使趣断，琰之曰：“何至逼人？”乃命吏连纸进笔为省决，一日毕，既与夺当理，而笔词劲妙。崇义惊曰：“子何自晦，成吾过耶？”由是名动一州，号“霹雳手”。后为永年令，有惠政，吏刻石颂美。以仓部郎中病废。淮侍疾十余年，不肯仕。琰之没，始擢明经，调陈留主簿，迁监察御史。

时崔湜、郑愔典吏部，坐奸赃，为李尚隐所劾，诏淮按讯，而安乐公主、上官昭容为阿右，淮执正其罪，天下称之。累进中书舍人。睿宗造金仙、玉真二观，时旱甚，役不止，淮上言：“春夏毋聚大众，起大役，不可兴土功，妨农事。若役使乖度，则有疾疫水旱之灾，此天人常应也。今自冬徂春，雨不时降，人心惶然，莫知所出，而土木方兴，时之孽，职为此发。今东作云始，丁壮就功，妨多益少，饥寒有渐。《春秋》庄公三十一年冬，不雨，是时岁三筑台；僖公二十一年夏，大旱，是时作南门。陛下以四方为念，宜下明制，令二京营作、和市木石，一切停止。有如农桑失时，户口流散，虽寺观营立，能救饥寒敝哉！”不报。迁兵部侍郎。以铨总劳，特授一子官。开元

五年，为吏部侍郎，甄拔士为多。拜御史大夫。

淮雅与张说善，说方宰相，数荐之，淮长于敷奏，天子亦自重焉，擢吏部尚书。世俭素，而晚节稍畜伎妾，为奢侈事，议者以为缺。改太子宾客。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懿。从祖弟宽。

宽，性通敏，工骑射、弹棋、投壶，略通书记。景云中，为润州参军事。刺史韦诜有女，择所宜归，会休日登楼，见人于后圃有所瘞藏者，访诸吏，曰：“参军裴宽居也。”与偕来，诜问状，答曰：“宽义不以包苴汙家，适有人以鹿为饷，致而去，不敢自欺，故瘞之。”诜嗟异，乃引为按察判官，许妻以女。归语妻曰：“常求佳婿，今得矣。”明日，帙其族使观之。宽时衣碧，瘠而长，既入，族人皆笑，呼为“碧鹤雀”。诜曰：“爱其女，必以为贤公侯妻也，何可以貌求人？”卒妻宽。

举拔萃，为河南丞，迁长安尉。宇文融为侍御史，括天下田，奏为江东覆田判官。改太常博士。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，宽自以情立议曰：“庙尊忌卑则作乐，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。”中书令张说善之，请如宽议。迁刑部员外郎。万骑将军马崇白日杀人，而王毛仲方以贵幸，将鬻其狱，宽固执不肯从。河西节度使萧嵩表为判官，历兵部侍郎。宰相裴耀卿领江淮运，列仓河阴，奏宽为户部侍郎自副。迁吏部。出为蒲州刺史，州久旱，宽入境辄雨。徙河南尹，不屈附权贵，河南大治。由金吾大将军授太原尹，玄宗赋诗褒饯。天宝初，由陈留太守拜范阳节度使。时北平军使乌承恩，虜酋也，与中人通，数冒贿，宽以法绳治。檀州刺史何僧献生口数十，宽悉归之，故夷夏感附。

三载，用安禄山守范阳，召宽为户部尚书，兼御史大夫。裴敦复平海贼还，广张功簿，宽密白其妄。会河北部将入朝，盛誉宽政，且言华虜犹思之，帝嗟赏，眷倚加厚。李林甫恐其

遂相，又恶宽善李适之，乃漏宽语以激敦复，敦复任气而疏，以林甫为诚。先是，宽以所善请于敦复，即欲白发其言，林甫趣之。敦复未及闻，扈幸温泉宫。而其下裨将程藏曜、曹鉴自以他事系台，宽捕按之，敦复谓宽求致其罪，遽以金五百两赂贵妃姊，因得事闻于帝，由是贬宽睢阳太守。及韦坚狱起，宽复坐亲，贬安陆别驾。林甫任罗希爽杀李适之也，亦使过安陆，将怖杀宽，宽叩头祈哀，希爽乃去。宽惧终见杀，丐为浮屠，不许。稍迁东海太守，徙冯翊，入为礼部尚书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子太傅。

宽兄弟八人，皆擢明经，任台、省、州刺史。雅性友爱，于东都治第，八院相对，甥侄亦有名称，常击鼓会饭。其为政务清简，所莅人爱之，世皆冀其得宰相。天宝间称旧德，以宽为首。然惑于佛，喜与桑门游，习诵其书，老弥笃云。子谓。

谓，字士明，擢明经，调河南参军事。性通绰，举止不烦。累迁京兆仓曹参军。虢王巨表署襄、邓营田判官。母丧，居东都。会史思明乱，逃山谷间。思明故为宽将，德宽旧恩，且闻谓名，遣捕骑迹获之，喜甚，呼为“郎君”，伪授御史中丞。贼残杀宗室，谓阴缓之。全活者数百人。又尝疏贼虚实于朝，事泄，思明恨骂，危死而免。贼平，除太子中允，迁考功郎中，数燕见奏事。

代宗幸陕，谓徒步挟考功南曹印赴行在，帝曰：“疾风知劲草，果可信。”将用为御史中丞，为元载沮却，故拜河东租庸、盐铁使。时关辅旱，谓入计，帝召至便殿，问榷酤利岁出内几何，谓久不对。帝复问，曰：“臣有所思。”帝曰：“何邪？”谓曰：“臣自河东来，涉三百里，而农人愁叹，谷菽未种。诚谓陛下轸念元元，先访疾苦，而乃责臣以利。孟子曰：‘治国者，仁义而已，何以利为？’故未敢即对。”帝曰：“微

公言，朕不闻此。”拜左司郎中，数访政事。载忌之，出为虔州刺史，历饶、卢、亳三州，除右金吾将军。

德宗新即位，以刑名治天下，百吏震服。时大行将葺陵事，禁屠杀，尚父郭子仪家奴宰羊，谓列奏，帝谓不畏强御，善之，或曰：“尚父有社稷功，岂不为庇之？”谓笑曰：“非君所知。尚父方贵盛，上新即位，必谓党附者众。今发其细过，以明不恃权耳。吾上以尽事君之道，下以安大臣，不亦可乎？”

时朝堂别置三司决庶狱，辨争者辄击登闻鼓。谓上疏曰：“谏鼓、谤木之设，所以达幽枉，延直言。今诡猾之人，轻动天听，争纤微，若然者，安用吏治乎？”帝然之，于是悉归有司。谓恶法吏舞文，或挟宿怨为重轻，因献《狱官箴》以讽。坐所善诛，贬阆州司马。俄召为太子右庶子，进兵部侍郎，至河南尹、东都副留守。凡五世为河南，谓视事未尝敢当正处。以宽厚和易为治，不鞫人以赃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赠礼部尚书。

宽弟子胄，字胤叔，擢明经，佐李抱玉凤翔幕府。不得意，谢归，更从宣歙观察使陈少游，抱玉怒，劾贬桐庐尉。时李栖筠观察浙西，幕府皆一时高选。判官许鸣谦名知人，见崔造及胄，器之，白栖筠取胄为支使。

代宗恶宰相元载怙权，召栖筠为御史大夫，欲以相，栖筠引胄殿中侍御史，尤为载所恶。会栖筠卒，胄护丧归洛阳，人为危之，胄屹然不沮喘。少游复表为淮南观察判官。载诛，始拜刑部员外郎，迁宣州刺史。杨炎当国，为载复仇，穷摭所恶。会胄部人积胄杂奉为赃，炎遣员寓蔓劾峭诋，贬汀州司马。稍迁京兆少尹，以父名不拜，换国子司业。迁江西观察使。初，李兼尝罢南昌卒千余人，收资禀为月进，胄白罢之。樊泽徙襄州，宰相议所代，德宗雅记胄才，遂拜荆南节度使。

是时，方镇争剥下希恩，制重锦异绫，名贡奉，有中使者，

即悉公帑市欢。胄待之有节，献饷直不数金，宴劳止三爵。是时武臣多粗暴庸人，待宾介不以礼，少失意，则以罪中伤之，胄亦劾斥其管记，世恨胄之流于俗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成。

阳峤，其先北平人，世徙洛阳，北齐尚书右仆射休之四世孙。举八科皆中，调将陵尉，累迁詹事司直。长安中，左右御史中丞桓彦范、袁恕己争取为御史。杨再思素与峤善，知其意不乐弹抨事，为语彦范，彦范曰：“为官择人，岂待情乐乎？唯不乐者固与之，以伸难进、抑躁求也。”遂为右台侍御史。久乃迁国子司业。峤资谨饬好学，喜诱劝后生、修讲舍，人以为善职。

睿宗立，进尚书右丞。时议建都督府，择最吏，故峤为泾州都督。议罢，历魏州刺史、荆州长史、本道按察使，率以清白闻。魏州人螫耳阙下，请峤为刺史，故再治魏。入为国子祭酒，封北平县伯。引尹知章、范行恭、赵玄默为学官，皆名儒冠云。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，人怨之，乘夜殴峤道中，事闻，诏捕殴者杀之。峤抚孤侄与子均，常语人曰：“吾备位方伯，而心亦昔时一尉耳。”以老致仕。卒，谥曰敬。

宋庆礼，洛州永年人。擢明经，补卫尉。武后诏侍御史桓彦范行河北，鄆断居庸、五回等路，以支突厥，召庆礼与议，见其方略，器之。俄迁大理评事，为岭南采访使。时崖、振五州首领更相掠，民苦于兵，使者至，辄苦瘴疠，莫敢往。庆礼身到其境，谕首领大谊，皆释仇相亲，州土以安，罢戍卒五千。历监察、殿中侍御史。以习识边事，拜河东、河北营田使。善骑，日能驰数百里。性甘于劳苦，然好兴作，滨塞掘阱植兵，以邀虏径，议者蚩其不切事。稍迁贝州刺史，复为河北支度营田使。

初，营州都督府治柳城，扼制奚、契丹。武后时，赵文翊失两藩情，攻残其府，更治东渔阳城。玄宗时，奚、契丹款附，帝欲复治故城，宋璟固争不可，独庆礼执处其利，乃诏与太子詹事姜师度、左骁卫将军邵宏等为使，筑截三旬毕。俄兼营州都督，开屯田八十余所，追拔渔阳、淄青没户还旧田宅，又集商胡立邸肆。不数年，仓廩充，居人藩辑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庆礼为政严，少私，吏畏威不敢犯。太常博士张星以好巧自是，谥曰“专”。礼部员外郎张九龄申驳曰：“庆礼国劳臣，在边垂三十年。往城营州，士才数千，无甲兵强卫，指期而往，不失所虑，遂罢海运，收岁储，边亭晏然。其功可推，不当丑谥。”庆礼兄子辞玉亦自诣阙诉。改谥曰敬。

杨瑒，字瑶光，华州华阴人。五世祖缙，为陈中书舍人，名属义，终交、爱九州都督、武康郡公。子林甫代领都督，隋灭陈，逾三年乃降，徙长安。林甫字卫卿，为柳城太守，高祖军兴，遣其子琮招之，挈郡以来，授检校总管，足疾不能造朝。帝以绛州寒凉，拜刺史，累封宜春郡公。琮字孝璋，为上津令。会天下乱，去官，与秦王同里居。武德初，为王府参军，兼库直。隐太子事平，诏亲王、宰相一人入宴，而琮独预，太宗赐《怀昔赋》，申以恩意。历沔、绥二州刺史。姆馈孺子以饼，妻伪受而弃之垣外，人咨其廉。

瑒始为麟游令，时窦怀贞大营金仙、玉直二观，檄取畿内尝负逆人货者，暴敛之以佐费，瑒拒不应。怀贞怒曰：“县令而拒大夫命乎？”瑒曰：“所论者民冤抑也，位高下乎何取？”怀贞壮其对，为止。初，韦后表民二十二为丁限，及败，有司追趣其课，瑒执不可，曰：“韦氏当国，擅擢士大夫，赦罪人，皆不改，奚独取已宽之人重敛其租？非所以保下之宜。”遂止不课，由是名显当世。

擢累侍御史。京兆尹崔日知贪沓不法，瑒与大夫李杰谋劾举之，反为日知先构。瑒廷奏曰：“肃绳之司，一为恐胁所屈，开奸人谋，则御史府可废。”玄宗直之，令杰还视事，而逐日知。

瑒进历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。帝尝召宰相大臣议天下户版延英殿，瑒言利病尤详，帝咨赏。于是宇文融建检脱户余口，瑒执不便。融方贵，公卿掩默唯唯，独瑒抗议，故出为华州刺史。帝封太山，集乐工山下，居丧者亦在行。瑒谓起苴经使和钟律，非人情所堪，帝许，乃免。

入为国子祭酒，表大儒王迥质、尹子路、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国子。有诏迥质谏议大夫、皇太子侍读；履忠老不任职，拜朝散大夫罢归；子路直弘文馆。皆有名。瑒奏：“有司帖试明经，不质大义，乃取年头、月尾、孤经、绝句，且今习《春秋》三家、《仪礼》者才十二，恐诸家废无日，请帖平文以存学家，其能通者稍加优宦，奖孤学。”从之，因诏以三家《传》、《仪礼》出身者不任散官，遂著令。生徒为瑒立颂太学门。

又言：“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入太学，渐渍礼乐，知朝廷君臣之序，班以品类，分以师长，三德四教，学成然后爵之。唐兴，二监举者千百数，当选者十之二，考功覆校以第，谓经明行修，故无多少之限。今考功限天下明经、进士岁百人，二监之得无几，然则学徒费官禀，而博士滥天禄者也。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，过明经、进士十倍，胥史浮虚之徒，眊先王礼义，非得与服勤道业者挈长短、绝轻重也。国家启庠序，广化导，将有以用而劝进之。有司为限约以黜退之，欲望俊义在朝，难矣。”帝然其言。再迁大理卿，以疾辞，改左散骑常侍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贞。

瑒常叹士大夫不能用古礼，因其家冠、婚、丧、祭，乃据

旧典为之节文，揖让威仪，哭踊衰杀，无有违者。在官清白，吏请立石纪德，瑒曰：“事益于人，书名史氏足矣。若碑颂者，徒遣后人作碣石耳。”

瑒伯父志操，颇刚简，未遇时，著《闲居赋》自托，常曰：“得田十顷、僮婢十人，下有兄弟布粟之资，上可供先公伏腊足矣。”位终司属卿、安平县男。瑒从父兄晏，精《孝经》学，常手写数十篇，可教者辄遗之。

崔隐甫，贝州武城人。隋散骑侍郎亶庶曾孙。解褐左玉钤卫兵曹参军，迁殿侍御史内供奉。浮屠惠范倚太平公主胁人子女，隐甫劾状，反为所挤，贬邛州司马。玄宗立，擢汾州长史，兼河东道支度营田使，迁洛阳令。梨园弟子胡雏善笛，有宠，尝负罪匿禁中。帝以他事召隐甫，从容指曰：“就卿丐此人。”对曰：“陛下轻臣而重乐工，请解官。”再拜出，帝遽谢，与胡雏，隐甫杀之，有诏赏死，不及矣。赐隐甫百缣。

孙佺败绩于奚，擢隐甫并州司马护边，会兄逸甫疾甚，未及行，诏责逗留，下除河南令。累拜华州刺史、太原尹，入为河南尹。居三岁，进拜御史大夫。初，台无狱，凡有囚则系大理。贞观时，李乾祐为大夫，始置狱，由是中丞、侍御史皆得系人。隐甫执故事，废掘诸狱。其后患囚往来或漏泄，复系之厨院云。台中自监察御史而下，旧皆得颺事，无所承谏。隐甫始一切令归禀乃得行，有忤意辄劾正，多贬绌者，台吏侧目，威名赫然。帝尝诏校外官岁考。异时必委曲参审，竟春未定。隐甫一日会朝集使，询逮检实，其暮皆讫，议者服其敏。帝尝谓曰：“卿为大夫，天下以为称职。”

张说当国，隐甫素恶之，乃与中丞宇文融、李林甫暴其过，不宜处位，说赐罢；然帝嫉朋党，免其官，使侍母。岁余，复为大夫。迁刑部尚书，兼河南尹。帝还京师，即拜东都留守。

累封清河郡公。卒，赠益州大都督，谥曰忠。

始，帝欲相隐甫也，谓曰：“牛仙客可与语，卿常见否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帝曰：“可见之。”隐甫终不诣。他日又问，对如初。帝乃不用。子弟或问故，答曰：“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，其材不逮中人，可与之对耶？”隐甫所至絜介自守，明吏治，在职以强正称云。

赞曰：严挺之拒宰相不肯见李林甫，崔隐甫违诏不屈牛仙客，信刚者乎！二人坐是皆不得相，彼亦各申其志也。管夷吾以编栈谕之，信曲与直不相函哉！

李尚隐，其先出赵郡，徙贯万年。年二十，举明经，再调下邳主簿，州刺史姚班说其能，器之。神龙中，左台中丞侯令德为关内黜陟使，尚隐佐之，以最擢左台监察御史。于是，崔湜、郑愔典吏部选，附势幸，铨拟不平，至逆用三年员阙，材廉者辄不进，俄而相踵知政事，尚隐与御史李怀让显劾其罪，湜等皆斥去。睦州刺史冯昭泰性鸷刻，人惮其强，尝诬系桐庐令李师旦二百余家为妖蛊，有诏御史覆验，皆称病不肯往。尚隐曰：“善良方蒙枉，不为申明，可乎？”因请行，果推雪其冤。湜、愔复当路，乃出尚隐为伊阙令，怀让魏令。湜等伏诛，玄宗知尚隐方严，由定州司马擢吏部员外郎，怀让自河阳令拜兵部员外郎。怀让，蓀人，后历给事中。

尚隐以将作少监营桥陵，封高邑县男。未几，进御史中丞。御史王旭招权，稍不制，仇家告其罪，尚隐穷治，具得奸赃，无假借，遂抵罪。进兵部侍郎。俄出为蒲州刺史。浮屠怀照者，自言母梦日入怀生己，镂石著验，闻人冯待徵等助实其言。尚隐劾处妖妄，诏流怀照播州。再迁河南尹。

尚隐性刚亮，论议皆披心示诚，处事分明，御下不苛密。尤详练故实，前后制令，诵记略无遗。妖贼刘定高夜犯通洛门，

尚隐坐不素觉，左迁桂州都督。帝遣使劳曰：“知卿忠公，然国法须尔。”因赐杂彩百匹遣之。迁广州都督、五府经略使。及还，人或袖金以赠，尚隐曰：“吾自性分不可易，非畏人知也。”

代王丘为御史大夫。时司农卿陈思问引属吏多小人，乾隐钱谷，尚隐按其违，赃累钜万，思问流死岭南。改尚隐太子詹事。不阅旬，进户部尚书。前后更扬、益二州长史、东都留守，爵高邑伯。开元二十八年，以太子宾客卒，年七十五，谥曰贞。

尚隐三入御史府，辄绳恶吏，不以残摯失名，所发当也，素议归重。仕官未尝以过谪，惟劾诋幸臣及坐小法左迁，复见用，以循吏终始云。

自开元二十二年置京畿采访处置等使，用中丞卢奂为之，尚隐以大夫不充使。永泰以后，大夫王翊、崔涣、李涵、崔宁、卢杞乃为之。

解琬，魏州元城人。举幽素科，中之，调新政尉。后自成都丞奏事称旨，躡除监察御史，以丧免。武后顾琬习边事，迫追西抚羌夷，琬因乞终丧，后嘉许之，诏服除赴屯。迁侍御史，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，以功擢御史中丞，兼北庭都护、西域安抚使。琬与郭元振善，宗楚客恶之，左授沧州刺史。为政引大体，部人顺附。

景龙中，迁御史大夫，兼朔方行军大总管。前后乘边积二十年，大抵务农习战，多为长利，华虏安之。景云二年，复为朔方军大总管，分遣随军要籍官河阳丞张冠宗、肥乡令韦景骏、普安令于处忠料三城兵，省其戍十万人。改右武卫大将军，兼检校晋州刺史、济南县男。以老丐骸骨，不待报辄去，优诏以金紫光禄大夫听致仕，准品给全禄，玺书劳问。会吐番骚边，复召授左散骑常侍，诏与虏定经界，因谐辑十姓降户。琬建言

吐蕃不可以信约，请调兵十万屯秦、渭间，防遏其奸。是冬，吐蕃果入寇，为秦渭兵击走之。俄复请老，不许，迁太子宾客。年八十余，开元五年，终同州刺史。

卷第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五十六

宗室宰相

李适之，恒山愍王孙也，始名昌。神龙初，擢左卫郎将。开元中，迁累通州刺史，以办治闻。按察使韩朝宗言诸朝，擢秦州都督。徙陕州刺史、河南尹。其政不苛细，为下所便。玄宗患谷、洛岁暴耗徭力，诏适之以禁钱作三大防，曰上阳、积翠、月陂，自是水不能患。刻石著功，诏永王璘书，皇太子瑛署额。进御史大夫。二十七年，兼幽州长史，知节度事。适之以祖被废，而父象见逐武后时，葬有阙，至是丐陪瘞昭陵阙中，诏可。褒册典物，焜照都邑，行道为咨叹。迁刑部尚书。适之喜宾客，饮酒至斗余不乱。夜宴娱，昼决事，案无留辞。

天宝元年，代牛仙客为左相，累封清和县公。尝与李林甫争权不协，林甫阴贼，即好谓适之曰：“华山生金，采之可以富国，顾上未之知。”适之性疏，信其言，他日从容为帝道之。帝喜以问林甫，对曰：“臣知之旧矣，顾华山陛下本命，王气之舍，不可以穿治，故不敢闻。”帝以林甫为爱己，而薄适之不亲。于是，皇甫惟明、韦坚、裴宽、韩朝宗皆适之厚善，悉为林甫所构得罪。适之惧不自安，乃上宰政求散职，以太子少保罢，欣然自以为免祸。俄坐韦坚累，贬宜春太守。会御史罗希奭阴被诏杀坚等贬所，州且震恐，及过宜春，适之惧，仰药自杀。

李岷，吴王恪孙也。折节下士，长吏治。天宝时，累迁京

兆尹。玄宗岁幸温汤，甸内巧供亿以媚上，岷独无所献，帝异之。杨国忠使客骞昂、何盈撻安禄山阴事，讽京兆捕其第，得安岱、李方来等与禄山反状，缢杀之。禄山怒，上书自言，帝惧变，出岷为零陵太守。岷为政得人心，时京师米翔贵，百姓乃相与谣曰：“欲粟贱，追李岷。”寻徙长沙。永王为江陵大都督，假岷为长史。至德初，肃宗召之，拜扶风太守，兼御史大夫。明年，擢京兆尹，封梁国公。

乾元二年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于是吕諲、李揆、第五琦同辅政，而岷位望最旧，事多独决，諲等不平。李辅国用权，制诏或不出中书，百司莫敢覆。岷顿首帝前，极言其恶，帝悟，稍加检制，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，然深衔岷。凤翔七马坊押官盗掠人，天兴令谢夷甫杀之。辅国讽其妻使诉枉，诏监察御史孙奎鞠之，直夷甫。其妻又诉，诏御史中丞崔伯阳、刑部侍郎李晔、大理卿权献为三司讯之，无异辞。妻不承，辅国助之，乃令侍御史毛若虚覆按。若虚委罪夷甫，言御史用法不端，伯阳怒，欲质让，若虚驰入自归帝，帝留若虚帘中，顷，伯阳等至，劾若虚傅中人失有罪，帝怒叱之，贬伯阳高要尉、权献杜阳尉，逐李晔岭南，流奎播州。岷谓责太重，入言于帝曰：“若虚希旨用刑，乱国法。陛下信为重轻，示无御史台。”帝怒，李揆不敢争，乃出岷为蜀州刺史。时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，帝曰：“岷欲专权耶？乃云任毛若虚示无御史台。朕今出之，尚恨法太宽。”择木曰：“岷言直，不敢专权。陛下宽之，祇益盛德耳。”

代宗立，改荆南节度，知江淮选补使。入为礼部尚书兼宗正卿。乘舆在陕，由商山走帝所。还京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故事，政事堂不接客。自元载为相，中人传诏者引升堂，置榻待之。岷至，即敕吏撤榻。又奏常参官举才任谏

官、宪官者，无限员。不逾月，为要近譖短，遂失恩，罢为太子詹事。迁吏部尚书，复知江淮选，改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初，东京平，陈希烈等数百人待罪，议者将悉抵死，帝意亦欲惩天下，故崔器等附致深文。岷时为三司，独曰：“法有首有从，情有重有轻，若一切论死，非陛下与天下惟新意。且羯胡乱常，谁不凌污，衣冠奔亡，各顾其生，可尽责邪？陛下之新戚勋旧子若孙，一日皆血铁砧，尚为仁恕哉？《书》称‘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’。况河北残孽劫服官吏，其人尚多，今不开自新之路而尽诛之，是坚叛者心，使为贼致死。困兽犹斗，况数万人乎？”于是，器与吕諲皆龊龊文吏，操常议，不及大体，尚腾颊固争，数日乃见听。衣冠蒙更生，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，岷力也。

岷兄峘、峰。峘从上皇，岷翊戴肃宗，以勋力相高，同时为御史大夫，俱判台事，又合制封公，而峰为户部侍郎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同居长兴里第，门列三戟。

李勉，字玄卿，郑惠王元懿曾孙。父择言，累为州刺史，封安德郡公，以吏治称。张嘉贞为益州都督，性简贵，接部刺史倨甚，择言守汉州，独引同榻坐，讲绎政事，名重当时。

勉少喜学，内沉雅，外清整。始调开封尉，汴州水陆一都会，俗厯错，号难治，勉摧奸决隐为有名。从肃宗于灵武，擢监察御史。时武臣崛起，无法度，大将管崇嗣背阙坐，笑语哗纵，勉劾不恭，帝叹曰：“吾有勉，乃知朝廷之尊！”迁司膳员外郎。关东献俘百，将即死，有叹者，勉过问，曰：“被胁而官，非敢反。”勉入见帝曰：“寇乱之汙半天下，其欲澡心自归无繇。如尽杀之，是驱以助贼也。”帝驰骑完宥，后归者日至。

累为河东王思礼、朔方河东都统李国贞行军司马，进梁州刺史。勉假王晬南郑令，晬为权幸所诬，诏诛之。勉曰：“方藉牧宰为人父母，岂以谗杀郎吏乎？”即拘晬，为请得免。晬后以推择为龙门令，果有名。

羌、浑、奴刺寇州，勉不能守，召为大理少卿。然天子素重其正，擢太常少卿，欲遂柄用。而李辅国讽使下己，勉不肯，乃出为汾州刺史。历河南尹，徙江西观察使。厉兵睦邻，平贼屯。部人父病，为蛊求厌者，以木偶署勉名埋之，掘治验服，勉曰：“是为其父，则孝也。”纵不诛。入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鱼朝恩领国子监，威宠震撼，前尹黎干谄事之，须其入，敕吏治数百人具以饷。至是吏请，勉不从，曰：“吾候太学，彼当见享，军容幸过府，则脩具。”朝恩衔之，亦不复至太学。

寻拜岭南节度使。番禺贼冯崇道、桂叛将硃济时等负险为乱，残十余州，勉遣将李观率容州刺史王翊讨斩之，五岭平。西南夷舶岁至才四五，讥视苛谨。勉既廉洁，又不暴征，明年至者乃四十余柁。居官久，未尝玳饰器用车服。后召归，至石门，尽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。时人谓可继宋璟、卢奂、李朝隐；部人叩阙请立碑颂德，代宗许之。进工部尚书，封汧国公。

滑亳节度使令狐彰且死，表勉为代，从之。勉居镇且八年，以旧德方重，不威而治，东诸帅暴桀者皆尊惮之。田神玉死，诏勉节度汴宋，未行，汴将李灵耀反，魏将田悦以兵来，叩汴而屯，勉与李忠臣、马燧合讨之。淮西军据汴北，河阳军壁其东，大将杜如江、尹伯良与悦战匡城，不胜。徙垒与灵耀合，忠臣将军李重倩夜攻其营，与河阳军合讎棗，贼不阵溃，悦走河北，灵耀奔韦城，为如江所禽，勉缚以献，斩阙下。既而忠臣专汴，故勉还滑台。明年，忠臣为麾下所逐，复诏勉移治汴。德宗立，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俄为汴宋、滑亳、河阳等道都统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围襄城，诏勉出兵救之，帝又遣神策将刘德信以兵三千援接。勉奏言：“贼以精兵攻襄城，而许必虚，令兵直捣许，则襄围解。”不待报，使其将唐汉臣与德信袭许，未至数十里，有诏诘让，二将惧而还，次扈涧，不设备，为贼所乘，杀伤什五，輜械尽亡。汉臣走汴，德信走汝。勉惧东都危，复遣兵四千往戍，贼断其后不得归。于是希烈自将攻勉，勉气索，婴守累月，援莫至，裒兵万人溃围出，东保睢阳。

兴元元年，勉固让都统，以检校司徒平章事召。既见帝，素服待罪，诏不许，勉内愧，取充位而已，不敢有所与。贞元初，帝起卢杞为刺史，袁高还诏不得下。帝问勉曰：“众谓卢杞奸邪，朕顾不知，谓何？”勉曰：“天下皆知，而陛下独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。”时黜其对，然自是益见疏。居相二岁，辞位，以太子太师罢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太傅，谥曰贞简。

勉少贫狭，客梁、宋，与诸生共逆旅，诸生疾且死，出白金曰：“左右无知者，幸君以此为我葬，余则君自取之。”勉许诺，既葬，密置余金棺下。后其家谒勉，共启墓出金付之。位将相，所得奉赐，悉遗亲党，身没，无赢藏。其在朝廷，鲠亮廉介，为宗臣表。礼贤下士有终始，尝引李巡、张参在幕府，后二人卒，至宴饮，仍设虚位沃馈之。遣戍兵，常视其资粮，春秋存问家室，故能得人死力。善鼓琴，有所自制，天下宝之，乐家传《响泉》、《韵磬》，勉所爱者。

李夷简，字易之，郑惠王元懿四世孙。以宗室子始补郑丞。德宗幸奉天，硃泚外示迎天子，遣使东出关至华，候吏李翼不敢问。夷简谓曰：“泚必反。向发幽、陇兵五千救襄城，乃贼旧部，是将追还耳。上越在外，召天下兵未至，若凶狡还西，助泚送死，危祸也。请验之。”翼驰及潼关，东得召符，白于

关大将骆元光，乃斩贼使，收伪符，献行在。诏即拜元光华州刺史。元光掠功，故无知者。

夷简弃官去，擢进士第，中拔萃科，调蓝田尉。迁监察御史。坐小累，下迁虔州司户参军。九岁，复为殿中侍御史。元和时，至御史中丞。京兆尹杨凭性警悦，始为江南观察使，冒没于财。夷简为属刺史，不为恁所礼。至是发其贪，凭贬临贺尉，夷简赐金紫，以户部侍郎判度支。

俄检校礼部尚书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初，贞元时，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阳，制蔡右胁，仰给度支，后亡死略尽，而岁取贖不置。夷简曰：“迹空文，苟军兴，可乎？”奏罢之。阅三岁，徙帅剑南西川。嵩州刺史王颙积奸赃，属蛮怒，畔去。夷简逐颙，占檄谕祸福，蛮落复平。始，韦皋作奉圣乐，于頔作《顺圣乐》，常奏之军中，夷简辄废去，谓礼乐非诸侯可擅制，语其属曰：“我欲盖前人非，以诒戒后来。”

十三年，召为御史大夫，进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师道方叛，裴度当国，帝倚以平贼，夷简自谓才不能有以过度，乃求外迁，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。

穆宗立，有司方议庙号，夷简建言：“王者祖有功，宗有德。大行皇帝有武功，朝宜称祖。”诏公卿礼官议，不合，止。久之，请老，朝廷谓夷简齿力可任，不听，以右仆射召，辞不拜，复以检校左仆射兼太子少师，分司东都。明年卒，年六十七，赠太子太保。

夷简致位显处，以直自闲，未尝苟辞气悦人。历三镇，家无产贖。病不迎医，将终，戒毋厚葬，毋事浮屠，无碑神道，惟识墓则已。世谓行己能有终始者。

李程，字表臣，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也。擢进士宏辞，赋《日五色》，造语警拔，士流推之。调蓝田尉，县有滞狱十年，

程单言辄判。京兆状最，迁监察御史。召为翰林学士，再迁司勋员外郎，爵渭源县男。德宗季秋出畋，有寒色，顾左右曰：“九月犹衫，二月而袍，不为顺时。朕欲改月，谓何？”左右称善，程独曰：“玄宗著《月令》，十月始裘，不可改。”帝矍然止。学士入署，常视日影为候，程性懒，日过八砖乃至，时号“八砖学士”。

元和三年，出为随州刺史，以能政赐金紫服。李夷简镇西川，辟成都少尹。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诰。韩弘为都统，命程宣慰汴州。历御史中丞、鄂岳观察使，还为吏部侍郎。

敬宗初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帝冲逸，好宫室畋猎，功用奢广。程谏曰：“先王以俭德化天下，陛下方谅阴，未宜兴作，愿回所费奉园陵。”帝嘉纳。又请置侍讲学士，选名臣备访问。加中书侍郎，进彭原郡公。宝历二年，检校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为河东节度使。徙河中。召拜尚书左仆射。俄检校司空，领宣武、山南东道节度。再为仆射。先是，元和、长庆时，仆射视事，百官皆贺，四品以下官答拜。大和四年，诏不答拜。王涯。窦易直行之自如，程循其故，不自安，言诸朝。御史中丞李汉谓不答拜于礼太重，文宗不许，听用大和诏书。议者不善也。

程为人辩给多智，然简悦无仪检，虽在华密，而无重望。最为帝所遇，尝曰：“高飞之翮，长者在先。卿朝廷羽翮也。”武宗立，为东都留守。卒，年七十七，赠太保，谥曰繆。

子廓，第进士，累迁刑部侍郎。大中中，拜武宁节度使，不能治军。补阙郑鲁奏言：“新麦未登，徐必乱。”既而果逐廓，乃擢鲁起居舍人。

李石，字中玉，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孙。元和中，擢进士第，辟李听幕府，从历四镇，有材略，为吏精明。听每征伐，必留

石主后务。大和中，为行军司马。听以兵北渡河，令石入奏，占对华敏，文宗异之。府罢，擢工部郎中，判盐铁案。令孤楚节度河东，引为副使。入迁给事中，累进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

帝恶李宗闵等以党相排，背公害政，凡旧臣皆疑不用，取后出孤立者，欲惩刈之，故李训等至宰相。训诛死，乃擢石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领度支。石器雄远，当轴秉权亡所挠。

方是时，宦寺气盛，陵暴朝廷，每对延英，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训以折大臣，石徐谓曰：“乱京师者训、注也，然其进，孰为之先？”士良等惭缩不得对，气益夺，搢绅赖以强。它日紫宸殿，宰相进及陛，帝喟而叹，石进曰：“陛下之叹，臣固未谕，敢问所从。”帝曰：“朕叹治之难也。且朕即位十年，不能得治本。故前发有疾，今兹震扰，皆自取之。夫托亿兆之上，不能以美利及百姓，焉得久无事乎？”石曰：“陛下罪己当然，然责治太早，虽十年孜孜养德，适成尔。天下治不治，要自今观之。且人之气志，虽贤圣犹有优劣，故仲尼称：‘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。’陛下春秋少，非起人间也，而知人情伪。今自视何如即位时？”帝曰：“有间矣。”石曰：“古之圣贤，必观书以考察往行，然后成治功。陛下积十年，盛德日新，然向所以疾戾震惊者，天其固陛下之志乎！诚务修将来之政，视太宗致升平之期，犹不为晚。”帝曰：“行之得至乎？”石曰：“今四海夷一，唯登拔才良，使小大各任其职，爱人节用，国有余力，下不加赋，太平之术也。”

于时大臣新族死，岁苦寒，外情不安。帝曰：“人心未舒何也？”石曰：“刑杀太甚，则致阴沴。比郑注多募风翔兵，至今诛索不已，臣恐缘以生变，请下诏慰安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又问：“奈何致太平之难？”郑覃曰：“欲天下治，莫若恤

人。”石即赞曰：“恤之得术，尚何太平之难？陛下节用度，去冗食，簿最不得措其奸，则百司治。百司治，天下安矣。”帝戚然曰：“我思贞观、开元时以视今日，即气拂吾膺。”石曰：“治道本于上，而下罔敢不率。”帝曰：“不然。张元昌为左街副使，而用金唾壶，比坐事诛之。吾闻禁中有金乌锦袍二，昔玄宗幸温泉，与杨贵妃衣之，今富人时时有之。”石曰：“毛玠以清德为魏尚书，而人不敢鲜衣美食，况天子独不可为法乎？”

是时，宰相吏卒因内变多死，诏江西、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。石建言：“宰相左右天子教化，若徇正忘私，宗庙神灵，犹当佑之，虽有盗，无害也。有如挟奸自欺，植权党，害正直，虽加之防，鬼得以诛。无所事于召募，请直以金吾为卫。”帝尝顾郑覃曰：“覃老矣，当无妄，试谕我犹汉何等主？”覃曰：“陛下文、宣主也。”帝曰：“渠敢望是！”石欲强帝志使不怠，因曰：“陛下之问而覃之对，臣皆以为非。颜回匹夫耳，自比于舜。陛下有四海，春秋富，当观得失于前，日引月长，以齐尧、舜，奈何比文、宣而又自以为不及。惟陛下开肆厥志，不以文、宣自安，则大业济矣。”

中人自边还，走马入金光门，道路妄言兵且至，京师哗走坐起，百官或鞭而骑，台省吏稍稍遁去。郑覃将出，石曰：“事未可知，宜坐须其定。宰相走，则乱矣。若变出不虞，逃将安适？人之所瞻，不可忽也。”益治簿书，沛然如平时。里闾群无赖望南阙，阴持兵俟变。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众立望仙门，内使趣阖门，君赏不从，日入乃止。当是时，非石镇静、君赏有谋，几乱。

开成赦令：赐京畿一岁租；停方镇正、至、端午三岁献，以其直代百姓配缗；天下非药物茗果，它贡悉禁；又罢宣索、

营造。帝曰：“朕务其实，不欲事空文。”石以异时诏令，天子多自逾之，因请“内置赦令一通，以时省览。临遣十道黜陟使，敕以政治根本，使与长吏奉行之，乃尽病利。”

俄进中书侍郎。帝尝曰：“朕观晋君臣以夷旷致倾覆，当时卿大夫过邪？”石曰：“然。古诗有之：‘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’畏不逢也；‘昼短苦夜长’，暗时多也；‘何不秉烛游’，劝之照也。臣愿捐躯命济国家，惟陛下鉴照不惑，则安人强国其庶乎？”又言：“致治之道在得人。德宗多猜贰，仕进之涂塞，奏请辄报罢，东省闭阁累月，南台惟一御史。故两河诸侯竞引豪英，士之喜利者多趋之，用为谋主，故藩镇日横，天子为盱食。元和间进用日广，陛下嗣位，惟贤是咨，士皆在朝廷。彼疆宇甲兵如故，而低摧顺屈者，士不之助也。”帝曰：“天下之势犹持衡然，此首重则彼尾轻矣。其为我博选士，朕且用之。”石奏：“咸阳令韩辽治兴成渠，渠当咸阳右十八里，左直永丰仓，秦、汉故漕。渠成，起咸阳，抵潼关，三百里无车挽劳，则辕下牛尽可耕，永利秦中矣。”李固言曰：“然恐役非其时，奈何？”帝曰：“以阴阳拘畏乎？苟利于人，朕奚虑哉？”石用韩益判度支案，以赃败。石曰：“臣本以益知财利，不保其贪。”帝曰：“宰相任人，知则用，过则弃，谓之至公。它宰相所用，强蔽其过，此其私也。”

三年正月，将朝，骑至亲仁里，狙盗发，射石伤，马逸，盗邀斫之坊门，绝马尾，乃得脱。天子骇愕，遣使者慰抚，赐良药。始命六军卫士二十人从宰相。是日京师震恐，百官造朝才十一。石因卧家固辞位，有诏以中书侍郎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。始，训、注乱，权归阉竖，天子畏偪，几不立。石起为相，以身徇国，不恤近幸，张权纲，欲强王室，收威柄。而仇士良疾之，将加害，帝知其然，而未为之，遂罢去。遣日，飨赉都

阙，士人恨愤。石让中书侍郎，换检校兵部尚书，它不听。

会昌三年，检校司空，徙节河东。会伐潞，诏以太原兵助王逢军榆社。石起横水戍千五百人，令别将杨弁领之。常日军兴，人赐二缣治装，会财匱而给以半，士怨，又促其行，弁乘隙激众以乱，还兵逐石出之。诏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，俄检校吏部尚书，即拜留守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弟福，字能之。大和中，第进士。杨嗣复领剑南，辟幕府。崔郸辅政，兼集贤殿大学士，引为校理。调蓝田尉。后石当国，荐福可任治人，繇监察御史至户部郎中，累历州刺史，进谏议大夫。大中时，党项羌震扰，议者以将臣贪牟产虏怨，议择儒臣治边。乃授福夏绥银节度使，宣宗临轩谕遣。福以善政闻，徙镇郑滑，再迁兵部侍郎，判度支，出为宣武节度使，入迁户部尚书。会蛮侵蜀，诏福持节宣抚，即拜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蛮战败绩，贬蕲王傅，分司东都。

僖宗初，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就拜留守，改山南东道节度使。王仙芝寇山南，福团训乡兵，邀险须之。贼不敢入，转略岳、鄂，以逼江陵。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福，乃自将州兵，率沙陀壮骑五百赴之。贼已残江陵郭而闻福至，乃走。以劳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还朝，以太子太傅卒。

李回，字昭度，新兴王德良六世孙，本名躔，字昭回，避武宗讳改焉。长庆中，擢进士第，又策贤良方正异等，辟义成、淮南幕府，稍迁监察御史，累进起居郎。李德裕雅知之。为人强干，所莅无不办。繇职方员外郎判户部案。四迁中书舍人。

会昌中，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。时方伐刘稹，武宗虑河朔列镇阴相结以挠兵事，德裕荐回持节往谕何弘敬、王元逵，以“泽潞迎京、洛，非若河北三镇，国家许世以壤地传子孙者。且稹父子无功，悖谊理。上以邢、洛、磁三州与河北比境，用

军莫便魏、镇。且王师不欲轻出山东，请公等取三州报天子。

“二将听命。又张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鹘，而与刘沔不协。回至，谕以大义，仲武释然，即合太原军攻潞。复以回为使，督战至蒲东，王宰、石雄橐鞬谒道左，回不弛行，顾左右呼直史责破贼限牒，宰等震恐，期六旬取潞，否则死之。未及期三日，贼平。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事。俄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武宗崩，为山陵使，迁门下侍郎，兼户部尚书。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以与德裕善，决吴湘狱，时回为中丞，坐不纠擿，贬湖南观察使。俄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给事中还制，谓责回薄，遂贬贺州刺史。徙抚州刺史。卒，大中九年，诏复湖南观察使，赠刑部尚书。

赞曰：周之卿士，周、召、毛、原，皆同姓国也。唐宰相以宗室进者九人。林甫奸谀，几亡天下。李程和柔，在位无所发明。其余以材称职，号贤宰相。秦、隋弃亲侮贤，皆二世而灭。周、唐任人不疑，得亲亲用贤之道，飨国长久。呜呼盛欤！

卷第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五十七

刘吴韦蒋柳沈

刘子玄，名知几，以玄宗讳嫌，故以字行。年十二，父藏器为授《古文尚书》，业不进，父怒，楚督之。及闻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》，冒往听，退辄辨析所疑，叹曰：“书如是，儿何怠！”父奇其意，许授《左氏》。逾年，遂通览群史。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。擢进士第，调获嘉主簿。

武后证圣初，诏九品以上陈得失。子玄上书，讥“每岁一赦，或一岁再赦，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”。又言：“君不虚授，臣不虚受。妄受不为忠，妄施不为惠。今群臣无功，遭遇辄迁，至都下有‘车载斗量，杷椎碗脱’之谚。”又谓：“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，宜课功殿，明赏罚。”后嘉其直，不能用也。时吏横酷，淫及善人，公卿被诛死者踵相及。子玄悼士无良而甘于祸，作《思慎赋》以刺时。苏味道、李峤见而叹曰：“陆机《豪士》之流乎，周身之道尽矣！”子玄与徐坚、元行冲、吴兢等善，尝曰：“海内知我者数子耳。”

累迁凤阁舍人，兼修国史。中宗时，擢太子率更令。介直自守，累岁不迁。会天子西还，子玄自乞留东都。三年，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，驿召至京，领史事。迁秘书少监。时宰相韦巨源、纪处讷、杨再思、宗楚客、萧至忠皆领监脩，子玄病长官多，意尚不一，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，又仕偃蹇，乃奏

记求罢去。因为至忠言“五不可”，曰：“古之国史，皆出一家，未闻藉功于众。唯汉东观集群儒，纂述无主，条章不建。今史司取士滋多，人自为荀、袁，家自为政、骏。每记一事，载一言，阁笔相视，含毫不断，头白可期，汗青无日：一不可。汉郡国计书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后汉公卿所撰，先集公府，乃上兰台，故史官载事为广。今史臣唯自询采，二史不注起居，百家弗通行状：二不可。史局深籍禁门，所以杜颜面，防请谒也。今作者如林，佞示褒贬，曾未绝口，而朝野咸知。孙盛取嫉权门，王劭见讎贵族，常人之情，不能无畏：三不可。古者史氏各有指归，故司马迁退处士，进奸雄；班固抑忠臣，饰主阙。今史官注记，类禀监脩，或须直辞，或当隐恶，十羊九牧，其令难行：四不可。今监者不肯指授，脩者又不遵奉，务相推避，以延岁月：五不可。”又言：“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礼。至忠得书，怅惜不许。楚客等恶其言诋切，谓诸史官曰：“是子作书，欲致吾何地？”

始，子玄修《武后实录》，有所改正，而武三思等不听。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，乃著《史通》内外四十九篇，讥评今古。徐坚读之，叹曰：“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。”又尝自比杨雄者四：“雄好雕虫小伎，老而为悔；吾幼喜诗赋而壮不为，期以述者自名。雄准《易》作经，当时笑之；吾作《史通》，俗以为愚。雄著书见尤于人，作《解嘲》；吾亦作《释蒙》。雄少为范滂、刘歆所器，及闻作经，以为必覆酱瓿；吾始以文章得誉，晚谈史传，由是减价。”其自感慨如此。

子玄内负有所未尽，乃委国史于吴兢，别撰《刘氏家史》及《谱考》。上推汉为陆终苗裔，非尧后；彭城丛亭里诸刘，出楚孝王器曾孙居巢侯般，不承元王。按据明审，议者高其博。尝曰：“吾若得封，必以居巢绍司徒旧邑。”后果封居巢县子。

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，号其乡曰高阳，里曰居巢。

累迁太子左庶子、兼崇文馆学士。皇太子将释奠国学，有司具仪：从臣著衣冠，乘马。子玄议：“古大夫以上皆乘车，以马为駢服。魏、晋后以牛驾车。江左尚书郎辄轻乘马，则御史劾治。颜延年罢官，乘马出入闾里，世称放诞。此则乘马宜从褻服之明验。今陵庙巡謁、王公册命、士庶亲迎，则盛服冠履，乘辂车。他事无车，故贵贱通乘马。比法驾所幸，侍臣皆马上朝服。且冠履惟可配车，故博带褻衣、革履高冠，是车中服。鞮而鞞，跣而鞅，非唯不师于古，亦自取惊流俗。马逸人颠，受嗤行路。”太子从之，因著为定令。

开元初，迁左散骑常侍。尝议《孝经》郑氏学非康成注，举十二条左证其谬，当以古文为正；《易》无子夏传，《老子》书无河上公注，请存王弼学。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，奏与诸儒质辩。博士司马贞等阿意，共黜其言，请二家兼行，惟子夏《易传》请罢。诏可。会子颙为太乐令，抵罪，子玄请于执政，玄宗怒，贬安州别驾。卒，年六十一。

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，官虽徙，职常如旧。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：“自古文士多，史才少，何耶？”对曰：“史有三长：才、学、识。世罕兼之，故史者少。夫有学无才，犹愚贾操金，不能殖货；有才无学，犹巧匠无榱桷斧斤，弗能成室。善恶必书，使骄君贼臣知惧，此为无可加者。”时以为笃论。子玄善持论，辩据明锐，视诸儒皆出其下，朝有论著辄豫。歿后，帝诏河南就家写《史通》，读之称善。追赠工部尚书，谥曰文。

六子：颙、鍊、汇、秩、迅、迥。

颙，字惠卿。好学，多通解。子玄卒，有诏访其后，擢起居郎。历右拾遗内供奉。献《续说苑》十篇，以广汉刘向所遗，而刊落怪妄。颙尝以《竹书纪年》序诸侯列会皆举谥，后人追

修，非当时正史。如齐人歼于遂，郑弃其师，皆孔子新意，《师春》一篇录卜筮事，与左氏合，知按《春秋》经传而为也，因著《外传》云。子滋、泂。

滋，字公茂。通经术，喜持论。以廕历涟水令。杨绾荐材堪谏官，累授左补阙。久之，去，养亲东都。河南尹李廙奏补功曹，母丧解。服除，以司勋员外郎判南曹，勤职奉法，进至给事中。兴元元年，以吏部侍郎知南选。时大盗后，旱蝗相仍，吏不能诣京师，故命滋至洪州调补，以振职闻。贞元二年，擢左散骑常侍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为相无所设施，廉抑畏慎而已。明年罢。又明年，复为吏部侍郎，迁尚书。会御史中丞韦贞伯劾奏：“吏选不实，澄覆疏舛，吏因得为奸。”诏与侍郎杜黄裳夺阶。卒，赠陕州大都督，谥曰贞。

泂亦有学称。生子敦儒，家东都。母病狂易，非笞掠人不能安，左右皆亡去，敦儒日侍疾，体常流血，母乃能下食，敦儒怡然不为痛隐。留守韦夏卿表其行，诏标阙于闾。元和中，权德舆复荐之，乃授左龙武军兵曹参军，分司东都。在母丧，毁瘠几死。时谓刘孝子。后为起居郎，达礼好古，有祖风云。

鍊，字鼎卿。天宝初，历集贤院学士，兼知史官。终右补阙。父子三人更洩史官，著《史例》，颇有法。

汇，左散骑常侍，终荆南节度使。子赞，以廕仕为鄆丞。杜鸿渐自剑南还，过鄆，厨驿丰给。杨炎荐汇名儒子，擢浙西观察判官。炎入相，进歙州刺史，政干强济。野媪将为虎噬，幼女呼号搏虎，俱免。观察使韩滉表赞治有异行，加金紫，徙常州。滉辅政，分所统为三道，以赞为宣州刺史、都团练观察使，治宣十年。赞本无学，弟以刚猛立威，官吏重足一迹。宣既富饶，即厚敛，广贡奉以结恩。又不能训子，皆骄傲不度，素业衰矣。卒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敬。

迥以刚直称，第进士，历殿中侍御史，佐江淮转运使。时新更安史乱，迥馈运财赋，力于职。大历初，为吉州刺史，治行尤异。累迁给事中。

秩，字祚卿。开元末，历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，稍迁宪部员外郎。坐小累，下除陇西司马。安禄山反，哥舒翰守潼关，杨国忠欲夺其兵，秩上言：“翰兵天下成败所系，不可忽。”房琯见其书，以比刘更生。至德初，迁给事中。久之，出为阆州刺史。贬抚州长史，卒。所著《政典》、《止戈记》、《至德新议》等凡数十篇。

迅，字捷卿。历京兆功曹参军事。常寝疾，房琯闻，忧不寐，曰：“捷卿有不讳，天理欺矣！”陈郡殷寅名知人，见迅叹曰：“今黄叔度也！”刘晏每闻其论，曰：“皇王之道尽矣！”上元中，避地安康，卒。迅续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五说。书成，语人曰：“天下滔滔，知我者希。”终不以示人云。

吴兢，汴州浚仪人。少厉志，贯知经史，方直寡谐比，惟与魏元忠、硃敬则游。二人者当路，荐兢才堪论撰，诏直史馆，修国史。迁右拾遗内供奉。

神龙中，改右补阙。节闵太子难，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，朝廷大恐。兢上言：“文明后，皇运不殊如带。陛下龙兴，恩被骨肉，相王与陛下同气，亲莫加焉。今贼臣日夜阴谋，必欲寘之极法。相王仁孝，遭荼苦哀毁，以陛下为命，而自托于手足。若信邪佞，委之于法，伤陛下之恩，失天下望。芟刈股肱，独任胸臆，可为寒心。自昔翦伐宗支，委任异姓，未有不亡者。秦任赵高，汉任王莽，晋家自相鱼肉，隋室猜忌子弟，海内麇沸，验之覆车，安可重迹？且根朽者叶枯，源涸者游竭。子弟，国之根源，可使枯竭哉！皇家枝干，夷芟略尽。陛下即位四年，一子弄兵被诛，一子以罪谪去，惟相王朝夕左右。‘斗粟’之

刺，《苍蝇》之诗，不可不察。伏愿陛下全常棣之恩，慰罔极之心，天下幸甚！”累迁起居郎，与刘子玄、徐坚等并职。

玄宗初立，收还权纲，锐于决事，群臣畏伏。兢虑帝果而不及精，乃上疏曰：

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，谏则身危。臣愚，食陛下禄，不敢避身危之祸。比见上封事者，言有可采，但赐束帛而已，未尝蒙召见，被拔擢。其忤旨，则朝堂决杖，传送本州，或死于流贬。由是臣下不敢进谏。古者设诽谤木，欲闻己过；今封事，谤木比也。使所言是，有益于国；使所言非，无累于朝。陛下何遽加斥逐，以杜塞直言？道路流传，相视怪愕。夫汉高帝赦周昌桀、纣之对，晋武帝受刘毅桓、灵之讥，况陛下豁达大度，不能容此狂直耶？夫人主居尊极之位，颀生杀之权，其为威严峻矣。开情抱，纳谏诤，下犹惧不敢尽，奈何以为罪？且上有所失，下必知之。故郑人欲毁乡校，而子产不听也。陛下初即位，犹有褚无量、张廷珪、韩思复、辛替否、柳泽、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。自顷上封事，往往得罪，谏者顿少。是鹊巢覆而凤不至，理之然也。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谏言为戒，桡直就曲，斗方为刃，偷合苟容，不复能尽节忘身，纳君于道矣。

夫帝王之德，莫盛于纳谏。故曰：“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”又曰：“朝有讽谏，犹发之有梳。猛虎在山林，藜藿为之不采。”忠谏之有益如此。自古上圣之君，恐不闻己过，故尧设谏鼓，禹拜昌言。不肖之主，自谓圣智，拒谏害忠，桀杀关龙逢而灭于汤，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，此其验也。夫与治同道罔不兴，与乱同道罔不亡。人将疾，必先不甘鱼肉之味；国将亡，必先不甘忠谏之说。呜呼，惟陛下深监于兹哉！隋炀帝骄矜自负，以为尧、舜莫己若，而讳亡憎谏。乃曰：“有谏我者，当时不杀，后必杀之。”大臣苏威欲开一言，不敢发，

因五月五日献《古文尚书》，帝以为讪己，即除名。萧瑀谏无伐辽，出为河池郡守。董纯谏无幸江都，就狱赐死。自是蹇谔之士，去而不顾，外虽有变，朝臣钳口，帝不知也。身死人手，子孙剿绝，为天下笑。太宗皇帝好悦至言，时有魏徵、王珪、虞世南、李大亮、岑文本、刘洎、马周、褚遂良、杜正伦、高季辅，咸以切谏，引居要职。尝谓宰相曰：“自知者为难。如文人巧工，自谓己长，若使达者、大匠诋诃商略，则芜辞拙迹见矣。天下万机，一人听断，虽甚忧劳，不能尽善。今魏徵随事谏正，多中朕失，如明鉴照形，美恶毕见。”当是时，有上书益于政者，皆黏寝殿之壁，坐望卧观，虽狂瞽逆意，终不以为忤。故外事必闻，刑戮几措，礼义大行。陛下何不遵此道，与圣祖继美乎？夫以一人之意，综万方之政，明有所不烛，智有所不周，上心未谕于下，下情未达于上。伏惟以虚受人，博览兼听，使深者不隐，远者不塞，所谓“辟四门、明四目”也。其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，特加宠荣，待以不次，则失之东隅，冀得之桑榆矣。

寻以母丧去官。服除，自陈修史有绪，家贫不能具纸笔，愿得少禄以终余功。有诏拜谏议大夫，复修史。睿宗崩，实录留东都，诏兢驰驿取进梓宫。以父丧解，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。终丧，为太子左庶子。

开元十三年，帝东封太山，道中数驰射为乐。兢谏曰：“方登岱告成，不当逐狡兽，使有垂堂之危、朽株之殆。”帝纳之。明年六月，大风，诏群臣陈得失。兢上疏曰：“自春以来，亢阳不雨，乃六月戊午，大风拔树，坏居人庐舍。传曰：‘敬德不用，厥灾旱。上下蔽隔，庶位逾节，阴侵于阳，则旱灾应’。又曰：‘政悖德隐，厥风发屋坏木。’风，阴类，大臣之象。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，怀谋上之心。臣闻百王之失，皆由权移

于下，故曰：‘人主与人权，犹倒持太阿，授之以柄。’夫天降灾异，欲人主感悟，愿深察天变，杜绝其萌。且陛下承天后、和帝之乱，府库未充，冗员尚繁，户口流散，法出多门，赇谒大行，趋竞弥广。此弊未革，实陛下庶政之阙也，臣不胜惓惓。愿斥屏群小，不为慢游，出不御之女，减不急之马，明选举，慎刑罚，杜侥幸，存至公，虽有旱风之变，不足累圣德矣。”

始，兢在长安、景龙间任史事，时武三思、张易之等监领，阿贵朋佞，酿泽浮辞，事多不实。兢不得志，私撰《唐书》、《唐春秋》，未就。至是，丐官笔札，冀得成书。诏兢就集贤院论次。时张说罢宰相，在家修史。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，诏兢等赴馆撰录。进封长垣县男。久之，坐书事不当，贬荆州司马，以史草自随。萧嵩领国史，奏遣使者就兢取书，得六十馀篇。

累迁洪州刺史，坐累下除舒州。天宝初，入为恒王傅。虽年老衰痿甚，意犹愿还史职。李林甫嫌其衰，不用。卒，年八十。

兢叙事简核，号良史。晚节稍疏悟。时人病其太简。初与刘子玄撰定《武后实录》，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，颇言“说已然可，赖宋璟等邀励苦切，故转祸为忠，不然，皇嗣且殆。”后说为相，读之，心不善，知兢所为，即从容谬谓曰：“刘生书魏齐公事，不少假借，奈何？”兢曰：“子玄已亡，不可受诬地下。兢实书之，其草故在。”闻者叹其直。说屡以情斲改，辞曰：“徇公之情，何名实录？”卒不改。世谓今董狐云。

韦述，弘机曾孙。家厨书二千卷，述为儿时，诵忆略遍。父景骏，景龙中为肥乡令，述从到官。元行冲，景骏姑子也，为时儒宗，常载书数车自随。述入其室观书，不知寝食，行冲异之，试与语前世事，孰复详谛，如指掌然。使属文，受纸辄就。行冲曰：“外家之宝也。”举进士，时述方少，仪质陋拙，

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：“童子何业？”述曰：“性嗜书，所撰《唐春秋》三十篇，恨未毕，它唯命。”之问曰：“本求茂才，乃得迁、固。”遂上第。

开元初，为栢阳尉。秘书监马怀素奏述与诸儒即秘书续《七志》，五年而成。述好谱学，见柳冲所撰《姓族系录》，每私写怀之，还舍则又缮录，故于百氏源派为详，乃更撰《开元谱》二十篇。累除右补阙。张说既领集贤院，荐述为直学士，迁起居舍人。从封太山，奏《东封记》，有诏褒美。先是，诏修《六典》，徐坚构意岁余，叹曰：“吾更修七书，而《六典》历年未有所适。”及萧嵩引述撰定，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，事归于职，规制遂定。初，令狐德棻、吴兢等撰武德以来国史，皆不能成。述因二家参以后事，遂分纪、传，又为例一篇。嵩欲蚤就，复奏起居舍人贾登、著作佐郎李锐助述续。逮成，文约事详，萧颖士以为讵周、陈寿之流。改国子司业，充集贤学士，累迁工部侍郎，封方城县侯。

述典掌图书，余四十年，任史官二十年，淡荣利，为人纯厚长者，当世宗之。接士无贵贱与均。蓄书二万卷，皆手校定，黄墨精谨，内秘书不逮也。古草隶帖、秘书、古器图谱无不备。安禄山乱，剽失皆尽，述独抱国史藏南山。身陷贼，污伪官。贼平，流渝州，为刺史薛舒所困，不食死。广德初，甥萧直为李光弼判官，诣阙奏事称旨。因理述“苍卒奔逼，能存国史，贼平，尽送史官于休烈，以功补过，宜蒙恩宥。”有诏赠右散骑常侍。

韦氏之显者，孝友、词学则承庆、嗣立，邃音乐有万石，达礼仪则叔夏，史才博识有述。所著书二百余篇行于时。弟迥、迪，学业亦亚述。与迥对为学士，与迪并礼官，搢绅高之。时赵冬曦兄弟亦各有名。张说尝曰“韦、赵兄弟，人之杞梓”云。

蒋义，字德源，常州义兴人，徙家河南。祖环，开元中弘文馆学士。父将明，天宝末，辟河中使府。安禄山反，以计佐其帅，全并、潞等州。两京陷，被拘，乃阳狂以免。虢王巨引致幕府，历侍御史，擢左司郎中、国子司业、集贤殿学士。义性锐敏，七岁时，见庾信《哀江南赋》，再读辄诵。外祖吴兢位史官，义幼从外家学，得其书，博览强记。逮冠，该综群籍，有史才，司徒杨綰尤称之。将明在集贤，值兵兴，图籍殫舛，白宰相请引义入院，助力整比。宰相张镒亦奇之，署集贤小职。义料次逾年，各以部分，得善书二万卷。再迁王屋尉，充太常礼院修撰。贞元九年，擢右拾遗、史馆修撰。德宗重其职，先召见延英，乃命之。

张孝忠子茂宗尚义章公主，母亡，遗言丐成礼。帝念孝忠功，即日召为左卫将军，许主下降。义上疏，以为：“墨纁礼本缘金革，未有夺丧尚主者。繆整典礼，违人情，不可为法。”帝令中使者谕茂宗之母之请，义意殊坚。帝曰：“卿所言，古礼也。今俗借吉而婚不为少。”对曰：“俚室穷人子，旁无至亲，乃有借吉以嫁，不闻男冒凶而娶。陛下建中诏书，郡、县主当婚，皆使有司循典故，毋用俗仪。公主春秋少，待年不为晚，请茂宗如礼便。”帝曰：“更思之。”会太常博士韦彤、裴堪谏曰：“婚礼，主人几筵听命，称事立文，谓之嘉，所以承宗庙，继后嗣也。丧礼，创巨者日久，痛甚者愈迟，二十五月而毕，谓之凶，所以送死报终，示有节也。故夫义妇听，父慈子孝。昔鲁侯改服，晋襄墨纁，缘金革事则有权变。安有释纁服，衣冕裳，去垩室，行亲迎，以凶渎嘉，为朝廷爽法？”疏入，帝迂其言，促行前诏，然心嘉义有守。

十八年，迁起居舍人，转司勋员外，皆兼史任。帝尝登凌烟阁，视左壁颓剥，题文漫缺，行才数字，命录以问宰相，无

能知者。遽召义至，答曰：“此圣历中侍臣图赞。”帝前口以诵补，不失一字。帝叹：“虽虞世南默写《列女传》，不是过。

“会诏问神策军建置本末，中书讨求不获，时集贤学士甚众，悉亡以对。乃访义，义条据甚详。宰相高郢、郑珣瑜叹曰：“集贤有人哉！”明日，诏兼判集贤院事。父子为学士，儒者荣之。

顺宗既葬，议祧庙，有司以中宗中兴之君，当百代不迁。宰相问义，义曰：“中宗即位，春秋已壮，而母后篡夺以移神器，赖张柬之等国祚再复，盖曰反正，不得为中兴。凡非我失之，自我复之，为中兴，汉光武、晋元是也。自我失之，因人复之，晋孝惠、孝安是也。今中宗与惠、安二帝同，不可为不迁主。”有司疑曰：“五王有安社稷功，若迁中宗，则配飨永绝。”义曰：“禘祫功臣，乃合食太庙。中宗庙虽毁，而禘祫并陈太庙，此则五王配食与初一也。”由是迁庙遂定。迁兵部郎中。与许孟容、韦贯之删正制敕三十篇，为《开元格后敕》。李锜诛，诏宗正削一房属籍。宰相召义问：“一房自大功可乎？”答曰：“大功，锜之从父昆弟。其祖神通有功，配飨于庙，虽裔孙之恶，而忘其勋，不可。”“自期可乎？”曰：“期者锜昆弟。其父若幽死社稷，今以锜连坐，不可。”执政然之。故罪止锜及子息，无旁坐者。

未几，改秘书少监，复兼史馆修撰，与独孤郁、韦处厚修《德宗实录》。以劳迁右谏议大夫。裴垪罢宰相，而李吉甫恶垪，以尝监修，故授义太常少卿。久之，迁秘书监，累封义兴县公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懿。

义在朝廷久，居史职二十年。每有大政事议论，宰相未能决，必咨访之，义据经义或旧章以参时事，其对允切该详。初以是被遇，终亦忤贵近，介介不至显官。然资质朴直，遇权臣秉政，辄数岁不迁。尝疏裴延龄罪恶及拒王叔文，当世高之。

结发志学，老而不厌，虽甚寒暑，卷不释于前，故能通百家学，尤明前世沿革。家藏书至万五千卷。初名武，宪宗时因进见，请曰：“陛下今日偃武修文，群臣当顺承上意，请改名义。”帝悦。时讨王承宗兵方罢，又恐天子锐于武，亦因以讽。它日，帝见侍御史唐武曰：“命名固多，何必曰武？又既改之矣。”更曰庆。群臣乃知帝且厌兵云。又论撰百馀篇。

五子：亻系、伸、偕知名，仙、佶皆位刺史。

亻系善属文，得父典实。大和初，授昭应尉，直史馆。明年，拜右拾遗、史馆修撰，与沈传师、郑澣、陈夷行、李汉参撰《宪宗实录》。转右补阙。宋申锡被诬，文宗怒甚，亻系与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争，申锡得不死。历膳部员外、工礼兵三部郎中，皆兼史职。开成末，转谏议大夫。宰相李德裕恶李汉，以亻系友婿，出为桂管观察使，人安其治。复坐汉贬唐州刺史。宣宗立，召为给事中、集贤殿学士判院事。转吏部侍郎，历兴元、凤翔节度使。懿宗初，拜兵部尚书，以弟伸位丞相，恳辞，乃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节度山南东道，封淮阳郡公。徙东都留守，卒。子曙，字耀之。咸通末，由进士第署鄂岳团练判官，除虞、工二部员外，改起居郎。黄巢之难，曙阖门无嚙类，以是绝意仕进，隐居沈痛。中和二年，表请为道士，许之。

伸，字大直，第进士。大中二年，以右补阙为史馆修撰，转驾部郎中，知制诰。白敏中领邠宁节度，表伸自副，加右庶子。入知户部侍郎。九年，为翰林学士，进承旨。十年，改兵部侍郎，判户部。

宣宗雅信爱伸，每见必咨天下得失。伸言：“比爵赏稍易，人且偷。”帝愕然曰：“偷则乱矣。”伸曰：“否，非遽乱，但人有觊心，乱由是生。”帝嗟叹，伸三起三留，曰：“它日不复独对卿矣。”伸不谕。未几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逾四月，解户部，加中书侍郎。懿宗即位，兼刑部尚书，监修国史。咸通二年，出为河中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徙宣武。俄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。七年，用为华州刺史。再迁太子太傅，表乞骸骨，以本官致仕。卒，赠太尉。

偕以父任，历右拾遗、史馆修撰，转补阙、主客郎中。初，柳芳作《唐历》，大历以后阙而不录，宣宗诏崔龟从、韦澳、李荀、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，尽元和以续云。累迁太常少卿。大中八年，与卢耽、牛丛、王汾、卢告撰次《文宗实录》。蒋氏世禅儒，唯伸及子系子兆能以辞章取进士第，然不为文士所多。三世踵修国史，世称良笔，咸云“蒋氏日历”，天下多藏焉。

柳芳，字仲敷，蒲州河东人。开元末，擢进士第，由永宁尉直史馆。肃宗诏芳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，会述死，芳绪成之，兴高祖，讫乾元，凡百三十篇。叙天宝后事，弃取不伦，史官病之。上元中，坐事徙黔中。后历左金吾卫骑曹参军、史馆修撰。然芳笃志论著，不少选忘厌。承寇乱史籍沦缺。芳始谪时，高力士亦贬巫州，因从力士质开元、天宝及禁中事，具识本末。时国史已送官，不可追刊，乃推衍义类，仿编年法，为《唐历》四十篇，颇有异闻。然不立褒贬义例，为诸儒讥讪。改右司郎中、集贤殿学士，卒。

子登、冕。

登，字成伯。淹贯群书，年六十馀，始仕宦。元和初，为大理少卿，与许孟容等刊正敕格。以病改右散骑常侍，致仕。卒，年九十馀，赠工部尚书。

子璟，字德辉。宝历初，第进士、宏词，三迁监察御史。时郊庙告祭，吏部以杂品摄上公。璟据开元、元和诏书，太尉以宰相摄事，司空、司徒以仆射、尚书、师、傅摄，馀司不及差限，请如旧制，从之。累迁吏部员外郎。文宗开成初，为翰

林学士。初，芳永泰中按宗正牒，断自武德，以昭穆系承撰《永泰新谱》二十篇。璟因召对，帝叹《新谱》详悉，诏璟摭摭永泰后事缀成之。复为十篇，户部供笔札禀料。迁中书舍人。武宗立，转礼部侍郎。璟为人宽信，好接士，称人之长，游其门者它日皆显于世。会昌二年，再主贡部，坐其子招贿，贬信州司马，终郴州刺史。

冕，字敬叔。博学富文辞，且世史官，父子并居集贤院。历右补阙、史馆修撰。坐善刘晏，贬巴州司户参军。还为太常博士。昭德王皇后崩，冕与张荐议皇太子宜依晋魏卒哭除服，左补阙穆质请依礼期而除，冕议见用。德宗既亲郊，重慎祠事，动稽典礼。冕以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，与荐及司封郎中徐岱、仓部郎中陆质修饬仪矩。帝疑郊庙每升辄去剑履及象剑尺寸、祝语轻重，冕据礼以对，本末详明，天子嘉异。

久之，以论议劲切，执政不善，出为婺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兼御史中丞、福建观察使。自以久疏斥，又性躁狷，不能无恨，乃上表乞代，且推明朝覲之意，曰：“臣窃感《江汉》朝宗之谊，《鹿鸣》君臣之宴，颂声之作，王道本始。国家自兵兴，不遑议礼，方牧未朝，宴乐久缺。臣限一切之制，例无朝集，目不睹朝廷之礼，耳不闻宗庙之乐，足不践轩墀之地，十有二年于兹矣。夫朝会，礼之本也。唐、虞之制，群后四朝，以明黜陟。商、周之盛，五岁一见，以考制度。汉法，三载上计，以会课最。圣唐稽古，天下朝集，三考一见，皆以十月上计京师，十一月礼见，会尚书省应考绩事，元日陈贡棐，集于考堂，唱其考第，进贤以兴善，简不肖以黜恶。自安史乱常，始有专地；四方多故，始有不朝；戎臣恃险，或不悔过。臣忝牧圉之寄，愤不朝之臣，思一入覲，率先天下，使君臣之义，亲而不疏；朝覲之礼，废而复举。诚恐负薪，溘先朝露，覲礼不展，臣之

忧也。比闻诸将帅亡歿者众，臣自悼何德以堪久长。乡国，人情之不忘也；阙庭，臣子所恋也；朝覲，国家大礼也。三者，臣之大愿。”表累上，其辞哀切，德宗许还。会冕奏闽中本南朝畜牧地，可息羊马，置牧区于东越，名万安监，又置五区于泉州，悉索部内马驴牛羊合万馀游畜之。不经时，死耗略尽，复调充之，民间怨苦。坐政无状，代还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沈既济，苏州吴人。经学该明。吏部侍郎杨炎雅善之，既执政，荐既济有良史才，召拜左拾遣、史馆修撰。

初，吴兢撰国史，为《则天本纪》，次高宗下。既济奏议，以为：“则天皇后进以强有，退非德让，史臣追书，当称为太后，不宜曰上。中宗虽降居藩邸，而体元继代，本吾君也，宜称皇帝，不宜曰庐陵王。睿宗在景龙前，天命未集，假临大宝，于谊无名，宜曰相王，未容曰帝。且则天改周正朔，立七庙，天命革矣。今以周厕唐，列为帝纪，考于《礼经》，是谓乱名。中宗嗣位在太后前，而叙年制纪反居其下，方之跻僖公，是谓不智。昔汉高后称制，独有王诸吕为负汉约，无迁鼎革命事，时孝惠已歿，子非刘氏，不纪吕后，尚谁与哉？议者犹谓不可。况中宗以始年即位，季年复祚，虽尊名中夺，而天命未改，足以首事表年，何所拘阂而列为二纪？鲁昭公之出，《春秋》岁书其居曰：‘公在乾侯。’君在，虽失位，不敢废也。请省《天后纪》合《中宗纪》，每岁首，必书孝和在所以统之，曰：‘皇帝在房陵，太后行其事，改某制。’纪称中宗而事迹太后，名不失正，礼不违常矣。夫正名所以尊王室，书法所以观后嗣。且太后遗制，自去帝号，及孝和上谥，开元册命，而后之名不易。今祔陵配庙，皆以后礼，而独承统于帝，是有司不时正，失先旨。若后姓氏名讳、才艺智略、崩葬日月，宜入皇后传，题其篇曰《则天顺圣武皇后》云。”议不行。

德宗立，锐于治。建中二年，诏中书、门下两省，分置待诏官三十，以见官、故官若同正、试、摄九品以上者，视品给俸，至禀饩、干力、什器、馆宇悉有差；权公钱收子，贍用度。既济谏曰：“今日之治，患在官烦，不患员少；患不问，不患无人。两省官自常侍、谏议、补阙、拾遗四十员，日止两人待对，缺员二十一员未补。若谓见官不足与议，则当更选其人。若广聪明以收淹滞，先补其缺，何事官外置官？夫置钱取息，有司之权制，非经治法。今置员三十，大抵费月不减百万，以息准本，须二千万得息百万，配户二百，又当复除其家，且得入流，所损尤甚。今关辅大病，皆言百司息钱毁室破产，积府县，未有以革。臣计天下财赋耗斲大者唯二事：一兵资，二官俸。自它费十不当二者一。所以黎人重困，杼轴空虚。何则？四方形势，兵未可去，资费虽广，不获已为之。又益以闲官冗食，其弊奈何？藉旧而置犹可，若之何加焉？”事遂寝。

炎得罪，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参军。后入朝，位礼部员外郎。卒。撰《建中实录》，时称其能。

子传师。传师，字子言。材行有馀，能治《春秋》，工书，有楷法。少为杜佑所器。贞元末，举进士。时给事中许孟容、礼部侍郎权德舆乐挽毂士，号“权、许”。德舆称之于孟容，孟容曰：“我故人子，盍不过我？”传师往见，谢曰：“闻之丈人，脱中第，则累公举矣，故不敢进。”孟容曰：“如子，可使我急贤诣子，不可使子因旧见我。”遂擢第。德舆门生七十人，推为颜子。

复登制科，授太子校书郎，以鄆尉直史馆，转右拾遗、左补阙、史馆修撰，迁司门员外郎，知制诰。召入翰林为学士，改中书舍人。翰林缺承旨，次当传师，穆宗欲面命，辞曰：“学士、院长参天子密议，次为宰相，臣自知必不能，愿治人一方，

为陛下长养之。”因称疾出。帝遣中使敦召。李德裕素与善，开晓諄切，终不出。遂以本官兼史职。俄出为湖南观察使。

方传师与修《宪宗实录》，未成，监修杜元颖因建言：“张说、令狐绀在外官论次国书，今藁史残课，请付传师即官下成之。”诏可。

宝历二年，入拜尚书右丞。复出江西观察使，徙宣州。传师于吏治明，吏不敢罔。慎重刑法，每断狱，召幕府平处，轻重尽合乃论决。尝择邸吏尹伦，迟鲁不及事，官属屡白易之，传师曰：“始吾出长安，诚伦曰：‘可阙事，不可多事。’伦如是足矣。”故所莅以廉靖闻。入为吏部侍郎，卒，年五十九，赠尚书。

传师性夷粹无竞，更二镇十年，无书贿入权家。初拜官，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者，传师固拒曰：“诚尔，愿罢所授。”故其僚佐如李景让、萧寘、杜牧，极当时选云。治家不威严，闺门自化。兄弟子姓，属无亲疏，衣服饮食如一。问饷姻家故人，帑无储钱，鬻宅以葬。

子询，字诚之，亦能文辞，会昌初第进士，补渭南尉。累迁中书舍人，出为浙东观察使，除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咸通四年，为昭义节度使，治尚简易，人皆便安。奴私侍儿，询将戮之，奴惧，结牙将为乱，夜攻询，灭其家。赠兵部尚书、左散骑常侍。刘潼代为节度，驰至，剖奴心，祭其灵坐。

赞曰：唐兴，史官秉笔众矣。然垂三百年，业巨事丛，简策孳繁，其间巨盗再兴，图典焚逸，大中以后，史录不存。虽论著之人，随世衰掇，而疏舛残余，本末颠倒。故圣主贤臣，叛人佞子，善恶汨汨，有所未尽，可为永恠者矣。又旧史之文，猥酿不纲，浅则入俚，简则及漏。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聘耶？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？何知

几以来,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!自韩愈为《顺宗实录》,议者闐然不息,卒甯定无完篇,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。游、夏不能措辞于《春秋》,果可信已!

卷第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五十八

二郭两王张牛

郭虔瓘，齐州历城人。开元初，录军阀，迁累右卫骁将军，兼北庭都护、金山道副大总管。明年，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围北庭，虔瓘饬垒自守。同俄单骑驰城下，勇士狙道左突斩之。虜亡酋长，相率丐降，请悉军中所资赎同俄死，闻已斩，举军恸哭去。虔瓘以功授冠军大将军、安西副大都护，封潞国公。建募关中兵万人击馀寇，遂前功，有诏募士给公乘，在所续食。将作大匠韦凑上言：“汉徙豪族以实关中，今畿辅户口逋耗，异时戎虜入盗，丁壮悉行，不宜更募骁勇，以空京甸，资荒服。万人所过，递馱熟糴，亘六千里，州县安所供亿？秦、陇以西，多沙磧，少居人，若何而济？纵有克获，其补几何？傥稽天诛，则诱大事。”不省。既而虔瓘果不见虜，还，迁凉州刺史、河西节度大使，进右威卫大将军。四年，奏家奴八人有战功，求为游击将军，宰相劾其恃功乱纲纪，不可听，罢之。

陕王为安西都护，诏虔瓘为副。虔瓘与安抚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献数持异，交诉诸朝。玄宗遣左卫中郎将王惠赍诏书谕解曰：“朕闻师克在和，不在众，以虔瓘、献宿将，当舍嫌窒隙，戮力国家。自开西镇，列诸军，戎有定区，军有常额，卿等所统，蕃汉杂之，在乎善用，何必加募？或云突骑施围石城，献所致也；葛逻禄称兵，虔瓘所沮也。大将不协，小人以

逞，何功可图？昔相如能出廉颇，寇恂不吝贾复，宜各旷然，终承朕命。今赐帛二千段及他珍器，俾谅朕意。”虔瓘奉诏。久之，卒军中。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。

孝嵩，伟姿貌，及进士第，而慷慨好兵。在安西劝田训士，府库盈饶。徙太原尹，卒。以黄门侍郎杜暹代。

郭知运，字逢时，瓜州晋昌人。长七尺，猿臂虎口，以格斗功累补秦州三度府果毅。从郭虔瓘破突厥有功，加右骁卫将军，封介休县公。

吐蕃将盍达延、乞力徐寇渭源，盗牧马，诏知运与薛讷、王峻等相犄角，败之。进阶冠军大将军，兼临洮军使，封太原郡公，赐赉万计。徙陇右诸军节度大使、鄯州都督。突厥降户阿悉烂、夹跌思泰率众叛，执单于副都护张知运，诏以朔方兵追击，至黑山呼延谷败之，虜弃伏走，取副都护还。诏知运兼陇右经略使，营柳城。开元五年，大破吐蕃，献俘京师。明年，复出，将轻兵丙夜至九曲，获精甲、名马、牦牛甚众。既献获，诏分赐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。进兼鸿胪卿，摄御史中丞。六州胡康待宾反，率王峻讨平之。拜左武卫大将军，授一子官，赐金帛。九年，卒于军，年五十五，赠凉州都督。

知运屯西方，戎夷畏惮，与王君 功名略等，时号“王郭”。帝诏中书令张说纪其功于墓碑。上元中，配飨太公庙。永泰初，谥曰威。子英杰、英义。

英杰，字孟武，为左卫将军、幽州副总管。开元二十三年，长史薛楚玉遣英杰与裨将吴克勤、乌知义、罗守忠帅万骑及奚众讨契丹，屯榆关。契丹酋长可突于拒战都山下，奚众贰，官军不利，知义、守忠引麾下遁去，英杰、克勤力战死。其下尚六千人，殊死战，虜示以英杰首，终不屈，师遂歼。

英义，字元武，以武勇有名河、陇间，累迁诸卫员外将军。

哥舒翰见之曰：“是当代吾节制者。”禄山乱，拜秦州都督、陇右采访使。贼将高嵩拥兵入汧、陇，英义伪劳之，且具飧，既而伏兵发，尽虏其众。至德二年，加陇右节度使。召还，改羽林军大将军，掌卫兵。以丧去职。

史思明陷洛阳，谋掠陈、蔡，诏英义统淮南节度兵。贼叩陕、虢，又改陕西节度、潼关防御使。进御史大夫，兼神策军节度使。代宗即位，以检校户部尚书兼大夫。雍王率诸将讨贼洛阳，留英义殿于陕。东都平，权知留守，无检御才，其麾下与朔方、回纥遂大掠都城及郑、汝，环千里无居人。

以功实封三百户，召拜尚书右仆射，封定襄郡王。日骄蹇，为侈汰。阴事宰相元载以久其权。未几，严武死成都，乃拜剑南节度使。自以有内主，故肆志无所惮。初，玄宗在蜀时旧宫为道士祠，冶金作帝象，尽绘乘舆侍卫，每尹至，先拜祠，后视事。英义爱其地胜选，辄坏绘像自居之，众始不平。又教女伎乘驴击球，钿鞍宝勒及它服用，日无虑数万费，以资倡乐，未尝问民间事，为政苛暴，人以目相谓。怨崔宁不己同也，出兵袭宁，不克。宁因人之怨，率麾下五千直捣成都。英义拒战，众皆反戈内攻，乃奔简州，次灵池，普州刺史韩澄斩首送宁，遂屠其家。

王君毳，字威明，瓜州常乐人。初事郭知运为别奏，累功至右卫副率。知运卒，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、右羽林军将军，判凉州都督事。

开元十四年，吐蕃酋悉诺逻寇大斗拔谷，君毳间其怠，率秦州都督张景顺乘冰度青海袭破之。以功迁大将军，封晋昌县伯；拜其父寿为少府监，听不事。君毳凯旋，玄宗宴君毳及妻夏于广达楼，赐金帛，夏亦自以战功封武威郡夫人。俄而吐蕃陷瓜州，执刺史田元献及寿，杀居人，取资粮，进攻玉门军，

使人靳君彘曰：“将军常自以忠勇，今不一进战，奈何？”君彘登陴西向哭，兵不敢出。

初，凉州有回纥、契苾、思结、浑四部，世为酋长，君彘微时，数往来，为所轻。及节度河西，回纥等颇鞅鞅，耻为下。君彘怒，数督过之。既怨望，潜遣人至东都言状。君彘问驿奏四部有叛谋，帝使中人即讯，回纥不能自直。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灜州，浑大得流吉州，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，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，而承宗党瀚海州司马护输等益不平，思有以复怨。会吐蕃使间道走突厥，君彘率骑到肃州掩取之，还至甘州，护输狙兵发，夺君彘节，杀左右亲吏，剖其心，曰：“是始谋者。”君彘引帐下力战，兵尽乃死。输欲以尸奔吐蕃，追兵至，乃弃尸去。帝痛惜之，赠特进、荆州大都督。以丧还京师，官护其葬。诏张说刻文墓碑，帝自书以宠之。

始，吐蕃寇瓜州，分遣莽布支攻常乐，令贾师顺乘城守。俄而瓜州陷，悉诺逻并兵攻之。数日，虏众有姻家在城中，使夜见师顺曰：“州已失守，虏悉众来，孤城渠可久，不早降以全噍类乎？”师顺曰：“吾受天子命守此，义不可下贼。”数日，又说师顺曰：“明府不降，吾众且还，宜有以赠我。”师顺请脱士卒衣襦。悉诺逻知无有，乃夜彻营去，毁瓜州城。师顺开门收器械，复完守备。吐蕃果使精骑还袭，见有备，乃去。以功迁鄯州都督、陇右节度使。师顺，岐州人，终左领军将军。

张守珪，陕州河北人。姿干瑰壮，慷慨尚节义，善骑射。以平乐府别将从郭虔瓘守北庭。突厥侵轮台，遣守珪往援，中道逢贼，苦战，斩首千馀级，禽颡斤一人。开元初，虏复攻北庭，守珪从僊道奏事京师，因上书言利害，请引兵出蒲昌、轮台夹击贼。再迁幽州良杜府果毅。时卢齐卿为刺史，器之，引与共榻坐，谓曰：“不十年，子当节度是州，为国重将，愿以

子孙托，可僚属相期邪？”稍迁建康军使。

王君彘死，河西震惧，诏以守珪为瓜州刺史、墨离军使，督余众完故城。版筑方立，虏奄至，众失色。守珪曰：“创痍之余，讵可矢石相确，须权以胜之。”遂置酒城上，会诸将作乐。虏疑有备，不敢攻，引去，守珪纵兵击败之。于是修复位署，招流冗使复业。有诏以瓜州为都督府，即诏守珪为都督。州地沙脊不可蓺，常瀦雪水溉田。是时，渠竭为虏毁，材木无所出。守珪密禱于神，一昔水暴至，大木数千章塞流下，因取之，修复堰防，耕者如旧，州人神之，刻石纪事。迁鄯州刺史、陇右节度使。徙幽州长史、河北节度副大使。俄加采访处置等使。

契丹、奚连年梗边，牙官可突于，胡有谋者，前长史赵含章、薛楚玉等不能制，守珪至，每战辄胜，虏遂大败。帝喜，诏有司告九庙。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惧，乃遣使诈降。守珪得其情，遣右卫骑曹王悔诣部计事，屈刺无降意，徙帐稍西北，密引突厥众将杀悔以叛。契丹别帅李过折与突于争权不叶，悔因间诱之，夜斩屈刺及突于，尽灭其党，以众降。守珪次紫蒙川，大阅军实，赏将士，传屈刺、突于首于东都。

二十三年，入见天子，会藉田毕，即酺燕为守珪饮至，帝赋诗宠之。加拜辅国大将军、右羽林大将军，赐金彩，授二子官，诏立碑纪功。

久之，复讨契丹馀党于捺祿山，卤获不訾。会裨将赵堪、白真陀罗等强使平卢军使乌知义度湟水邀叛奚，且蹂其稼，知义辞不往，真陀罗矫诏胁之。知义与虏斗，不胜，还，守珪匿其败，但上克获状。事颇泄，帝遣谒者牛仙童按实，守珪逼真陀罗自杀，厚赂使者，还奏如状。后仙童以赃败，事逮守珪，以功贬括州刺史，疽发背死。

子献诚。献诚，天宝末，陷安禄山，授伪署。后事史思明，将兵数万守汴州。东都平，史朝义走还汴，献诚不内，籍所统兵以州降，诏即拜汴州刺史，封南阳郡公。改宝应军左厢兵马使，更封邓国公。既来朝，代宗礼赐尤渥。擢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讨南山剧贼高玉，禽之。俄兼剑南东川节度。时崔旰杀郭英义，献诚率众战梓州，大败。大历三年，以疾归京师。举其弟献恭自代。以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，病甚，固乞辞位，卒。始，献诚喜功名，为政宽裕，有机略，随方制变，而简廉不逮于父。

从弟献恭，数有军功，以右羽林军代为节度使。大历末，破吐蕃于岷州。久之，拜东都留守，累迁检校吏部尚书。德宗欲徙卢杞为饶州刺史，给事中袁高上还诏书，苦争。献恭见帝曰：“高所奏宜听。”帝不答。复前曰：“高乃陛下良臣，当优异之。”上遂不徙杞。世咨其不挠。

子煦，积阍亦至夏州节度使。元和八年，振武军逐节度使李进贤，屠其家及判官严澈。宪宗怒，诏煦以本军进讨，许以便宜，赐缣三万为军资，河东王锬遣兵五千为援。煦入，捕乱卒苏国珍等数百人，诛之。卒，赠太子太保。

献诚从弟献甫，以军功试光禄卿、殿中监，从河中节度使贾耽讨梁崇义有劳。德宗西幸，又从浑瑊讨硃泚，战多，累迁至金吾将军、检校工部尚书。李怀光叛，吐蕃盗边，献甫领禁兵戍咸阳累年，兵农悦安。贞元四年，代韩游瑰领邠宁节度使。邠宁军素骄，惮献甫严，因游瑰去，遂纵掠，邀范希朝为帅。都将杨朝晟诛首乱者，献甫乃得入。于是断山浚堑，选严要地筑烽堡。请复盐州及洪门、洛原镇屯兵，诏可。献甫遣兵马使魏莛逐吐蕃，筑盐、夏二城，虜众畏，不敢入寇。十二年，加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卒，赠司空。

王忠嗣，华州郑人。父海宾，太子右卫率、丰安军使。开

元二年，吐蕃寇陇右，诏陇右防御使薛讷率杜宾客、郭知运、王峻、安思顺御之。以海宾为先锋，战武阶，追北至壕口，杀其众。进战长城堡，诸将媚其功，按兵顾望，海宾战死，大军乘之，斩贼万七千级，获马七万、牛羊四十万。玄宗怜其忠，赠左金吾大将军。忠嗣时年九岁，始名训，授尚辇奉御。入见帝，伏地号泣，帝抚之曰：“此去病孤也，须壮而将之。”更赐今名，养禁中。肃宗为忠王，帝使与游。及长，雄毅寡言，有武略，上与论兵，应对蜂起，帝器之，曰：“后日尔为良将。”试守代州别驾，大猾闭门自敛，不敢干法。数以轻骑出塞，忠王言于帝曰：“忠嗣敢斗，恐亡之。”由是召还。

信安王祎在河东，萧嵩出河西，数引为麾下。帝以其年少，有复讎志，诏不得特将。嵩入朝，忠嗣曰：“从公三年，无以归报天子。”乃请精锐数百袭虜。会赞普大酋阅武郁标川，其下欲还，忠嗣不从，提刀略阵，斩数千人，获羊马万计。嵩上其功，帝大悦。累迁左威卫将军、代北都督，封清源县男。与皇甫惟明轻重不得，构忠嗣罪，贬东阳府左果毅。

河西节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罗城，有言忠嗣才者，希望以闻，诏追赴河西，进拔其城。忠嗣录多，授左威卫郎将，专知兵马。俄吐蕃大出，欲取当新城，晨压官军阵，众不敌，举军皆恐。忠嗣单马进，左右驰突，独杀数百人，贼众器相蹂，军{广多}翼掩之，虜大败。拜左金吾卫将军，领河东节度副使、大同军使，寻为节度使。二十九年，节度朔方，兼灵州都督。

天宝元年，北讨奚怒皆，战桑干河，三遇三克，耀武漠北，高会而还。时突厥新有难，忠嗣进军碛口经略之。乌苏米施可汗请降，忠嗣以其方强，特文降耳，乃营木刺、兰山，谋虚实。因上平戎十八策，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、回纥三部，攻多罗斯城，涉昆水，斩米施可汗，筑大同、静边二城，徙清塞、

横野军实之，并受降、振武为一城，自是虏不敢盗塞。徙河东节度使，进封县公。

忠嗣本负勇敢，及为将，乃能持重安边，不生事，尝曰：“平世为将，抚众而已。吾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。”故训练士马，随缺缮补。有漆弓百五十斤，每彀之，示无所用。军中士气盛，日夜思战，忠嗣纵诡间，伺虏隙，时时出奇兵袭敌，所向无不克，故士亦乐为用。军每出，召属长付以兵，使授士卒，虽弓矢亦志姓名其上。军还，遣弦亡镞，皆按名第罪。以是部下人自观，器甲充物。自朔方至云中袤数千里，据要险筑城堡，斥地甚远。自张仁亶后四十馀年，忠嗣继其功。

俄为河西、陇右节度使，权朔方、河东节度，佩四将印，劲兵重地，控制万里，近世未有也。又授一子五品官。后数出战青海、积石，虏辄奔破。又讨吐谷浑于墨离，平其国。乃固让朔方、河东二节度，许之。

帝方事石堡城，诏问攻取计，忠嗣奏言：“吐蕃举国守之，若顿兵坚城下，费士数万，然后可图，恐所得不讎所失，请厉兵马，待衅取之。”帝意不快。而李林甫尤忌其功，日钩摭过咎。会董延光建言请下石堡，诏忠嗣分兵应接，忠嗣不得已为出军，而士无赏格，延光不悦。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入说曰：“大夫爱惜士卒，有拒延光心，虽名受诏，实夺其谋。然大夫已付万众，而不立重赏，何以贾士勇？且大夫惜数万段赐，以启谗口，有如不捷，归罪大夫，大夫先受祸矣。”忠嗣曰：“吾固审得一城不足制敌，失之未害于国。吾忍以数万人命易一官哉！明日见责，不失一金吾、羽林将军，归宿卫；不者，黔中上佐耳。”光弼谢曰：“大夫乃行古人事，光弼又何言！”趋而出。延光过期不克，果诉忠嗣沮兵。又安禄山城雄武，扼飞狐塞，谋乱，请忠嗣助役，因欲留其兵；忠嗣先期至，不见禄

山而还。数上言禄山且乱，林甫益恶之，阴使人诬告“忠嗣尝养宫中，云吾欲奉太子”。帝怒，召入付三司讯验，罪应死。哥舒翰方有宠，白上，请以官爵赎忠嗣罪，帝意解，贬汉阳太守。久之，徙汉东郡，卒，年四十五。后翰引兵攻石堡，拔之，死亡略尽，如忠嗣言，故当世号为名将。

初，在朔方，至互市，辄高偿马直，诸蕃争来市，故蕃马浸少，唐军精。及镇河、陇，又请徙朔方、河东九千骑以实军。迨天宝末，益滋息。宝应元年，追赠兵部尚书。

赞曰：以忠嗣之才，战必破，攻必克，策石堡之得不当所亡，高马直以空虏资，论禄山乱有萌，可谓深谋矣。然不能自免于谗，卒死放地。自古忠贤，工谋于国则拙于身，多矣，可胜吒哉！

牛仙客，泾州鹑觚人。初为县小史，令傅文静器之，会为陇右营田使，引与计事，积功迁洮州司马。河西节度使王君毳召为判官。君毳死，仙客独得免。萧嵩代节度，复委以军政。仙客清勤不懈，接士大夫以信。及嵩还执政，因荐之。稍迁太仆少卿，判凉州别驾，知节度留后事，俄为节度使。开元二十四年，代信安王祗为朔方行军大总管。

始在河西，啻事省用，仓库积钜万，器械犀利。崔希逸代之，即以闻。帝令刑部员外郎张利驰传覆视，如状。帝悦，将用为尚书，宰相张九龄持不可，乃封陇西郡公，实封户二百。李林甫探知帝旨，称其材。会九龄罢，故以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知门下事，遥领河东节度副大使。

为相谨身无它，与时沉浮，唯唯恭愿。前后锡与，辄度不敢用。百司谘决，无所处可，辄曰：“如令式。”帝既用仙客，知时议不归，乘间以问高力士，力士曰：“仙客本胥史，非宰相器。”帝忿然曰：“朕且用康匡！”盖恚言也。有为匡言者，

匡以为实，喜甚。久之，封豳国公，加左相。卒，赠尚书右丞相，谥曰贞简。

卷第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五十九

宇文韦杨王

宇文融，京兆万年人，隋平昌公弼裔孙。祖节，明法令，贞观中，为尚书右丞，谨干自将。江夏王道宗以事请节，节以闻，太宗喜，赉绢二百，劳之曰：“朕比不置左右仆射，正以公在省耳。永徽初，迁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代于志宁为侍中。坐房遗爱友善，贬桂州，卒。

融明辩，长于吏治。开元初，调富平主簿。源乾曜、孟温继为京兆，贤其人，厚为礼。时天下户版冗隐，人多去本籍，浮食间里，诡脱繇赋，豪弱相并，州县莫能制。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，请校天下籍，收匿户羨田佐用度。玄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，钩检帐符，得伪勋亡丁甚众。擢兵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。融乃奏慕容琦、韦洽、裴宽、班景倩、库狄履温、贾晋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，假御史，分按州县，括正丘亩，招徠户口而分业之。又兼租地安辑户口使。于是诸道收没户八十万，田亦称是。岁终，羨钱数百万缗。帝悦，引拜御史中丞。然吏下希望融旨，不能无扰，张空最，务多其获，而流客颇脱不止。初，议者以生事，沮诘百端，而帝意向之，宰相源乾曜等佐其举。又集群臣大议，公卿雷同不敢异，唯户部侍郎杨瑒以为籍外取税，百姓困弊，得不酬失。瑒坐左迁。融乃自请驰传行天下，事无巨细，先上劝农使，而后上台省，台省须其意，乃行下。

融所过，见高年，宣天子恩旨，百姓至有感涕者。使还言状，帝乃下诏：“以客赋所在，并建常平仓，益贮九谷，权发敛；官司劝作农社，使贫富相恤。凡农月，州县常务一切罢省，使趋刈获。流亡新归，十道各分官属存抚，使遂厥功。复业已定，州县季一申牒，不须挟名。”

中书令张说素恶融，融每建白，说辄引大体廷争。融揣说不善，欲先事中伤之。张九龄谓说曰：“融新用事，辩给多诈，公不可以忽。”说曰：“狗鼠何能为！”会帝封太山还，融以选限薄冬，请分吏部为十铨。有诏融与礼部尚书苏颋、刑部尚书韦抗、工部尚书卢从愿、右散骑常侍徐坚、薄州刺史崔琳、魏州刺史崔沔、荆州长史韦虚心、郑州刺史贾曾、怀州刺史王丘分总，而不得参事，一决于上。融奏选事，说屡却之，融怒，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等廷劾说引术士解祷及受赇，说由是罢宰相。融畏说且复用，訾诋不已。帝疾其党，诏说致仕，放隐甫于家，出融为魏州刺史。

方河北大水，即诏领宣抚使，俄兼检校汴州刺史、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。又建请垦九河故地为稻田，权陆运本钱，收其子入官。兴役纷然，而卒无成功。入为鸿胪卿，兼户部侍郎。明年，进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融曰：“使吾执政得数月久，天下定矣。”乃荐宋璟为右丞相，裴耀卿为户部侍郎，许景先为工部侍郎，当时长其知人。而性卞急，少所推下。既居位，日引宾客故人与酣饮。然而神用警敏，应对如响，虽天子不能屈。信安王祜节度朔方，融畏其权，讽侍御史李宙劾奏之。祜密知，因玉真公主、高力士自归。翌日，宙通奏，帝怒，罢融为汝州刺史。居宰相凡百日去，而钱谷亦自此不治。帝思之，让宰相曰：“公等暴融恶，朕既罪之矣，国用不足，将奈何？”裴光庭等不能对，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，作威福，

其息受赃馈狼籍，乃贬融平乐尉。岁余，司农发融在汴州给隐官息钱巨万，给事中冯绍烈深文推证，诏流于严州。道广州。迁延不行，为都督耿仁忠所让，惶恐上道，卒。

初，融广置使额以侈上心，百姓愁恐。有司浸失职，自融始。帝犹思其旧功，赠台州刺史。其后言利得幸者踵相蹶，本于融云。

子审，字审。融之贬也，审与兄弟侍母京师。及闻融再贬，不告其家，徒步号泣省父，使者怜之，以车共载达于严州。后擢进士第，累迁大理评事。以夏楚大小无制，始创杖架，以高庹度杖长短，又铸铜为规，齐其巨细。杨国忠颀政，杀岭南流人，以中使传口敕行刑，畏议者嫉其酷，乃以审为岭南监决处置等使，活者甚众。后终和、永二州刺史。

韦坚，字子全，京兆万年人。姊为惠宣太子妃，妹为皇太子妃，中表贵盛，故仕最早。由秘书丞历奉先、长安令，有干名。见宇文融、杨慎矜父子以聚敛进，乃运江、淮租赋，所在置吏督察，以佐国禀，岁终增钜万。玄宗咨其才，擢为陕郡太守、水陆运使。

汉有运渠，起关门，西抵长安，引山东租赋，汜隋常治之。坚为使，乃占咸阳，壅渭为堰，绝灞、浐而东，注永丰仓下，复与渭合。初，浐水衔苑左，有望春楼，坚于下凿为潭以通漕，二年而成。帝为升楼，诏群臣临观。坚豫取洛、汴、宋山东小斛舟三百并贮之潭，篙工柁师皆大笠、侈袖、芒屨，为吴、楚服。每舟署某郡，以所产暴陈其上。若广陵则锦、铜器、官端綾绣；会稽则罗、吴綾、绛纱；南海玳瑁、象齿、珠琲、沉香；豫章力士瓷饮器、茗铛、釜；宣城空青、石绿；始安蕉葛、蚺胆、翠羽；吴郡方文綾。船皆尾相衔进，数十里不绝。关中不识连檣挟橹，观者骇异。先是，人间唱《得体乞那歌》，有“扬州铜器”语。开元末，得宝符于桃林，而陕尉崔成甫以坚大输

南方物与歌语叶，更变为《得宝歌》，自造曲十馀解，召吏唱习。至是，衣缺胯衫、锦半臂、绛冒额，立舡前，倡人数百，皆巾鞞鲜冶，齐声应和，鼓吹合作。船次楼下，坚跪取诸郡轻货上于帝，以给贵戚、近臣。上百牙盘食，府县教坊音乐迭进，惠宣妃亦出宝物供具。帝大悦，擢坚左散骑常侍，官属赏有差，蠲役人一年赋，舟工赐钱二百万，名潭曰广运。坚进兼江淮南租庸、转运、处置等使，又兼御史中丞，封韦城县男。

坚妻，姜皎女，李林甫舅子也。初甚昵比，既见其宠，恶之。坚亦自以得天子意，锐于进，又与左相李适之善，故林甫授坚刑部尚书，夺诸使，以杨慎矜代之。坚失职，稍怨望。河西、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数于帝前短林甫，称坚才，林甫知之。惟明故为忠王友，王时为皇太子矣。正月望夜，惟明与坚宴集，林甫奏坚外戚与边将私，且谋立太子。有诏讯鞫，林甫使杨慎矜、杨国忠、王鉷、吉温等文致其狱，帝惑之，贬坚缙云太守，惟明播川太守，籍其家。坚诸弟诉枉，帝大怒。太子惧，表与妃绝。复贬坚江夏别驾。未几，长流临封郡。弟兰，为将作少匠，冰鄆令，芝，兵部员外郎，子谅，河南府户曹，皆谪去。岁中，遣监察御史罗希奭就杀之，杀惟明于黔中，惟坚妻得原。从坐十余人，仓部员外郎郑章、右补阙内供奉郑钦说、监察御史豆卢友杨惠、嗣薛王 昌皆免官被窜。

坚始凿潭，多坏民冢墓，起江、淮，至长安，公私骚然。及得罪，林甫遣使江、淮，钩索坚罪，捕治舟夫漕史，所在狱皆满。郡县剥敛偿输，责及邻伍，多裸死牢户。林甫死，乃止。

杨慎矜，隋齐王暕曾孙。祖正道，从萧后入突厥，及破颉利可汗，乃得归，为尚衣奉御。父隆礼，历州刺史，善检督吏，以严辩自名。开元初，为太府卿，封弘农郡公。时御府财物羨积如丘山，隆礼性详密，出纳虽寻尺皆自按省，凡物经杨卿者，

号无不精丽，岁常爱省数百万。任职二十年，年九十馀，以户部尚书致仕，卒。

慎矜沉毅任气，健而才。初为汝阳令，有治称。隆礼罢太府，玄宗访其子可代父任者，宰相以慎馀、慎矜、慎名皆得父清白。帝喜，擢慎矜监察御史，知太府出纳，慎馀太子舍人，主长安仓，慎名大理评事，为含嘉仓出纳使，被眷尤渥。

慎矜迁侍御史，知杂事，高置风格。始议输物有污伤，贵州县偿所直，转轻齐入京师，自是天下调发始烦。天宝二年，权判御史中丞、京畿采访使，太府出纳如故。于时李林甫用事，慎矜进非其意，固让不敢拜，乃授谏议大夫、兼侍御史，更以萧谅为中丞。谅争轻重不平，罢为陕郡太守。林甫知慎矜为已屈，卒授御史中丞，兼诸道铸钱使。

韦坚之狱，王鉷等方文致，而慎矜依违不甚力，鉷恨之，虽林甫亦不悦。鉷父与慎矜外兄弟也，故与鉷狎。及为侍御史，繇慎矜所引，后迁中丞，同列，慎矜犹以子姓畜之，鉷负林甫势，滋不平。会慎矜擢户部侍郎，仍兼中丞，林甫疾其得君，且逼己，乃与鉷谋陷之。

明年，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，惧，以问所善胡人史敬忠。敬忠使身桎梏，裸而坐林中厌之。又言天下且乱，劝慎矜居临汝，置田为后计。会婢春草有罪，将杀之，敬忠曰：“勿杀，卖之可市十牛，岁耕田十顷。”慎矜从之。婢入贵妃姊家，因得见帝。帝爱其辩惠，留宫中，浸侍左右。帝常问所从来，婢奏为慎矜家所卖。帝曰：“彼乏钱邪？”对曰：“固将死，赖史敬忠以免。”帝素闻敬忠挟术，间质其然。婢具言敬忠夜过慎矜，坐庭中，步星变，夜分乃去；又白厌胜事。帝怒。而婢漏言于杨国忠，国忠、鉷方睦，阴相语。始，慎矜夺鉷职田，辱诟其母，又尝私语讖书，鉷衔之，未有发也。至闻国忠语，

乃喜，且欲尝帝以取验。异时奏事，数称引慎矜，帝悖然曰：“尔亲邪，毋相往来！”鉞知帝恶甚，后见慎矜，辄慢侮不为礼，慎矜怒。鉞乃与林甫作飞牒，告慎矜本隋后，蓄讖纬妖言，与妄人交，规复隋室。帝方在华清宫，闻之震怒，收慎矜尚书省，诏刑部尚书萧燧、大理卿李道邃、殿中侍御史卢铉、杨国忠杂讯。驰遣京兆士曹参军吉温系慎馥、慎名于洛阳狱考治。捕太府少卿张瑄致会昌传舍，劾瑄与慎矜共解图讖，掠掠不服。铉遣御史崔器索讖书，于慎矜小妻卧内得之，诟曰：“逆贼所真固密，今得矣！”以示慎矜，慎矜曰：“它日无是，今得之，吾死，命矣夫！”温又诱敬忠首服诘言，慎矜不能对。有诏杖敬忠，赐慎矜、瑄死，籍其家，子女悉置岭南。姻党通事舍人辛景湊、天马副监万俟承晖、闲廐使殿中监韦衢等坐窜徙者十馀族，所在部送，近亲不得仕京师。遣御史颜真卿驰洛阳决狱。慎馥、慎名闻兄死，皆哭，既读诏，辍哭。慎名曰：“奉诏不敢稽死，但寡姊垂白，作数行书与别。”真卿许之。索笔，曰：“拙于谋己，兄弟并命，姊老孤茆，何以堪此！”遂缢，手指天而绝。慎矜兄弟友爱，事姊如母，仪干皆秀伟，爱宾客，标置不凡，著称于时。慎名尝视鉴叹曰：“兄弟皆六尺馀，此貌此才，欲见容当世，难矣！胡不使我少体弱邪？”世哀其言。宝应初，慎矜、王琚、韦坚皆复官爵。

王鉞，中书舍人璠侧出子也。初为鄆尉，迁监察御史，擢累户部郎中。数按狱深文，玄宗以为才，进兼和市和余、长春宫、户口色役使，拜御史中丞、京畿关内采访黜陟使。

林甫方兴大狱，撼东宫，诛不附己者，以鉞险刻，可动以利，故倚之，使鸷击狼噬。鉞所摧陷，多抵不道。又厚诛敛，向天子意，人虽被鬻，鉞更奏取脚直，转异货，百姓间关输送，乃倍所赋。又取诸郡高户为租庸脚士，大抵货业皆破，督

责连年，人不赖生。帝在位久，妃御服玩脂泽之费日侈，而横与别赐不绝于时，重取于左右藏。故鉷迎帝旨，岁进钱钜亿万，储禁中，以为岁租外物，供天子私帑。帝以鉷有富国术，宠遇益厚，以户部侍郎仍御史中丞，加检察内作、闲廐使，苑内、营田、五坊、宫苑等使，陇右群牧、支度营田使。

天宝八载，方士李浑上言见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记事，帝诏鉷按其地求得之，因是群臣奉上帝号。明年，鉷为御史大夫，兼京兆尹，加知总监、裁接使。于是领二十馀使，中外畏其权。鉷于第左建大院，文书丛委，吏争入求署一字，累数日不得者。天子使者赐遗相望，声焰薰灼。帝宠任鉷亚林甫，而杨国忠不如也。然鉷畏林甫，谨事之。安禄山怙宠，见林甫白事，稍自怠，林甫欲示之威，托以事召王大夫，俄而鉷至，趋进俯伏，禄山不觉自失，鉷语久，禄山益恭。故林甫虽忌其盛，亦以附己亲之。

子准，为卫尉少卿，以斗鸡供奉禁中，林甫子岫，亦亲近，准骄甚，凌岫出其上。过驸马都尉王繇，以弹弹其巾，折玉簪为乐，既置酒，永穆公主亲视供具。万年尉韦黄裳、长安尉贾季邻等候准经过，饌具倡乐必素办，无敢违意。

鉷事嫡母孝，而与弟鐸友爱。鐸疾鉷宦达，常忿慢不弟，鉷终不异情。鐸历户部郎中。鉷与鐸召术士语不轨，术士惊，引去。鉷畏事泄，托它事捕杀之以绝口。王府司马定安公主子韦会窃语于家，左右往白鉷，鉷遣季邻收会长安狱，夜缢死，以尸还家。会姻属权近，而惕息不敢言。

鉷封太原县公，兼殿中监。为中丞也，与杨国忠同列，用林甫荐为大夫，故国忠不悦。鐸与邢綽善，綽，鸿胪少卿子也，以功名相期，鉷因鐸亦交綽。十一载四月，綽与鐸谋引右龙武军万骑烧都门、诛执政作难。先二日事觉，帝召鉷付告牒。

鉷意鐸与綽连，故缓其事，但督两县尉捕贼。贾季邻逢鐸于路，鐸谓曰：“我与綽有旧，今反，恐妄相引，君勿受。”既至，綽与其党持弓刃突出格斗，鉷与国忠继至，綽党相语曰：“勿斗大夫。”或白国忠曰：“贼语阴相谓不可战。”会高力士以飞龙小儿甲骑四百至，斩綽，尽禽其党。国忠奏鉷与谋，帝不信，林甫亦为鉷言，故帝原鐸不问。然欲鉷请鐸罪，使国忠讽之，鉷良久曰：“弟为先人所爱，义不欲舍而谋存。”帝闻颇怒，而陈希烈固争当以大逆。鉷未知，方上表自解，有诏希烈讯鉷矣，有司不肯通奏。鉷见林甫，林甫曰：“事后矣。”俄而鐸至，国忠问曰：“大夫与否？”未及应，侍御史裴冕叱鐸曰：“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，君为臣不忠，为弟不谊。大夫岂与反事乎？”国忠愕然曰：“与，固不可隐；不与，不可妄。”鐸乃曰：“兄不与。”狱具，诏鐸杖死，鉷赐死三卫尉。冕请国忠，以其尸归敛葬之。诸子悉诛，家属徙远方。有司籍第舍，数日不能遍，至以宝钿为井干，引泉激溜，号“自雨亭”，其奢侈类如此。鉷兄锡，见诸弟贵盛，不肯仕，鉷强之，为太子仆。至是，贬东区尉，死于道，时人伤焉。

初，鉷附杨慎矜以贵，已而佐林甫陷慎矜，覆其家。凡五年，而鉷亦族矣。

卢铉者，本以御史事韦坚为判官，坚被劾，铉发其私以结林甫。又善张瑄，及按慎矜，则诬瑄死。至鉷得罪，方为闲厩判官，妄曰：“大夫以牒索马五百，我不与。”众疾其反覆，贬庐江长史。它日，见瑄如平生，乃曰：“公何得来此？愿假须臾。”卒死。

赞曰：开元中，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。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，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，融度帝方调兵食，故议取隐户剩田，以中主欲。利说一开，天子恨得之晚，不十年而取宰相。虽后

得罪，而追恨融才有所未尽也。孟子所谓“上下征利而国危”者，可不信哉！天宝以来，外奉军兴，内蛊艳妃，所费愈不赀计。于是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鉷、杨国忠各以衰刻进，剥下益上，岁进羨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，以济横赐，而天下经费自如，帝以为能，故重官累使，尊显烜赫。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，有司备员不复事。而坚等所欲既充，还用权媚以相屠胁，四族皆覆，为天下笑。夫民可安而不可扰，利可通而不可竭。观数子乃欲扰而竭之，敛怨基亡，则向所谓利者，顾不反哉！鉷、国忠后出，横虐最甚，当方毒，天下复思融云。

卷第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六十

哥舒高封

哥舒翰，其先盖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。父道元，为安西都护将军、赤水军使，故仍世居安西。翰少补效穀府果毅，家富于财，任侠重然诺，纵菹酒长安市。年四十馀，遭父丧，不归。不为长安尉所礼，慨然发愤，游河西，事节度使王倕。倕攻新城，使翰经略，稍知名。又事王忠嗣，署衙将。翰能读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汉书》，通大义。疏财，多施予，故士归心。为大斗军副使，佐安思顺，不相下。忠嗣更使讨吐蕃，副将倨见，翰怒，立杀之，麾下为股抃。迁左卫郎将。

吐蕃盗边，与翰遇苦拔海。吐蕃枝其军为三行，从山差池下，翰持半段枪迎击，所向辄披靡，名盖军中。擢授右武卫将军，副陇右节度，为河源军使。先是，吐蕃候积石军麦熟，岁来取，莫能禁。翰乃使王难得、杨景晖设伏东南谷。吐蕃以五千骑入塞，放马褫甲，将就田，翰自城中驰至麇斗，虏骇走，追北，伏起，悉杀之，只马无还者。翰尝逐虏，马惊，陷于河，吐蕃三将欲刺翰，翰大呼，皆拥矛不敢动，救兵至，追杀之。翰有奴曰左车，年十六，以膂力闻。翰工用枪，追及贼，拟枪于肩，叱之，贼反顾，翰刺其喉，剔而腾之，高五尺许，乃堕，左车即下马斩其首，以为常。

会忠嗣被罪，帝召翰入朝，部将请赏金帛以救忠嗣，翰但

赍朴装，曰：“使吾计从，奚取于是？不行，用此足矣。”翰至，帝虚心待，与语，异之，拜鸿胪卿，为陇右节度副大使。翰已谢，即极言忠嗣之枉。帝起入禁中，翰叩头从帝，且泣。帝寤，为未贷其罪，忠嗣不及诛。朝廷称其义。

逾年，筑神威军青海上，吐蕃攻破之。更筑于龙驹岛，有白龙见，因号应龙城。翰相其川原宜畜牧，谪罪人二千戍之，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。天宝八载，诏翰以朔方、河东群牧兵十万攻吐蕃石堡城。数日未克，翰怒，捽其将高秀岩、张守瑜，将斩之。秀岩请三日期，如期而下。遂以赤岭为西塞，开屯田，备军实。加特进，赐赉弥渥。十一载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翰素与安禄山、安思顺不平，帝每欲和解之。会三人俱来朝，帝使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宴城东，翰等皆集。诏尚食生击鹿，取血濡肠为热洛河以赐之。翰母，于阗王女也。禄山谓翰曰：“我父胡，母突厥；公父突厥，母胡。族类本同，安得不亲爱？”翰曰：“谚言‘狐向窟噪，不祥’，以忘本也。兄既见爱，敢不尽心。”禄山以翰讥其胡，怒骂曰：“突厥敢尔！”翰欲应之，力士目翰，翰托醉去。

久之，进封凉国公，兼河西节度使。攻破吐蕃洪济、大莫门等城，收黄河九曲，以其地置洮阳郡，筑神策、宛秀二军。进封西平郡王，赐音乐、田园，又赐一子五品官，裨将赏拜有差。宰相杨国忠恶禄山，白发其反状，故厚结翰。俄进太子少保。翰耆酒，极声色，因风痺，体不仁。既疾废，遂还京师，阖门不朝请。

十四载，禄山反，封常清以王师败。帝乃召见翰，拜太子先锋兵马元帅，以田良丘为军司马，萧昕为判官，王思礼、钳耳大福、李承光、高元荡、苏法鼎、管崇嗣为属将，火拔归仁、李武定、浑萼、契苾宁以本部隶麾下，凡河、陇、朔方、奴刺

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关。师始东，先驱牙旗触门，堕注旄，干折，众恶之。天子御勤政楼临送，诏翰以军行，过门毋下，百官郊饯，旌旗亘二百里。翰惶恐，数以疾自言，帝不听。然病痼不能事，以军政委良丘，使王思礼主骑，李承光主步。三人争长，政令无所统一，众携弛，无斗意。明年，进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禄山遣子庆绪攻关，翰击走之。

始，安思顺度禄山必反，尝为帝言，得不坐。翰既恶禄山，又怨思顺。及是，知重兵在己，有所论请，天子重违，因伪为贼书遗思顺者，使关逻禽以献。翰因疏七罪，请诛之。有诏思顺及弟元贞皆赐死，徙放其家。国忠始惧。或说翰曰：“禄山本以诛国忠故称兵，今若留卒三万守关，悉精锐度产水诛君侧，此汉挫七国计也。”思礼亦劝翰。翰犹豫未发，谋颇露。国忠大骇，入见帝曰：“兵法，安不忘危。大兵在潼关而无后殿，万有一不利，京师危矣。”即募牧儿三千人，日夜训练，以剑南列将分统之。又募万人屯灊上，使腹心杜乾运为帅。翰疑图己，表请乾运兵隶节下，因诡召乾运计事者，至军，即斩首梟牙门，并其军。国忠愈恐，谓其子曰：“吾无死所矣！”然翰亦不自安，又谋久不决。数奏言：“禄山虽窃据河朔，不得人心，请持重以敝之，待其离隙，可不血刃而禽。”贼将崔乾祐守陕郡，仆旗鼓，羸师以诱战。觐者曰：“贼无备，可图也。”帝信之，诏翰进讨。翰报曰：“禄山习用兵，今始为逆，不能无备，是阴计诱我。贼远来，利在速战。王师坚守，毋轻出关，计之上也。且四方兵未集，宜观事势，不必速。”

当是时，禄山虽盗河、洛，所过残杀，人人怨之，淹时月不能进尺寸地。又郭子仪、李光弼兵益进，取常山十数郡。禄山始悔反矣，将还幽州以自固。而国忠计迫，谬说帝趣翰出潼关复陕、洛。时子仪、光弼遥计曰：“翰病且耄，贼素知之，

诸军乌合不足战。今贼悉锐兵南破宛、洛，而以余众守幽州，吾直捣之，覆其巢窟，质叛族以招逆徒，禄山之首可致。若师出潼关，变生京师，天下怠矣。”乃极言请翰固关无出军。而帝入国忠之言，使使者趣战，项背相望也。翰窘不知所出。六月，引而东，恸哭出关，次灵宝西原，与乾祐战。由关门七十里，道险隘，其南薄山，北阻河，贼以数千人先伏险。翰浮舟中流以观军，谓乾祐兵寡，易之，促士卒进，道岨无行列。贼乘高颞石下击，杀士甚众。翰与良丘登北阜，以军三万夹河鸣鼓，思礼等以精卒居前，余军十万次之。乾祐为阵，十五五，或却或进，而陌刀五千列阵后。王师视其阵无法，指观嗤笑，曰：“禽贼乃会食。”

及战，乾祐旗少偃，如欲遁者，王师懈，不为备。伏忽起薄战，皆奋死斗。翰以氍蒙马车，画龙虎，饰金银爪目，将骇贼，倚戈矢逐北。贼负薪塞路，顺风火其车，燹焱炽突，腾烟如夜，士不复相辨，自相斗杀，尸血狼籍，久乃悟。又弃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。有粮艘百余，军争济，艘辄沉，至缚矛盾乘以度，喧叫振天地。贼乘之，奔溃略尽。始，斗门有三堑，广二丈，深一丈，士马奔籥相压连，少选堑平，后至者践之以入。

既败，翰引数百骑绝河还营，羸兵裁八千，至潼津，收散卒复守关。乾祐进攻，于是火拔归仁等给翰出关，翰曰：“何邪？”曰：“公以二十万众，一日覆没，持是安归？公不见高仙芝等事乎？”翰曰：“吾宁效仙芝死，汝舍我。”归仁不从，执以降贼，械送洛阳，京师震动，由是天子西幸。禄山见翰责曰：“汝常易我，今何如？”翰俯伏谢罪曰：“陛下拨乱主。今天下未平，李光弼在土门，来瑱在河南，鲁炅在南阳，臣为陛下以尺书招之，三面可平。”禄山悦，即署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执火拔归仁，曰：“背主忘义，吾不尔容。”斩之。

翰以书招诸将，诸将皆让翰不死节。禄山知事不可就，囚之。东京平，安庆绪以翰度河。及败，乃杀之。

翰为人严，少恩。军行未尝恤士饥寒，有陷民堪者，痛笞辱之。监军李大宜在军中，不治事，与将士樗蒲、饮酒、弹箜篌琵琶为乐，而士米糲不饜。帝令中人袁思艺劳师，士皆诉衣服穿空，帝即斥御服余者，制袍十万以赐其军，翰藏库中，及败，封鏹如故。

先是，有客梁慎初遗翰书，请壁勿战以屈贼，翰善之，奏为左武卫胄曹参军，留幕府。及翰与国忠贰，慎初曰：“难将作矣。”乃遁去。翰失守，华阴、冯翊、上洛郡官吏皆溃。帝遣剑南将刘光庭等将新募兵万余人往助翰，未至而翰被缚云。其后赠太尉，谥曰武愨。

子曜，字子明。八岁，玄宗召见华清宫，擢尚辇奉御。累迁光禄卿。以翰陷贼，哀愤号恸，故吏裴冕、杜鸿渐等见之叹息。李光弼讨河北，曜请行，拜鸿胪卿，为光弼副。降安太清、救宋州有功，改殿中监，袭封，为东都镇守兵马使。德宗立，召为左龙武大将军。李希烈陷汝州，以周晁为伪刺史。诏拜曜东都、汝州行营节度使，将凤翔、邠宁、泾原、奉天、好畤兵万人讨希烈。帝召见，问曰：“卿治兵孰与父贤？”对曰：“先臣，安敢比。但斩长蛇，殪封豕，然后待罪私室，臣之愿也。”帝曰：“尔父在开元时，朝廷无西忧；今朕得卿，亦不东虑。”及行，帝祖通化门。是日，牙干折。时以翰出师已如此，而斩持旗者，卒以败，今曜复尔，人忧之。曜击贼，收汝州，禽晁以献，斩其将二人。希烈退保许州。诏城襄城，曜以疲人版筑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，帝不许。有诏督战。曜进次颍桥，雷震军中七马毙，曜惧，还屯襄城。希烈遣众万人纵火攻栅，殪人于堑以薄垒，曜苦战破之。居数月，希烈自率兵三万围曜，

筑甬道属城，矢集如雨。帝遣神策将刘德信以兵三千援之，又诏河南都统李勉出兵相掎角。勉以“希烈在外，许守兵少，乘虚袭之，希烈自解”，乃遣部将与德信趋许，未至，有诏切让，使班师。德信等惶惑还，军无斥候，至扈涧，为贼设伏诡击，死者殆半，器械辎重皆亡。德信走汝州。勉恐东都危，使将李坚华以兵四千往守，贼梗道，不得入。汴兵沮，襄城围益急。帝乃诏普王以荆、襄、江西、鄂、沔之师讨蔡州，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救襄城。未行，京师乱，帝幸奉天。襄城陷，曜走洛阳。会母丧，夺为东都畿、汝节度使。迁河南尹。曜拙于统御，而锐杀戮，士畏而不怀。贞元元年，部将叛，夜焚河南门，曜挺身免。帝以汴州刺史薛珣代之，召入为鸿胪卿。终右骁卫上将军，赠幽州大都督。子七人，俱以儒闻。峒，茂才高第，有节概。嶷、岷、岵皆明经擢第。

高仙芝，高丽人。父舍鸡，初以将军隶河西军，为四镇校将。仙芝年二十馀，从至安西，以父功补游击将军。数年，父子并班。仙芝美姿质，善骑射，父犹以其儒缓忧之。初事节度使田仁琬、盖嘉运等，不甚知名。后事夫蒙灵察，乃善遇之。开元末，表为安西副都护、四镇都知兵马使。

小勃律，其王为吐蕃所诱，妻以女，故西北二十馀国皆羁属吐蕃。自仁琬以来三讨之，皆无功。天宝六载，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。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，仙芝乃自安西过拨换城，入握瑟德，经疏勒，登葱岭，涉播密川，遂顿特勒满川，行凡百日。特勒满川，即五识匿国也。仙芝乃分军为三，使疏勒赵崇玘自北谷道、拨换贾崇瓘祐自赤佛道、仙芝与监军边令诚自护蜜俱入，约会连云堡。堡有兵千馀。城南因山为栅，兵九千守之。城下据婆勒川。会川涨，不得度，仙芝杀牲祭川，命士人赍三日备集水涯，士不甚信。既涉，旗不沾，鞞不濡。兵已

成列，仙芝喜，告令诚曰：“向吾方涉，贼击我，我无类矣。今既济而阵，天以贼赐我也。”遂登山挑战，日未中，破之。拔其城，斩五千级，生擒千人，马千馀匹，衣资器甲数万计。仙芝欲遂深入，令诚惧，不肯行。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，遂引师行。三日，过坦驹岭，岭峻绝，下四十里。仙芝恐士惮险不敢进，乃潜遣二十骑，衣阿弩越胡服来迎，先语部校曰：“阿弩越胡来迎，我无虑矣。”既至，士不肯下，曰：“公驱我何去？”会二十人至，曰：“阿努越胡来迎，已数娑夷桥矣。”仙芝即阳喜，令士尽下。娑夷河，弱水也。既行三日，越胡来迎。明日，至阿弩越城。遣将军席元庆以精骑一千先往，谓小勃律王曰：“不窥若城，吾假道趋大勃律耳。”城中大酋领皆吐蕃腹心，仙芝密令元庆曰：“若酋领逃者，弟出诏书呼之，赐以繒彩，至，皆缚以待我。”元庆如言。仙芝至，悉斩之。王及妻逃山穴，不可得，仙芝招喻，乃出降，因平其国。急遣元庆断娑夷桥，其暮，吐蕃至，不克度。桥长度一箭所及者，功一岁乃成。八月，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，与令诚俱班师。于是拂菻、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。

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师。军至河西，灵察怒，不迎劳。既见，骂曰：“高丽奴，于阗使尔何从得之？”仙芝惧，且谢曰：“中丞力也。”又曰：“焉耆镇守使、安西副都护、都知兵马使，皆何从得之？”答曰：“亦中丞力也。”灵察曰：“审若此，捷书不待我而敢即奏，何邪？奴当斩，顾新立功，故贷尔。”仙芝不知所为。令诚密言状于朝，且曰：“仙芝立功而以忧死，后孰为朝廷用者？”帝乃擢仙芝鸿胪卿、假御史中丞，代灵察为四镇节度使，而诏灵察还，灵察惧。仙芝朝夕见，辄趋走，灵察益惭。副都护程千里、衙将毕思琛、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皆尝譖仙芝于灵察者。既视事，呼千里嫚骂曰：“公

面虽男儿，而心似妇女，何邪？”谓琛曰：“尔夺吾城东千石种田，忆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公见赐者。”仙芝曰：“尔时吾畏汝威，岂怜汝而赐邪？”又召滔，欲粹辱。良久，皆释，曰：“吾不恨矣。”由是举军安之。俄加左金吾卫大将军，与一子五品官。

九载，讨石国，其王车鼻施约降，仙芝为俘献阙下，斩之，由是西域不服。其王子走大食，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，以直其冤。仙芝为人贪，破石，获瑟瑟十馀斛、黄金五六囊驼、良马宝玉甚众，家货累钜万。然亦不甚爱惜，人有求辄与，不问几何。寻除武威太守，代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，群胡固留思顺，更拜右羽林军大将军，封密云郡公。禄山反，荣王为元帅，仙芝副之，领飞骑、彍骑及朔方等兵，出禁财募关辅士五万，继封常清东讨。帝御勤政楼，引荣王受命，宴仙芝以下。帝又幸望春亭劳遣，诏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军。次陕郡，而常清败还。仙芝急，乃开太原仓，悉以所有赐士卒，焚其馀，引兵趋潼关。会贼至，甲仗资粮委于道，弥数百里。既至关，勒兵缮守具，士气稍稍复振。贼攻关不得入，乃引还。

初，令诚数私于仙芝，仙芝不应，因言其逗挠状以激帝，且云：“常清以贼摇众，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，媵盗稟赐。”帝大怒，使令诚即军中斩之。令诚已斩常清，陈尸于藎裸。仙芝自外至，令诚以陌刀百人自从，曰：“夫亦有命。”仙芝遽下，曰：“我退，罪也，死不敢辞。然以我为盗颡资粮，诬也。”谓令诚曰：“上天下地，三军皆在，君岂不知？”又顾麾下曰：“我募若辈，本欲破贼取重赏，而贼势方锐，故迂延至此，亦以固关也。我有罪，若辈可言；不尔，当呼枉。”军中咸呼曰：“枉！”其声殷地。仙芝视常清尸曰：“公，我所引拔，又代吾为节度，今与公同死，岂命欤！”遂就死。

封常清，蒲州猗氏人。外祖教之读书，多所该究。然孤贫，年过三十，未有名。夫蒙灵察为四镇节度使，以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。尝出军，奏僦从三十余人，衣襪鲜明，常清慨然投牒请豫。常清素瘠，又跛，仙芝陋其貌，不纳。明日复至，仙芝谢曰：“僦已足，何庸复来？”常清怒曰：“我慕公义，愿事鞭鞞，故无媒自前，公何见拒深乎？以貌取士，恐失之子羽。公其念之。”仙芝犹未纳，乃日候门下，仙芝不得已，窜名僦中。

会达奚诸部叛，自黑山西趣碎叶，有诏邀击。灵察使仙芝以二千骑追躡。达奚行远，人马疲，禽馘略尽。常清于幕下潜作捷布，具记井泉次舍、克贼形势谋略，条最明审。仙芝取读之，皆意所欲出，乃大骇，即用之。军还，灵察迎劳，仙芝已去奴袜带刀，而判官刘眺、独孤峻争问：“向捷布谁作者？公幕下安得此人？”答曰：“吾僦封常清也。”眺等惊，进揖常清坐，与语，异之，遂知名。以功授叠州戍主，仍为判官。仙芝破小勃律，代灵察为安西节度使，常清以从战有劳，擢庆王府录事参军事，为节度判官。仙芝征讨，常知后务。常清才而果，胸无疑事。仙芝委家事于郎将郑德詮，其乳母子也，威动军中。常清尝自外还，诸将前谒。德詮见常清始贵，易之，走马突常清驹士去。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，门辄闭，因离席曰：“吾起细微，中丞公过听，以主留事，郎将安得无礼？”因叱曰：“须暂假郎将死，以肃吾军。”因杖死，以面仆地曳出之。仙芝妻及乳母哭门外救请，不能得，遽以状白仙芝，仙芝惊，及见常清，惮其公，不敢让。常清亦不谢。会大将将有罪，又杀二人，军中莫不股栗。仙芝节度河西，复请为判官。久之，擢安西副大都护、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未几，改北庭都护，持节伊西节度使。常清性勤俭，耐劳苦，出军乘骡，

私厩裁二马，赏罚分明。

天宝末入朝，而安禄山反，帝引见，问何策以讨贼。常清见帝忧，因大言曰：“天下太平久，人不知战。然事有逆顺，势有奇变，臣请驰至东京，悉府库募骁勇，挑马箠度河，计日取逆胡首以献阙下。”天子壮之。明日，以常清为范阳节度副大使，乘驿赴东京。常清募兵得六万人，然皆市井庸保，乃部分旗帜，断河阳桥以守。贼移书平原，令太守颜真卿以兵七千防河。真卿驰使司兵参军事李平入奏。常清取平表发视，即倚帐作书遗真卿，劝坚守，且传购禄山檄数十函与之，真卿得，以分晓诸郡。禄山度河，陷荥阳，入罍子谷，先驱至葵园。常清使骁骑拒之，杀拓羯数十百人。贼大军至，常清不能御，退入上东门，战不利。贼鼓而进，劫官吏。再战于都亭驿，又不胜，引兵守宣仁门，复败。乃自提象门出，伐大木塞道以殿，至谷水，西奔陕。语高仙芝曰：“贼锐甚，难与争锋。潼关无兵，一夫奔突则京师危，不如急守潼关。”仙芝从之。

败书闻，帝削常清官，使白衣隶仙芝军效力。仙芝使黑衣监左右部军。及边令诚以诏书至，示之，常清曰：“吾所以不死者，恐污国家节，受戮贼手。今死乃甘心。”

始，常清败，径入关，欲见上陈讨贼事。至渭南，有诏赴潼关。常清忧惧，为表以谢，且言：“自东京陷，三遣使表论成败，不得对。”又言：“臣死后，望陛下无轻此贼，则社稷安。”至是临刑，以表授令诚而死。人多哀之。

赞曰：禄山衰百斗骁虏，乘天下忘战，主德耄勤，故提戈内噪，人情崩溃。常清乃驱市人数万以婴贼锋，一战不胜，即夺爵土。欲入关见天子论成败事，使者三辈上书，皆不报，回斩于军。仙芝弃陕守关，遏贼西势，以丧地被诛。玄宗虽为左右蒙瞽，然荒夺其明亦甚矣。卒使叛将得借口，执翰以降贼。

呜呼，非天熟其恶，使乱四海，举黔首而残之邪！彼二将奚诛焉？

卷第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六十一

李光弼

李光弼，营州柳城人。父楷洛，本契丹酋长，武后时入朝，累官左羽林大将军，封蓟郡公。吐蕃寇河源，楷洛率精兵击走之。初行，谓人曰：“贼平，吾不归矣。”师还，卒于道，赠营州都督，谥曰忠烈。光弼严毅沉果，有大略，幼不嬉弄，善骑射。起家左卫亲府左郎将，累迁左清道率，兼安北都护，补河西王忠嗣府兵马使，充赤水军使。忠嗣遇之厚，虽宿将莫能比。尝曰：“它日得我兵者，光弼也。”俄袭父封。以破吐蕃、吐谷浑功，进云麾将军。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为副，知留后事，爱其材，欲以子妻之，光弼引疾去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异其操，表还长安。

安禄山反，郭子仪荐其能，诏摄御史大夫，持节河东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，兼云中太守。寻加魏郡太守、河北采访使。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门，东救常山，次真定，常山团结子弟执贼将安思义降。自颜杲卿死，郡为战区，露骨蔽野，光弼酌而哭之，出为贼幽闭者，厚恤其家。时贼将史思明、李立节、蔡希德攻饶阳，光弼得思义，不杀，问其计，答曰：“今军行疲劳，逢敌不可支，不如按军入守，料胜而出。虜兵焱锐，弗能持重，图之万全。”光弼曰：“善。”据城待。明日，思明兵二万傅堞，光弼兵不得出，乃以劲弩五百射之，贼退，徙阵

稍北。光弼出其南，夹滹沱而军。思明虽数困，然恃近救，解鞍休士。是日，饶阳贼五千至九门，光弼谍知之，提轻兵，斂旗鼓，伺贼方饭，袭杀之且尽。思明惧，引去，以奇兵断饗道。马食荐藉，光弼命将取刍行唐，贼钞击之，兵负户战，贼不能夺。会郭子仪收云中，诏悉众出井陘，与光弼合击贼九门西，思明大败，挺身走赵郡，立节中流矢死，希德走钜鹿。收稿城等十县，遂攻赵。诏加光弼范阳大都督府长史、范阳节度使。思明繇鼓城入博陵，杀官吏。景城、河间、信都、清河、平原、博平六郡结营自守，以附光弼。光弼急攻赵，一日拔之。士多卤掠，光弼坐谯门，收所获，悉归之民，城中大悦。进围博陵，未下。与子仪合击思明于嘉山，大破之。光弼以范阳本贼巢窟，当先取之，握贼根本。会潼关失守，乃拔军入井陘。

肃宗即位，诏以兵赴灵武，更授户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节度如故。光弼以景城、河间兵五千入太原。前此，节度使王承业政弛谬，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，每侮狎承业，光弼素不平。及是，诏众以兵付光弼。众素狂易，见光弼长揖，不即付兵，光弼怒，收系之。会使者至，拜众御史中丞。光弼曰：“众有罪，已前系，今但斩侍御史。若使者宣诏，亦斩中丞。”使者内诏不敢出，乃斩众以徇，威震三军。

至德二载，思明、希德率高秀岩、牛廷玠将兵十万攻光弼。时锐兵悉赴朔方，而麾下卒不满万，众议培城以守，光弼曰：“城环四十里，贼至治之，徒疲吾人。”乃彻民屋为擦石车，车二百人挽之，石所及辄数十人死，贼伤十二。思明为飞楼，障以木幔，筑土山临城，光弼遣穴地颓之。思明宴城下，倡优居台上靳指天子，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。思明大骇，徙牙帐远去，军中皆视地后行。又潜沟营地，将沈其军，乃阳约降。至期，以甲士守陴，遣裨校出，若送款者，思明大悦。俄而贼数

千没于堑，城上鼓噪，突骑出乘之，俘斩万计。思明畏败，乃去，留希德攻太原。光弼出敢死士搏贼，斩首七万级，希德委资粮遁走。初，贼至，光弼设公幄城隅以止息，经府门不顾。围解，阅三昔乃归私寝。收清夷、横野等军。贼别将攻好畤，破大横关，光弼追败之。加检校司徒，寻迁司空，封郑国公，食实户八百。

乾元元年，入朝，诏朝官四品以上郊谒，进兼侍中。与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，大战鄴西，败之。光弼与诸将议：“思明勒兵魏州，欲以怠我，不如起军逼之。彼惩嘉山之败，不敢轻出，则庆绪可禽。”观军容使鱼朝恩固谓不可。既而思明来援，光弼拒贼，战尤力，杀略大当。会诸将惊溃，各引归，所在剽掠，独光弼整众还太原。帝贷诸将罪，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知诸道节度行营事。又代子仪为朔方节度使。未几，为天下兵马副元帅。

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东都，夜入其军，且谓贼方窥洛，当扼虎牢，帅师东出河上。檄召兵马使张用济，用济惮光弼严，教诸将逗留其兵。用济单骑入谒，光弼斩之，以辛京杲代。复追都将仆固怀恩，怀恩惧，先期至。会滑汴节度使许叔冀战不利，降贼，思明乘胜西向。光弼敦阵徐行，趋东京，谓留守韦陟曰：“贼新胜，难与争锋，欲诎之以计。然洛无见粮，危徼难守，公计安出？”陟曰：“益陕兵，公保潼关，可以持久。”

“光弼曰：“两军相敌，尺寸地必争。今委五百里而守关，贼得地，势益张。不如移军河阳，北阻泽、潞，胜则出，败则守，表里相应，贼不得西，此猿臂势也。夫辨朝廷之礼，我不如公；论军旅胜负，公不如我。”陟不能答。判官韦损曰：“东都乃帝宅，公当守之。”光弼曰：“汜水、崕岭尽为贼蹊，子能尽守乎？”遂檄河南纵官吏避贼，闲无留人，督军取战守备。

思明至偃师，光弼悉军趋河阳，身以五百骑殿。贼游骑至石桥，诸将曰：“并城而北乎？当石桥进乎？”光弼曰：“当石桥进。”夜甲，士持炬徐引，部曲重坚，贼不敢逼。已入三城，众二万，军才十日粮，与卒伍均少弃甘。贼惮光弼，未敢犯宫阙，顿白马祠，治堑沟，筑月城以守。贼攻光弼，与战中，单西，破逆党，斩千级，溺死者甚众，生执五千人。初，光弼谓李抱玉曰：“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？”抱玉曰：“过期何若？”曰：“弃之。”抱玉许诺。即给贼曰：“吾粮尽，明日当降。”贼喜，敛兵待期。抱玉已缮完，即请战。贼忿欺，急攻之。抱玉出奇兵夹击，俘获过当，贼帅周挚引却。光弼自将治中，单，树壁掘堑。挚舍南城攻中，单，光弼遣荔非元礼战羊马，贼大溃。挚收兵复振，与安太清合众三万攻北城。光弼敛军入，登陴望曰：“彼军虽锐，然方阵而器，不足虞也，日中当破。”乃出战，及期末决，召诸将曰：“彼强而可破者，乱也。今以乱击乱，宜无功。”因问：“贼阵何所最坚？”曰：“西北隅。”召郝廷玉曰：“为我以麾下破之。”曰：“廷玉所将步卒，请骑五百。”与之三百。复问其次，曰：“东南隅。”召论惟贞，辞曰：“蕃将也，不知步战，请铁骑三百。”与之二百。乃出赐马四十，分给廷玉等。光弼执大旗曰：“望吾旗，麾若缓，可观便宜。若三麾至地，诸军毕入，生死以之，退者斩！”既而冯堞望廷玉军不能前，趣左右取其首来。廷玉曰：“马中矢，非却也。”乃命易佗马。有裨将援矛刺贼，洞马腹，中数人，又有迎贼不战而却者，光弼召援矛者赐绢五百匹，不战者斩。光弼麾旗三，诸军争奋，贼众奔败，斩首万馀级，俘八千余人，马二千，军资器械以亿计，禽周挚、徐璜玉、李秦授，惟太清挺身走。思明未知，犹攻南城，光弼驱所俘示之，思明大惧，筑垒以拒官军。始，光弼将战，内刀于靴，曰：

“战，危事。吾位三公，不可辱于贼。万有一不捷，当自刎以谢天子。”及是，西向拜舞，三军感动。太清袭怀州，守之。

上元元年，加太尉、中书令。进围怀州，思明来救，光弼再逐北。思明见兵河清，声度河绝饷路。光弼壁野水度，既夕还军，留牙将雍希颢守，曰：“贼将高晖、李日越，万人敌也，贼必使劫我。尔留此，贼至勿与战，若降，与偕来。”左右窃怪语无伦。是日，思明果召日越曰：“光弼野次，尔以铁骑五百夜取之，不然，无归！”日越至垒，使人问曰：“太尉在乎？”曰：“去矣。”“兵几何？”曰：“千人。”“将为谁？”曰：“雍希颢。”日越谓其下曰：“我受命云何，今顾获希颢，归不免死。”遂请降。希颢与俱至，光弼厚待之，表授特进，兼金吾大将军。高晖闻，亦降。或问：“公降二将何易也？”光弼曰：“思明再败，恨不得野战，闻我野次，彼固易之，命将来袭，必许以死。希颢无名，不足以为功。日越惧死，不降何待？高晖材出日越之右，降者见遇，贰者得不思奋乎？”诸军决丹水灌怀州，未下。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，得其军号，登陴大呼，王师乘城，禽太清、杨希仲，送之京师，献俘太庙。进食实户一千五百。

思明使谍宣言贼将士皆北人，讴吟思归。朝恩信然，屡上贼可灭状。诏谕光弼，光弼固言贼方锐，未可轻动。仆固怀恩媚光弼功，阴佐朝恩陈扫除计。使者来督战，光弼不得已，令李抱玉守河阳，出师次北邙。光弼使傅山阵，怀恩曰：“我用骑，今迫险，非便地，请阵诸原。”光弼曰：“有险，可以胜，可以败；阵于原，败斯歼矣。且贼致死于我，不如阻险。”怀恩不从。贼据高原，以长戟七百，壮士执刀随之，委物伪遁。怀恩军争剽获，伏兵发，官军大溃。怀州复陷，光弼度河保闻喜，抱玉以兵寡，弃河阳。光弼请罪，帝以怀恩违令覆军，优

诏召光弼入朝。恳让太尉，更拜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令、河中尹、晋绛等州节度使。未几，复拜太尉，兼侍中、河南副元帅，知河南、淮南东西、山南东、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，镇泗州。帝为赋诗以饯。

朝义乘邙山之捷，进略申、光等十三州，光弼舆疾就道，监军使以兵少，请保扬州。光弼曰：“朝廷以安危寄我，贼安知吾众寡？若出不意，当自溃。”遂疾驱入徐州。时朝义围李岑于宋州，使田神功击走之。初，神功平刘展，逗留淮南，尚衡、殷仲卿相攻兗、郓间，来瑱擅襄阳，及光弼至屯，朝义走，神功还河南，瑱、衡、仲卿踵入朝，其为诸将惮服类此。宝应元年，进封临淮郡王。光弼收许州，斩贼羸千级，缚伪将二十二人。朝义分兵攻宋州，光弼破走之。浙东贼袁晁反台州，建元宝胜，以建丑为正月，残剽州县。光弼遣麾下破其众于衢州。广德元年，遂禽晁，浙东平。诏增实封户二千，与一子三品阶，赐铁券，名藏太庙，图形凌烟阁。

相州、北邙之败，朝恩羞其策缪，故深忌光弼切骨，而程元振尤疾之。二人用事，日谋有以中伤者。及来瑱为元振谗死，光弼愈恐。吐蕃寇京师，代宗诏入援，光弼畏祸，迁延不敢行。及帝幸陕，犹倚以为重，数存问其母，以解嫌疑。帝还长安，因拜东都留守，察其去就。光弼以久须诏书不至，归徐州收租赋为解。帝令郭子仪自河中辇其母还京。二年，光弼疾笃，奉表上前后所赐实封，诏不许。将吏问后事，答曰：“吾淹军中，不得就养，为不孝子，尚何言哉！”取所余绢布分遗部将。薨，年五十七。部将即以其布遂为光弼行丧，号哭相问。帝遣使吊恤其母，赠太保，谥曰武穆，诏百官送葬延平门外。

光弼用兵，谋定而后战，能以少覆众。治师训整，天下服其威名，军中指顾，诸将不敢仰视。初，与郭子仪齐名，世称

“李郭”，而武功推为中兴第一。其代子仪朔方也，营垒、士卒、麾帜无所更，而光弼一号令之，气色乃益精明云。

子汇，有志操，廉介自将。从贾耽为裨将，奏兼御史大夫。元和初，分徐州苻离为宿州，光弼有遗爱，擢汇为刺史。后迁泾原节度使，罢军中杂徭，出奉钱赎将士质卖子，还其家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光弼弟光进，字太应。初为房琯裨将，将北军战陈涛斜，兵败，奔行在，肃宗宥之。代宗即位，拜检校太子太保，封凉国公。吐蕃入寇，至便桥，郭子仪为副元帅，光进及郭英义佐之。自至德后与李辅国并掌禁兵，委以心膂。光弼被讟，出为渭北、邠宁节度使。永泰初，封武威郡王。累迁太子太保，卒。母李，有须数十，长五寸许，封韩国太夫人，二子节制皆一品。死葬长安南原，将相奠祭凡四十四幄，时以为荣。

光弼所部将李怀光、仆固怀恩、田神功、李抱玉、董秦、哥舒曜、韩游环、浑瑊之、辛京杲自有传。若荔非元礼、郝廷玉、李国臣、白孝德、张伯仪、白元光、陈利贞、侯仲庄、柏良器，皆章章可称列者，附次左方。

荔非元礼起裨将，累兼御史中丞。光弼守河阳，周摯攻北城，光弼方壁中，单，摯闻，并兵从光弼。光弼使元礼守羊马城，植小旗城东北隅，望摯军。摯恃众，直逼城，以车千乘载木鹅橦车，麾兵填堑，八道并进。光弼谕元礼曰：“中丞视贼过兵不顾，何也？”报曰：“公欲守邪？战欤？”光弼曰：“战。”曰：“方战，贼为我实堑，复何怪？”光弼曰：“吾虑不及此，公勉之。”元礼遂出战，摯军小却。元礼以敌坚，未可以驰，还军示弱，怠其意。光弼怒，使召元礼，欲按军法。答曰：“方战，不及往，请破贼以见。”因休柵中，良久，顾麾下曰：“向公来召，殆欲斩我。斗死有名，无庸受戮。”乃下马持刀，瞋目直前，锐士堵而进，左右奋击，一当数人，斩贼数百首，

摯遁去。以功累迁骠骑大将军、怀州刺史，知镇西、北庭行营节度使。上元二年，光弼进收洛阳，军败，元礼徙军翼成，为麾下所害。

郝廷玉骁勇善格斗，为光弼爱将。及保河阳，禽徐璜玉，功为多。累封安边郡王，授神策将军。吐蕃犯京畿，与马磷屯中渭桥。它日，鱼朝恩闻其善布阵，请观之。廷玉申号令，鸣鼓角，部伍坐作进退若一。朝恩叹曰：“吾处兵间久，今始识训练法。”廷玉恻然曰：“此临淮王遗法也。王善御军，赏当功，罚适过，每校旗，不如令者辄斩。由是人皆自效，而赴蹈驰突，心破胆裂。自临淮歿，无复校旗事，此安足赏哉？”累为秦州刺史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李国臣，河西人，本姓安。力能挟关，以折冲从收鱼海五城，迁中郎将。后为朔方将，积劳擢云麾大将军，赐姓李。从光弼守河阳，累封临川郡王。大历八年，为盐州刺史。吐蕃败浑瑊于黄菩原，将略汧、陇，国臣谓人曰：“虜乘胜，必扰京师，我趋秦原，彼当反顾。”乃引兵登安乐山，鸣鼓而西，日行三十里。吐蕃闻之，自百里城回军，逾险，瑊因击败之。卒，赠扬州大都督。

白孝德，安西人，事光弼为偏裨。史思明攻河阳，使骁将刘龙仙以骑五十挑战，加右足马鬣上，嫚骂光弼。光弼登城顾诸将曰：“孰能取是贼？”仆固怀恩请行，光弼曰：“是非大将所宜。”左右以孝德对。召问所须几兵，对曰：“愿出五十骑，见可而进，大军鼓噪以张吾气，足矣。”光弼抚其背遣之。孝德拥二矛，策马绝河，半济，怀恩贺曰：“事克矣。其揽辔便辟，可万全者。”龙仙见，易之，不为动。将至，若引避然，孝德振手止之曰：“侍中使致辞，无它。”与语须之，瞋目曰：“贼识我乎？我，白孝德也。”龙仙骂之，乃跃马前搏，城上

因大噪，五十骑继进，龙仙环堤走，追斩其首以还。后累功至北庭行营节度使，徙邠宁。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，孝德击败之。永泰初，吐蕃、回纥围泾阳，郭子仪说回纥约盟，吐蕃退走，子仪使浑瑊以兵五千出奉天，命孝德应之，大战赤沙烽，斩获甚众。累封昌化郡王，历太子少傅。建中元年卒，赠太保。

张伯仪，魏州人，以战功隶光弼军。浙贼袁晁反，使伯仪讨平之，功第一，擢睦州刺史。后为江陵节度使。朴厚不知书，然推诚遇人，军中畏肃，民亦便之。李希烈反，诏与贾耽、张献甫收安州。战不利，伯仪中流矢，师却，失所持节。贼追及，奋刀以御之，两刃相向不得下，会救至，免。至汉水，拿野人船以达沔州。溃兵至江陵，哭于廷，伯仪妻劳勉，出其家帛给之，乃定。伯仪收散卒还。久之，除右龙武统军。卒，赠扬州大都督。既请谥，博士李吉甫议以“中兴三十年而兵未戢者，将帅养寇籓身也。若以亡败为戒，则总干戈者必图万全，而不决战。若伯仪虽败，而其忠可录。”遂谥曰恭。

白元光，字元光，其先突厥人。父道生，历宁、朔州刺史。元光初隶本军，补节度先锋。安禄山反，诏徙朔方兵东讨，元光领所部结义营，长驱从光弼出土门。累迁太子詹事，封南阳郡王，为两都游奕使。

长安平，率兵清宫，进击馀寇，身被数创，肃宗躬为傅药。转卫尉卿，兼朔方先锋。史思明攻河阳，光弼召主骑军。其后历灵武留后、定远城使。贞元二年卒，赠越州都督。

陈利贞，幽州范阳人。初为平卢将，安禄山乱，从光弼军河南。张巡被围睢阳也，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贞救之，轻骑出入，廷玉称为胜己，以子妻之。及归，荐于光弼，自行间累迁检校太子宾客，封静戎郡王。李希烈叛，诏哥舒曜东讨，利贞为前锋，次郟城。贼众大集，利贞出奇兵五百，横捣其右，贼锋沮，

数月不敢前。及希烈攻曜襄城，利贞登陴捍守，七十日未尝栝沐，非议事不下城。硃泚反，利贞及张廷芝所统士皆幽、蓟、河、陇人，故与廷芝合谋应泚，而利贞麾下亦从为乱。夜半，难作，利贞拔剑当军门，大呼曰：“欲过门者，先杀我！”众畏其勇，乃止。廷芝出奔。德宗嘉之，擢汝州防御使。贞元五年，疽发首，卒。遗观察使崔纵书，自陈受国恩，恨不得死所云。

侯仲庄，字仲庄，蔚州人。为光弼先锋，授忠武将军。禽安太清有功，累加冠军将军。仆固怀恩以朔方反，仲庄为都督，训兵自守，号为“平射”，人畏其锋。怀恩败，郭子仪代之，引为腹心。封上谷郡王，为神策京西将。德宗幸奉天，迁左卫将军，为防城使。修垒堞，昼夜执戈徼巡。从幸兴元，殿军骆谷，授防御招收使。帝还都，复镇奉天，几二十年。卒，赠洪州都督。

柏良器，字公亮，魏州人。父造，以获嘉令死安禄山难。乃学击剑，欲报贼。父友王奂为光弼从事，见之曰：“尔额文似临淮王，面黑子似颜平原，殆能立功。”乃荐之光弼。授兵平山越，迁左武卫中郎将。以部兵隶浙西，豫平袁晁、方清。其后潘玢、胡三省分据小伤、蒸里，又击破之。是时年二十四，更战阵六十二。

李希烈围宁陵，遏水灌之，亲令军中明日拔城。良器以救兵至，择弩手善游者，沿汴渠夜入，及旦，伏弩发，贼乘城者皆死。录功封平原郡王，入为左神策军大将军、知军事，图形凌烟阁。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贩者，中尉窦文场恶之，坐友人阑入，换右领军卫。自是军政皆中官专之。终左领军卫大将军，赠陕州大都督。子耆，别传。

乌承玘，字德润，张掖人。开元中，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

先锋，沉勇而决，号“辕门二龙”。契丹可突于杀其王邵固降突厥，而奚亦乱，其王鲁苏挈族属及邵固妻子自归。是岁，奚、契丹入寇，诏承玘击之，破于捺禄山。二十二年，诏信安王祗率幽州长史赵含章进讨，承玘请含章曰：“二虏固剧贼，前日战而北，非畏我，乃诱我也。公宜畜锐以折其谋。”含章不信，战白城，果大败。承玘独按队出其右，斩首万计，可突于奔北奚。

渤海大武艺与弟门艺战国中，门艺来，诏与太仆卿金思兰发范阳、新罗兵十万讨之，无功。武艺遣客刺门艺于东都，引兵至马都山，屠城邑。承玘窒要路，堑以大石，亘四百里，虏不得入。于是流民得还，士少休，脱铠而耕，岁省度支运钱。安庆绪使史思明守范阳，思明恃兵强，为自固计。庆绪密遣阿史那承庆、安守忠就督事，且图之。承玘劝思明日：“唐家中兴，与天下更始，庆绪偷肆晷刻，公殆与俱亡。有如束身本朝，湔洗前污，此反掌功耳。”思明善之，斩承庆等，奉表听命。始，承恩为冀州刺史，失守，思明护送东都，故肃宗使白云中趋幽州开说思明，与承玘谋投衅杀之，不克，死。承玘奔李光弼，表为冠军将军，封昌化郡王，为石岭军使。王思礼为节度使，军政倚办焉。久之，移疾还京师，卒，年九十六。子重胤，别传。

赞曰：李光弼生戎虏之绪，沉鸷有守。遭禄山变，拔任兵柄，其策敌制胜不世出，赏信罚明，士卒争奋，毅然有古良将风。本夫终父丧不入妻室，位王公事继母至孝，好读班固《汉书》，异夫庸人武夫者。及困于口舌，不能以忠自明，奄侍内构，遂陷嫌隙，谋就全安，而身益危，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邪。方攘袂徇国，天下风靡；一为迁延，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约束，卒以忧死。功臣去就，可不慎邪？呜呼，光弼虽有不释位之诛，然逸人为害，亦可畏矣，将时之不幸欤！

卷第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六十二

郭子仪

郭子仪，字子仪，华州郑人。长七尺二寸。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，累迁单于副都护、振远军使。天宝八载，木刺山始筑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，诏即军为使。俄苦地偏不可耕，徙筑永清，号天德军，又以使兼九原太守。

十四载，安禄山反，诏子仪为卫尉卿、灵武郡太守，充朔方节度使，率本军东讨。子仪收静边军，斩贼将周万顷，击高秀岩河曲，败之，遂收云中、马邑，开东陲。加御史大夫。贼陷常山，河北郡县皆没。会李光弼攻贼常山，拔之，子仪引军下井陘，与光弼合，破贼史思明众数万，平幟城。南攻赵郡，禽贼四千，纵之，斩伪守郭献璆，还常山。思明以众数万尾军，及行唐，子仪选骑五百更出挑之。三日，贼引去，乘之，又破于沙河，遂趋常阳以守。禄山益出精兵佐思明。子仪曰：“彼恃加兵，必易我；易我，心不固，战则克矣。”与战未决，戮一步将以徇，士殊死斗，遂破之，斩首二千级，俘五百人，获马如之。于是昼扬兵，夜捣垒，贼不得息，气益老。乃与光弼、仆固怀恩、浑释之、陈回光等击贼嘉山，斩首四万级，获人马万计。思明跳奔博陵。于是河北诸郡往往斩贼守，迎王师。方北图范阳，会哥舒翰败，天子入蜀，太子即位灵武，诏班师。子仪与光弼率步骑五万赴行在。时朝廷草昧，众单寡，军容缺

然，及是国威大振。拜子仪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总节度。肃宗大阅六军，鼓而南，至彭原。宰相房琯自请讨贼，次陈涛，师败，众略尽，故帝唯倚朔方军为根本。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、仆骨骑五千，诱河曲九府，六胡州部落数万迫行在。子仪以回纥首领葛逻支击之，执获数万，牛羊不可胜计，河曲平。

至德二载，攻贼崔乾祐于潼关，乾祐败，退保蒲津。会永乐尉赵复、河东司户参军韩旻、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锋在城中，谋为内应，子仪攻蒲，复等斩陴者，披阖内军。乾祐走安邑，安邑伪纳之，兵半入，县门发，乾祐得脱身走。贼安守忠壁永丰仓，子仪遣子旰与战，多杀至万级，旰死于阵。进收仓。于是关、陕始通。诏还凤翔，进司空，充关内、河东副元帅。率师趋长安，次潏水上。贼守忠等军清渠左。大战，王师不利，委仗奔。子仪收溃卒保武功，待罪于朝，乃授尚书左仆射。俄从元帅广平王率蕃、汉兵十五万收长安。李嗣业为前军，元帅为中军，子仪副之，王思礼为后军，阵香积寺之北，距泚水，临大川，弥亘一舍。贼李归仁领劲骑薄战，官军器，嗣业以长刀突出，斩贼数十骑，乃定。回纥以奇兵繚贼背，夹攻之，斩首六万级，生禽二万，贼帅张通儒夜亡陕郡。翌日，王入京师，老幼夹道呼曰：“不图今日复见官军！”王休士三日，遂东。安庆绪闻王师至，遣严庄悉众十万屯陕，助通儒，旗帜钲鼓径百馀里。师至新店，贼已阵，出轻骑，子仪遣二队逐之，又至，倍以往，皆不及贼营辄反。最后，贼以二百骑掩军，未战走，子仪悉军追，横贯其营。贼张两翼包之，官军却。嗣业率回纥从后击，尘且坌，飞矢射贼，贼惊曰：“回纥至矣！”遂大败，僵尸相属于道。严庄等走洛阳，挟庆绪度河保相州，遂收东都。于是河东、河西、河南州县悉平。以功加司徒，封代国公，食邑千户。入朝，帝遣具军容迎灞上，劳之曰：“国家再造，卿

力也。”子仪顿首陈谢。有诏还东都，经略北讨。

乾元元年，破贼河上，执安守忠以献，遂朝京师。诏百官迎于长乐驿，帝御望春楼待之。进中书令。帝即诏大举九节度师讨庆绪，以子仪、光弼皆元功，难相临摄，第用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，而不立帅。

子仪自杏园济河，围卫州。庆绪分其众为三军。将战，子仪选善射三千士伏壁内，诫曰：“须吾却，贼必乘垒，若等噪而射。”既战，伪遁，贼薄营，伏发，注射如雨。贼震骇，王师整而奋，斩首四万级，获铠胄数十万，执安庆和，收卫州。又战愁思冈，破之。连营进围相州，引漳水灌城，漫二时，不能破。城中粮尽，人相食。庆绪求救于史思明，思明自魏来，李光弼、王思礼、许叔冀、鲁炆前军遇之，战鄴南，夷负相当，炆中流矢。子仪督后军，未及战。会大风拔木，遂晦，跬步不能相物色，于是王师南溃，贼亦走，輜械满野。诸节度引还。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，断航桥。时王师众而无统，进退相顾望，责功不专，是以及于败。有诏留守东都，俄改东畿、山南东道、河南诸道行营元帅。鱼朝恩素疾其功，因是媒譖之，故帝召子仪还，更以赵王为天下兵马元帅，李光弼副之，代子仪领朔方兵。子仪虽失军，无少望，乃心朝廷。思明再陷河、洛，西戎逼扰京辅，天子旰食，乃授邠宁、鄜坊两节度使，仍留京师。议者谓子仪有社稷功，而孽寇首鼠，乃置散地，非所宜。帝亦悟。

上元初，诏为诸道兵马都统，以管崇嗣副之，率英武、威远兵及河西、河东镇兵，繇邠宁、朔方、大同、横野军以趋范阳。诏下，为朝恩沮解。明年，光弼败邙山，失河阳。又明年，河中乱，杀李国贞，太原戕邓景山。朝廷忧二军与贼合，而少年新将望轻不可用，遂以子仪为朔方、河中、北庭、潞仪泽沁

等州节度行营，兼兴平、定国副元帅，进封汾阳郡王，屯绛州。时帝已不豫，群臣莫有见者，子仪请曰：“老牙受命，将死于外，不见陛下，目不瞑。”帝引至卧内，谓曰：“河东事一以委卿。”子仪呜咽流涕。赐御马、银器、杂彩，别赐绢布九万。子仪至屯，诛首恶王元振等数十人，太原辛云京亦治害景山者，诸镇皆惕息。

代宗立，程元振自谓于帝有功，忌宿将难制，离构百计。因罢子仪副元帅，加实户七百，为肃宗山陵使。子仪惧谗且成，尽哀代宗所赐诏敕千馀篇上之，因自明。诏曰：“朕不德，诒大臣忧，朕甚自愧，自今公毋有疑。”初，帝与子仪平两京，同天下忧患，至是悔悟，眷礼弥重。

时史朝义尚盗洛，帝欲使副雍王，率师东讨，为朝恩、元振交訾之，乃止。会梁崇义据襄州叛，仆固怀恩屯汾州，阴召回纥、吐蕃寇河西，残泾州，犯奉天、武功，遽拜子仪为关内副元帅，镇咸阳。初，子仪自相州罢归京师，部曲离散，逮承诏，麾下才数十骑，驱民马补行队。至咸阳，虜已过渭水，并南山而东，天子跳幸陕。子仪闻，流涕，董行营还京师。遇射生将王献忠以穀骑叛，劫诸王欲奔虜，子仪让之，取诸王送行在。乃率骑南收兵，得武关防卒及亡士数千，军浸完。会六军将张知节迎子仪洛南，大阅兵，屯商州，威震关中。乃遣知节率乌崇福、羽林将长孙全绪为前锋，营韩公堆，击鼓欢山，张旗帜，夜丛万炬，以疑贼。初，光禄卿殷仲卿募兵蓝田，以劲骑先官军为游弈，直度浚，民给虜曰：“郭令公来。”虜惧。会故将军王甫结侠少，夜鼓硃雀街，呼曰：“王师至！”吐蕃夜溃。于是遣大将李忠义屯苑中，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朝堂，子仪以中军继之。射生将王抚自署京兆尹，乱京城，子仪斩以徇。破贼书闻，帝以子仪为京城留守。

自变生仓卒，赖子仪复安，故天下皆咎程元振，群臣数论奏。元振惧，乃说帝都洛阳，帝可其计。子仪奏曰：

雍州古称天府，右陇、蜀，左崑、函，襟冯终南、太华之险，背负清渭、浊河之固，地方数千里，带甲十馀万，兵强士勇，真用武之国，秦、汉所以成帝业也。后或处而泰、去而亡者不一姓，故高祖先入关定天下，太宗以来居洛阳者亦鲜。先帝兴朔方，诛庆绪，陛下席西土，戮朝义，虽天道助顺，亦地势则然。比吐蕃冯陵而不能抗者，臣能言其略。夫六军皆市井人，窜虚名，逃实赋，一日驱以就战，有百奔无一前；又宦竖掩迷，庶政荒夺，遂令陛下彷徨暴露，越在陕服。斯委任失人，岂秦地非良哉！今道路流言，不识信否，咸谓且都洛阳。洛阳自大盗以来，焚埃略尽，百曹榛荒，寰服不满千户，井邑如墟，豺狼群噪；东薄郑、汴，南界徐，北绵怀、卫及相，千里萧条，亭舍不烟，何以奉万乘牲饩、供百官次舍哉？且地狭厄，裁数百里，险不足防，适为斗场。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，国用不足乎？昔卫为狄灭，文公庐于曹，衣大布之衣，冠大帛之冠，卒复旧邦，况赫赫天子，躬俭节用，宁为一诸侯下哉？臣愿陛下斥素餐，去冗食，抑阉寺，任直臣，薄征弛役，恤隐抚鰥，委宰相以简贤任能，付臣以训兵御侮，则中兴之功，日月可冀。惟时迈亟还，见宗庙，谒园陵，再造王家，以幸天下。

帝得奏，泣谓左右曰：“子仪固社稷臣也，朕西决矣。”乘舆还，子仪顿首请罪，帝劳曰：“用卿晚，故至此。”乃赐铁券，图形凌烟阁。

仆固怀恩纵兵掠并、汾属县，帝患之，以子仪兼河东副元帅、河中节度使，镇河中。怀恩子瑒屯榆次，为帐下张惟岳所杀，传首京师，持其众归子仪。怀恩惧，委其母走灵州。广德二年，进太尉，兼领北道邠宁、泾原、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

抚观察使。辞太尉不拜。怀恩诱吐蕃、回纥、党项数十万入寇，朝廷大恐，诏子仪屯奉天。帝问计所出，对曰：“无能为也。怀恩本臣偏将，虽剽果，然素失士心。今能为乱者，誅思归之人，劫与俱来，且皆臣故部曲，素以恩信结之，彼忍以刃相向乎？”帝曰：“善。”虜寇邠州，先驱至奉天，诸将请击之。子仪曰：“客深入，利速战。彼下素德我，吾缓之，当自携贰。”因下令：“敢言战者斩！”坚壁待之，贼果遁。

子仪至自泾阳，恩赉崇缗，进拜尚书令，恳辞，不听。诏趣诣省视事，百官往庆，敕射生五百骑执戟宠卫。子仪确让，且言：“太宗尝践此官，故累圣旷不置员，皇太子为雍王，定关东，乃得授，渠可猥私老臣，隳大典？且用兵以来，僭赏者多，至身兼数官，冒进亡耻。今凶丑略平，乃作法审官之时，宜从老臣始。”帝不获已，许之，具所以让付史官。因赐美人六人，从者自副，车服帷帘咸具。

永泰元年，诏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，复镇河中。怀恩尽说吐蕃、回纥、常项、羌、浑、奴刺等三十万，掠泾、邠，躡凤翔，入醴泉、奉天，京师大震。于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桥，李光进屯云阳，马璘、郝廷玉屯便桥，骆奉先、李日越屯屋盎，李抱玉屯凤翔，周智光屯同州，杜冕屯坊州，天子自将屯苑中。急召子仪屯泾阳，军才万人。比到，虜骑围已合，乃使李国臣、高升、魏楚玉、陈回光、硃元琮各当一面，身自率铠骑二千出入阵中。回纥怪问，：“是谓谁？”报曰：“郭令公。”惊曰：“令公存乎？怀恩言天可汗弃天下，令公即世，中国无主，故我从以来。公今存，天可汗存乎？”报曰：“天子万寿。”回纥悟曰：“彼欺我乎！”子仪使谕虜曰：“昔回纥涉万里，戡大憝，助复二京，我与若等休戚同之。今乃弃旧好，助叛臣，一何愚！彼背主弃亲，于回纥何有？”回纥曰：“本谓公云亡，

不然，何以至此。今诚存，我得见乎？”子仪将出，左右谏：“戎狄野心不可信。”子仪曰：“虜众数十倍，今力不敌，吾将示以至诚。”左右请以骑五百从，又不听。即传呼曰：“令公来！”虜皆持满待。子仪以数十骑出，免胄见其大酋曰：“诸君同艰难久矣，何忽亡忠谊而至是邪？”回纥舍兵下马拜曰：“果吾父也。”子仪即召与饮，遗锦彩结欢，誓好如初。因曰：“吐蕃本吾舅甥国，无负而来，弃亲也。马牛被数百里，公等若倒戈乘之，若俯取一芥，是谓天赐，不可失。且逐戎得利，与我继好，不两善乎？”会怀恩暴死，群虜无所统一，遂许诺。吐蕃疑之，夜引去。子仪遣将白元光合回纥众追蹙，大军继之，破吐蕃十万于灵台西原，斩级五万，俘万人，尽得所掠士女牛羊马橐驼不胜计。遂自泾阳来朝，加实封二百户，还河中。

大历元年，华州节度使周智光谋叛，帝间道以蜡书赐子仪，令悉军讨之。同、华将吏闻军起，杀智光，传首阙下。二年，吐蕃寇泾州，诏移屯泾阳。邀战于灵州，败之，斩首二万级。明年，还河中。吐蕃复寇灵武，诏率师五万屯奉天，白元光破虜于灵武。议者以吐蕃数为盗，马璘孤军在邠不能支，乃以子仪兼邠宁庆节度使，屯邠州，徙璘为泾原节度使。回纥赤心请市马万匹，有司以财乏，止市千匹。子仪曰：“回纥有大功，宜答其意，中原须马，臣请内一岁奉，佐马直。”诏不听，人许其忠。

九年，入朝，对延英，帝与语吐蕃方强，慷慨至流涕。退，上书曰：

朔方，国北门，西御犬戎，北虞獫狁，五城相去三千里。开元、天宝中，战士十万，马三万匹，仅支一隅。自先帝受命灵武，战士从陛下征讨无宁岁。顷以怀恩乱，痍伤雕耗，亡三分之二，比天宝中止十之一。今吐蕃兼吞河、陇，杂羌、浑之

众，岁深入畿郊，势逾十倍，与之角胜，岂易得邪？属者虜来，称四节度，将别万人，人兼数马。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，马不当贼百之二，外畏内惧，将何以安？臣惟陛下制胜，力非不足，但简练不至，进退未一，时淹师老，地广势分。愿于诸道料精卒满五万者，列屯北边，则制胜可必。窃惟河南、河北、江淮大镇数万，小者数千，殫屈禀给，未始搜择。臣请追赴关中，勒步队，示金鼓，则攻必破，守必全，长久之策也。

又自陈衰老，乞骸骨。诏曰：“朕终始倚赖，未可以去位。”不许。

德宗嗣位，诏还朝，摄冢宰，充山陵使，赐号“尚父”，进位太尉、中书令，增实封通前二千户，给粮千五百人，马二百匹，尽罢所领使及帅。建中二年，疾病，帝遣舒王到第传诏省问，子仪不能兴，叩头谢恩。薨，年八十五。帝悼痛，废朝五日。诏群臣往吊，随丧所需，皆取于官。赠太师。陪葬建陵。及葬，帝御安福门，哭过其丧，百官陪位流涕。赐谥曰忠武，配飨代宗庙廷。著令，一品坟崇丈八尺，诏特增丈，以表元功。

子仪事上诚，御下恕，赏罚必信。遭幸臣程元振、鱼朝恩短毁，方时多虞，握兵处外，然诏至，即日就道，无纤介顾望，故谗间不行。破吐蕃灵州，而朝恩使人发其父墓，盗未得。子仪自泾阳来朝，中外惧有变，及入见，帝唁之，即号泣曰：“臣久主兵，不能禁士残人之墓，人今发先臣墓，此天谴，非人患也。”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，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公。其下衷甲愿从，子仪不听，但以家僮十数往。朝恩曰：“何车骑之寡？”告以所闻。朝恩泣曰：“非公长者，得无致疑乎？”田承嗣傲狠不轨，子仪尝遣使至魏，承嗣西望拜，指其膝谓使者曰：“兹膝不屈于人久矣，今为公拜。”李灵耀据汴州，公私

财赋一皆遏绝，子仪封币道其境，莫敢留，令持兵卫送。麾下宿将数十，皆王侯贵重，子仪颐指进退，若部曲然。幕府六十余人，后皆为将相显官，其取士得才类如此。与李光弼齐名，而宽厚得人过之。子仪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。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，中通永巷，家人三千相出入，不知其居。前后赐良田、美器、名园、甲馆不胜纪。代宗不名，呼为大臣。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，校中书令考二十四。八子七婿，皆贵显朝廷。诸孙数十，不能尽识，至问安，但颔之而已。富贵寿考，哀荣终始，人臣之道无缺焉。

子曜、旻、晞、岫、晤、暖、曙、映，而四子以才显。

曜，性沉静，资貌瑰杰。累从节度府辟署，破虜有功，为开阳府果毅都尉。至德初，推子仪功，授卫尉卿，累进太子詹事、太原郡公。子仪专征伐，曜留治家事，少长无闲言。诸弟或饰池馆，盛车服，曜独以朴简自处。子仪罢兵，迁太子少保，昆弟六人，共制拜官。子仪薨，以遗命簿上四朝所赐名马珍物，德宗复赐之，乃悉散诸弟。居丧以礼，疾甚，或劝茹葱薤，终不属口。后卢杞秉政，忌勋族，子仪婿太仆卿赵纵、少府少监李洞清、光禄卿王宰皆以次得罪。奸人幸其危，多论夺田宅奴婢，曜大恐，独宰相张镒力保护。德宗稍闻之，诏有司曰：“尚父子仪有大勋力，保义王家，尝誓山河，琢金石，许宥十世。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，而无赖者以尚父歿，妄论夺之，自今有司毋得受。”建中三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曰孝。初，曜袭代国公，食二千户。贞元初，诏减半以封晞、暖、映、曙，人二百五十户。未几，复诏四人各减五十户，封曜子锋、晤子鐸各百户云。

晞，善骑射，从征伐有功，复两京，战最力，出奇兵破贼，累进鸿胪卿。河中军乱，子仪召首恶诛之，其支党犹反仄，晞

选亲兵昼夜警，以备非常，奸人不得发。以功拜殿中监。吐蕃、回纥入寇，加御史中丞，领朔方军援邠州，与马璘合军击虏，破之。虏复来，阵泾水北，子仪遣晞率徒兵五千、骑五百袭虏。晞以兵寡不进，须暮，贼半济，乃击，斩首五千级。加御史大夫，子仪固让，乃止。居父丧，值硃泚乱，南走山谷。贼异致之，欲污以官，佯暗不答；贼露兵胁之，不动。数以城中事贻书李晟。既而奔奉天。天子还，改太子宾客。子钢，从朔方杜希全幕府。希全檄为丰州刺史，晞怜其弱不任事，丐罢。德宗遣使者召钢，钢疑得罪，挺身走吐蕃，不纳。希全执送京师，赐死。晞坐免，寻复太子宾客。累封赵国公。卒，赠兵部尚书。孙承嘏。

承嘏，字复卿，幼秀异，通《五经》。元和中，及进士第，累迁起居舍人。居母丧，以孝闻。太和六年，为谏议大夫，言政事得失。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，承嘏极论其非，注颇惧。进给事中。俄出为华州刺史，给事中卢载还诏书，且言：“承嘏数封驳称职，宜在禁闕。”帝曰：“朕谓久次，欲优其稍入耳。”乃复留给事中。时江淮旱，用度不支，诏宰相分领度支、户部。承嘏言：“宰相调和阴阳，安黎庶。若使阅视簿书，校缙帛，非所宜。”帝顺纳。迁刑部侍郎。帝尝称其儒素，无贵骄气，不类勋家。每进对，恩接备厚。方大任用，会卒。家无馀货，亲友为办丧祭。赠吏部尚书。

暖，字暖，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。暖年与公主侔，十馀岁许昏。拜驸马都尉，试殿中监，封清源县侯，宠冠戚里。大历末，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建中时，主坐事，留禁中。硃泚乱，逼署暖官，辞以居丧被疾。既而与公主奔奉天。德宗嘉之，释主罪，进暖金紫光禄大夫，赐实封五十户。寻迁太常卿。贞元三年，袭代国公。卒，年四十八，赠尚书左仆射，初，暖女为

广陵郡王妃。王即位，是为宪宗。妃生穆宗。穆宗立，尊妃为皇太后，赠暖太傅。四子：铸、钊、縱、钰。铸袭封。

钊，长七尺，方口丰下。代宗朝，以外孙为奉礼郎。累官至左金吾大将军，改检校工部尚书，为邠宁节度使，入为司农卿。宪宗寝疾，宦竖或妄议废立者。穆宗问计于钊，答曰：“殿下为太子，当旦夕视膳，何外虑乎？”时称得元舅体。穆宗即位，检校户部尚书兼司农卿。俄为河阳三城节度使。徙河中尹，领晋绛慈隰节度。敬宗立，召拜兵部尚书，又帅剑南东川。太和中，南蛮寇蜀，取成都外郭，杜元颖不能御，诏钊兼领西川节度。未行，蛮众已略梓州。州兵寡，不可用。钊贻书谏蛮首昝巛以侵叛意。昝巛曰：“元颖不自守，数侵吾圉，我以是报。”乃与修好，约无相犯。天子嘉之，即拜西川节度使。以疾请代，为太常卿，卒，赠司徒。子仲文、仲恭、仲词。开成二年，诏仲文袭太原郡公。给事中卢弘宣奏：“剑妻沈，公主女，代宗皇帝外孙，其子仲词尚饶阳公主。仲文冒嫡不应袭。使仲文承嫡，则沈当黜，且仲词亦不得尚主。”乃诏仲词检校殿中少监、驸马都尉，袭封。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，置不问。仲恭历詹事府丞，亦尚金堂公主。

縱，字利用，尚德阳郡主。诏裴延龄为主营第长兴里。顺宗立，主进封汉阳公主，擢縱检校国子祭酒、驸马都尉。自景龙后，外戚多为检校官，不治事。宰相荐其才，不当以外戚废，乃拜右金吾将军，封太原郡公。恭逊折节，不以富贵加人。性周畏，不立赫赫名。有谏于上，退必毁稿，家人子弟无知者。别墅在都南，尤胜垵，穆宗尝幸之，置酒极欢。改太子詹事，充闲厩宫苑使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钰，性和易，累为殿中监，尚西河公主。縱卒，代为太子詹事、宫苑闲厩使。长庆三年，暴卒。太后遣使按问发疾状，

久乃解。初，西河主降沈氏，生一子，钰无嗣，以沈氏子嗣。

曙，代宗朝累官司农卿。德宗幸奉天，曙方领家兵猎苑北，闻辇至，伏谒道左，遂从乘舆入骆谷。霖雨涂潦，卫兵或异语。帝召谓曰：“朕不德而苦公等，宜执朕送硃泚，以谢天下。”诸将皆感泣曰：“愿死生从陛下。”时曙与功臣子李昇、韦清、令狐建、李彦辅被甲请见，言曰：“南行路险，且虞奸变。臣等世蒙恩，今相誓，愿更挟帝马。”许之。帝还，曙、清擢金吾大将军，馀并为禁军将军。曙终祁国公。

子仪母弟幼明，性谨愿无过，拙于武，喜宾客。以子仪故，终少府监，赠太子太傅。

子昕，肃宗末为四镇留后。关、陇陷，不得归，朝廷但命官遥领其使。建中二年，昕始与伊西、北庭节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。德宗诏曰：“四镇、二庭，统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，国朝以来，相与率职。自关、陇失守，王命阻绝，忠义之徒，泣血固守，奉遵朝法，此皆侯伯守将交修共治之效，朕甚嘉之。令忠可北廷大都护、四镇节度留后，赐氏李，更名元忠。昕可安西大都护、四镇节度使。诸将吏超七资叙官”云。

赞曰：天宝末，盗发幽陵，外阻内讷。子仪自朔方提孤军，转战逐北，谊不还顾。当是时，天子西走，唐祚若赘旆，而能辅太子，再造王室。及大难略平，遭谗甚，诡夺兵柄，然朝闻命，夕引道，无纤介自嫌。及被围泾阳，单骑见虏，压以至诚，猜忍沮谋。虽唐命方永，亦由忠贯日月，神明扶持者哉！及光弼等畏偪不终，而子仪完名高节，烂然独著，福祿永终，虽齐桓、晋文比之为褊。唐史臣裴垍称：“权倾天下而朝不忌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，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。”呜呼！垍诚知言。其子孙多以功名显，盖盛德后云。

卷第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六十三

二李马路

李嗣业，字嗣业，京兆高陵人。长七尺，膂力绝众。开元中，从安西都护来曜讨十姓苏禄，先登俘虏，累功署昭武校尉。后应募安西，军中初用陌刀，而嗣业尤善，每战必为先锋，所向摧北。马灵察为节度，出战必与俱。高仙芝讨勃律，署嗣业及中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。时吐蕃兵十万屯娑勒城，据山濒水，联木作郭，以扼王师。仙芝潜军夜济信图河，令曰：“及午破贼，不者皆死。”嗣业提步士升山，颓石四面以击贼，又树大旗先走险，诸将从之。虏不虞军至，因大溃，投崖谷死者十八。鼓而驱至勃律，禽其主，平之。授右威卫将军。从平石国及突骑施，以跳荡先锋加特进。虏号为“神通大将”。

初，仙芝特以计袭取石，其子出奔，因构诸胡共怨之，以告大食，连兵攻四镇。仙芝率兵二万深入，为大食所败，残卒数千。事急，嗣业谋曰：“将军深履贼境，后援既绝，而大食乘胜，诸胡锐于斗，我与将军俱前死，尚谁报朝廷者？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。”仙芝曰：“吾方收合馀尽，明日复战。”嗣业曰：“事去矣，不可坐须茆醢。”即驰守白石，路既隘，步骑鱼贯而前。会拔汗那还兵，輜饷塞道不可骋，嗣业惧追及，手挺麈击，人马毙仆者数十百，虏骇走，仙芝乃得还。表嗣业功，进右金吾大将军，留为疏勒镇使。城一隅阨，屡筑辄坏，

嗣业祝之，有白龙见，因其处菴祠以祭，城遂不坏，汉耿恭故井久涸，祷已，泉复出。初讨勃律也，通道葱岭，有大石塞隘，以足蹶之，抵穹壑，识者以为至诚所感云。

天宝十二载，加骠骑大将军。入朝，赐酒玄宗前，醉起舞，帝宠之，赐彩百、金皿五十物、钱十万，曰：“为解醒具。”

安禄山反，肃宗追之，诏至，即引道，与诸将割臂盟曰：“所过郡县，秋毫不可犯。”至凤翔，上谒，帝喜曰：“今日卿至，贤于数万众。事之济否，固在卿辈。”乃诏与郭子仪、仆固怀恩犄角。常为先锋，以巨音笞斗，贼值，类崩溃。进四镇、伊西、北庭行军兵马使。广平王收长安，嗣业统前军，阵于香积祠北。贼酋李归仁拥精骑薄战，王师注矢逐之，走未及营，贼大出，掩追骑，还蹂王师，于是乱不能阵。嗣业谓子仪曰：“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，则军无类矣。”即袒持长刀，大呼出阵前，杀数十人，阵重整。步卒二千以陌刀、长柯斧堵进，所向无前。归仁匿兵营左，觐军势，王分回纥锐兵击其伏，嗣业出贼背合攻之，自日中至昃，斩首六万级，填涧壑死几半，贼东走，遂平长安。进收东都，嗣业战多。乃与张镐、鲁炆、来瑱、嗣吴王祗、李奂略定诸州。兼卫尉卿，封虢国公，实封户二百。兼怀州刺史、北庭行营节度使。

与子仪等围相州，师耄，诸将无功，独嗣业被坚数奋，为诸军冠。中流矢，卧帐中，方愈，忽闻金鼓声，知与贼战，大呼，创溃，血流数升卒。谥曰忠勇，赠武威郡王，给灵輿护还在所。葬日，使中人临吊，中朝臣祖泣，茔给扫除十户。嗣业忠毅忧国，不计居产，有宛马十疋，前后赏赐，皆上于官以助军云。

子佐国，袭爵，历丹王府长史。卒，推嗣业功，赠宋州刺史。

马璘，岐州扶风人。少孤，流荡无业所。年二十，读汉马

援传，至“丈夫当死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而归”，慨然曰：“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？”开元末，挟策从安西节度府，以奇劳，累迁金吾卫将军。

至德初，王室多难，统精甲三千，自二庭赴凤翔。肃宗奇之，委以东讨。初战卫南，以百骑破贼五千众。从李光弼攻洛阳，史朝义众十万阵北邙山，旗铠照日，诸疑，未敢击。璘率部士五百，薄贼屯，出入三反，众披靡，乘之，贼遂溃。光弼曰：“吾用兵三十年，未见以少击众，雄捷如马将军者！”迁试太常卿。

明年，吐蕃寇边，诏璘移军援河西。怀恩之叛，璘引还，间关转斗至凤翔，虜围已合，节度使孙志直婴城守。璘令士持满外向，突入县门，不解甲出战，背城阵。虜溃，率轻骑追之，斩数千级，漂血丹渠。帝引见尉劳，擢兼御史大夫。

永泰初，拜四镇行营节度、南道和蕃使。俄检校工部尚书，北庭行营、邠宁节度使。元日，有卒犯盗，或曰宜赦，璘曰：“赦之，则人将伺其日为盗。”遂戮之。天大旱，里巷为土龙聚巫以祷，璘曰：“旱由政不修。”即命撤之。明日雨，是岁大穰。未几，徙泾原，权知凤翔、陇右节度副使，四镇、北庭如旧，复以郑、颖二州隶之。

大历八年，吐蕃内寇，浑瑊战宜禄，不利。璘设伏潘原，与瑊合击破之，俘级数万。进检校尚书右仆射。明年，入朝，求宰相，以检校左仆射知省事，进抚风郡王。十一年，卒于军，年五十六。赠司徒，谥曰武。

璘少学术，而武干绝伦。遭时屯棘，以忠力奋。在泾八年，缮屯壁，为战守具，令肃不残，人乐为用，虜不敢犯，为中兴锐将。初，泾军乏财，帝讽李抱玉让郑、颖，璘因得衰积，且前后赐赉无算，家富不貲。治第京师，侈甚，其寝堂无虑费钱

二十万缗。方璘在军，守者覆以油幔。及丧归，都人争入观，假称故吏入赴吊者日数百。德宗在东宫闻之，不喜。及即位，乃禁第舍不得逾制，诏毁璘中寝及宦人刘忠翼第。璘家惧，悉籍亭馆入之官。其后赐群臣宴，多在璘山池。而子弟无行，财亦寻尽。

李抱玉，本安兴贵曾孙，世居河西，善养马。始名重璋，闲骑射，少从军。其为人沈毅有谋，尤忠谨，李光弼引为裨校。天宝末，玄宗以其战河西有功，为改今名。禄山乱，守南阳，斩贼使。至德二载，上言：“世占凉州，耻与逆臣共宗。”有诏赐之姓，因徙籍京兆，举族以李为氏。进至右羽林大将军，知军事，擢陈郑颖毫节度使。史思明已破东都，凶焰勃然，鼓而行，自谓无前。光弼壁河阳拒之，使抱玉守南城。贼急攻，抱玉纵奇兵出，表里俘杀甚众。贼乃舍去，从光弼战，大败，因不能西。差功第一，封栾城县公。代宗立，兼泽潞节度使，统相、卫、仪、邢十一州兵。以功授司空，兼兵部尚书，武威郡王。恳辞王爵，徙凉国公，进司徒。

广德中，吐蕃入寇，帝次陕，群盗遍南山五谷间，东距虢，西抵岐，椎剽不胜计。诏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溪谷防御使，引兵招捕，久不克。更诏抱玉讨贼。抱玉尽得贼株抵蹊隧，分兵守诸谷，使牙将李崇客精骑四百，自桃林、虢川袭之。贼帅高玉脱身走城固，山南西道张献诚禽以献，悉索支党斩之。不阅旬，五谷平。即诏抱玉权凤翔、陇右节度，抱玉恳让司徒，故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河西、陇右副元帅。又让仆射，故还为兵部尚书。

大历二年，来朝。久之，加山南西道副元帅兼节度使，屯鹤屋。抱玉兼三节度、三副元帅，位望隆赫。乃上言：“陇坻达扶、文，绵地二千里，虜孔道不一，梁、岷重则关辅轻。愿

择能臣，帅西道当一面，臣得专事关、陇。”帝多其让，许之。抱玉在镇十馀年，虽无破虏功，而禁暴安人，为将臣之良。卒，年七十四，赠太保，谥曰昭武。

从父弟抱真。抱真字太玄，沈虑而断。抱玉属以军事，授汾州别驾。仆固怀恩反，陷焉，挺身归京师。代宗以怀恩倚回纥，所将朔方兵精，忧之，召抱真问状，答曰：“郭子仪尝领朔方军，人多德之。怀恩欺其下曰，‘子仪为朝恩所杀。’今起而用，是伐其谋，兵可不战解也。”既而怀恩败，如抱真策。迁殿中少监、陈郑泽潞节度留后。既谢，因言：“百姓劳逸在牧守，愿得一州以自试。”更授泽州刺史，兼泽潞节度副使。徙怀州，仍为怀泽潞观察留后，凡八年。

抱真策山东有变，泽、潞兵所走集，乘战伐后，赋重人困，军伍雕削，乃籍户三丁择一，蠲其徭租，给弓矢，令闲月得曹偶习射，岁终大校，亲按籍第能否赏责。比三年，皆为精兵，举所部得成卒二万，既不禀于官，而府库实。乃曰：“军可用矣。”缮甲淬兵，遂雄山东，天下称昭义步兵为诸军冠。久之，为泽潞节度行军司马。会昭义节度李承昭病，诏抱真权磁邢兵马留后。德宗嗣位，检校工部尚书，领昭义节度使。

建中中，田悦反，围邢及临洛，诏抱真与河东马燧合神策兵救之，败悦于双冈，斩其将杨朝光，又破之临洛，遂解临洛、邢之围。以功检校兵部尚书。复与悦战洹水，走之。进围魏，悦战城下，大败。进检校尚书右仆射。会硃滔、王武俊反，救悦，抱真退保魏。帝苍卒狩奉天，闻问，诸将皆哭，各引麾下还屯。于时，李希烈陷汴，李纳反郢，李怀光相次反河中，抱真独以数州截然横绝溃叛中，离沮其奸，为群盗所惮。

兴元初，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繇倪国公进义阳郡王。硃滔悉幽蓟兵与回纥围贝州，以应硃泚。而希烈既窃

名号，则欲臣制诸叛，众稍离。天子下罪己诏，并赦群盗。抱真乃遣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，使合从击滔，武俊许诺，而内犹豫。抱真将自造其壁，诿军事于司马卢玄卿曰：“吾此行，系时安危，使遂不还，部勒以听天子命，惟子；励兵东向，雪吾之耻，亦唯子。”即以数骑驰入见武俊，曰：“泚、希烈争窃帝号，滔攻贝州，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。足下既不能与竞长雄，舍九叶天子而臣反虜乎？且诏书罪己，禹、汤之心也。方上暴露播越，公能自安乎？”因持武俊，涕下交颐，武俊亦感泣，左右皆泣。退卧帐中，甘寝久之。武俊感其不疑，乃益恭，指心誓天曰：“此身已许公死矣！”食讫，约为昆弟而别。旦日合战，大破滔经城。进检校司空，实封六百户。贞元初，朝京师，诏还所镇。

抱真喜士，闻世贤者，必欲与之游，虽小善，皆卑礼厚币数千里邀致之，至无可录，徐徐以礼谢。会天下稍无事，乃饰台沼以自娱。好方士，谓不死可致。有孙季长者为治丹，且曰：“服此当仙去。”抱真表署幕府。尝语左右曰：“秦、汉君不偶此，我乃得之，后升天，不复见公等矣。”夜梦驾鹤，寤而刻寓鹤，衣羽服，习乘之。后益惑厌胜，因疾，请降官，七让司空，还为左仆射。饵丹二万丸，不能食，且死，医以彘肪谷漆下之。疾少间，季长曰：“危得仙，何自弃也？”益服三千丸，卒，年六十二。

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丧，与其属卢会昌元仲经谋，会诸将，仲经诡抱真令曰：“吾疾不任事，令緘典军，勉佐之。”副使李说及诸校俯首，皆吮曰；“诺。”緘盛服出，众拜之，悉发府库劳军。会昌即为抱真表，翌日，令诸将署章，请以节付緘。天子已闻抱真丧，遣使者驰入军，诏以事属大将王延贵。緘谩若抱真疾，请诘朝见，凡三日，緘乃出见使者，陈兵甚严。使

者曰：“朝廷已知公薨，诏以兵属延贵，君速归发丧。”絳愕然，谓诸将曰：“诏不许，若何？”众不对。乃遽以印钥上监军，始发丧。使者趣延贵视事，护絳赴东都，仲经逃诸外，捕杀之，会昌得不坐。始，絳遣将陈荣以书抵武俊，假其财。武俊怒曰：“吾与乃公善者，恭王命，非同恶也。今闻已亡，谁诈其子使不俟朝制邪？”囚荣而让絳焉。诏赠抱真太保。

路嗣恭，字懿范，京兆三原人，始名剑客，以世廕为鄴尉。席豫黜陟河朔，表为萧关令，连徙神乌、姑臧二县，考绩为天下最。玄宗以为可嗣汉鲁恭，因赐名。转渭南令，主杜化、东阳二驿。时关畿用兵，使人系道，嗣恭储具有素，而民不扰。后为郭子仪朔方节度留后，大将孙守亮拥重兵，骄蹇不受制，嗣恭因称疾，守亮至，即杀之，一军皆震。永泰三年，检校刑部尚书，知省事。出为江西观察使，以善治财赋称。有贾明观者，素事鱼朝恩，朝恩诛，当坐死，宰相元载纳其赂，遣效力江西，将行，居民数万怀瓦石候击，载谕市吏禁止，乃得去。魏少游畏载，常回容之，及嗣恭代少游，即日杖死。

大历八年，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，五岭大扰。诏嗣恭兼岭南节度使，封冀国公。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，以流人孟瑶、敬冕为才，擢任之。使瑶督大军当其冲，冕率轻兵由间道出不意，遂斩晃及支党万馀，筑尸为京观。俚洞魁宿为恶者，皆族夷之。还为检校兵部尚书，复知省事。嗣恭起州县吏，以课治进至显官，及晃事株戮舶商，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，代宗恶焉，故赏不酬功。德宗立，阴赅宰相杨炎，炎录前效，更拜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俄加怀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、东都畿观察使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左仆射。子应、恕。

应，字从众，以廕为著作郎。贞元初，出为虔州刺史，诏嗣父封。凿赣石梗嶮以通舟道。德宗时，李泌为相，号得君。

帝尝曰：“谁于卿有恩者，朕能报之。”泌乃言：“曩为元载所疾，谪江西，路嗣恭与载厚，臣尝畏之。会与其子应并驱，马啮其胫，臣惶恐不自安，应闕不言，勉起见父。臣常愧其长者，思有以报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即日加应检校屯田郎中，服金紫。累迁宣歙池观察使，封襄阳郡王。李锜反，应发乡兵救湖、常二州，以故锜不能拔。元和六年，以疾授左散骑常侍，卒，谥曰靖。

恕，字体仁。从嗣恭讨哥舒晃，授检校工部员外郎，得从便宜，擢降将伊慎用之。贼平，恕功多。嗣恭节度河阳也，恕为怀州刺史，年才三十，杨炎用捍魏博，为时嗤诋。累迁鄜坊、宣歙观察使。坐事贬吉州刺史。以右散骑常侍致仕，卒，赠洪州都督。

卷第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六十四

房张李

房琯，字次律，河南河南人。父融，武后时，以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；神龙元年，贬死高州。琯少好学，风度沈整，以廕补弘文生。与吕向偕隐陆浑山，十年不谐际人事。开元中，作《封禅书》，说宰相张说，说奇之，奏为校书郎。举任县令科，授卢氏令。拜监察御史，坐讯狱非是，贬睦州司户参军。复为县，所至上德化，兴长利，以治最显。

天宝五载，试给事中，封漳南县男。时玄宗有逸志，数巡幸，广温泉为华清宫，环宫所置百司区署。以琯资机算，诏总经度骊山，疏岩剔藪，为天子游观。未毕，坐善李适之、韦坚，斥为宜春太守。历琅邪、鄴、扶风三郡，频迁宪部侍郎。十五载，帝狩蜀，琯驰至普安上谒，帝喜甚，即拜文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从至成都，赐一子官。

俄与韦见素、崔涣奉册灵武，见肃宗，具言上皇所以传付意，因道当时利病，箝索虏情，辞吐华畅，帝为改容。琯既有重名。帝倾意待之，机务一二与琯参决，诸将相莫敢望。于是，第五琦言财利幸，为江淮租庸使。琯谏曰：“往杨国忠聚敛，产怨天下。陛下即位，人未见德，今又宠琦，是一国忠死，一国忠生，无以示远方。”帝曰：“六军之命方急，无财则散。卿恶琦可也，何所取财？”琯不得对。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

南至，诏摄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，入谢，帝曰：“朕语琯除正大夫，何为摄邪？”进明衔之，因曰：“陛下知晋乱乎？惟以尚虚名，任王衍为宰相，基祖浮华，不事天下事，故至于败。方唐中兴，当用实才，而琯性疏阔，大言无当，非宰相器。陛下待之厚，然孰肯为陛下用乎？”帝曰：“何哉？”对曰：“陛下顷为皇太子，太子出曰抚军，入曰监国，而琯为圣皇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，乃谓陛下为元子而付以朔方、河东、河北空虚之地，永王、丰王乃统四节度。此于圣皇似忠，于陛下非忠也。琯意诸子一得天下，身不失恩，又多树私党，以副戎权，推此而言，岂肯竭诚于陛下乎？”帝入其语，始恶琯。以进明为御史大夫、河南节度使。

会琯请自将平贼，帝犹倚以成功，乃诏琯持节招讨西京、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，得自择参佐。乃以兵部尚书王思礼、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，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，中丞宋若思、起居郎知制诰贾至、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，给事中刘秩为参谋。琯分三军趋京师：杨希文将南军，自宜寿入；刘愬将中军，自武功入；李光进将北军，自奉天入。琯身中军先锋。十月庚子，次便桥。辛丑，中军、北军遇贼陈涛斜，战不利。琯欲持重有所伺，中人邢延恩促战，故败，士死麻苇。癸卯，率南军复战，遂大败，希文、愬皆降贼。初，琯用春秋时战法，以车二千乘缭营，骑步夹之。既战，贼乘风噪，牛悉髀栗，贼投弓而火之，人畜焚烧，杀卒四万，血丹野，残众才数千，不能军。琯还走行在，见帝，肉袒请罪，帝宥之，使裒夷散，复图进取。琯雅自负，以天下为己任，然用兵本非所长。其佐李揖、刘秩等皆儒生，未尝更军旅，琯每诧曰：“彼曳落河虽多，能当我刘秩乎？”帝虽恨琯丧师，而眷任未衰。

崔圆自蜀来，最后见帝，琯谓帝不见省，易之。圆以金帛

李辅国，不淹日被宠，遂怨瑄。瑄数称疾不入。会御史大夫颜真卿劾奏谏议大夫李何忌不孝，瑄素善何忌，不欲以恶名辄之，托被酒入朝，贬西平郡司马。琴工董廷兰出入瑄所，瑄昵之。廷兰藉瑄势，数招赅谢，为有司劾治，瑄诉于帝，帝因震怒，叱遣之，瑄惶恐就第。罢为太子少师。从帝还都，封清河郡公。瑄之废，朝臣多言瑄谋包文武，可复用，虽瑄亦自谓当柄任，为天子立功。善瑄者暴其言于朝。瑄方日引刘秩、严武与宴语，移病自如。帝以瑄虚言浮诞，内鞅鞅，挟党背公，非大臣体。乾元元年，出瑄为邠州刺史，逐秩、武等，因下诏陈其比周状，喻敕中外。始，邠以武将领刺史，故纲目废弛，即治府为营，吏攘民居相淆欢。瑄至，一切革之，人以便安，政声流闻。召拜太子宾客，迁礼部尚书，为晋、汉二州刺史。宝应二年，召拜刑部尚书，道病卒，赠太尉。

瑄有远器，好谈老子、浮屠法，喜宾客，高谈有余，而不切事。时天下多故，急于谋略攻取，帝以吏事绳下，而瑄为相，遽欲从容镇静以辅治之，又知人不明，以取败挠，故功名隳损云。

赞曰：唐名儒多言瑄德器，有王佐材，而史载行事，亦少贬矣。一举丧师，讫不复振。原瑄以忠谊自奋，片言悟主而取宰相，必有以过人者，用违所长，遂无成功。然盛名之下，为难居矣。夫名盛则责望备，实不副则訾咎深。使瑄遭时承平，从容帷幄，不失为名宰。而仓卒济难，事败隙生，陷于浮虚比周之罪，名之为累也，戒哉！

子孺复，幼颇能属文，然狂纵不法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置幕府。多招术家言己三十当得宰相，以熏权近，希进取。后辟浙西韩滉府。兄宗偃丧自岭外还，孺复不出临吊。与妻郑不相中，慈姆为言，乃具棺召家人生敛之；郑方乳，促上道，郑死于行。又娶崔昭女，崔悍媚，杀二侍儿，私瘞之。观察使以

闻，贬连州司马，听崔去。既又与崔通，请复合，诏许。未几复离。终容州刺史。

瑄孙启，以廕补凤翔参军事，累调万年令，素赆附王叔文。贞元末，叔文用事，除容管经略使，阴许以荆南帅节。启至荆湖，宿留不肯进，会叔文与韦执谊内忿争，不果拜。俄而皇太子监国，启惶骇就镇。凡九年，改桂管观察使。州邸以赂请有司飞驿送诏，既而宪宗自遣宦人持诏赐启，启畏使者邀重饷，即曰：“先五日已得诏。”使者给请视，因驰归以闻，贬太仆少卿。启自陈献使者南口十五，帝怒，杀宦人，贬启虔州长史，死。始诏五管、福建、黔中道不得以口馈遗、博易，罢腊口等使。

瑄族孙式，擢进士第，累迁忠州刺史。韦皋表为云南安抚副使、蜀州刺史。皋卒，刘辟反，式留不得行。贼平，高崇文保贷之，言诸朝，除吏部郎中。时河朔诸将刘济、张茂昭等更相劾奏，帝欲和之，拜式给事中，使河北，还奏如旨。迁陕虢观察使，改河南尹。会讨王承宗镇州，索饷车四千乘，民不能具。式建言：“岁凶人劳，不任调发。”又御史元稹亦言：“贼未禽，而河南民先困。”诏可，都鄙安之。改宣歙观察使。卒，赠左散骑常侍，谥曰倾。吏部郎中韦乾度曰：“始式刺蜀州，刘辟构难，即谓辟曰：‘向梦公为上相，仪卫甚盛，幸无相忘。’辟喜，以为祥。后辟发兵署牒，首曰辟，副曰式，参谋曰符载。大节已亏，不宜得谥。”博士李虞仲曰：“始辟反，为其用者皆救死其颈，可尽被恶名乎？如式，不能去，又不能死，可谓求生害仁者也。辟走西山，召所疑畏者尽杀之，式在其间，会救得免。而曰大节已亏，近于溢言。”谥乃定。

张镐，字从周，博州人。仪状瑰伟，有大志，视经史犹渔猎，然好王霸大略。少事吴兢，兢器之。游京师，未知名，率

嗜酒鼓琴自娱。人或邀之，杖策往，醉即返，不及世务。

天宝末，杨国忠执政，求天下士为己重，闻镐才，荐之。释褐衣，拜左拾遗，历侍御史。玄宗西狩，镐徒步扈从。俄遣诣肃宗所。数论事，擢谏议大夫，寻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引内浮屠数百居禁中，号“内道场”，讽呗外闻，镐谏曰：“天子之福，要在养人，以一函宇，美风化，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。愿陛下以无为为心，不以小乘挠圣虑。”帝然之。寻诏兼河南节度使，都统淮南诸军事。贼围宋州，张巡告急，镐倍道进，檄濠州刺史闾丘晓趣救。晓愎挠，逗留不肯进，比镐至淮口，而巡已陷。镐怒，杖杀晓。帝还京师，封南阳郡公，诏以本军镇汴州，捕平残寇。史思明提范阳献顺款，镐揣其伪，密奏曰：“思明势穷而服，包藏不测，可以计取，难以义招，不宜以威权假之。”又言：“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狴，临难必变，宜追还宿卫。”书入不省。时宦官络绎出镐境，未尝降情结纳。自范阳、滑州使还者，皆盛言思明、叔冀忠，而毁镐无经略才。帝以镐不切事机，遂罢宰相，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思明、叔冀后果叛，如镐言。召拜太子宾客、左散骑常侍。坐市嗣岐王珍第，贬辰州司户参军。代宗初，起为抚州刺史，迁洪州观察使，更封平原郡公。袁晁寇东境，江介震骚，镐遣兵屯上饶，斩首二千级。又袭舒城贼杨昭，梟之。沉千载者，新安大豪，连结椎剽，州县不能禽，镐遣别将尽殄其众。改江南西道观察使，卒。

镐起布衣，二期至宰相。居身廉，不殖资产。善待士，性简重，论议有体。在位虽浅，而天下之人推为旧德云。

李泌，字长源，魏八柱国弼六世孙，徙居京兆。七岁知为文。玄宗开元十六年，悉召能言佛、道、孔子者，相答难禁中。有员俶者，九岁升坐，词辩注射，坐人皆屈。帝异之，曰：“半

千孙，固当然。”因问：“童子岂有类若者？”俶跪奏：“臣舅子李泌。”帝即驰召之。泌既至，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，因使说试其能。说请赋“方圆动静”，泌逡巡曰：“愿闻其略。”说因曰：“方若棋局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生，静若棋死。”泌即答曰：“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骋材，静若得意。”说因贺帝得奇童。帝大悦曰：“是子精神，要大于身。”赐束帛，敕其家曰：“善视养之。”张九龄尤所奖爱，常引至卧内。九龄与严挺之、萧诚善，挺之恶诚佞，劝九龄谢绝之。九龄忽独念曰：“严太苦劲，然萧软美可喜。”方命左右召萧，泌在旁，帅尔曰：“公起布衣，以直道至宰相，而喜软美者乎？”九龄惊，改容谢之，因呼“小友”。及长，博学，善治《易》，常游嵩、华、终南间，慕神仙不死术。天宝中，诣阙献《复明堂九鼎议》，帝忆其早惠，召讲《老子》，有法，得待诏翰林，仍供奉东宫，皇太子遇之厚。尝赋诗讥诮杨国忠、安禄山等，国忠疾之，诏斥置蕲春郡。

肃宗即位灵武，物色求访，会泌亦自至。已谒见，陈天下所以成败事，帝悦，欲授以官，固辞，愿以客从。入议国事，出陪舆辇，众指曰：“著黄者圣人，著白者山人。”帝闻，因赐金紫，拜元帅广平王行军司马。帝尝曰“卿侍上皇，中为朕师，今下判广平行军，朕父子资卿道义”云。始，军中谋帅，皆属建宁王，泌密白帝曰：“建宁王诚贤，然广平冢嗣，有君人量，岂使为吴太伯乎？”帝曰：“广平为太子，何假元帅？”泌曰：“使元帅有功，陛下不以为储副，得耶？太子从曰抚军，守曰监国，今元帅乃抚军也。”帝从之。

初，帝在东宫，李林甫数构譖，势危甚，及即位，怨之，欲掘冢焚骨。泌以天子而念宿嫌，示天下不广，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。帝不悦，曰：“往事卿忘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念不

在此。上皇有天下五十年，一旦失意，南方气候恶，且春秋高，闻陛下录故怨，将内惭不悛，万有一感疾，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。”帝感悟，抱泌颈以泣曰：“朕不及此。”因从容问破贼期，对曰：“贼掠金帛子女，悉送范阳，有苟得心，渠能定中国邪？华人为之用者，独周挚、高尚等数人，余皆胁制偷合，至天下大计，非所知也。不出二年，无寇矣，陛下无欲速。夫王者之师，当务万全，图久安，使无后害。今诏李光弼守太原，出井陘，郭子仪取冯翊，入河东，则史思明、张忠志不敢离范阳、常山，安守忠、田乾真不敢离长安，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。随禄山者，独阿史那承庆耳。使子仪毋取华，令贼得通关中，则北守范阳，西救长安，奔命数千里，其精卒劲骑，不逾年而弊。我常以逸待劳，来避其锋，去翦其疲，以所征之兵会抚风，与太原、朔方军互击之。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，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，以取范阳。贼失巢窟，当死河南诸将手。”帝然之。会西方兵大集，帝欲速得长安，曰：“今战必胜，攻必取，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？”泌曰：“必得两京，则贼再强，我再困。且我所恃者，碛西突骑、西北诸戎耳。若先取京师，期必在春，关东早热，马且病，士皆思归，不可以战。贼得休士养徒，必复来南。此危道也。”帝不听。

二京平，帝奉迎上皇，自请归东宫以遂子道。泌曰：“上皇不来矣。人臣尚七十而传，况欲劳上皇以天下事乎。”帝曰：“奈何？”泌乃为群臣通奏，具言天子思恋晨昏，请促还以就孝养。上皇得初奏，答曰：“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，不复东矣。”帝甚忧。及再奏至，喜曰：“吾方得为天子父！”遂下诰戒行。

崔圆、李辅国以泌亲信，疾之。泌畏祸，愿隐衡山。有诏给三品禄，赐隐士服，为治室庐。泌尝取松樛枝以隐背，名曰“养和”，后得如龙形者，因以献帝，四方争效之。代宗立，

召至，舍蓬莱殿书阁。初，泌无妻，不食肉，帝乃赐光福里第，强诏食肉，为娶朔方故留后李 鏐，昏日，敕北军供帐。元载恶不附己，因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僚佐，载称泌才，以试秘书少监充判官。载诛，帝召还。复为常袞所忌，出为楚州刺史，辞不行，帝亦留之。会澧州缺，袞盛言南方凋瘵，请辍泌治之，乃授澧、朗、峡团练使，徙杭州刺史，皆有风绩。

德宗在奉天，召赴行在，授左散骑常侍。时李怀光叛，岁又蝗旱，议者欲赦怀光。帝博问群臣，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，曰：“陛下与怀光，君臣之分不可复合，如此叶矣。”由是不赦。始，硃泚乱，帝约吐蕃赴援，赂以安西、北庭。既而浑瑊与贼战咸阳，泚大败，吐蕃以师追北不甚力，因大掠武功而归。京师平，来请如约。帝业许，欲遂与之。泌曰：“安西、北庭，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，皆悍兵处，以分吐蕃势，使不得并兵东侵。今与其地，则关中危矣。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，又掠我武功，乃贼也，奈何与之？”遂止。

贞元元年，拜陝虢观察使。泌始凿山开车道至三门，以便饷漕。以劳，进检校礼部尚书。淮西兵防秋屯鄜州，已而四千人亡归，或曰吴少诚密招之。既入境，泌邀险悉击杀之。三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累封鄴县侯。初，张延赏减天下吏员，人情愁怨，至流离死道路者。泌请复之，帝未从，因问：“今户口减承平时几何？”曰：“三之二。”帝曰：“人既雕耗，员何可复？”泌曰：“不然。户口虽耗，而事多承平十倍。陛下欲省州县则可，而吏员不可减。今州或参军署券，县佐史判案。所谓省官者，去其冗员，非常员也。”帝曰：“若何为冗员？”对曰：“州参军无职事及兼、试额内官者。兼、试，自至德以来有之，比正员三之一，可悉罢。”帝乃许复吏员，而罢冗官。泌又条奏：“中朝官常侍、宾客十员，其六员

可罢；左右赞善三十员，其二十员可罢。如旧制，诸王未出閤，官属皆不除。而所收科奉，乃多于减员矣。”帝悦。是时，州刺史月奉至千缗，方镇所取无艺，而京官禄寡薄，自方镇入八座，至谓罢权。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，家人恨降之晚。崔祐甫任吏部员外，求为洪州别驾。使府宾佐有所忤者，荐为郎官。其当迁台阁者，皆以不赴取罪去。泌以为外太重，内太轻，乃请随官闲剧，普增其奉，时以为宜。而窦参多沮乱其事，不能悉如所请。泌又白罢拾遗、补阙，帝虽不从，然因是不除谏官，唯用韩皋、归登。泌因收其公廩钱，令二人寓食中书舍人署。凡三年，始以韦绶、梁肃为左右补阙。

太子妃萧母，郾国公主也，坐蛊媚，幽禁中，帝怒，责太子，太子不知所对。泌入，帝数称舒王贤，泌揣帝有废立意，因曰：“陛下有一子而疑之，乃欲立弟之子，臣不敢以古事争。且十宅诸叔，陛下奉之若何？”帝赫然曰：“卿何知舒王非朕子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昔为臣言之。陛下有嫡子以为疑，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？”帝曰：“卿违朕意，不顾家族邪？”对曰：“臣衰老，位宰相，以谏而诛，分也。使太子废，它日陛下悔曰‘我惟一子杀之，泌不吾谏，吾亦杀尔子’，则臣绝祀矣。虽有兄弟子，非所歆也。”即噫鸣流涕。因称：“昔太宗诏：‘太子不道，籙王窥伺者，两废之。’陛下疑东宫而称舒王贤，得无窥伺乎？若太子得罪，请亦废之而立皇孙，千秋万岁后，天下犹陛下子孙有也。且郾国为其女妒忌，而蛊惑东宫，岂可以妻母累太子乎？”执争数十，意益坚，帝寤，太子乃得安。

初，兴元后国用大屈，封物皆三损二。旧制，堂封岁三千六百缗，后才千二百。至是，帝使还旧封。于是李晟、马燧、浑瑊各食实封，悉让送泌，泌不纳。时方镇私献于帝，岁凡五十万缗，其后稍损至三十万，帝以用度乏问泌，泌请：“天下

供钱岁百万给宫中，劝不受私献。凡诏旨须索，即代两税，则方镇可以行法，天下纾矣。”

帝尝从容言：“卢杞清介敢言，然少学，不能广朕以古道，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觉也。”对曰：“陛下能觉杞之恶，安致建中祸邪？李揆和蕃，颜真卿使希烈，其害旧德多矣。又杨炎罪不至死，杞挤陷之而相关播。怀光立功，逼使其叛。此欺天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言诚有之。然杨炎视朕如三尺童子，有所论奏，可则退，不许则辞官，非特杞恶之也。且建中乱，卿亦知桑道茂语乎？乃命当然。”对曰：“夫命者，已然之言。主相造命，不当言命。言命，则不复赏善罚恶矣。桀曰：‘我生不有命自天。’武王数纣曰：‘谓己有天命。’君而言命，则桀、纣矣。”帝曰：“朕请不复言命。”俄加集贤殿、崇文馆大学士，修国史。泌建言：学士加大，始中宗时，及张说为之，固辞，乃以学士知院事。至崔圆复为大学士，亦引泌为让而止。

帝以“前世上巳、九日，皆大宴集，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，欲以三月名节，自我为古，若何而可？”泌请：“废正月晦，以二月朔为中和节，因赐大臣戚里尺，谓之裁度。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问遗，号为献生子。里闾酿宜春酒，以祭勾芒神，祈丰年。百官进农书，以示务本。”帝悦，乃著令，与上巳、九日为三令节，中外皆赐缙钱燕会。

四年八月，月蚀东壁，泌曰：“东壁，图书府，大臣当有忧者。吾以宰相兼学士，当之矣。昔燕国公张说由是以亡，又可免乎？”明年果卒，年六十八，赠太子太傅。

泌出入中禁，事四君，数为权幸所疾，常以智免。好纵横大言，时时说议，能寤移人主。然常持黄老鬼神说，故为人所讥切。初，肃宗重阴阳巫祝，擢王玙执政，大抵兴造工役，辄牵禁忌俗说。而黎干以左道位京兆尹，尝使禁工骈珠刺绣为乘

輿服，举焚之以为襁褓。德宗素不为然，及嗣位，罢内道场，除巫祝。代宗将葬，帝号送承天门，而辇车行不中道，问其故，有司曰：“陛下本命在午，故避之。”帝泣曰：“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？”命直午而行。又宣政廊坏，太卜言：“孟冬魁冈，不可营缮。”帝曰：“《春秋》‘启塞从时’，何魁冈为？”亟诏葺之。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验，始尚时日拘忌，因进用泌，泌亦自有所建明。独柳玭称，两京复，泌谋居多，其功乃大于鲁连、范蠡云。

子繁。繁少才警，无行。泌始起阳城官诸朝，故城重德泌而亲厚于繁。及疏裴延龄，既具藁，以繁可信，夜使繁书。已封，尽能诵忆，乃录以示延龄。明日，延龄白帝曰：“城以疏示于朝。”即撻其条以自诉解。城奏入，帝怒，遂不省。泌与梁肃善，故繁师事肃。及卒，烝其室，士议喧丑，由是摈弃积年。后为太常博士，权德舆为卿，奏斥之，改河南府士曹参军。累迁隋州刺史，罢归，不得调。敬宗诞日，诏与兵部侍郎丁公著、太常少卿陆巨入殿中，抗老、佛诵论。改大理少卿、弘文馆学士。谏官御史交章弹治，乃出为亳州刺史。州有剧贼，剽室庐、略财货为患，它刺史不能禽，繁有机略，悉知贼巢藪所在，一旦出兵捕斩之。议者责繁不先启观察府，为擅兴。诏御史舒元舆按之，元舆与繁素隙，尽翻其狱，以为滥杀不辜，有诏赐死，京兆人皆冤之。繁下狱，知且死，恐先人功业泯灭，从吏求废纸，笔握著家传十篇，传于世。

赞曰：泌之为人也，异哉！其谋事近忠，其轻去近高，其自全近智，卒而建上宰，近立功立名者。观肃宗披榛莽，立朝廷，单言暂谋有所寤合，皆付以政。当此时，泌于献纳为不少，又佐代宗收两京，独不见录，宁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？德宗晚好鬼神事，乃获用，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。繁为家传，言泌

本居鬼谷，而史臣谬言好鬼道，以自解释。既又著泌数与灵仙接，言举不经，则知当时议者切而不与，有为而然。繁言多浮侈，不可信，掇其近实者著于传。至劝帝先事范阳，明太子无罪，亦不可诬也。

卷第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六十五

崔苗二裴吕

崔圆，字有裕，贝州武城人，后魏尚书左仆射亮八世孙。少孤贫，志向卓迈，喜学兵家。开元中，诏举遗逸，以钤谋对策甲科，历京兆府参军，尹萧灵荐之，迁会昌丞。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，引圆为左司马，知留后。玄宗西出，次抚风，迁御史中丞、剑南节度副大使。圆锐功名，初闻难，刺国忠意，乃治城浚隍，列馆宇，储什具。帝次河池，圆疏具陈“蜀土腴谷羨，储供易办”。帝省书泣下曰：“世乱识忠臣。”即日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兼剑南节度使。天子至，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，益嗟赏之。肃宗立，命与房琯、韦见素赴行在所，帝为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。

至德二载，迁中书令，封赵国公，实封户五百。乾元元年，罢为太子少师，留守东都。于是上皇所置宰相无在者。王师之败相州也，军所过，皆纵剽，圆惧，委东都，奔襄阳，诏削阶、封。寻召拜济王傅。李光弼表为怀州刺史，改汾州，以治行称。徙淮南节度使，在镇六年，请朝京师，吏民乞留，诏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还之。久乃检校左仆射，入知省事。大历中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昭襄。

苗晋卿，字元辅，潞州壶关人，世以儒素称。擢进士第，调为修武尉，累进吏部郎中、中书舍人，知吏部选事。选人诉

索好官，厉言倨色纷于前，晋卿与相对，终日无愠颜。久之，进侍郎，积宽纵，而吏下因缘作奸。方时承平，选常万人，李林甫为尚书，专国政，以铨事委晋卿及宋遥，然岁命它官同较书判，核才实。天宝二年，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，分甲、乙、丙三科，以张奭为第一。奭，御史中丞倚之子，倚新得幸于帝，晋卿欲附之，奭本无学，故议者嚣然不平。安禄山因间言之，帝为御花萼楼覆实，中裁十一二，奭持纸终日，笔不下，人谓之“曳白”。帝大怒，贬倚淮阳太守，遥武当太守，晋卿安康太守。明年，徙魏郡，即充河北采访使。居三年，政化大行。尝入计，谒归壶关，望县门辄步，吏谏止，晋卿以“公门当下，况父母邦乎”？郡太守迎犒，使所属令行酒，酒至，必立饮白醪，侍老有献，降西阶拜而饮，时美其恭。改河东郡，兼河东采访使。徙扶风郡，封高平县男。迁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召为宪部，兼左丞。安禄山反，竇廷芝弃陕郡不守，杨国忠本忌其有望，即奏“东道贼冲，非大臣不可镇遏”，授陕郡太守、陕虢防御使，晋卿见帝，以老辞，忤旨，听致仕于家。车驾入蜀，搢绅多陷贼，晋卿间道走金州。

肃宗至扶风，召赴行在，拜左相。平京师，封韩国公，食五百户，改侍中。既而乞骸骨，罢为太子太傅。未几，复拜侍中。玄宗崩，肃宗疾甚，诏晋卿摄冢宰，因让曰：“大行遗诏，皇帝三日听政，稽祖宗故事，则无冢宰之文，奉遗诏则宜听朝。惟陛下顺变以幸万国。”帝不听。后数日，代宗立，复诏摄冢宰，固辞乃免。时年老蹇甚，乞间日入政事堂，帝优之，听入阁不趋，为御小延英召对。宰相对小延英，自晋卿始。吐蕃犯京师，晋卿以病卧家，贼舆致胁之，噤不肯语，贼不敢害。帝还，拜太保，罢政事。永泰初薨，年八十一，赠太师，京兆少尹护丧，谥曰懿献，元载未显时，为晋卿所遇，载方相，故讽

有司改谥文贞。

晋卿宽厚，所至以惠化称。魏人为营生祠，立石颂美。再秉政，出入七年，小心谨畏，不甚斥是非得失，故能安保宠名。然练达事体，百官簿最，一省无遗，议者比汉胡广。肃宗欲以李辅国为常侍，奏曰：“常侍近密，非贤不可居，岂宜任等辈？”罢之。朝廷欲论陈希烈等死，晋卿曰：“陛下得张通儒、安守忠、孙孝哲等，何以加罪？”帝不从。俄而史思明乱，持是以诱众。尝自为父碑文，有鹊巢碑上，贼入上党，焚荡略尽，而苗氏松檟独无伤。大历七年，配享肃宗庙廷。

十子：发、丕、坚、粲、垂、向、吕、稷、望、咸。

粲，德宗时官至郎中，陆贽欲进粲官，帝不许，曰：“晋卿往摄政，有不臣之言。又名其子，皆与帝王同，粲等宜与外官。”贽奏：“王者爵人必于朝，刑人必于市，言与众共之。奖而不言其善，斯谓曲贷；罚而不书其恶，斯谓中伤。曲贷，则授受不明，而私幸之门启；中伤，则枉直无辨，而谗间之道行。可不慎哉！若陛下以晋卿奸邪，粲等应坐，则当公议其罪；若知见诬，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。且晋卿起文儒，致位台辅，谦柔敦厚，为三朝所推，安肯为族灭计？虽甚狂险犹不为之，况老臣乎？”帝然之，而粲官终不显。

裴冕，字章甫，河中河东人，本冠族仕家，以廕再调渭南尉。王鉷为京畿采访使，表署判官，历殿中侍御史。冕少学术，然明锐，果于事，众呈称职，鉷共雅任之。及鉷得罪，有诏廷辨，冕位甚下，而抗言其诬。鉷死，李林甫方用事，僚属惧，皆引去，独冕为敛葬，由是浸知名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辟行军司马。

玄宗入蜀，诏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，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。初，冕在河西，方召还，而道遇太子平凉，遂从至灵武，与杜鸿渐、崔漪同辞进曰：“主上厌于勤，且南狩蜀，

宗社神器，要须有归。今天意人事，属在殿下，宜正位号。有如逡巡，失亿兆心，则大事去矣。”太子曰：“我平寇逆，奉迎乘輿还京师，退居凉貳，以侍膳左右，岂不乐哉！公等何言之过！”对曰：“殿下居东宫二十年，今多难启圣，以安社稷，而所从将士皆关辅人，日夜思归，大众一骚，不可复集，不如因而抚之，以就大功。臣等昧死请。”太子固让，凡五请，卒见听。太子即位，进冕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乃建言卖官、度僧道士，收货济军兴。时取偿既贱，众不为宜。

肃宗至凤翔，罢冕政事，拜尚书右仆射。两京平，封冀国公，实封五百户，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复为右仆射，待制集贤院。俄充山陵使。于是，中书舍人刘烜为李辅国所昵，冕表为判官。烜抵法，坐降施州刺史，徙澧州。

大历中，郭子仪言于代宗曰：“冕首佐先帝，驰驱灵武，有社稷勋，程元振忌其贤，遂加诬构，海内冤之。陛下宜还冕于朝，复俾辅相，必能致治成化。”时元载秉政，冕早所甄引，载德之，又贪其衰瘵，且下己，遂拜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入见，拜不能兴，载自扶之，代为赞谢。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帅、东都留守。不逾月卒，有诏赠太尉。

冕以忠勤自将，然不知宰相大体。性豪侈，既素贵，舆服饮食皆光丽珍丰，枥马直数百金者常十数，每广会宾客，不能名其饌，自制巾子工甚，人争效之，号“仆射巾”。领使既众，吏白俸簿月二千缗，冕顾视，喜见颜间，世訾其嗜利云。始，肃宗庙惟苗晋卿配享，冕卒后二十馀年，有苏正元者奏言：“肃宗为元帅时，师才一旅，冕于草创中，甄大义以劝进，收募骁勇几十馀万。既逾月，房琯来；又一年，而晋卿至。今晋卿从祀，而冕乃不与。”有诏冕配享肃宗庙。

裴遵庆，字少良，绛州闻喜人。幼强学，该综图传，外晦

内明，不干当世。年既长，始以仕家推廕为兴宁陵丞，调大理丞。边将萧克济督役苛暴，役者有丑言，有司以大逆论，遵庆曰：“财不足聚人，力不足加众，焉能反？”由是全救数十族。频擢吏部员外郎，判南曹。天宝时，选者岁万计，遵庆性强敏，视簿牒，详而不苛，世称吏事第一。肃宗时，为吏部侍郎。萧华辅政，屡荐之，拜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代宗初，仆固怀恩反，帝以遵庆忠厚大臣，故奉诏宣慰，怀恩听命将入朝，既而为其将范志诚沮止。时帝在陕，遵庆脱身赴行在。帝还，迁太子少傅。罢为集贤院待制，改吏部尚书，以尚书右仆射复知选事，朝廷优其老，听就第注官，时以为荣。

尝有族子病狂易，告以谋反，帝识其谬，置不问。性惇正，老而弥谨。每荐贤，有来谢者，以为耻。谏而见从，即内益畏。虽亲近，但记其削稿疏数，而莫知所言。大历十年薨，年九十馀。初为郎时，著《王政记》，述今古治体，识者知其有公辅器云。子向。

向字素仁，以廕得调。建中初，李纾为同州刺史，奏署判官。李怀光叛河中，使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，纾奔奉天，而向领州务。贵先胁吏督役，不及期，将斩以徇，民皆骇散，向独诣贵先垒开谕之，贵先乃降。同州不陷，向力也。累为栎阳、渭南令，奏课皆第一，擢户部员外郎。德宗末，方镇之副，多自选于朝，以待有变，次授之，故向以选为太原少尹、行军司马，历陕虢观察使，以吏部尚书致仕。向能以学行持门户，内外亲属百馀口，禄俸必均，世称其孝睦。卒年八十，赠太子少保。

子寅，官累御史大夫。寅子枢。枢字纪圣，咸通中，第进士。杜审权镇河中，奏署幕府，再迁蓝田尉。宰相王鐸知之，遂直弘文馆。鐸罢，枢久不调。从僖宗入蜀，擢殿中侍御史。

中和初，鐸为都统，表署郑滑掌书记。龙纪初，进给事中，改京兆尹。与孔纬厚善，纬以罪贬，故枢改右庶子，出为歙州刺史。迁右散骑常侍，为汴州宣谕使。

枢素与硃全忠相结纳，故全忠听命，修贡献不绝。昭宗悦，迁兵部侍郎。时崔胤亦倚全忠专朝柄，因与枢善。俄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帝在凤翔，贬胤官，枢亦罢为工部尚书。已还宫，拜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同平章事。出为清海节度使。全忠言枢有经世才，不宜弃外，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累进右仆射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哀帝嗣位，柳璨方用事，全忠以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，枢以为廷范勋臣，自宜任方镇，何用为卿，恐非王意，持不下。全忠怒谓宾佐曰：“吾常器枢不浮薄，今乃尔。”璨闻，即罢枢政事，拜左仆射。俄贬登州刺史，又贬泷州司户参军。至滑州，全忠遣人杀之白马驿，投尸于河，年六十五。初，全忠佐吏李振曰：“此等自谓清流，宜投诸河，永为浊流。”全忠笑而许之。

吕諲，河中河东人。少力于学，志行整饬。孤贫不自业，里人程氏财雄于乡，以女妻諲，亦以諲才不久困，厚分货贍济所欲，故称誉日广。开元末，入京师，第进士，调宁陵尉，采访使韦陟署为支使。哥舒翰节度河西，表支度判官。历太子通事舍人。性静慎，勤总吏职，诸僚或出游，諲独颓然据案，钩视簿最，翰益亲之。累兼殿中侍御史。翰败潼关，諲西趋灵武，由中人尉荐，肃宗才之，拜御史中丞，所陈事无不顺纳。从至凤翔，迁武部侍郎。

帝复两京，诏尽系群臣之污贼者，以御史中丞崔器、宪部侍郎韩择木、大理卿严向为三司使处其罪，又诏御史大夫李岷及諲领使。諲于权宜知大体不及岷，而援律傅经过之，当时惮其持法，然以岷故，多所平反。

乾元二年，九节度兵败，帝忧之。擢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知门下省，翌日，复以李岷、李揆、第五琦为宰相，而苗晋卿、王玙罢。会母丧解，三月复召知门下省事，兼判度支，还执政。累封须昌县伯，迁黄门侍郎。上元初，加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当赐门戟，或劝諲以凶服受吉赐不宜，諲释纓拜赐，人讥其失礼。

諲引妻之父楚宾为卫尉少卿，楚宾子震为郎官。中人马尚言者，素匿于諲，为人求官，諲奏为蓝田尉。事觉，帝怒，命敬羽穷治，杀尚言，以其肉赐从官，罢諲为太子宾客。数月，拜荆州长史、澧朗峡忠等五州节度使。諲始建请荆州置南都，诏可。于是更号江陵府，以諲为尹，置永平军万人，遏吴、蜀之冲，以湖南之岳、潭、郴、道、邵、连，黔中之涪凡七州，隶其道。初，荆州长史张惟一以衡州蛮酋陈希昂为司马，督家兵千人自防，惟一亲将牟遂金与相忤，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，惟一惧，斩其首以谢，悉以遂金兵属之，乃退，自是政一出希昂，后入朝，迁常州刺史，过江陵入谒，諲伏甲击杀之，诛党偶数十人，积尸府门，内外震服。

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辅国，擢谏议大夫，置军邵、道二州间，以泰芝总之，纳群蛮金，赏以绯紫，出褚中诏书赐衣示之，群蛮怵于赏，而财不足，更为剽掠，吏不敢制。潭州刺史庞承鼎疾其奸，因泰芝过潭，缚付吏，劾赃钜万，得左道讖记，并奏之。辅国矫追泰芝还京，既召见，反譖承鼎陷不辜，诏諲按罪。諲使判官严郢具狱，暴泰芝恶。帝不省，赐承鼎死，流郢建州。后泰芝终以赃徙死，承鼎追原其诬。

諲为治，不急细务，决大事刚果不挠。始在河西，悉知诸将能否，及为尹，奏取材者数十人总牙兵，故威惠两行。諲之相，与李揆不平，既斥，乃用善治闻。揆恐帝复用，即妄奏置军湖南非便，又阴遣人刺諲过失。諲上疏讼其事，帝怒，逐揆

出之，显条其罪。諲苦羸疾，卒，年五十一，赠吏部尚书。

諲在朝不称任职相，及为荆州，号令明，赋敛均一。其治尚威信，故军士用命，阖境无盗贼，民歌咏之。自至德以来，处方面数十人，諲最有名。荆人生构房祠，及歿，吏哀钱十万徙祠府西。始，諲知杜鸿渐、元载才，荐于朝，后皆为宰相。

永泰中，严郢以故吏请谥有司，博士独孤及谥曰“肃”，郢以故事宰相谥皆二名，请益曰“忠肃”。及执奏，谓：“谥在义美恶，不在多名。文王伐崇，周公杀三监、淮夷，重耳一战而霸，而谥曰文。冀缺之恪，宁俞之忠，随会不忘其君，而谥曰武。故知称其大、略其细也。且二名谥，非古也。汉兴，萧何、张良、霍去病、霍光以文武大略，佐汉致太平，一名不尽其善，乃有文终、文成、景桓、宣成之谥。唐兴，参用汉制，魏徵以王道佐时近‘文’，爱君忘身近‘贞’，二者并优，废一莫可，故曰文贞。萧瑀端直近‘贞’，性多猜近‘褊’，言‘褊’则失‘贞’，称‘贞’则遗‘褊’，故曰贞褊。盖有为为之也。若迹无异称，则易以一字。故杜如晦曰成，封德彝曰明，王珪曰懿，陈叔达曰忠，温彦博曰恭，岑文本曰宪，韦世源曰昭，皆当时赫赫居宰相位者，谥不过一名。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，固所未闻。宜如前谥。”遂不改。

赞曰：孔子称才难。然人之才有限，不得皆善。观圆之锐，而失守出奔；晋卿雅厚，而少风采臧否；冕明强，嗜利不知大体；諲辅政，功名不及治郡。然各以所长显于时。故圣人使人也器之，不穷所不能而后为治也。遵庆寡疵，中人之贤与。

卷第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六十六

崔邓魏卫李韩卢高

崔光远，系出博陵，后徙灵昌。祖敬嗣，嗜酒搏博。中宗在房州，吏多肆慢不为礼，敬嗣为刺史，独尽诚推奉，储给丰衍，帝德之。及反正，有与敬嗣同姓名者，每拟官，帝辄超拜，后召见，悟非是。访真敬嗣，已死，即授其子汪五品官。汪生光远，勇决任气，长六尺，瞳子白黑分明。开元末，为唐安令，与杨国忠善，累迁京兆少尹，为吐蕃吊祭使，还，会玄宗西狩，诏留光远为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、采访使。乘舆已出，都人乱，火左藏大盈库，争辇财珍，至乘驴入宫殿者。光远乃募官摄府、县，谁何宫阙，斩十数人，乃定。因伪使其子东见禄山，而禄山先署张休为京兆尹，由是追休，授光远故官。俄而同罗背贼，以厩马二千出奔，贼将孙孝哲、安神威招之不得，神威忧死，官吏惊走，狱囚皆逸。光远以为贼且走，命人守神威、孝哲等第，斩曳落河二人。孝哲驰白禄山，光远惧，与长安令苏震出开远门，使人奔呼曰：“尹巡门！”门兵具器仗迎谒，至，皆斩之，募得百余人，遂趋灵武。肃宗嘉之，擢拜御史大夫，复为京兆尹，遣到渭北募侨民。会贼党剽泾阳，休祠房，椎牛呼饮。光远刺知之，率兵夜趋其所，使百骑彀满狙其前，命骁士合噪。贼醉，不能师，斩其徒二千，得马千馀，俘一酋长以献。自是，贼常避其锋。扈帝还，改礼部尚书、鄴国公，封实户三百。

乾元元年，繇汴州刺史代萧华为魏州节度使。初，郭子仪与贼战汲郡，光远率汴师千人援之，不甚力。及守魏，使将军李处崟拒贼，子仪不救，战不胜，奔还，贼因傅城下詭呼曰：“处崟召我而不出，何也？”光远信之，斩处崟。处崟善战，众倚以为重，及死，人益危。魏城经袁知泰、能元皓等完筑，牢甚，光远不能守，夜溃围出，奔京师。帝赦其罪，拜太子少保。会襄州将康楚元、张嘉延反，陷荆、襄诸州，因拜持节荆、襄招讨，充山南东道兵马都使。又徙凤翔尹。先是，岐、陇贼郭愔等掠州县，峙五堡，光远至，遣官喻降之。既而沉饮不亲事，愔等阴约党项及奴刺、突厥，败韦伦于秦、陇，杀监军使。帝怒光远无状，召还。复使节度剑南。会段子璋反东川，李奂败走成都，光远进讨平之。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，至断腕取金者，夷杀数千人。帝诏监军按其罪，以忧卒。

邓景山，曹州人。本以文吏进，累至监察御史。至德初，擢拜青齐节度使，徙淮南。为政简肃。有鼃集城门，邓班语景山曰：“介物也。失所次，金不从革之象。其有兵乎？”未几，宋州刺史刘殿反。初，展有异志，淮西节度使王仲昇表其状，诏迁扬州长史兼江淮都统，密诏景山执送京师。展知之，拥兵二万度淮。景山逆击不胜，奔寿州，因引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讨展。神功兵至扬州，大掠居人，发冢墓，大食、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。展叛凡三月平，追景山入朝，拜尚书左丞，以崔圆代之。

王思礼在太原，储廩赢衍，请输半以实京师。会卒，管崇嗣代之，政弛不治，数月，为下盗费略尽。帝闻，即以景山为太原尹，封南阳郡公。至则振核纪纲，检覆干隐，众大惧。而景山清约，子弟饌不过草具，用器止乌漆，待上宾惟豚、鱼而已，取仓粟红腐者食之，兼给麾下，麾下怨讟。左右白景山，

景山曰：“此不食，留将安用邪？”因慢骂，士皆羞忿。有裨校抵死，诸将请赎，不许；其弟请代，不许；请纳一马赎，景山乃许减死。众怒曰：“吾属命才一马直乎？”景山护失，叱遣之。少将黄抱节因众怒作乱，景山遇害，时宝应元年也。肃宗以其统驭失方，不复究验，遣使喻抚其军，军中请辛云京为节度，诏可。景山与刘晏善，其后家寒窳，晏屡经纪之，嫁其孤女。谥曰敬。

崔瓘，博陵人，以士行修谨闻。累官至澧州刺史，不为烦苛，人便安之，流亡还归，居二年，增户数万。诏特进五阶，以宠异政。大历中，迁湖南观察使，时将吏习宽弛，不奉法，瓘稍以礼法绳裁之，下多怨。别将臧玠、判官达奚覲忿争，覲曰：“今幸无事。”玠曰：“欲有事邪？”拂衣去，是夜以兵杀覲。瓘闻难，惶惧走，遇害，帝悼惜之。

魏少游，字少游，邢州钜鹿人，以吏干称。天宝末，累迁朔方水陆转运副使。肃宗幸灵武，杜鸿渐等奉迎，而留少游缮治宫室。少游大为殿宇幄帘，皆象宫阙，诸王、公主悉有次舍，供拟穷水陆。又有千馀骑，铠帑光鲜，振旅以入。帝见宫殿，不悦曰：“我至此欲就大事，安用是为？”稍命去之。除左司郎中。两京平，封钜鹿县侯，迁陕州刺史。王师溃于鄴，河、洛震骇，少游镇守自若。擢京兆尹。李辅国以其不附己，改卫尉卿。会率群臣马助军，少游与汉中王瑀持异，帝怒，贬渠州长史。复为京兆尹，始请：“中书门下省五品、尚书省四品、诸司正员三品、诸王、驸马期以上亲及婿若甥，不得任京兆官。”诏可。大历二年，为江西观察使，进刑部尚书，改封赵国公。六年卒，赠太子太师。

少游四为京兆，虽无赫赫名，然善任人，缘饰规检，有足称者。

卫伯玉，史失其何所人。少习武技，为有力。天宝中，从安西府，积劳至员外诸卫将军。肃宗即位，慨然愿立功，乃归长安，领神策兵马使，出镇陕州行营。乾元二年，贼将李归仁以骑五千入寇，伯玉与战强子坂，破之，获马六百匹。迁羽林大将军，徙四镇、北庭行营节度使，俄为神策军节度。史思明遣子朝义夜袭陕，将动京师，伯玉迎击，破之于永宁。加特进，封河东郡公。广德元年，代宗幸陕，以伯玉有干略，可方面大事，乃拜荆南节度使，进封城阳郡王。大历初，以母忧当代，讽将吏留己，复诏节度荆南，议者丑其留。十一年，归京师。卒。

李澄，辽东襄平人，隋蒲山公宽之远胄。以勇剽隶江淮都统李恒府为偏将。又从永平节度李勉军，勉帅汴，表澄滑州刺史。李希烈陷汴，勉走，澄以城降贼，希烈以为尚书令，节度永平军。兴元元年，澄遣卢融间道奉表诣行在。德宗嘉之，署帛诏内蜜丸，授澄刑部尚书、汴滑节度使，澄未即宣，乃行勒训士马。希烈疑，以养子六百戍之。贼急攻宁陵，邀澄至石柱，澄密令焚营为惊遁者，养子辈果乘以剽掠，澄尽斩之，以告，希烈不能诘。贼遣将翟崇晖率精兵寇陈州，未还，汴军寡，澄度不能制己，又中官薛盈珍持节至，封澄武威郡王，赐实封，乃燔贼旗节自归。希烈既失澄，而崇晖复败，由是奔汝南。

澄引兵将取汴，屯其北门不敢进，及刘洽师屯东门，贼将田怀珍纳之。比澄入，洽已保子城矣。澄乃舍浚仪，两军士日争忿，未能安。会郑州贼将孙液送款于澄，澄遣子清驰赴。先此，河阳李芄使偏将雍希颢攻郑，数残剽，液拒之。及纳清，希颢大怒，急攻郑。清助守，杀河阳兵数千，希颢焚阳武去，澄遂如郑。诏授清检校太子宾客，易名克宁。贞元初，迁澄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养成军节度使。二年卒，年五十四，赠司空。澄始封陇西公，后乃进王爵，每上章，必叠署二封，士大夫笑

其野。

澄之丧，克宁闕不发，阅旬日，欲自领事，其行军司马马铉不许，克宁杀之，墨经，加卒婴城，将为乱。刘洽以兵屯境上，遣使谕止，遂自戢，然道闭者半月。诏以贾耽代镇，克宁乃护丧归，悉索府中财夜出，军士从剽之殆尽，澄枢至京，犹赐克宁庄一区、钱千缗、粟麦数千石云。

韩全义，家素寒，史失其先世。兴卒伍，以巧佞事宦者窦文场，擢累长武城使，进拜夏绥银宥节度使，诏以长武兵赴之。全义素懦贪，无纪律，为下靳狎。诏未下，军中遍知之，谋曰：“夏州沙碛，无树藿生业，不可往。”是夜，噪而乱，全义绐以逸，杀其亲将王栖岩、赵虔曜等，军虞候高崇文诛乱首，众乃定，全义得赴屯。

吴少诚以蔡拒命，诏合十七镇兵讨之。时军无帅统，惟以奄竖监之，遂败于小湫。德宗以文场素为全义地，因用为淮西行营招讨使，以陈许节度使上官丕兑副之，诸镇兵皆属。全义无它方略，号令悉禀监军，每议攻战，宦竖十数纷争帐中，小人好自异，互诋訾不能决。贼知之，数请战。遇贼广利城，方暑，地沮洳，士皆病疠，全义未尝存之。既战，师皆溃，退保五楼，贼移屯逼之，乃与监军贾英秀等保湫水，不能固，又入屯陈州。是时，唯陈许将孟元阳、神策将苏光荣守湫水，全义诱潞、滑州数大将杀之，然卒不振。宦人共掩其败，帝不知。少诚度无能为，即谩书谢监军，求洗前咎。帝下其议，宰相贾耽以为五楼之败，贼不追者，以冀恩耳，请纳其诚。帝然之。

全义班师，过阙下，托疾不入谒。司马崔放见帝，谢无功。帝曰：“全义诱少诚归国，功大矣！何必杀敌乃为功邪？”还屯夏州，中人即第宴赉，然卒不见天子去。时恨帝失政，使奸

人得肆云。宪宗在籓，疾之，既嗣位，全义大惧，愿入覲，不复用，以太子少保致仕卒。其子献女乐八人，帝不纳，曰：“我方以俭治天下，恶用是为？”

卢从史，其先在元魏时为盛族，后徙籍不常。父虔，好学，由进士第历御史、秘书监。从史少好骑射，游泽、潞间，节度使李长荣署为督将。贞元后，蕃臣缺，德宗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。从史在潞，奸猾得士心，又善附迎中人，会长荣卒，即擢拜昭义节度副大使。既得志，浸恣不道，至夺部将妻，而能辩给粉泽其非。府属孔戡等屡以直语争刺，初唯唯，后益不从，皆引去。元和中，丁父丧未官，从史即献计诛王承宗，阴向帝旨，繇是夺服，复领泽、潞。因诏讨贼，而勒兵逗留，阴与承宗交，得其密号授军中，又高牟粟直以售度支。既上书求兼宰相，且诬诸军与贼通，兵未可进。宪宗患之。

初，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与对垒，从史时过其营饮博，承璀多出宝带、奇玩夸之。从史资沓猥，所玩悦必遗焉。从史喜，益狎不疑。帝用裴垍谋，敕承璀图之。承璀伏壮士幕下，伺其来与语，士突起猝持出帐后，缚内车中。从者惊乱，斩数十人，谕以密诏，而大将乌重胤素忠果，部勒其众，乃定。会夜，疾驱，未明出境，道路无知者。于是五年夏四月，有诏慰其军，疏从史罪恶，贬驩州司马，赐死。子继宗等并徙岭南。

高霞寓，幽州范阳人。其先五代不异居，孝闻里闾。德宗初，采访使洪经纶言之，诏表阙于门。霞寓能读《春秋》及兵法，颇以感慨自尚，狡谲多变。往见长武城使高崇文，崇文异其才，檄任军职。从击刘辟，战辄克，下鹿头城，降李文悦、仇良辅等，追战七盘城有功，禽辟于羊灌。擢拜彭州刺史。俄代崇文为长武城使，封感义郡王。

元和中，以左威卫将军随吐突承璀讨王承宗，诸将多覆军，

独霞寓有功，诏藏所获铠仗于神策库以旌之。承璀已执卢从史，其军相惊，乃遣霞寓谕之，麾而大呼曰：“元恶缚矣，公等宜自安！”即脱铠揖而前，众遂定，欲留为帅，霞寓间道去。拜丰州刺史、三城都团练防御使。

讨吴元济也，析山南东道为两镇，以霞寓宿将，拜唐邓隋节度使，遏贼南冲。霞寓虽悍，而寡谋，统制尤非所善，始引兵趋萧陂，战小胜，进至文城栅，贼伪北，逐之，为伏所掩，遂大败，才以身免。诒贬归州刺史。乃厚赂权宦，召为右卫大将军，拜振武节度使。会吐蕃攻盐、丰二州，霞寓以兵五千屯拂云堆，虏引去。浚金河，溉鹵地数千顷。改左武卫大将军，又节度邠宁，位检校司徒。宝历中，疽发首，不能事，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召，卒于道，赠太保。

霞寓位既高，言多不逊，帝欲罢其兵，益自忧，乃上私第为佛祠，请署曰“怀恩”，以塞帝疑。俄又詔侮僚属，作慢语斥讪大臣，其反覆自任类此。

卷第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六十七

李杨崔柳韦路

李麟，裔出懿祖，于属最疏。父濬，历润、虢、潞三州刺史，以诚信号良吏。开元中，终剑南节度按察使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诚。

麟好学，善文辞。以父廕补京兆府户曹参军，举宗室异能，转殿中侍御史。累擢兵部侍郎，与杨国忠同列，国忠怙权，疾之，改权礼部贡举。国忠迁，麟复本官。改国子祭酒。出为河东太守，有清政。安禄山反，朝廷以麟儒者，非御侮才，还为祭酒，封渭源县男。玄宗入蜀，麟走见帝，再迁宪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宰相韦见素、房琯、崔涣、崔圆踵赴肃宗行在，独麟以宗室子留总百司。上皇还京，进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褒国公。张皇后挟李辅国浸桡政，苗晋卿、崔圆等畏其权，皆附离取安，独麟守正不阿顺，辅国忌恚。乾元初，罢为太子少傅。明年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曰德。

杨绾，字公权，华州华阴人。祖温玉，在武后时为显官。世以儒闻。绾少孤，家素贫，事母谨甚。性沈靖，独处一室，左右图史，凝尘满席，澹如也。不好立名，有所论著，未始示人。第进士，补太子正字。举词藻宏丽科，玄宗已试，又加诗、赋各一篇，绾为冠，由是擢右拾遗。制举加诗、赋，繇绾始。天宝乱，肃宗即位，绾脱身见行朝，拜起居舍人，知制诰。累

迁中书舍人，兼修国史。故事，舍人年久者为阁老，其公廨杂料独取五之四。至绾，悉均给之。历礼部侍郎，建复古孝廉、力田等科，天下高其议。俄迁吏部，品裁清允，人服其公。是时，元载秉政，忌绾望高，疏薄之。宦者鱼朝恩判国子监，既诛，因是建言太学当得天下名儒汰其选，即拜绾国子祭酒，外示尊重，而实以散地处之。载日贪冒，天下士议益归绾，帝亦知之，自擢为太常卿，充礼仪使。载得罪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修国史。制下，士相贺于朝，绾固让，帝不许。

时诸州悉带团练使，绾奏：“刺史自有持节诸军事以掌军旅；司马，古司武，所以副军，即今副使；司兵参军，即今团练判官。官号重复，可罢天下团练、守捉使。”诏可。又减诸道观察判官员之半。复言：“旧制，刺史被代若别追，皆降鱼书，乃得去。开元时，置诸道采访使，得专停刺史，威柄外移，渐不可久。其刺史不称职若赃负，本道使具条以闻，不得擅追及停，而刺史亦不得辄去州诣使所。如其故阙，使司无署摄，听上佐代领。”帝善其谋，于是高选州上佐，定上、中、下州，差置兵员，诏郎官、御史分道巡覆。又定府、州官月禀，使优狭相均。始，天下兵兴，从权宜，官品同而禄例差。及四方粗定，元载、王缙当国，偷以为利，因不改，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缗，而山剑贫险，虽上州刺史止数十缗。及此始复太平旧制。

绾素痼疾，居旬日浸剧，有诏就中书疗治，每对延英殿，许挟扶。于时厘补穿敝，唯绾是恃。未几薨，帝惊悼，诏群臣曰：“天不使朕致太平，何夺绾之速邪？”即日诏赠司徒，遣使者册授，欲及其未敛也。诏百官如第吊，遣使会吊，赠绢千匹、布三百匹。太常谥曰文贞，比部郎中苏端，俭人也，持异议，宰相常袞阴助之，帝以其言丑险不实，贬端巴州员外司马，犹赐谥曰文简。

绌俭约，未尝问生事，禄禀分姻旧，随多寡辄尽。造之者，清谈终晷，而不及荣利，欲干以私，闻其言，必内愧止。经诰微趣，学家疑晦者，一见既诣其极。始辅政，御史中丞崔宽本豪侈，城南别墅池观堂皇，为当时第一，即日遣人毁之；京兆尹黎干，出入从驺驭百数，省损才留十馀骑；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，方大会，除书至，音乐散五之四；它闻风靡然自化者，不可胜纪。世以比杨震、山涛、谢安云。

崔祐甫，字贻孙，太子宾客孝公沔之子也。世以礼法为闻家。第进士，调寿安尉。安禄山陷洛阳，祐甫冒矢石入私庙，负木主以逃。自起居舍人累迁中书舍人。性刚直，遇事不回。时侍郎闕，祐甫摄省事，数与宰相常袞争议不平。袞怒，使知吏部选，每拟官，袞辄驳异，祐甫不为下。会硃泚军中猫鼠同乳，表其瑞，诏示袞，袞率群臣贺，祐甫独曰：“可吊不可贺。‘诏使问状，对曰：‘臣闻《礼》：‘迎猫，为其食田鼠。’以其为人去害，虽细必录。今猫受畜于人，不能食鼠而反乳之，无乃失其性邪？猫职不修，其应若曰法吏有不触邪，疆吏有不捍敌。臣愚以为当命有司察贪吏，诫边候，勤徼巡，则猫能致功，鼠不为害。’”代宗异其言，袞益不喜。

帝崩，袞与礼官议：“礼，为君斩袞三年。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。我太宗文皇帝崩，遗诏亦三十六日，群臣不忍，既葬而除，略尽四月。高宗如汉故事。玄宗以来，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。乃者，遗诏虽曰‘天下吏民，三日释服’，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。”祐甫曰：“遗诏无臣、庶人之别，是皇帝宜二十七日，而群臣三日也。”袞曰：“贺循称，吏者，官长所署，非公卿百官也。”祐甫对：“《传》曰‘委之三吏’，乃三公也。史称循吏、良吏，岂胥吏欤？”袞曰：“礼非天降地出，人情而已。且公卿在臣膺受宠禄，今与黔首同，信宿而除，

于公安乎？”祐甫曰：“若遗诏何？诏而可改，孰不可改？”意象殊厉。袞方入临，遣从吏扶立殿墀上，祐甫指之谓众曰：“臣哭君前，有扶礼乎？”袞不胜怒，乃劾祐甫率情变礼，挠国典，请贬潮州刺史。德宗以为重，改河南少尹。始肃宗时，天下务剧，宰相更直掌事，若休沐还第，非大诏命，不待遍晓，则听直者代署以闻。是时郭子仪、硃泚俱以平章事当署敕尾，而不行宰相事。帝新即位，袞如故事代署。子仪、泚入，言祐甫不宜贬，帝曰：“卿向何所言？今云非邪？”二人对初不知。帝怒，以袞为罔上。是日，群臣直经立月华门外，即两换职，以袞河南少尹，而拜祐甫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俄改中书侍郎。

自至德、乾元以来，天下战讨，启丐填委，故官赏繆紊。永泰后，稍稍平定，而元载用事，非贿谢不与官，划塞公路，纲纪大坏。载诛，杨绾相，未几卒。袞当国，惩其敝，凡奏请一杜绝之，惟文辞入第乃得进，然无所甄异，贤愚同滞焉。及祐甫，则荐举惟其人，不自疑畏，推至公以行，未逾年，除吏几八百员，莫不谐允。帝尝谓曰：“人言卿拟官多亲旧，何邪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令臣进拟庶官，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，如不与闻知，何由得其实？”帝以为然。神策军使王驾鹤者，典卫兵久，权震中外，帝将代之，惧其变，以问祐甫，祐甫曰：“是无足虑。”即召驾鹤留语移时，而代者已入军中矣。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断，表献钱三十万缗，以观朝廷。帝意其诈，未能答。祐甫曰：“正己诚诈，陛下不如因遣使劳其军，以所献就赐将士。若正己奉承诏书，是陛下恩洽士心；若不用，彼自敛怨，军且乱。又使诸藩不以朝廷为重贿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正己惭服。时议者韪其谟谋，谓可复贞观、开元之治。

是岁被疾，诏肩舆至中书，卧而承旨，若还第，即遣使咨决。薨，年六十，赠太傅，谥曰文贞。故事，门下侍郎未有赠

三师者，帝以其有大臣节，特宠异之。硃泚乱，祐甫妻王陷贼中，泚尝与祐甫同列，遗以缯帛菽粟，受而緘鏹之，帝还京，具封以献，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。

子植嗣。植字公修，祐甫弟庐江令婴甫子也。祐甫病，谓妻曰：“吾歿，当以庐江次子主吾祀。”及卒，护丧者以闻，帝恻然，召植，使即丧次终服。补弘文生。博通经史，于《易》尤邃。与郑覃同时为补阙，皆贤宰相后，每朝廷有得失，两人者更疏论执，誉望蔚然。

元和中，为给事中。时皇甫镈判度支，建言减百官奉禀，植封还诏书。镈又请天下所纳盐酒利增估者，以新准旧，一切追偿。植奏言：“用兵久，百姓凋罄，往虽估逾其实，今不可复收。”于是议者咸罪镈，镈惧而止。

长庆初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穆宗问：“贞观、开元中治道最盛，何致而然？”植曰：“太宗资上圣，兴民间，知百姓疾苦，故厉精思治，又以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、王珪为之佐，君明臣忠，圣贤相维，治致升平，固其宜也。玄宗在天后时，身践忧患，既即位，得姚崇、宋璟，此二人蚤夜孜孜，纳君于道。珪尝手写《尚书》《无逸》，为图以献，劝帝出入观省以自戒。其后朽暗，乃代以山水图，稍怠于勤，左右不复箴规，奸臣日用事，以至于败。昔德宗尝问先臣祐甫开元、天宝事，先臣具道治乱所以然，臣在童鹄，记其说。今愿陛下以《无逸》为元龟，则天下幸甚。”他日又问：“司马迁言汉文帝惜十家产而罢露台，身衣弋绋，履革舄，集上书囊为殿帷，信乎？何太俭邪？”植曰：“良史非儿言。汉承秦侈纵之余，海内凋窳，文帝从代来，知稼穡艰难，是以躬履俭约，为天下守财。景帝遵而不改，故家给户足。至武帝时，钱朽贯，谷红腐，乃能出师征伐，威动四方；然侈靡不节，末年户口减半，税及舟车，人不聊，乃下哀痛诏，封丞相为富人侯。然则帝王

不可以不示俭而天下足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善，患行之为难耳！”时朝廷悉收河朔三镇，而刘总又以幽、蓟七州献诸朝，且惧部将构乱，乃先籍豪锐不检者送京师，而硃克融在籍中。植与杜元颖不知兵，谓蕃镇且平，不复料天下安危事，而克融等羁旅塞蹊，愿得官自效，日诉于前，皆抑不与。及遣张弘靖赴镇，纵克融等北还，不数月，克融乱，复失河朔矣。天下尤之，植内惭。罢为刑部尚书，旋授岳鄂观察使。未几，迁岭南节度使，还拜户部尚书。终华州刺史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倭，字德长，祐甫从子也。性介洁，矜己之清，视赃负者若雠。以苏州刺史奏课第一，迁湖南观察使。湖南旧法，虽丰年，贸易不出境，邻部灾荒不恤也。倭至，谓属吏曰：“此岂人情乎？无闭余以重困民。”削其禁，自是商贾流通，货物益饶。入为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时田弘正徙镇州，以魏兵二千行。既至，留自卫，请度支給岁粮，穆宗下其议，倭固执不与，弘正不得已，遣魏卒。俄而镇兵乱，弘正遇害，倭之为也。时天子失德，倭党与盛，有司不敢名其罪。出为凤翔节度使。逾年，徙河南尹。以户部尚书致仕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曰肃。

赞曰：植辅政，当有为之时，无经国才，履危防浅，机不知其溃而发也，手弛槛纆，纵虎狼焉，一日而亡地数千里，为天下笑；倭吝财资贼。又皆幸不诛。天以河北乱唐，故君臣不肖，勃缪其谋，惜哉！

柳浑，字夷旷，一字惟深，本名载，梁仆射憺六世孙，后籍襄州。早孤，方十馀岁，有巫告曰：“儿相夭且贱，为浮屠道可缓死。”诸父欲从其言，浑曰：“去圣教，为异术，不若速死。”学愈笃，与游者皆有名士。天宝初，擢进士第，调单父尉，累除衢州司马。弃官隐武宁山。召拜监察御史，台僚以

仪矩相绳，而浑放旷不乐检局，乃求外职。宰相惜其才，留为左补阙。大历初，江西魏少游表为判官。州僧有夜饮火其庐者，归罪瘖奴，军候受财不诘，狱具，浑与其僚崔祐甫白奴冤，少游趣讯僧，僧首伏，因厚谢二人。路嗣恭代少游，浑迁团练副使。俄为袁州刺史。祐甫辅政，荐为谏议大夫、浙江东西黜陟使。入为尚书右丞。硃泚乱，浑匿终南山。贼素闻其名，以宰相召，执其子榜笞之，搜索所在。浑羸服步至奉天，改右散骑常侍。贼平，奏言：“臣名向为贼污，且‘载’于文从戈，非偃武所宜。”乃更今名。

贞元元年，迁兵部侍郎，封宜城县伯。李希烈据淮、蔡，关播用李元平守汝州，浑曰：“是夫衔玉而贾石者也。往必见禽，何贼之攘？”既而果为贼缚。三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判门下省。帝尝亲择吏宰畿邑，而政有状，召宰相语，皆贺帝得人，浑独不贺，曰：“此特京兆尹职耳。陛下当择臣辈以辅圣德，臣当选京兆尹承大化，尹当求令长亲细事。代尹择令，非陛下所宜。”帝然之。玉工为帝作带，误毁一跨，工不敢闻，私市它玉足之。及献，帝识不类，撻之，工人伏罪。帝怒其欺，诏京兆府论死，浑曰：“陛下遽杀之则已，若委有司，须详讞乃可。于法，误伤乘舆器服，罪当杖，请论如律。”“由是工不死。左丞田季羔从子伯强请卖私第募兵助讨吐蕃，浑曰：“季羔，先朝号名臣，由祖以来世孝谨，表阙于门，随时旧第，惟田一族耳。讨贼自有国计，岂容不肖子毁门构，徼一时幸，损风教哉！请薄责以示惩沮！”帝嘉纳。

韩滉自浙西入朝，帝虚己待之，奏事或日晏，他相取充位，滉遂省中掬吏自若。浑虽为滉所引，恶其专，质让曰：“省闕非刑人地，而掬吏至死。公家先相国以狷察，不满岁辄罢，今公柰何蹈前非，颞立威福？岂尊主卑臣义邪？”滉悔悟，稍褫

其威。白志贞除浙西观察使，浑奏：“志贞兴小吏，纵嘉其才，不当超剧职。臣以死守，不敢奉诏。”会浑移疾出，即日诏付外施行。疾间，因乞骸骨，不许。门下吏白过官，浑愀然曰：“既委有司，而复挠之，岂贤者用心邪？士或千里辞家以干禄，小邑主办，岂虑不能？”是岁拟官，无退异者。

浑瑊与吐蕃会平凉，是日，帝语大臣以和戎息师之便。马燧贺曰：“今日已盟，可百年无虏患。”浑跪曰：“五帝无诰誓，三王无盟诅，盖盟诅之兴皆在季末。今盛明之朝，反以季末事行于夷狄。夫夷狄人面兽心，易以兵制，难以信结，臣窃忧之。”李晟继言曰：“蕃戎多不情，诚如浑言。”帝变色曰：“浑，儒生，未达边事，而大臣亦当尔邪？”皆顿首谢。夜半，邠宁节度使韩游瑰飞奏吐蕃劫盟，将校皆覆没。帝大惊，即以其表示浑。明日，慰之曰：“卿，儒士，乃知军戎万里情乎？”益礼异之。

宰相张延赏怙权，嫉浑守正，遣亲厚谓曰：“明公旧德，第慎言于朝，则位可久。”浑曰：“为吾谢张公，浑头可断，而舌不可禁。”卒为所挤，以右散骑常侍罢政事。浑警辩好谈谑，与人交，豁如也。情俭不营产利。免后数日，置酒召故人出游，酣肆乃还，旷然无黜免意。时李勉、卢翰皆以旧相阖门奉朝请，叹曰：“吾等视柳宜城，真拘俗之人哉！”五年卒，年七十五，谥曰贞。

浑母兄识，字方明，知名士也。工文章，与萧颖士、元德秀、刘迅相上下，而识练理创端，往往诣极，虽趣尚非博，然当时作者伏其简拔。浑亦善属文，但沉思不逮于识云。

韦处厚，字德载，京兆万年人。事继母以孝闻，亲歿，庐墓终丧。中进士第，又擢才识兼茂科，授集贤校书郎。举贤良方正异等，宰相裴垍引直史馆。改咸阳尉。

宪宗初，擢左补阙。礼部尚书李绛请问言：“古帝王以纳谏为圣，拒谏为昏。今不闻进规纳忠，何以知天下事？”帝曰：“韦处厚、路隋数上疏，其言忠切，顾卿未知尔。”由是中外推其靖密。历考功员外郎，坐与宰相韦贯之善，出开州刺史。以户部郎中入知制诰。

穆宗立，为翰林侍讲学士。处厚以帝冲怠不向学，即与路隋合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撮其粹要，题为《六经法言》二十篇上之，冀助省览。帝称善，并赐金币。再迁中书舍人。张平叔以言利得幸于帝，建言官自鬻盐，笼天下之财。宰相不能诘，下群臣议，处厚发十难诘其迂谬，平叔愧缩，遂寝。

敬宗初，李逢吉得柄，构李绅，逐为端州司马。其党刘栖楚等欲致绅必死，建言当徙丑地。处厚上言：“逢吉党与，以绅之斥犹有馀辜，人情危骇。《诗》云‘萋兮斐兮，成是贝锦。彼谮人者，亦已太甚’，‘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’。此古人疾谗之深也。孔子曰：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’按绅先朝旧臣，就令有过，尚当袞瑕洗衅，成无改之美，况被谗乎！建中时，山东之乱兴，宰相朋党，杨炎为元载复讎，卢杞为刘晏偿怨，兵连祸结，天下骚然。此陛下亲所闻见，得不深念哉！”绅繇是免。逢吉怒，至宝历三月赦书，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，以沮绅内徙。处厚复奏：“逢吉缘绅一人而使近岁流斥皆不蒙泽，非所以广恩于天下。”帝悟，追改其条。进翰林承旨学士、兵部侍郎。方天子荒暗，月视朝才三四。处厚入见，即自陈有罪，愿前死以谢。帝曰：“何哉？”对曰：“臣昔为谏官，不能死争，使先帝因畋与色而至不寿，于法应诛。然所以不死者，陛下在春宫，十有五矣。今皇子方襁褓，臣不敢避死亡之诛。”帝大感悟，赐锦彩以慰其意。王廷凑之乱，帝叹宰相不才，而

使奸臣跋扈，处厚曰：“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，乃当馈而叹，恨无萧、曹，此冯唐所以谓汉文帝有颇、牧不能用也。”

后禁中急变，文宗绥内难，犹豫未即下诏，处厚入，昌言曰：“《春秋》大义灭亲，内恶必书，以明逆顺；正名讨罪，何所避讳哉？”遂奉教班谕。是夕，号令及它仪矩不暇责有司，一出处厚，无违旧章者。进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灵昌郡公。堂史汤鉢数招权纳财赂，处厚笑曰：“此半滑涣也。”斥出之，相府肃然。初，贞元时宰相齐抗奏罢州别驾及当为别驾者引处之朝。元和后，两河用兵，裨将立功得补东宫王府官，殊紫绶并，授受不纲。处厚乃置六雄、十望、十紧等州，悉补别驾，由是流品澄别。帝虽自力机政，然骤信轻改，摇于浮论。处厚尝独对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不肖，使待罪宰相，凡所奏可，中辄变易。自上心出邪，乃示臣不信；得于横议邪，即臣何名执政？且裴度元勋旧德，辅四朝，谏易直长厚忠实，经事先帝，陛下所宜亲重委信之。臣乃陛下自擢，今言不见纳，宜先罢。”即趋下顿首，帝矍然曰：“何至是？卿之忠力，朕自知之，安可遽辞以重吾不德？”处厚趋出，帝复召问所欲言，乃对：“近君子，远小人，始可为治。”諄复数百言。又言：“裴度忠，可久任。”帝嘉纳之。自是无复横议者。时李同捷叛，诏诸军进讨。魏博史宪诚怀向背，裴度待以不疑。宪诚遣吏白事，处厚召语曰：“晋公以百口保尔帅于天子，我则不然，正须所为，以邦法从事耳。”宪诚惧，不敢贰，卒有功。李载义数破沧、镇兵，皆剗剔以献，处厚戒之，前后完活数百千人。大和二年，方奏事，暴疾，仆香案前，帝命中人翼扶之，舆还第，一昔薨，年五十六，赠司空。

处厚姿状如甚懦者，居家亦循易，至廷争，巖然不可回夺。刚于御史，百僚谒事，畏惕未尝敢及以私。推择官材，往往弃

瑕录善，时亦讥其太广。性嗜学，家书讎正至万卷。为拾遗时，撰《德宗实录》。后又与路隋共次《宪宗实录》，诏分日入直，创具凡例，未及成而终。本名淳，避宪宗讳，改今名。

路隋，字南式，其先出阳平。父泌，字安期，通《五经》，端亮寡言，以孝悌闻。建中末，为长安尉。德宗出奉天，弃妻子奔行在，扈狩梁州，排乱军以出，再中流矢，裂裳濡血。以策说浑瑊，召置幕府。东讨李怀光，奏署副元帅判官。从瑊会盟平凉，为虏所执，死焉。时隋婴孺，以恩授八品官。逮长，知父执虏中，日夜号泣，坐必西向，不食肉。母告以貌类泌者，终身不引镜。贞元末，吐蕃请和，隋三上疏宜许，不报。举明经，授润州参军事。李锜欲困辱之，使知市事，隋怡然坐肆，不为屈。韦夏卿高其节，辟置东都幕府。元和中，吐蕃款塞，隋五上疏请脩好，冀得泌还。诏可。遣祠部郎中徐复报聘，而泌以丧至，帝愍恻，赠绛州刺史，官为治丧。服除，擢隋左补阙、史馆脩撰，以鲠亮称。

穆宗立，与韦处厚并擢侍讲学士，再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每除制出，以金币来谢者，隋却之曰：“公事而当私贶邪？”进承旨学士，迁兵部侍郎。

文宗嗣位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监脩国史。初，韩愈撰《顺宗实录》，书禁中事为切直，宦竖不喜，訾其非实，帝诏隋刊正。隋建言：“卫尉卿周居巢、谏议大夫王彦威、给事中李固言、史官苏景胤皆上言改脩非是。夫史册者，褒劝所在，匹夫美恶尚不可诬，况人君乎？议者至引雋不疑、第五伦为比，以蔽聪明。臣宗闵、臣僧孺谓史官李汉、蒋系皆愈之婿，不可参撰，俾臣得下笔。臣谓不然。且愈所书已非自出，元和以来，相循逮今。虽汉等以嫌，无害公谊。请条示甚谬误者，付史官刊定。”有诏撻贞元、永贞间数事为失实，馀不复改，

汉等亦不罢。进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。久之，辞疾，不听，册拜太子太师。明年，李德裕贬袁州长史，不署奏，为郑注所忌，乃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镇海节度使。道病卒，年六十。赠太保，谥曰贞。

赞曰：绾以德服人，而人自化，可谓贤矣。其论议浑大，虽古王佐无以加。祐甫发正己隐情，浑策吐蕃必叛，伐谋知几，君子哉！处厚事穆、敬、文三宗，主皆弗类，而一纳以忠，宁不谓以尧事君者邪？隋辅政十年，历牛、李、训、注用事，无所迎将，善保位哉！

卷第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六十八

高元李韦薛崔戴王徐郗辛

高适，字达夫，沧州渤海人。少落魄，不治生事。客梁、宋间，宋州刺史张九皋奇之，举有道科中第，调封丘尉，不得志，去。客河西，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，掌书记。禄山乱，召翰讨贼，即拜适左拾遗，转监察御史，佐翰守潼关。翰败，帝问群臣策安出，适请竭禁藏募死士抗贼，未为晚，不省。天子西幸，适走间道及帝于河池，因言：“翰忠义有素，而病夺其明，乃至荒踣。监军诸将不恤军务，以倡优蒲飏相娱乐，浑、陇武士饭糲米日不厌，而责死战，其败固宜。又鱼炅、何履光、赵国珍屯南阳，而一二中人监军更用事，是能取胜哉？臣数为杨国忠言之，不肯听。故陛下有今日行，未足深耻。”帝颔之。俄迁侍御史，擢谏议大夫，负气敢言，权近侧目。帝以诸王分镇，适盛言不可，俄而永王叛。肃宗雅闻之，召与计事，因判言王且败，不足忧。帝奇之，除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。诏与江东韦陟、淮西来瑱率师会安陆，方济师而王败。李辅国恶其才，数短毁之，下除太子少詹事。

未几蜀乱，出为蜀、彭二州刺史。始，上皇东还，分剑南为两节度，百姓弊于调度，而西山三城列戍。适上疏曰：“剑南虽名东、西川，其实一道。自邛关、黎、雅以抵南蛮，由茂而西，经羌中、平戎等城，界吐蕃。濒边诸城，皆仰给剑南。

异时以全蜀之饶，而山南佐之，犹不能举，今裂梓、遂等八州专为一节度，岁月之计，西川不得参也。嘉陵比困夷獠，日虽小定，而痍痍未平，耕纺亡业，衣食贸易皆资成都，是不可得役亦明矣。可税赋者，独成都、彭、蜀、汉四州而已，以四州耗残当十州之役，其弊可见。而言利者，枘凿万端，穷朝抵夕，千案百牒，皆取之民，官吏惧谴，责及邻保，威以罚扶，而逋逃益滋。又关中比饥，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，地入有讫，而科敛无涯，为蜀计者，不亦难哉！又平戎以西数城，皆穷山之颠，蹊隧险绝，运粮束马之路，坐甲无人之乡。为戎狄言，不足利戎狄；为国家言，不足广土宇。柰何以弹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？若谓已戍之城不可废，已屯之兵不可收，愿罢东川，以一剑南并力从事。不尔，非陛下洗荡关东清逆乱之意也。蜀人又扰，则贻朝廷忧。”帝不纳。

梓屯将段子璋反，适从崔光远讨斩之。而光远兵不戢，遂大掠，天子怒，罢光远，以适代为西川节度使。广德元年，吐蕃取陇右，适率兵出南鄙，欲牵制其力，既无功，遂亡松、维二州及云山城。召还，为刑部侍郎、左散骑常侍，封渤海县侯。永泰元年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忠。

适尚节义，语王霸衮衮不厌。遭时多难，以功名自许，而言浮其术，不为搢绅所推。然政宽简，所涖，人便之。年五十始为诗，即工，以气质自高。每一篇已，好事者辄传布。其诒书贺兰进明，使救梁、宋以亲诸军，与许叔冀书，令释憾；未度淮，移檄将校，绝永王，俾各自白，君子以为义而知变。

元结，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。曾祖仁基，字惟固，从太宗征辽东，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，辽口并马牝牡各五十，拜宁塞令，袭常山公。祖亨，字利贞，美姿仪。尝曰：“我承王公馀烈，鹰犬声乐是习，吾当以儒学易之。”霍王元轨闻其名，

辟参军事。父延祖，三岁而孤，仁基敕其母曰：“此儿且祀我。

“因名而字之。逮长，不仕，年过四十，亲娅强劝之，再调春陵丞，辄弃官去，曰：“人生衣食，可适饥饱，不宜复有所须。每灌畦掇薪，以为“有生之役，过此吾不思也”。安禄山反，召结戒曰：“而曹逢世多故，不得自安山林，勉树名节，无近羞辱”云。卒年七十六，门人私谥曰太先生。

结少不羁，十七乃折节向学，事元德秀。天宝十二载举进士，礼部侍郎阳浚见其文，曰：“一第愿子耳，有司得子是赖！”果擢上第。复举制科。会天下乱，沈浮人间。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，问天下士，荐结可用。时史思明攻河阳，帝将幸河东，召结诣京师，问所欲言，结自以始见轩陛，拘忌讳，恐言不悉情，乃上《时议》三篇。其一曰：

议者问：“往年逆贼，东穷海，南淮、汉，西抵函、秦，北彻幽都，丑徒狼扈，在四方者几百万，当时之祸可谓剧，而人心危矣。天子独以匹马至灵武，合弱旅，鉏强寇，师及渭西，曾不逾时，摧锐攘凶，复两京，收河南州县，何其易邪？乃今河北奸逆不尽，山林江湖亡命尚多，盗贼数犯州县，百姓转徙，踵系不绝，将士临敌而奔，贤人君子遁逃不出。陛下往在灵武、凤翔，无今日胜兵而能杀敌，无今日检禁而无亡命，无今日威令而盗贼不作，无今日财用而百姓不流，无今日爵赏而士不散，无今日朝廷而贤者思仕，何哉？将天子能以危为安，而忍以未安忘危邪？”对曰：“此非难言之。前日天子恨愧陵庙为羯逆伤污，愤怅上皇南幸巴、蜀，隐悼宗戚见诛，侧身勤劳，不惮亲抚士卒，与人权位，信而不疑，渴闻忠直，过弗讳改。此以弱制强，以危取安之繇也。今天子重城深宫，燕和而居；凝冕大昕，纓佩而朝；太官具味，视时而献，太常备乐，和声以荐；

国机军务，参筹乃敢进；百姓疾苦，时有不闻；厩刍良马、宫籍美女、舆服礼物、休符瑞谍，日月充备；朝廷歌颂盛德大业，听而不厌；四方贡赋，争上尤异；谐臣顛官，怡愉天颜；文武大臣至于庶官，皆权赏逾望。此所以不能以强制弱，以未安忘危。若陛下视今日之安，能如灵武时，何寇盗强弱可言哉！”

其二曰：

议者曰：“吾闻士人共自谋：‘昔我奉天子拒凶逆，胜则家国两全，不胜则两亡，故生死决于战，是非极于谏。今吾名位重，财货足，爵赏厚，勤劳已极，外无仇讎害我，内无穷贱迫我，何苦当锋刃以近死，忤人主以近祸乎？’又闻曰：‘吾州里有病父老母、孤兄寡妇，皆力役乞丐，冻馁不足，况于死者，人谁哀之？’又闻曰：‘天下残破，苍生危窘，受赋与役者，皆寡弱贫独，流亡死徙，悲忧道路，盖亦极矣。天下安，我等岂无畎亩自处？若不安，我不复以忠义仁信方直死矣！’人且如此，柰何？”对曰：“国家非欲其然，盖失于太明太信耳。夫太明则见其内情，将藏内情则罔惑生下。能令必信，信可必矣，而太信之中，至奸尤恶之。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，天下失忠信，苍生益冤结。将欲治之，能无端由？吾等议于野，又何所及？”

其三曰：

议者曰：“陛下思安苍生，灭奸逆，图太平，劳心悉精，于今四年，说者异之，何哉？”对曰：“如天子所思，说者所异，非不知之。凡有诏令丁宁事皆不行，空言一再，颇类谐戏。今有仁血卅之令，忧勤之诰，人皆族立党语，指而议之。天子不知其然，以为言虽不行，犹足以劝。彼沮劝，在乎明审均当而必行也。天子能行已言之令，必将来之法，杂徭弊制，拘忌烦令，一切蠲荡，任天下贤士，屏斥小人，然后推仁信威令，谨行不惑。此帝王常道，何为不及？”

帝悦曰：“卿能破朕忧。”擢右金吾兵曹参军，摄监察御

史，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。募义士于唐、邓、汝、蔡，降剧贼五千，瘞战死露齿于泌南，名曰哀丘。

史思明乱，帝将亲征，结建言：“贼锐不可与争，宜折以谋。”帝善之，因命发宛、叶军挫贼南锋，结屯泌阳守险，全十五城。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。荆南节度使吕諲请益兵拒贼，帝进结水部员外郎，佐諲府。又参山南东道来瑱府，时有父母随子在军者，结说瑱曰：“孝而仁者，可与言忠；信而勇者，可以全义。渠有责其忠信义勇而不劝之孝慈邪？将士父母，宜给以衣食，则义有所存矣。”瑱纳之。瑱诛，结摄领府事。会代宗立，固辞，丐侍亲归樊上。授著作郎。益著书，作《自释》，曰：

河南，元氏望也。结，元子名也。次山，结字也。世业载国史，世系在家谋。少居商馀山，著《元子》十篇，故以元子为称。天下兵兴，逃乱入猗玕洞，始称猗玕子。后家灊滨，乃自称浪士。及有官，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，呼为漫郎。既客樊上，漫遂显。樊左右皆渔者，少长相戏，更曰鼈叟。彼谓以鼈者，为其不相从听，不相钩加，带笭箬而尽船，独鼈齧而挥车。酒徒得此，又曰：“公之漫其犹鼈乎？公守著作，不带笭箬乎？又漫浪于人间，得非鼈齧乎？公漫久矣，可以漫为叟。”

“于戏！吾不从听于时俗，不钩加于当世，谁是鼈者，吾欲从之！彼鼈叟不惭带乎笭箬，吾又安能薄乎著作？彼鼈叟不羞鼈齧于邻里，吾又安能惭漫浪于人间？取而醉人议，当以漫叟为称。直荒浪其情性，诞漫其所为，使人知无所存有，无所将待。乃为语曰：“能带笭箬，全独而保生；能学鼈齧，保宗而全家。鼈也如此，漫乎非邪！”

久之，拜道州刺史。初，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，遗户裁四

千，诸使调发符牒二百函，结以人困甚，不忍加赋，即上言：“臣州为贼焚破，粮储、屋宅、男女、牛马几尽。今百姓十不一在，耄孺骚离，未有所安。岭南诸州，寇盗不尽，得守捉候望四十馀屯，一有不靖，湖南且乱。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。”帝许之。明年，租庸使索上供十万缗，结又奏：“岁正租庸外，所率宜以时增减。”诏可。结为民营舍给田，免徭役，流亡归者万馀。进授容管经略使，身谕蛮豪，绥定八州。会母丧，人皆诣节度府请留，加左金吾卫将军。民乐其教，至立石颂德。罢还京师，卒，年五十，赠礼部侍郎。

李承，赵州高邑人。幼孤，其兄晔养之。既长，以悌闻。擢明经，迁累大理评事，为河南采访使判官。尹子奇陷汴州，拘承送洛阳，覘得贼谋，皆密启诸朝。两京平，例贬临川尉。不三月，除德清令。寻擢监察御史，累迁吏部郎中，淮南西道黜陟使。奏置常丰堰于楚州，以御海潮，溉屯田脊卤，收常十倍它岁。德宗将讨梁崇义，李希烈揣知之，乃表崇义过恶，请先诛讨，帝悦，数对左右称其忠。会承使回，言希烈能立功，然恐后不可制，帝初谓不然，及崇义平，希烈果叛，始思其言，擢拜河中尹、晋绛观察使。承廉正有雅望，以才显于时。未几，改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时希烈犹据襄州，帝虑不受命，欲以禁兵卫送承，承辞，请以单骑入。既至，希烈舍承外馆，迫胁日万端，承晏然誓以死守。希烈不能屈，遂大掠去，襄、汉荡然。承辑绥抚安之，居一年，阖境完复。初，希烈虽去，留部校守覘，往来踵舍，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结希烈腹心周会、王玠、姚詹。及曾等谋杀希烈，承首谋也。密诏褒美。寻检校工部尚书、湖南观察使。建中四年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吏部尚书。

韦伦，系本京兆。父光乘，在开元、天宝间为朔方节度使。伦以廕调蓝田尉，干力勤济，杨国忠署为铸钱内作使判官。国忠多发州县齐人令鼓铸，督非所习，虽箠失苛严，愈无功。伦

请准直募匠，代无聊之人，繇是役用减，鼓铸多矣。玄宗晚节盛营宫室，吏介以为欺，伦阅实工员，省费倍。从帝入蜀，以监察御史为剑南节度行军司马、置顿判官。时中人卫卒多侵暴，尤难治，伦以清俭自将，西人赖济。中宦疾之，以谗贬衡州司户参军。度支使第五琦荐伦才，擢商州刺史、荆襄道租庸使。襄州裨将康楚元乱，自称东楚义王，刺史王政弃城遁。贼南袭江陵，绝汉、沔饷道。伦调兵屯邓州，厚抚降贼。寇益急，乃击禽楚元以献，收租庸二百万缗。召为卫尉卿，俄兼宁、陇二州刺史。

乾元中，襄州乱，诏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而李辅国方恣横，伦不肯谒，憾之，中罢为秦州刺史。吐蕃、党项岁入边，伦兵寡，数格虏，败，贬巴州长史，徙务川尉。代宗立，连拜忠、台、饶三州刺史。宦者吕太一反岭南，诏拜伦韶州刺史、韶连郴都团练使。为太一反间，贬信州司马，斥弃十年，客豫章。

德宗嗣位，选使绝域者，擢伦太常少卿，充和吐蕃使。伦至，谕天子威德，赞普顺悦，乃入献。还，进太常卿，兼御史大夫。再使，如旨。伦处朝，数论政得失，宰相卢杞恶之，改太子少保。从狩奉天。及杞败，关播罢为刑部尚书，伦在朝堂流涕曰：“宰相无状，使天下至此，不失为尚书，后何劝？”闻者惮其公。帝后欲复用杞为刺史，伦苦谏，言恳至到，帝纳之。进太子少师、郢国公，致仕。时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，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，伦言：“楚琳逆节，忠诚戎丑，不当宠以官。”又请为义仓，以捍无年；择贤者，任帝左右。谓吐蕃豺虎野心，不可事信约，宜谨备边。帝善其言，厚礼之。居家以孝慈称。卒，年八十三，赠扬州都督，谥曰肃。

薛珏，字温如，河中宝鼎人。以廕为懿德太子庙令，累迁

乾陵台令。岁中以清白闻，课第一，改昭应令，人请立石纪德，珣固让。迁楚州刺史。初，州有营田，宰相遥领使，而刺史得专达，俸及它给百馀万，田官数百，岁以优得迁，别户三千，备刺史廛役。珣至，悉条去之，租入赢异时。观察使恶其洁，诬以罪，左授峡州刺史。建中初，德宗命使者分诸道察官吏升黜焉，而李承状珣之简，赵赞言其廉，卢翰称其肃，书参闻，于是拜中散大夫，赐金紫。刘玄佐表兼汴宋行军司马。李希烈弃汴州走，即拜珣刺史，迁河南尹。入为司农卿。是时，诏举堪刺史、县令者且百人，延问人间疾苦、吏得失，取尤通达者什二，宰相欲校以文词，珣曰：“求良吏不可责文学，宜以上爱人之本为心也。”宰相多其计，所用皆称职。为京兆尹，司农供三宫畜茹三十车，不足，请市京兆。是时，韦彤为万年令，珣使彤禁鬻，民苦之。德宗怒，夺珣、彤俸。帝疑下情不达，因诏延英坐日许百司长官二员言阙失，谓之巡对。珣刚严，晓法治，勤身以劝下，然苛察，无经术大体。坐善谏参，改太子宾客，出为岭南观察使。卒，年七十四，赠工部尚书。

子存庆，字嗣德，貌伟岸。及进士第，历御史、尚书郎。五迁给事中，与韦弘景封驳诏书，时称其直。刘总以幽州归，穆宗谓宰相曰：“必用薛存庆，可以宣朕意。”对延英一刻，遣之，至镇州，疽发于背卒，赠吏部侍郎。

崔汉衡，博州博平人。沉懿博厚，善与人交。始为费令，滑州节度使令狐彰表掌书记。大历六年，以检校礼部员外郎为和蕃副使。还，迁右司郎中。建中二年，吐蕃请盟，擢殿中少监，为和蕃使，与其使区颊赞俱来约盟。改鸿胪卿，持节送区颊赞归，遂定盟清水。德宗幸奉天，吐蕃以兵佐浑瑊，败贼武功。转秘书监。俄拜上都留守、兵部尚书、东都淄青魏博赈给宣慰使。又使幽州，还命称指。贞元三年，豫吐蕃盟平凉，被

执，虜将杀之，因夷言谓之曰：“我善结赞，无杀我！”而汉衡诚信素著，虜亦尊重，故至河州得还。明年，出为晋慈隰观察使，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戴叔伦，字幼公，润州金坛人。师事萧颖士，为门人冠。刘晏管盐铁，表主运湖南，至云安，杨惠琳反，驰客劫之曰：“归我金币，可缓死。”叔伦曰：“身可杀，财不可夺。”乃舍之。嗣曹王皋领湖南、江西，表在幕府。皋讨李希烈，留叔伦领府事，试守抚州刺史。民岁争溉灌，为作均水法，俗便利之。耕饷岁广，狱无系囚。俄即真。期年，诏书褒美，封谯县男，加金紫服。齐映、刘滋执政，叔伦劝以“屯难未靖，安之者莫先于兵，兵所藉者食，故金谷之司不轻易人。天下州县有上、中、下，紧、望、雄、辅者，有司铨拟，皆便所私，此非为官择人、为人求治之术。其尤切者，县令、录事参军事，此二者，宜出中书、门下，无计资序限，远近高卑，一以殿最升降，则人知劝。”映等重其言。迁容管经略使，绥徠夷落，威名流闻。其治清明仁恕，多方略，故所至称最。德宗尝赋《中和节诗》，遣使者宠赐。代还，卒于道，年五十八。

王翊，字宏肱，并州晋阳人。少治兵家。天宝中，授翊卫尉、羽林军宿卫。擢才兼文武科，出为辰州刺史。与讨襄州康楚元有功，加兼秘书少监，迁朗州刺史。大历中，擢容管经略使。初，安禄山乱，诏岭南兵隶南阳鲁炆。炆败绩，众奔溃。溪洞夷獠相挺为乱，夷酋梁崇牵号“平南都统”，与别帅覃问合，又与西原贼张侯、夏永更诱啸，因陷城邑，遂据容州。前经略使陈仁琇、元结、长孙全绪等皆侨治藤、梧。翊至，言于众曰：“我，容州刺史，安可客治它所？必得容乃止。”即出私财募士，有功者放署吏，于是人自奋。不数月，斩贼帅欧阳珪。因至广州，请节度使李勉出兵并力，勉不许，曰：“容陷

贼久，獠方强，今速攻，祇自败耳。”翊曰：“大夫即不出师，愿下书州县，阳言以兵为助，冀藉此声，成万一功。”勉许诺。翊乃移书义、藤二州刺史，约皆进讨，引兵三千与贼鏖战，日数遇。勉檄止之，辄匿不发，战愈力，卒破贼，禽崇牵，悉复容州故地。捷书闻，诏更置顺州，以定馀乱。翊凡百馀战，禽首领七十，覃问遁去。复遣将李寔等分讨西原，平郁林等诸州。累兼御史中丞、招讨处置使。会哥舒晃反，翊命寔悉师援广州，问因合众乘间来袭，翊设伏击之，生禽问，岭表平。代宗遣使慰劳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赐第京师。

时吐蕃入寇，郭子仪悉河中兵乘边，召翊为河中少尹，领节度后务。悍将凌正数千法不逞，约其徒夜斩关逐翊。翊觉之，阴乱漏刻，以差其期，众惊，不敢发。俄禽正诛之，一军惕息。历汾州刺史，为振武军使绥，银等州留后。入拜京兆尹。会起泾原兵讨李希烈，次浚水，京兆主供拟，饔败肉腐，众怒曰：“食是而讨贼乎？”遂叛。翊挺身走奉天，拜太子詹事。德宗还都，再迁大理卿，出为福建观察使。徙东都留守，既至，开田二十馀屯，脩器械，皆良金寿革，练士卒，号令精明。俄而吴少诚叛，独东畿为有备，关东赖之。贞元十八年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肃。

翊雅善卢杞，杞之杀崔宁、沮李怀光不得朝，皆与其谋，议者以为訾。

子正雅，字光谦，行谨飭，为崔邠所器。元和初，擢进士，迁累监察御史。穆宗时，京邑多盗贼，正雅以万年令威震豪强。尹柳公绰言其能，就赐绯鱼，擢累汝州刺史。属监军怙权，乃谢病去。入为大理卿，会争宋申锡狱，坚甚，申锡得不死。大和中卒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翊兄翊，性谦柔，历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代宗目为纯臣，世

称谨廉。卒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忠惠。

翊曾孙凝，字成庶，少孤，依其舅宰相郑肃。举明经、进士，皆中。历台省，浸知名，擢累礼部侍郎。不阿权近，出为商州刺史。驿道所出，吏破产不能给，而州有冶赋羡银，常摧直以优吏奉。凝不取，则以市马，故无横扰，人皆慰悦。徙湖南观察使。僖宗立，召为兵部侍郎，领盐铁转运使。坐举非其人，以秘书监分司东都，即拜河南尹。迁宣歙池观察使，时乾符四年也。王仙芝之党屠至德，势益张，凝遣牙将孟琢助池守。贼益兵来攻，实欲袭南陵，凝遣樊侔以舟师扼青阳。侔违令，轻与贼战，不胜，凝斩以徇，诸将闻，皆股栗，以死缀贼，贼不能进。时江南环境为盗区，凝以强弩据采石，张疑帜，遣别将马颖解和州之围。明年，贼大至，都将王涓自永阳赴敌，凝大宴，谓涓曰：“贼席胜而骄，可持重待之，慎毋战。”涓意锐，日趋四舍，至南陵，未食即阵，死焉。监军收馀卒数千，还走城，沮挠无去意，卒又恣横不能禁，凝让曰：“吏捕蝗者，不胜而仰食于民，则率暴以济灾也。今兵不能捍敌，又恣之犯民生业，何以称朝廷待将军意？”监军词屈，趣亲吏入民舍夺马，凝乘门望见，麾左右捕取杀之，由是不敢留，然益储蓄缮完以备贼，贼至不能加。会大星直寝庭坠，术家言宜上疾不视事以厌胜，凝曰：“东南，国有所出，而宣为大府，吾规脱祸可矣，顾一方何赖哉？誓与城相存亡，勿复言！”既而贼去。未几，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贞。

徐申，字维降，京兆人。擢进士第，累迁洪州长史。嗣曹王皋讨李希烈，檄申以长史行刺史事，任职办，皋表其能，迁韶州刺史。韶自兵兴四十年，刺史以县为治署，而令丞杂处民间。申按公田之废者，募人假牛犁垦发，以所收半畀之，田久不治，故肥美，岁入凡三万斛。诸工计所庸，受粟有差，乃徙

治故州。未几，邑闲如初。创驿候，作大市，器用皆具。州民诣观察使，以其有功于人，请为生祠，申固让，观察使以状闻，迁合州刺史。始来韶，户止七千，比六年，倍而半之。会初置景州，授刺史，赐钱五十万，加节度副使。迁邕管经略使。黄洞纳质供赋，不敢桀。逾年，进岭南节度使。前使死，吏盗印，署府职百馀员，畏事泄，谋作乱。申觉，杀之，诖误一不问。远俗以攻劫相矜，申禁切，无复犯。外蕃岁以珠、玳瑁、香、文犀浮海至，申于常贡外，未尝臆索，商贾饶盈。刘辟反，表请发卒五千，循马援故道，繇巂蛮抵蜀，才寿辟不备。诏可，加检校礼部尚书，封东海郡公。诏未至，卒，年七十。赠太子少保，谥曰平。

郗士美，字和夫，兖州金乡人。父纯，字高卿，举进士、拔萃、制策皆高第，张九龄、李邕数称之。自拾遗七迁至中书舍人。处事不回，为宰相元载所忌。时鱼朝恩以牙将李琮署两街功德使，琮恃势桀横，众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，纯曰：“此国耻也。”即诣载请速处其罪，载不纳，遂辞疾还东都，号“伊川田父”，十年不出。德宗立，崔祐甫辅政，召为太子左庶子、集贤殿学士，不拜，以老乞身。改詹事，听致仕。帝召见，褒叹良久，赐金紫，公卿以下咸祖都门，世高其节。

士美年十二，通《五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皆能成诵。父友萧颖士、颜真卿、柳芳与相论绎，尝曰：“吾曹异日当交二郗之间矣。”未冠为阳翟丞，佐李抱真潞州幕府。以才，历王虔休、李元，皆留不徙。久乃进房州刺史、黔中经略观察使。溪州贼向子琪以众八千岨山剽劫，士美讨平之，加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封高平郡公。迁京兆尹，天子多所咨逮。

出为鄂岳观察使。时安黄节度使伊慎入朝，其子宥主后务，偃蹇，母死京师不发丧，欲固其权。士美知之，使府属过其境，

宥出迎，因以母讣告之，即为办装，宥惶遽上道。

改河南尹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充昭义节度使。昭义自李抱真以来皆武臣，私厨月费米六千石、羊千首、酒数十斛，潞人困甚。士美至，悉去之，出禀钱市物自给。又卢从史时，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，士美曰：“卒卫于牙，固职也，安得广费为私恩？”亦罢之。讨王承宗也，遣大将王献督万人为前锋，献恣横逗挠，士美即斩以徇，下令曰：“敢后者斩！”亲鼓之，大破贼，下三营环柏乡。时诸镇兵合十馀万绕贼，多玩寇犯法，独士美兵锐整，最先有功。宪宗喜曰：“固知士美能办吾事。”承宗大震惧。亡几，会诏班师，然威震两河。以疾召拜工部尚书。后检校刑部尚书，为忠武节度使。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景。生平与人交，已然诺，以是名重于世。

辛秘，系出陇西。贞元中，擢明经第，授华原主簿。以判入等，调长安尉。其学于礼家尤洽，高郢为太常卿，奏为博士。再迁兵部员外郎，常兼博士。再辟礼仪使府。

宪宗初，拜湖州刺史。李锜反，遣大将先取支州。苏、常、杭、睦四刺史，或战败，或拘胁，独秘以儒者，贼易之。未及至，秘召牙将丘知二夜开城收壮士，得数百，逆贼大战，斩其将，进焚营保。锜平，赐金紫。佞谓秘材任将帅，会河东范希朝出讨王承宗，召秘为希朝司马，主留务。累迁汝、常州刺史，河南尹，进拜昭义军节度使。是时，承讨恒、赵之后，潞人雕耗。秘至，则约出入，嗇用度，比四年，储钱十七万缗、粮七十万斛，器械坚良，隐然复为完镇。召还，道病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肃，后更谥懿。

秘为大官，居不易第，服不改初，其奉禄悉与里表亲属。病，自铭其墓，作书一通緘之。卒后发视，则送终制也，俭而不违于礼云。

卷第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六十九

来田侯崔严

来瑱，邠州永寿人。父曜，奋行间，开元末，持节碛西副大使、四镇节度使，著名西边，终右领军大将军。瑱略知收，尚名节，崖然有大志。天宝初，从四镇任剧职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、伊西北庭行军司马。诏举智谋果决、才堪统众者，拾遗张镐荐瑱能断大事，有御侮才，擢颖川太守，充招讨使。会母丧免，以孝闻。

安禄山反，张洎荐之，兴瑰次，拜汝南太守。未行，改颖川。贼攻颖川，方积粟多，瑱完埤自如，手射贼，皆应弦仆。贼使降将毕思琛招之，父故将也，拜城下，泣且吊，瑱不应，前后俘杀甚众。贼惧，目为“来嚼铁”。以功就加防御使、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使。徙山南东道节度使代鲁炅，会嗣号王巨表炅方固守，乃还瑱故官。贼围南阳急，瑱与魏仲犀合兵救之，不胜，人情恟惧，瑱能抚训士，举动安重，贼不得侵。改淮南西道节度。两京平，封颖国公，食二百户。

乾元二年，徙河西。未行，王师败于相州，诏拜陕虢节度，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。明年，襄州部将张维瑾等杀其使史翔，徙瑱山南东道襄、邓、均、房、金、商、随、郢、复十州节度使。既至，维瑾降。上元二年春，破史思明馀党于鲁山，俘贼渠，又战汝州，获马、牛、橐驼，凡两战，斩首万级。明年，

诏瑱还，瑱安襄、汉，士亦宜其政，因讽众留己，而外示行；至邓，复诏归镇。肃宗闻其谋，恶之，吕諲、王仲昇等皆言“瑱得士心，不可以留”，乃改山南东道襄、邓、唐、复、随、郢六州节度。俄而仲昇与贼战申州，为贼禽。初，仲昇被围，而江陵吕諲病，瑱顾望不即救，及师出，仲昇已没。行军司马裴表其状，且言：“瑱善谋而勇，恐后难制，即除之，可一战禽也。”帝颇谓然，遂改瑱淮西申、安、蕲、黄、光、沔兼河南陈、豫、许、郑、汴、曹、宋、颖、泗十五州节度以宠之，阴夺其权，加襄、邓等七州防御使代瑱。瑱惧，释言“淮西无粮，须麦收可上道”，又讽众固留。

代宗立，复授襄州节度、奉义军渭北兵马使；密诏图之。

自均州率众浮汉下。会日入，候者白瑱，瑱与帐下谋，其副薛南阳曰：“公奉诏留镇，而以兵胁代，是无名也。智勇非公敌，而众心不附。彼若乘我不虞，纵火夜攻，诚可忧也。若须明，则破之必矣。”明日，督军五千阵谷水北，瑱以兵迎之，呼其军，告曰：“尔何事来？”曰：“公不受命，故中丞伐罪。”瑱曰：“诏还镇此州。”乃以诏书示之。皆曰：“伪也。吾千里讨贼，岂空归邪？”争射之，瑱走旗下。薛南阳曰：“请公勒兵勿战。”乃以三百骑为奇兵，旁万山，出其背夹击之，其众几尽，脱身走，至申口，禽之，送京师。瑱因入朝谢罪，帝待之无疑，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山陵使。是时，程元振居中用事，疾瑱，乃告与巫祝言不顺。会王仲昇归，又言由瑱与贼合，故陷贼。帝积怒，遂下诏削除官爵，贬播川尉，员外置。及郢，赐死，籍其家。瑱之死，门下客散去，掩尸于坎，校书郎殷亮独后至，哭尸侧，为备棺衾以葬。帝徐悟元振诬，以它罪流溱州。

先是，瑱行军司马庞充以兵二千戍河南，至汝，闻瑱死，

乃还袭襄州，别将李昭御之，走房陵。昭与薛南阳、梁崇义不相臣，崇义杀昭，帝以崇义为节度使代瑱。既而为瑱立祠，四时致飨，避瑱厅事不处，哀祈礼葬，诏可。广德元年，追复官爵。

裴者，始以廕为京兆司录参军。瑱镇陕州，引为判官，移襄州，又为行军司马，遇之厚。及瑱私汉上，欲得其处，故背瑱言状，帝倚以图瑱。而性轻褊少谋，师兴，给用无节。及败，有诏流费州，至蓝田，赐死。

田神功，冀州南宮人。天宝末，为县史。会天下兵兴，贼署为平卢兵马使，率众归朝，从李忠臣收沧、德，攻相州，拒杏园。后守陈留，战不胜，与许叔冀降于史思明。思明使与南德信、刘从谏南略江淮，神功袭德信，斩之，从谏脱身走，乃并将其兵。诏拜鸿胪卿。袭敬釭郢州，不克。刘展反，邓景山引神功助讨，自淄青济淮，众不整，入扬州，遂大掠居人赀产，发屋剔窖，杀商胡波斯数千人。俄而禽展送京师，迁淄青节度使。会侯希逸入青州，更徙兖郛。时贼围宋州急，李光弼奏神功往救，贼解去。又破法子营，复攻敬釭，降之。朝义闻，乃奔下博。进封信都郡王，徙河南节度、汴宋八州观察使。

大历二年来朝，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诏宰相百官送至省。又判左仆射，知省事，加太子太师，还军。神功事母孝。始，尝倨骄自如，见光弼待官属钧礼，乃折节谦损。既寝疾，宋之将吏为禳祈报恩。

八年，自力入朝，卒，代宗为彻乐，赠司徒，诏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，贖绢千匹、布五百端，百官吊丧，赐屏风茵褥，饭千桑门追福。至德后，节度使不兼宰相者，惟神功恩礼最笃。神玉终汴宋节度留后。

侯希逸，营州人。长七尺，丰下锐上。天宝末为州裨将，守保定城。安禄山反，使中人韩朝易女传命，希逸斩以徇。禄

山又以亲将徐归道为节度使，希逸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之，遣使上闻，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。玄志卒，副将李正己杀其子，共推希逸，有诏就拜节度使，兼御史大夫。与贼确，数有功。然孤军无援，又为奚侵掠，乃拔其军二万，浮海入青州据之，平卢遂陷。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、淄青节度使。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。宝应初，与诸军讨平史朝义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赐实户，图形凌烟阁。

希逸始得青，治军务农有状。后稍怠肆，好畋猎，佞佛，兴广祠庐，人苦之。夜与巫家野次，李正己因众怨闭阖不内，遂奔滑州。召还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知省事。大历末，封淮阳郡王。建中二年，迁司空。未及拜，卒，年六十二，遗敕其子上还前后实封，赠太保。

崔宁，本贝州安平人，后徙卫州。世儒家，而独喜纵横事，因落魄，客剑南，以步卒事鲜于仲通。又从李宓讨云南，无功，还成都，行军司马崔论悦之，荐为牙将。历事崔圆、裴冕。冕被谤，朝廷疑之，遣使者问状，宁部兵耳白其冤，使者以闻。宁亦还京师，留为折冲郎将。宝应初，蜀乱，山贼乘险，道不通。严武白宁为利州刺史，既至，贼遁去，由是知名。及武为剑南节度使，过州，心欲与俱西，而利非所属，使宁自为计。宁曰：“节度使张献诚见疑，难辄去。然献诚嗜利，若厚赂之，宁可以从大夫矣。”武然之，以奇锦珍贝遗献诚，且求宁，献诚果喜，令自移疾去。武遂奏为汉州刺史。吐蕃引杂羌寇西山，破柘、静等州，有诏收复。于是武遣宁将而西，既薄贼城，城皆累石，不得攻，惟东南不合者丈许，谍知之，乃为地道，再宿而拔，拓地数百里。虜众惊相谓曰：“宁，神兵也！”及还，武大悦，装七宝舆迎入成都，以夸于军。

永泰元年，武卒。行军司马杜济，别将郭英干、郭嘉琳皆

请英干之兄英义为节度使，宁与其军亦巧大将王崇俊。奏俱至，而朝廷既用英义矣。英义恨之，始署事即诬杀崇俊，又遣使召宁。宁恐，托拒吐蕃，不敢还。英义怒，因出兵，声言助宁，实欲袭取之，即徙宁家于成都，而淫其妾媵。宁惧，益负阻。英义乃自将讨之，会天大雪，马多冻死，士心离，遂败归。宁闻英义损裁将卒稟赐，下皆恨怒，又毁玄宗冶金像，乃令军中曰：“英义反，辄居先帝旧宫。”乃进薄成都。英义阵城西，使柏茂琳为前军，英干为左军，嘉琳为后军，与宁战，茂琳等败，军多降宁。宁即署降将，使率兵还攻，英义不胜，走灵池，为韩澄所杀。

于是剑南大扰，杨子琳起泸州，与邛州柏贞节连和讨宁。明年，代宗诏宰相杜鸿渐为山西剑南邛南等道副元帅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往平其乱。鸿渐出骆谷，或进计曰：“公不如驻阆中，数腾书陈英义罪，嘉宁方略，因以宁所署刺史即授之，使不疑。而后与东川张献诚及诸帅合兵扰宁，不一年，宁势且穷，必束身归命。”鸿渐疑未决。会宁遣使至，献缁锦数万，辞卑约甚，鸿渐贪其利，遂入成都，政事一委宁，日与僚属杜亚、杨炎纵酒高会。乃表贞节为邛州刺史，子琳为泸州刺史，以和解之。又数荐宁于朝。先是，宁与张献诚战，夺其旌节，不肯与，故朝廷因授宁成都尹、西山防御使、西川节度行军司马。鸿渐既还朝，遂为节度使。

大历三年来朝。宁本名旰，至是赐名。杨子琳袭取成都，帝乃还宁于蜀。未几，子琳败。宁见蜀地险，饶于财，而朝廷不甚有纪，乃痛诛敛；使弟宽居京师，以赂厚谢权贵，深结元载父子，故宽骤擢御史中丞，宽兄审至给事中。宁在蜀久，兵浸强，而肆侈穷欲，将吏妻妾多为污逼，朝廷隐忍，不能诘。累加尚书左仆射。十四年，入朝，进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

章事，兼山陵使。俄以平章事为御史大夫，即建白择御史当出大夫，不宜谋及宰相。因奏李衡、于结等任御史，宰相杨炎怒，寝不行。炎方诋刘晏，宁申救于帝，又素事元载，而炎亦出戟门，故衔之，未忍发。

是岁十月，南蛮与吐蕃合兵入文川、方维、邛邰，覆没州县，民逃匿山谷中。宁方在朝，军无帅，德宗促宁进镇。炎业与有嫌，恐已入蜀不可制，即说帝曰：“蜀，天下之奥壤，自宁擅制，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。今宁虽来，以全师守蜀，赋税入天子者与无地同。宁本与诸将等夷，独因叛千百万得位，不敢自有，以恩柔煦育，故威令不行。今虽归之，必无功，是徒遣也；若其有功，谊不容夺。则西蜀之奥，败固失之，胜亦非国家所有。惟陛下孰察。”帝曰：“卿策云何？”炎曰：“请无归宁。今硃泚所部范阳劲卒戍近甸，趋与禁兵杂往，举无不克，因是役得以亲兵内其腹中，则蜀将破胆不敢动，然后换授他帅，以收其权，得千里肥饶之地，是谓因小祸受大福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遂罢宁西川节度，改兼京畿观察使、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、鄜坊丹延州都团练观察等使，托言重臣绥静北陲，而每道置留后，使得自奏事，杜希全灵州，王翊振武，李建徽鄜州，及戴休颜、杜从政、吕希倩皆炎署置，使伺宁过失。宁至夏州，与希倩招党项，降者甚众。炎恶之，即奏希倩无绥边才，而以神武将军时常春代之，更拜宁尚书右仆射、知省事，司空如故。

硃泚乱，帝出居奉天，宁后数日至，帝喜甚。宁谓所亲曰：“上聪明，从善如转规，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。”因潜然涕下。杞闻之，思有以构宁于帝。会王翊赴难时，与宁俱出延平门而西，宁数下马趋厕，辄迂久。翊惧贼追，即呼曰：“既至此，而欲顾望乎？”杞微闻，即讽翊以闻。会泚行反间，而除柳浑

为宰相，署宁中书令。时朔方掌书记康湛为整屋尉，翊逼湛诈作宁遗泚书献之，杞遂奏：宁初无效顺心，向闻与贼盟署中书令，今果后至，复得所与贼书，反状明甚。若凶渠外逼，奸臣内谋，则大事去矣。”因俯伏歔歔曰：“臣备位宰相，危不能持，颠不能扶，罪当死。”帝命左右扶起之，乃召宁至朝堂，云使宣慰江淮。俄而中人引宁幕后，使二力士缢杀之，年六十一。

初，命陆贽草制，贽索宁与泚书，将坐其事。杞复云：“书已亡。”宁死，籍其家，中外冤之。帝乃赦宁亲属，而归其资云。贞元十二年，宁故将夏绥银节度使韩潭请以所加礼部尚书雪宁罪，有诏听其家收葬。始，宁入朝，留其弟宽守成都，杨子琳乘间起泸州，以精骑数千袭据其城。宽战力屈，宁妾任素骁果，即出家财十万募勇士，得千人，设部队，自将以进。子琳大惧，会粮尽，且大雨，引舟至廷，乘而去。子琳者，本泸南贼帅，既降，诏隶剑南节度，屯泸州，杜鸿渐表为刺史。既败，收馀兵沿江而下，诸刺史震栗，备饩牢以餵士。过黄草峡，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，子琳前驱至，悉禽之，遂入夔州，杀别驾张忠，城守以请罪。朝廷以其本谋近忠，故授峡州刺史，移澧州镇遏使。后归朝，赐名猷。

宁季弟密，密子绘，俱以文辞称。绘四子：蠡、黯、确、颜，皆擢进士第。

蠡字越卿，开成中为户部侍郎，白罢忌日百官行香，有诏褒可。历平卢、天平军节度使，终尚书左丞。

子莒，字野夫，乾符中为吏部侍郎，美文辞，谈辩华给，以铨管非所长，出为陕虢观察使。是时王仙芝乱汉上，河南群盗兴，莒简悦不晓事，但以器韵自高，委政厮竖，不恤人疾苦。或诉旱者，指廷树示之曰：“柯叶尚尔，何旱为？”即榜笞之，上下离心。俄为军吏所执，髡其髻鬢。莒再拜祈免，乃得去。

渴甚，求饮于民，民饮以溺。坐失守，贬端州司马，终左散骑常侍。

黯，字直卿，开成初为监察御史，奏郊庙祭事不虔。文宗语宰相曰：“宗庙之礼，朕当亲之。但千乘万骑，国用不给，故使有司侍祠，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。今闻主者不虔，祭器敝恶，岂朕事神蠲洁意邪？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。”黯乃具条以闻。擢员外郎，累迁谏议大夫。

确、颜，位皆郎中。

严砺，字元明，震从祖弟也。少为浮屠法，太守见之，伟其材，表为玄武尉。震在山南，署牙将。德宗之幸，主馈饷有功。然轻躁多奸谋，以便佞自将。累为兴州刺史。震卒，以砺权主留府事，遗言荐之，即拜本道节度使。诏下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、补阙、拾遗合议，皆以为“砺资浅，士望轻，不宜授节制”，帝不从。

砺在位，贪沓苟得，士民不胜其苦。素恶凤州刺史马勋，即诬奏，贬贺州司户参军。刘辟反，以储备有素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节度东川。擅没吏民田宅百馀所，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。元和四年，卒，赠司空。后监察御史元稹奉使东川，劾发其脏，请加恶谥。朝廷以其死，故但追田宅奴婢还其主，税外所敛悉蠲除云。

卷第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七十

元王黎杨严夔

元载，字公辅，凤翔岐山人。父昇，本景氏。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，昇主其租入，有劳，请于妃，冒为元氏。载少孤，既长，嗜学，工属文。天宝初，下诏举明庄、老、列、文四子学者，载策入高第，补新平尉。韦鉴监选黔中，苗晋卿东都留守，皆署判官，浸以名闻。至德初，江都采访使李希言表载自副，擢祠部员外郎、洪州刺史。入为度支郎中，占奏敏给，肃宗异之。累迁户部侍郎，充度支、江淮转运等使。

帝不豫，李辅国用事，辅国妻，载宗女也，因相缔昵。会京兆尹缺，辅国白用载，载意属国柄，固辞，辅国晓之，翌日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领使如故。代宗立，辅国势愈重，数称其才，进拜中书侍郎、许昌县子。载以度支繁浩，有吏事督责，损威宠，乃悉天下钱谷委刘晏。未几，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。

盗杀李辅国，载阴与其谋。乃复结中人董秀，厚啖以金，使刺取密旨，帝有所属，必先知之，探微揣端，无不谐契，故帝任不疑。华原令顾繇上封白发其私，帝方倚以当国，乃斥繇，除名为民。鱼朝恩骄横震天下，与载不叶，惮之，虽帝亦衔恚，乃乘间奏诛朝恩，帝畏有变，载结其爱将为助。朝恩已诛，载得意甚，益矜肆。时拟奏文武官功状多谬舛，载虞有司驳正，乃请别敕授六品以下官，吏部、兵部即附甲团奏，不须检勘，

欲示权出于己。又与王缙请以河中为中都，褒关辅河东十州税奉京师，选兵五万屯中都，镇御四方，杪秋行幸，上春还，可以避羌戎患。载以议入，即从，前敕所由吏于河中经图宫殿，筑私第。帝闻，恶之，置其议。

初，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寄治泾州，大历八年，吐蕃寇邠宁，议者谓三辅以西无襟带之固，而泾州散地不足守。载尝在西州，具知河西、陇右要领，乃言于帝曰：“国家西境极于潘原，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，而原州界其间，草荐水甘，旧垒存焉，比吐蕃毁夷垣墉，弃不居，其右则监牧故地，巨堑长壕，重复深固。原州虽早霜不可蓺，而平凉在其东，独耕一县，可以足食。请徙京西军戍原州，乘间筑作，二旬可讫，贮粟一岁。戎人夏牧青海上，羽书比至，则我功集矣。徙子仪大军在泾，以为根本，分兵守石门、木峡，陇山之关，北抵于河，皆连山峻险，寇不可越。稍置鸣沙县、丰安军为之羽翼，北带灵武五城，为之形势，然后举陇右之地，以至安西，是谓断西戎胫，朝廷高枕矣。”因图上地形，使吏间入原州度水泉，计徒庸，车乘畚闾之器悉具。而田神功沮短其议，乃曰：“兴师料敌，老将所难，陛下信一书生言，举国从之，误矣。”帝由是疑不决。

载智略开果，久得君，以为文武才略莫己若。外委主书卓英倩、李待荣，内劫妇言，纵诸子关通货贿。京师要司及方面，皆挤遣忠良，进贪猥。凡仕进干请，不结子弟，则谒主书。城中开南北二第，室宇奢广，当时为冠。近郊作观榭，帐帘什器不徙而供。膏腴别墅，疆畛相望，且数十区。名姝异伎，虽禁中不逮。帝尽得其状。载尝独见，帝深戒之，警然不悛。客有赋《都卢寻橦篇》讽其危，载泣下而不知悟。会李少良上书诋其丑状，载怒，奏杀少良，道路目语，不敢复议。载由是非党与不复接，生平道义交皆谢绝。

帝积怒，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，仗下，帝御延英殿，遣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及王缙，系政事堂，分捕亲吏、诸子下狱。诏吏部尚书刘晏、御史大夫李涵、散骑常侍萧昕、兵部侍郎袁驥、礼部侍郎常袞、谏议大夫杜亚讯状，而责辨端目皆出禁中。遣中使临诘阴事，皆服。乃下诏赐载自尽，妻王及子扬州兵曹参军伯和、祠部员外郎仲武、校书郎季能并赐死，发其祖、父冢，棺弃尸，毁私庙主及大宁、安仁里二第，以赐百官署舍，破东都第助治禁苑。

王氏，河西节度使忠嗣女，悍骄戾沓，载叵禁。而诸子牟贼，聚敛无涯艺，轻浮者奔走。争蓄妓妾，为倡优褻戏，亲族环观不愧也。及死，行路无嗟隐者。籍其家，钟乳五百两，诏分赐中书、门下台省官，胡椒至八百石，它物称是。女真一，少为尼，没入掖庭。德宗时，始告以载死，号踊投地，左右呵止，帝曰：“安有闻亲丧责其哀殒乎？”命扶出。

帝为太子也，实用载议。兴元元年，诏复其官，听改葬。故吏许初、杨皎、纪慆等合贖以葬，谥曰荒，后改曰成纵。载败，董秀、卓英倩、李待荣、术者李季连悉论死。其它与载厚善坐贬者，若杨炎、王昂、宋晦、韩洄、王定、包佶、徐纁、裴冀、王纪、韩会等凡数十百人。

英倩弟英璘，家金州，州人缘以授官者亦百馀，豪制乡曲，聚无赖少年以伺变，恃载权，牧宰莫敢问。载诛，英璘盗库兵据险以叛。诏发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讨捕，刺史孙道平禽杀之。诏给复其州三年。

李少良者，以吏治由诸帅府迁累殿中侍御史。罢，游京师，不见调，愤载不法，疏论其恶，帝留少良客省，欲究其事。其友韦颂者候之，漏言于陆珽。载召珽问知之，乃奏下少良御史台，劾其漏禁中语，并与颂、珽论杀之。珽，善经子，与颂及

少良善，又狎载子弟亲党，故载廉得其谋。初，载盛时，人皆疾厌之。大历八年，有晋州男子郇谟以麻总发，持竹筥、苇席，行哭长安东市，人问之，曰：“我有字三十，欲以献上，字言一事，即不中，以筥贮尸，席裹而弃之。”京兆以闻，帝召见，赐以衣，馆内客省，问状，多讥切载。其言“团”者，愿罢诸州团练使，其言“监”者，请罢诸道监军，大抵类此。先是，天下兵兴，凡要州权署团练、刺史。载用事，授刺史者悉带团练以悦人心，故谟指而刺云。

王缙，字夏卿，本太原祁人，后客河中。少好学，与兄维俱以名闻。举草泽、文辞清丽科上第，历侍御史、武部员外郎。禄山乱，擢太原少尹，佐李光弼，以功加宪部侍郎，迁兵部。史朝义平，诏宣慰河北，使还有指，俄拜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进侍中，持节都统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。辞侍中，加东都留守。岁馀，拜河南副元帅，损军资钱四十万缗，营完宫室。诛希彩杀李怀仙也，诏拜卢龙节度使，至幽州，委军于希彩乃还。会辛云京卒，兼领河东节度，让还河南副元帅、东都留守。太原将王无纵、张奉璋恃功，以缙儒者易之，不如律令，缙斩以徇，诸将股栗。再岁还，以本官复知政事。时元载专朝，天子拱手，缙曲意附离，无敢忤。又恃才多所狎侮，虽载亦疾其凌靳也。京兆尹黎干数论执，载恶之，缙折干曰：“尹，南方孤生，安晓朝廷事？”

缙素奉佛，不茹荤食肉，晚节尤谨。妻死，以道政里第为佛祠，诸道节度、观察使来朝，必邀至其所，讽令出财佐营作。初，代宗喜祠祀，而未重浮屠法，每从容问所以然，缙与元载盛陈福业报应，帝意向之。繇是禁中祀佛，讽呗斋薰，号“内道场”，引内沙门日百馀，饌供珍滋，出入乘厩马，度支具禀给。或夷狄入寇，必合众沙门诵《护国仁王经》为禳厌，幸其

去，则横加锡与，不知纪极。胡人官至卿监、封国公者，著籍禁省，势倾公王，群居赖宠，更相凌夺，凡京畿上田美产，多归浮屠。虽藏奸宿乱踵相逮，而帝终不悟，诏天下官司不得捶辱僧尼。初，五台山祠铸铜为瓦，金涂之，费亿万计。缙给中书符，遣浮屠数十辈行州县，敛巧货。缙为上言：“国家庆祚灵长，福报所冯，虽时多难，无足道者。禄山、思明毒乱方煽，而皆有子祸，仆固怀恩临乱而踏，西戎内寇，未及击辄去，非人事也。”故帝信愈笃。七月望日，宫中造盂兰盆，缀饰饔饮琲，设高祖以下七圣位，幡节、衣冠皆具，各以帝号识其幡，自禁内分诣道佛祠，饶吹鼓舞，奔走相属。是日立仗，百官班光顺门，奉迎导从，岁以为常。群臣承风，皆言生死报应，故人事置而不脩，大历政刑，日以堙陵，由缙与元载、杜鸿渐倡之也。

性贪冒，纵亲戚尼姪招纳财贿，猥屑相稽，若市贾然。及败，刘晏等鞫其罪，同载论死，晏曰：“重刑再覆，有国常典，况大臣乎！法有首从，不容俱死。”于是以闻，上悯其耄，不加刑，乃贬括州刺史。久之，迁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建中二年死，年八十二。

黎干，戎州人。善星纬术，得待诏翰林，擢累谏议大夫，封寿春公。自负其辩，沾沾喜议论。初，唐家郊祭天地，以高祖神尧皇帝配。宝应元年，杜鸿渐为太常卿、礼仪使，于是礼仪判官薛颙、集贤校理归崇敬等共建：“神尧独受命之主，非始封君，不得冒太祖配天地。景皇帝受封于唐，即商之契、周之后稷，请奉景皇帝配天地，于礼宜甚。”干非之，乃上《十诘》、《十难》，傅经谊，抵郑玄，以折颙、崇敬等，曰：“颙等引禘者至日祭天于圆丘，周人以远祖配，今宜以景皇帝为始祖，配昊天圆丘。臣干一诘：《国语》称有虞氏、夏后氏并禘黄帝，

商禘舜，周禘尝。二诂：《商颂》‘《长发》，大禘也’。三诂：《周颂》‘《雍》，禘太祖也’。四诂：《祭法》，虞、夏并禘黄帝，商、周俱禘尝。五诂：《大传》‘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’。六诂：《尔雅》‘禘，大祭也’。七诂：《家语》‘凡四代帝王所郊，皆以配天；所谓禘，五年大祭也’。八诂：卢植以‘禘，祭名。禘，谛也，事取明谛，故云’。九诂：王肃言‘禘，五年大祭’。十诂：郭璞亦云。此经传先儒皆不言祭昊天于圆丘，根证章章，故臣谓禘止五年宗庙大祭，了无疑晦。”

其《十难》，一曰：“《周颂》《雍》之序曰：‘禘，祭太祖也。’郑玄说‘禘，大祭也。太祖，谓文王也’。《商颂》‘《长发》，大禘也’玄曰；‘大禘，祭天也。’商、周两《颂》，同文异解，索玄之意，以禘加‘大’，因曰‘祭天’。臣谓《春秋》‘大事于太庙’，虽曰‘大’，得祭天乎？虞、夏、商、周禘黄帝与尝，《礼》‘不王不禘’，皆不言‘大’，玄安得称祭天乎？《长发》所颂，不及尝与感生帝，故知不为祭天侑尝明矣。商、周五帝大祭见于经者甚详，而禘主庙，不主天。今背孔子之训言，取玄之偏谊，诬缪祀典，不见其可。”

二曰：“‘不王不禘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’。此言惟天子当禘。如虞、夏出黄帝，商、周出尝，以近祖配之。自出之祖无庙，及自外至。自外至者，同之天地，得主而止。又自出者在母亦然。《春秋传》‘陈，则我周之自出’。詎可谓出太微五帝乎？玄以一‘禘’为三谊，在《祭法》则曰‘祭昊天于圆丘’。在《春秋传》则‘郊以后稷配灵威仰’。在《商颂》曰‘祭天’。在《周颂》则禘曰‘大于四时祭，而小于袷’。本末驳舛，臆判自私，不足以训。”

三曰：“商、周之前，禘所自出。自汉、魏以来，旷千馀

岁，其礼不讲。盖玄所说不当于经，不质于圣，先儒置之不用，是为弃言。”

四曰：“今礼家行于世者，皆本玄学。臣请取玄之隙，还破颀等所建。颀等曰：‘景皇帝为始祖，以配天。’按《王制》‘天子七庙’。玄曰：‘周礼也。太祖与文、武之祧，合亲庙四而七。商氏六庙，契与汤合二昭二穆而六。’据玄，则夏不以鯀、颛顼、昌意为始祖，是又与玄乖背。自古未有以人臣为始祖者，唯商以契，周以稷。夫稷、契皆天子元妃子。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，契佐禹有大功，舜封之商，其《诗》曰：‘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’后稷母曰姜嫄，出野履巨迹而生稷，稷勤稼穡，尧举为农师，舜封之邠，号曰后稷。其诗曰：‘履帝武敏歆，攸介攸止。’‘即有邰家室。’舜、禹有天下，契、稷在焉。《传》曰：‘功施于人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。’契为司徒，而人辑睦，稷勤百谷而山死，皆在祀典。及子孙而有天下，故尊而祖之。”

五曰：“既用玄说，小德配寡，而后稷止配一帝，不得全配五帝。今以景帝配昊天，于玄为可为不可乎？”

六曰：“众诘臣曰：‘上帝一帝，《周官》：祀天旅上帝，祀地旅四望。旅，众也。则上帝是五帝。’臣曰：‘否，旅有众义，出于《尔雅》。又为祭名，亦曰陈也。如前所诘，旅上帝为五帝，则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为四镇邪？’”

七曰：“援玄之言，则景帝亲尽，主应在祧，反配天地，礼不相值。夫所谓始祖者，经纶草昧，功普体大，以比元气含覆广大者也。故曰万物之始，天也；人之始，祖也；日之始，至也。扫地而祭，则质；器用陶匏，则性；牲用犊，则诚；兆于南郊，则就阳。至尊至质，不敢同于先祖也。”《白虎通议》曰：‘祭天岁一者何？事之不敢黷也。’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

祭之。今一岁四祭，黷莫大焉。上帝五帝，祀阙不举，怠孰甚焉？黷与怠，皆失也。臣闻亲有限，祖有常，圣人制礼不以情变。唐家累圣，历祀百年，非不知景帝为始封。当时通儒钜工尊高祖以配天，宗太宗以配上帝，人神克厌，为日既久。乃今以神尧降侑含枢纽，而太宗仍配上帝，则枢纽上帝佐也。以子先父，非天地祖宗之意。”

八曰：“景皇帝非造我区夏，不得与夏之禹、商之契、周之稷、汉高帝、魏武帝、晋宣帝、唐神尧皇帝并功，则陟配圜丘，上与天匹，曾谓圜丘不如林放乎？”

九曰：“魏以武帝、晋以宣帝为始祖者，夫操与懿皆人杰也。拥天下强兵，挟弱主，制海内之命，名虽为臣，势实为君，后世因之以成帝业，尊而祖之，不亦可乎？”

十曰：“神尧拯隋室之乱，振臂大呼，济人涂炭，汛扫荡攘，群凶无馀，出入不数年而成王业，汉祖之功不能加焉。夏以禹，汉以高帝，我以神尧为始祖，订夏法汉，于义何嫌？今颀、崇敬革天对，易祖庙，事之大者不稽于古，难以疑文僻说定之。臣官以谏为名，不敢不尽愚。”

议闻，代宗不韪其言。其后名儒大议，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礼。

俄迁京兆尹，颇以治称。京师苦樵薪乏，干度开漕渠，兴南山谷口，尾入于苑，以便运载。帝为御安福门观之。干密具同船作倡优水嬉，冀以媚帝。久之，渠不就。俄改刑部侍郎。鱼朝恩败，坐交通，出为桂管观察使。大历八年，复召为京兆尹。时大旱，干造土龙，自与巫覡对舞，弥月不应。又祷孔子庙，帝笑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使毁土龙，帝减膳节用，既而霪雨。十三年，泾水拥隔，请开郑、白支渠，复秦、汉故道以溉民田，废碾碓八十馀所。

干性贪暴，既复用，不暇念治，专徇财色，附会嬖近，挟左道希主恩，帝甚惑之。德宗在东宫，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，几危宗嗣。及即位，又诡道希进，密乘车谒忠翼。事觉，除名长流，既行，市人数百群噪投砾从之，俄赐死蓝田驿。

忠翼本名清潭，与左卫将军董秀皆有宠于代宗。当盛时，爵赏在其口吻，培冒财贿，贲产累皆巨万。至是，积前罪，并及诛。

杨炎，字公南，凤翔天兴人。曾祖大宝，武德初为龙门令，刘武周攻之，死于守，赠全节侯。祖哲，以孝行称。父播，举进士，退居求志，玄宗召拜谏议大夫，弃官归养。肃宗时，即家拜散骑常侍，号玄靖先生。炎美须眉，峻风宇，文藻雄蔚，然豪爽尚气。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掌书记。神乌令李太简尝醉辱之，炎令左右反接，撈二百馀，几死，崇贲爱其才，不问。李光弼表为判官，不应。召拜起居舍人，固辞。父丧，庐墓侧，号慕不废声，有紫芝白雀之祥，诏表其闾。炎三世以孝行闻，至门树六阙，古所未有。终丧，为司勋员外郎，迁中书舍人，与常袞同时知制诰。袞长于除书，而炎善德音，自开元后言制诏者，称“常杨”云。宰相元载与炎同郡，炎又元出也，故擢炎吏部侍郎、史馆脩撰。载当国，阴择才可代己者，引以自近，初得礼部侍郎刘单，会卒，复取吏部侍郎薛邕，邕坐事贬，后得炎，亲重无比。会载败，坐贬道州司马。

德宗在东宫，雅知其名，又尝得炎所为《李楷洛碑》，置于壁，日讽玩之。及即位，崔祐甫荐炎可器任，即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旧制，天下财赋皆入左藏库，而太府四时以数闻，尚书比部覆出纳，举无干欺。及第五琦为度支、盐铁使，京师豪将求取无节，琦不能禁，乃悉租赋进大盈内库。天子以给取为便，

故不复出。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得计赢少。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，奉给其间，根柢连结不可动。及炎为相，言于帝曰：“财赋者，邦国大本，而生人之喉命，天下治乱重轻系焉。先朝权制，以中人领其职，五尺宦竖，操邦之柄，丰俭盈虚，虽大臣不得知，则无以计天下利害。陛下至德，惟人是恤，参计敝蠹，莫与斯甚。臣请出之，以归有司。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，量数奉入，不敢以阙。如此，然后可以议政，惟陛下审察。”帝从之。乃诏岁中截取以入大盈，度支具数先闻。

初，定令有租赋庸调法，自开元承平久，不为版籍，法度玩敝。而丁口转死，田亩换易，贫富升降，悉非向时，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。又戍边者，蠲其租、庸，六岁免归。玄宗事夷狄，戍者多死，边将讳不以闻，故贯籍不除。天宝中，王钅共为户口使，方务聚敛，以其籍存而丁不在，是隐课不出，乃按旧籍，除当免者，积三十年，责其租、庸，人苦无告，故法遂大敝。至德后，天下兵起，因以饥疠，百役并作，人户凋耗，版图空虚。军国之用，仰给于度支、转运使；四方征镇，又自给于节度、都团练使。赋敛之司数四，莫相统摄，纲目大坏。朝廷不能覆诸使，诸使不能覆诸州。四方贡献，悉入内库，权臣巧吏，因得旁缘，公托进献，私为赃盗者，动万万计。河南、山东、荆襄、剑南重兵处，皆厚自奉养，王赋所入无几。科敛凡数百名，废者不削，重者不去，新旧仍积，不知其涯。百姓竭膏血，鬻亲爱，旬输月送，无有休息。吏因其苛，蚕食于人。富人多丁者，以宦、学、释、老得免，贫人无所入则丁存。故课免于上，而赋增于下。是以天下残瘁，荡为浮人，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。炎疾其敝，乃请为“两税法”以一其制。凡百役之费，一钱之敛，先度其数而赋于人，量出制入。户无主客，

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不居处而行商者，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，度所取与居者均，使无饶利。居人之税，秋夏两入之，俗有不便者三之。其租、庸、杂徭悉省，而丁额不废。其田亩之税，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，而均收之。夏税尽六月，秋税尽十一月，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，而尚书度支总焉。帝善之，使谕中外。议者沮诘，以为租庸令行数百百年，不可轻改。帝不听。天下果利之。自是人土断而地著，赋不加敛而增入，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，吏不诚而奸无所取，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。

炎兴岭表，以单议悟天子，中外翕然属望为贤相。居数月，崔祐甫疾，不能事，乔琳免，炎独当国，遂多变祐甫之政，减薄护元陵功优，人始不悦。又请开丰州陵阳渠，发畿县民役作，间里骚然，渠卒不就。

素德元载，思有以报之，于是复议城原州，节度使段秀实谓“安边却敌，宜以缓计，方农事，不可遽兴功。”炎怒，追秀实为司农卿，以邠宁李怀光督作，遣硃泚、崔宁统兵各万人翼之。诏书下，泾军恚曰：“吾军为国西屏十馀年。始自邠土，农桑地著之安，徙此榛莽中，手披足践，既立城垒，则又投之塞外，且安寘此乎？”又怀光持法严，举军畏之。裨将刘文喜因人之怨，乃上疏求秀实、硃泚为使。诏以泚代怀光，文喜不奉诏，闭城拒守，质其子吐蕃以求援。时方炀旱，人情骚携，群臣皆请赦文喜，帝不听。诏减服御给军，且趣师泾州，士当受春服者皆即赐。命泚、怀光率军攻之，垒环其州。别将刘海宾斩文喜，献其首，泾州平，而原卒不能城。又以刘晏劾载，已坐贬，乃出晏忠州，用庾准为荆南节度使，诬晏杀之，朝野侧目。李正己表请晏罪，炎惧，乃遣腹心分走诸道：裴冀使东都、河阳、魏博，孙成使泽潞、磁邢、幽州，卢东美使河南、

淄青，李舟使山南、湖南，王定使淮西。声言宣慰，而实自辩解，言“晏往尝傅会奸邪，谋立独孤妃为后，帝自恶之，非它过也”。帝闻，使中人复其言于正己，还报信然，于是帝意衔之，未发也。

会卢杞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炎中书侍郎，同秉政。杞无术学，貌么陋，炎薄之，托疾不与会食，杞阴为憾。旧制，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，以平奏报。开元初，废其职。杞请复之，炎固以为不可，杞益怒。又密启主书过咎，逐之，炎曰：“主书，吾局吏也，吾当自治之，奈何相侵邪？”始，炎还朝，道襄、汉，因劝梁崇义入朝，后又使李舟邀说之，崇义益反侧。及其叛，议者归咎炎，以为趣成之。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统诸军致讨，炎曰：“希烈始与李忠臣为子，逐忠臣取其位，此可以任乎？居无尺寸功，犹倔强不奉法，设使平贼，陛下将何以制之？”帝不能平，恚曰：“黠不能食吾言。”遂用希烈。又尝访群臣可大任者，杞荐张镒、严郢，而炎举崔昭、赵惠伯。帝以炎论议疏阔，遂罢为尚书左仆射。既谢，对延英讫，不至中书，杞怒，益欲中之。

先是，严郢为京兆尹，不附炎，炎讽御史张著劾之，罢兼御史中丞。源休与郢不善，自流人擢休为京兆少尹，令伺郢过。休反与郢善，炎怒。会张光晟谋杀回纥酋帅，乃使休使回纥。郢坐度田不实，下除大理卿。至是炎罢，其子弘业赍赂狼藉，故杞引郢为御史大夫按之，并得它过。惠伯为河南尹时，尝市炎第为官廨。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，贵取其直。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，晋曰：“宰相于庶官比监临，计羨利，罪夺官。”杞怒，谪晋衡州司马。于是当监主自盗，罪绞。开元时，萧嵩尝度曲江南，欲立私庙，以为天子临幸处乃止，后炎复取以立庙。飞语云：“地有王气，故炎取之。”帝闻，震怒，会狱

具，诏三司同覆，贬崖州司马同正。未至百里，赐死，年五十五。贬惠伯多田尉，亦杀之。

初，炎矫饬志节，颇得名。既傅会元载抵罪，俄而得政，然伎害根中，不能自止。毗睚必讎，果于用私，终以此及祸。自道州还也，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，炎止曰：“吾岭上一逐吏，超登上台，可常哉？且有非常之福，必有非常之祸，安可弃是乎？”及贬，还所服。久之，诏复其官，谥肃愍，左丞孔驳之，更曰平厉。

庾准者，常州人。无学术，以柔媚自进，得幸于王缙，骤至中书舍人，时流嗤薄之。再迁尚书右丞。缙得罪，出为汝州刺史。复入为司农卿。又善炎，故炎使节度荆南；晏已诬死，引为尚书左丞。建中三年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严郢，字叔敖，华州华阴人。父正诲，以才吏更七郡、终江南西道采访使。郢及进士第，补太常协律郎，守东都太庙。禄山乱，郢取神主秘于家，至德初，定洛阳，有司得以奉迎还庙，擢大理司直。吕諲镇江陵，表为判官。方士申泰芝以术得幸肃宗，遨游湖、衡间，以妖幻诡众，奸赃钜万，潭州刺史庞承鼎按治。帝不信，召还泰芝，下承鼎江陵狱。郢具言泰芝左道，帝遣中人与諲杂讯有状，帝不为然。御史中丞敬羽白贷泰芝，郢方入朝，亟辨之。帝怒，叱郢去。郢复曰：“承鼎劾泰芝诡沓有实，泰芝言承鼎验左不存。今缓有罪，急无罪，臣死不敢如诏。”帝卒杀承鼎，流郢建州。泰芝后坐妖妄不道诛。代宗初，追还承鼎官，召郢为监察御史，连署帅府司马。郭子仪表为关内、河东副元帅府判官，迁行军司马。子仪镇邠州，檄郢主留务。河中士卒不乐戍邠，多逃还。郢取渠首尸之，乃定。岁余，召至京师，元载荐之帝，时载得罪，不见用。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荐郢，帝曰：“是元载所厚，可乎？”答曰：“如

郢材力，陛下不自取，而留为奸人用邪？”即日拜河南尹、水陆运使。大历末，进拜京兆尹。严明持法令，疾恶抚穷，敢诛杀，盗贼一衰，减隶官匠丁数百千人，号称职尹。

宰相杨炎请屯田丰州，发关辅民凿陵阳渠，郢习朔边病利，即奏：“旧屯肥饶地，今十不垦一，水田甚广，力不及而废。若发二京关辅民浚丰渠营田，扰而无利。请以内苑蒔稻验之，秦地膏腴，田上上，耕者皆畿人，月一代，功甚易，又人给钱月八千，粮不在，然有司常募不能足。合府县共之，计一农岁钱九万六千，米月七斛二斗，大抵岁僦丁三百，钱二千八百八十万，米二千一百六十斛，臣恐终岁获不酬费。况二千里发人出塞，而岁一代乎？又自太原转粮以哺，私出资费倍之，是虚畿甸，事空徭也。”郢又言：“五城旧屯地至广，请以凿渠粮俾诸城，夏贷冬输，取渠工布帛给田者，令据直转谷，则关辅免调发，而诸城辟田。”炎不许，渠卒不成，弃之。

御史台请天下断狱一切待报，唯杀人许偿死，论徒者得悉徙边。郢言：“罪人徙边，即流也。流有三，而一用之，诚难。且杀人外犹有十恶、伪造用符印、强光火诸盗，今一徙之，法太轻，不足禁恶。又罪抵徒，科别差殊，或殴伤、夫妇离非义绝、养男别姓、立嫡不如式、私度关、冒户等不可悉，而与十恶同徙，即轻重不伦。又按，京师天下聚，论徒者至广，例不覆讞，今若悉待报，有司断决有程，月不啻五千狱，正恐牒按填委，章程紊挠。且边及近边犯死徒流者，若何为差？请下有司更议。”炎恶异己，阴讽御史张著劾郢匿发民浚渠，使怨归上。系金吾。长安中日数千人遮建福门讼郢冤，帝微知之，削兼御史中丞。人知郢得原，皆迎拜。会秋旱，郢请蠲租税，炎令度支御史按覆，以不实，罢为大理卿。

炎之罢，卢杞引郢为御史大夫，共谋炎罪。即逮捕河中观

察使赵惠伯下狱，楚掠惨棘，锻成其罪，卒逐炎崖州，惠伯费州。天下以郢挟宰相报仇为不直。然杞用郢败炎，内忌郢才，因按蔡廷玉事，杀御史郑詹，出郢为费州刺史。道逢枢宾，问之，或曰：“赵惠伯之宾。”郢内惭，忽忽岁余卒。

窦参，字时中，刑部尚书诞四世孙。学律令，为人矜严悻直，果于断。以廕累为万年尉。同舍当夕直者，闻亲疾惶遽，参为代之。会失囚，京兆按直簿劾其人，参曰：“彼以不及谒而往，参当坐。”乃贬江夏尉，人皆义之。迁奉先尉。男子曹芬兄弟隶北军，醉暴其妹，父救不止，恚赴井死。参当兄弟重辟，众请俟免丧，参曰：“父繇子死，若以丧延，是杀父不坐。”皆榜杀之，一县畏伏。

进大理司直，按江淮狱扬州，节度使陈少游偃蹇不郊迎，遣军吏致问，参厉辞谯让，少游惭，往谒参，参不顾即去。婺州刺史邓珽盗赃八千缗，宰相右珽，欲免输其财，诏百官集尚书省议，多希意为助，参独持法，卒输入之。迁监察御史。湖南判官马彝发部令赃千万，令之子因权幸诬奏彝，参往按，直其侵巇。彝后佐曹王皋，以干直闻者也。

入为御史中丞，举劾无所回忌。德宗数召见，语天下事，或决大议，帝器之。然多与宰相驳异，数为排却，卒无以伤。参由是无所惮，或率情制事矣。时定百官班禀，参尝为大理司直，故多其人，使在丞上。恶詹事李昇，抑其班在诸府少尹下。中外稍恶其专。

进兼户部侍郎。民家生豕二首四足，有司欲以闻，参曰：“此乃豕祸。”屏不奏。陈少游死，子请袭封，参大署省门曰：“少游位将相，以艰危易节，上含垢不忍发，其息容得传袭邪？”神策将军孟华战有功，或诬以反，龙武将军李建玉陷吐蕃自拔归，部曲告与虏通，皆论死。参悉治出之，人始属望。

俄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领度支、盐铁使。每延英对，它相罢，参必留，以度支为言，实专政也。然参无学术，不能稽古立事，惟树亲党，多所诘问察，四方畏之。于是淄青李纳厚馈参，外示严畏，实赂帝亲近为间，故左右争毁短之。

申，其族子也，为给事中，参亲爱，每除吏多访申，申因得招赂，漏禁密语，故申所至，人目为“喜鹊”。帝闻，以戒参，且曰：“是必为累，不如斥之。”参以情诉曰：“臣无强子姓，申虽疏属，无它恶。”帝曰：“而虽自保，如外言何？”参固陈巧。

初，陆贽与参不平，吴通玄兄弟皆在翰林，与贽轩輊不得，申舅嗣虢王则之与通微等善，遂共譖贽。帝得其奸，逐申为道州司马。不浹日，贬参郴州别驾。宣武刘士宁饷参绢五千，湖南观察使李巽故与参隙，以状闻，又中人为之验左，帝大怒，以为外交戎臣，欲杀参。贽虽怨，然亦以杀之太重，乃贬驩州司马，逐其息景伯于泉州，女尼于郴州，没入贳产奴婢。帝又欲杀申、则之及属人荣，贽固争：“法有首从，首原则从减。荣与参虽善，然初无邪僻，数激愤有直言，晚颇疏忌，请贬荣远官，申、则之除名流岭南。”诏可。时宦侍谤沮不已，参竟赐死于邕州，年六十。而杖杀申，免荣死，诸窦并逐云。

吴通玄者，海州人，与弟通微皆博学善文章。父道瓘，以道士诏授太子诸王经，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，太子待之甚善。始，通玄举神童，补秘书正字。又擢文辞清丽科，调同州司户参军。德宗立，弟兄踵召为翰林学士。顷之，通微迁职方郎中，通玄起居舍人，并知制诰。凡帝有撰述，非通玄笔未尝慊。

与陆贽、吉中孚、韦执谊并位。贽文高有谋，特为帝器遇，且更险难，有功。通玄等特以东宫恩旧进，昵而不礼，见贽骤擢，颇媚恨。贽自恃劲正，屡短通玄于帝前，欲斥远之，即建

言：“承平时，工艺书画之冗，皆待诏翰林而无学士，至德以来，命集贤学士入禁中草书诏，待进止于翰林院，因以名官。今四方无事，制书职分宜归中书舍人，请罢学士。”帝不许。通玄怨日结，谋夺其内职。会贽权知兵部侍郎，主贡举，乃命为真。贞元十年，通玄拜谏议大夫，自以久次，当得中书舍人，大怨望。贽与窦参交恶，参从子申从舅嗣虢王则之方为金吾将军，故申介之使结通玄兄弟，共危贽。而通玄以宗室女为外妇，帝知，未及责。则之飞谤云：“贽试进士，受贿谢。”帝恶诬构，大怒，罢参宰相，逐则之昭州司马，通玄泉州司马。又衔淫污近属事，自诘之，不敢答，赐死长城驿。贽遂相矣。

通玄死，通微白衣待罪于门，帝宥之，内惧祸，不敢行丧服。

赞曰：元载、杨炎各以才资奋，适主暗庸，故致位辅相。若其翦阉尹，城原州以谋西夏，还左藏有司，一租赋以检制有亡，诚有取焉。然载本与辅国以利合，险刻著诸心，溪壑之欲，发乎无厌。炎牵连载势，兴丑裔，秉国维纲，返为载复讎，释言于君，卒与妻子并诛，暴先骨，殒命于道，盖自取之也。夫奸人多才，未始不为患，故酆舒以俊死，而邓析以辩亡。若两人者，所谓多才者邪！缙言福业报应，参得君自私，无可论者。《易》称“鼎折足，其刑劓谅哉！”

卷第一百三十七 列传第七十一

二李

李栖筠，字贞一，世为赵人。幼孤。有远度，庄重寡言，体貌轩特。喜书，多所能晓，为文章，劲迅有体要。不妄交游。族子华每称有王佐才，士多慕向。始，居汲共城山下，华固请举进士，俄擢高第。调冠氏主簿，太守李岷视若布衣交。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府判官。常清被召，表摄监察御史，为行军司马。肃宗驻灵武，发安西兵，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，擢殿中侍御史。

李岷为大夫，以三司按群臣陷贼者，表栖筠为详理判官。推原其人所以胁污者，轻重以情，悉心助岷，故岷爱怨之，誉一旦出吕諲、崔器上。三迁吏部员外郎，判南曹。时大盗后，选簿亡舛，多伪冒，栖筠辨析有条，吏气夺，号神明。迁山南防御观察使。会岷去相，栖筠坐所善，除太子中允，众不直，改河南令。

李光弼守河阳，高其才，引为行军司马，兼粮料使。改絳州刺史，擢累给事中。是时，杨綰以进士不乡举，但试辞赋浮文，非取士之实，请置五经、秀才科。诏群臣议，栖筠与贾至、李廙以綰所言为是。进工部侍郎。关中旧仰郑、白二渠溉田，而豪戚壅上游取碛利，且百所，夺农用十七。栖筠请皆彻毁，岁得租二百万，民赖其入，魁然有宰相望。元载忌之，出为常州刺史。岁仍旱，编人死徙踵路，栖筠为浚渠，厮江流灌田，

遂大稔。宿贼张度保阳羨西山，累年吏讨不克，至是发卒捕斩，支党皆尽，里无吠狗。乃大起学校，堂上画《孝友传》示诸生，为乡饮酒礼，登歌降饮，人人知劝。以治行进银青光禄大夫，封赞皇县子，赐一子官。人为刻石颂德。

苏州豪土方清因岁凶，诱流殍为盗，积数万，依黟、歙间，阻山自防，东南厌苦。诏李光弼分兵讨平之。会平卢行军司马许杲恃功，擅留上元，有窥江、吴意，朝廷以创残，重起兵，即拜栖筠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图之。栖筠至，张设武备，遣辩士厚赍金帛抵杲军赏劳，使士歆爱，夺其谋。杲惧，悉众度江，掠楚、泗而溃。以功进兼御史大夫。则又增学庐，表宿儒河南褚冲、吴何员等，超拜学官为之师，身执经问义，远迩趋慕，至徒数百人。又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、河南，规脱徭科，请量产出赋，以杜奸谋。诏可。

元载当国久，益恣横，代宗不能堪，阴引刚鲠大臣自助，欲收纲权以黜载。会御史大夫敬括卒，即召栖筠与河南尹张延赏，择可为大夫者。延赏先至，遂代括。会李少良、陆珽等上书劾载阴事，诏御史问状，延赏称疾，不敢鞠，少良、珽覆得罪死。帝殊失望，出延赏为淮南节度使，引拜栖筠为大夫。始，栖筠见帝，敷奏明辩，不阿附，帝心善之，故制麻自中以授，朝廷莫知也，中外竦眙。栖筠素方挺，无所屈。于是华原尉侯莫陈怱以优补长安尉，当参台，栖筠物色其劳，怱色动，不能对，乃自言为徐浩、杜济、薛邕所引，非真优也。始，浩罢岭南节度使，以瑰货数十万饷载，而济方为京兆，邕吏部侍郎，三人者，皆载所厚，栖筠并劾之。帝未决。会月蚀，帝问其故，栖筠曰：“月蚀脩刑，今罔上行私者未得，天若以儆陛下邪？”“繇是怱等皆坐贬。故事，赐百官宴曲江，教坊倡颯杂侍，栖筠以任国风宪，独不往，台遂以为法。

帝比比欲召相，惮载辄止。然有进用，皆密访焉，多所补助。栖筠见帝猜违不断，亦内忧愤，卒，年五十八，自为墓志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文献。

栖筠喜奖善，而乐人攻己短，为天下士归重，不敢有所斥，称赞皇公云。

子吉甫。吉甫字弘宪，以廕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。贞元初，为太常博士，年尚少，明练典故。昭德皇后崩，自天宝后中宫虚，恤礼废缺。吉甫草具其仪，德宗称善。李泌、窦参器其才，厚遇之。陆贽疑有党，出为明州长史。贽之贬忠州，宰相欲害之，起吉甫为忠州刺史，使甘心焉。既至，置怨，与结欢，人益重其量，坐是不徙者六岁。改郴、饶二州。会前刺史继死，咸言牙城有物怪，不敢居。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视事，吏由是安。诛破奸盗窟穴，治称流闻。

宪宗立，以考功郎中召，知制诰。俄入翰林为学士，迁中书舍人。刘辟拒命，帝意讨之，未决。吉甫独请无置，宜绝朝贡以折奸谋。时李锜在浙西，厚赂贵幸，请用韩滉故事领盐铁，又求宣、歙。问吉甫，对曰：“昔韦皋蓄财多，故刘辟因以构乱。李锜不臣有萌，若益以盐铁之饶、采石之险，是趣其反也。”帝寤，乃以李巽为盐铁使。高崇文围鹿头未下，严砺请出并州兵，与崇文趋果、阆，以攻渝、合，吉甫以为非是，因言：“汉伐公孙述，晋伐李势，宋伐谯纵，梁伐刘季连、萧纪，凡五攻蜀，繇江道者四。且宣、洪、蕲、鄂强弩，号天下精兵，争险地兵家所长，请起其兵捣三峡之虚，则贼势必分，首尾不救，崇文惧舟师成功，人有斗志矣。”帝从之。砺复请大臣为节度，吉甫谏曰：“崇文功且成，而又命帅，不复尽力矣。”因请以西川授崇文，而属砺东川，益资、简六州，使两川得以相制。由是崇文悉力。刘辟平，吉甫谋居多。

吐蕃遣使请寻盟，吉甫议：“德宗初，未得南诏，故与吐蕃盟。自异牟寻归国，吐蕃不敢犯塞，诚许盟，则南诏怨望，边隙日生。”帝辞其使。复请献滨塞亭障南北数千里求盟，吉甫谋曰：“边境荒岨，犬牙相吞，边吏按图覆视，且不能知。今吐蕃绵山跨谷，以数番纸而图千里，起灵武，著剑门，要险之地所亡二三百所，有得地之名，而实丧之，陛下将安用此？”帝乃诏谢赞普，不纳。

张愔既得徐州，帝又欲以濠、泗二州还其军，吉甫曰：“泗负淮，饷道所会，濠有涡口之险，前日授建封，几失形势。今愔乃两廊壮士所立，虽有善意，未能制其众。又使得淮、涡，厄东南走集，忧未艾也。”乃止。

中书史滑涣素厚中人刘光琦，凡宰相议为光琦持异者，使涣请，常得如素，宦人传诏，或不至中书，召涣于延英承旨，迎附群意，即为文书，宰相至有不及知者。由是通四方赂谢，弟泳，官至刺史。郑馀庆当国，尝一责怒，数日即罢去。吉甫请问，劾其奸，帝使簿涣家，得货数千万，贬死雷州。又建言：“州刺史不得擅见本道使，罢诸道岁终巡甸以绝苛敛，命有司举材堪县令者，军国大事以宝书易墨诏。”由是帝愈倚信。

元和二年，杜黄裳罢宰相，乃擢吉甫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吉甫连蹇外迁十馀年，究知闾里疾苦，常病方镇强恣，至是为帝从容言：“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，则风化可成。

“帝然之，出郎吏十余人，为刺史。自王叔文时，选任猥冒，吉甫始簿其员，人得叙进，官无留才。又度李锜必反，劝帝召之，使者三往，以病解，而多持金啗权贵，至为锜游说者。吉甫曰：“锜，庸材，而所蓄乃亡命群盗，非有斗志，讨之必克。”帝意决。复言：“昔徐州乱，尝败吴兵，江南畏之。若起其众为先锋，可以绝徐后患。韩弘在汴州，多惮其威，诚诏弘子弟率

兵为犄角，则贼不战而溃。”从之。诏下，犄众闻徐、梁兵兴，果斩犄降。以功封赞皇县侯，徙赵国公。德宗以来，姑息蕃镇，有终身不易地者。吉甫为相岁馀，凡易三十六镇，殿最分明。

裴均以尚书右仆射判度支，结党倾执政。会皇甫湜等对策，指褻权强，用事者皆怒，帝亦不悦。均党因宣言：“殆执政使然。”右拾遗独孤郁、李正辞等陈述本末，帝乃解。吉甫本善谄群、羊士谔、吕温，荐群为御史中丞。群即奏士谔侍御史，温知杂事。吉甫恨不先白，持之，久不决，群等衔之。俄而吉甫病，医者夜宿其第，群捕医者，劾吉甫交通术士。帝大骇，讯之无状，群等皆贬。而吉甫亦固乞免，因荐裴垪自代，乃以检校兵部尚书、兼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淮南节度使。帝为御通化门祖道，赐御饷禁方。居三岁，奏蠲逋租数百万，筑富人、固本二塘，溉田且万顷。漕渠庠下不能居水，乃筑堤阨以防不足，泄有馀，名曰平津堰。江淮旱，浙东、西尤甚，有司不为请，吉甫白以时救恤，帝惊，驰遣使分道赈贷。吉甫虽居外，每朝廷得失辄以闻。

六年，裴垪病免，复以前官召吉甫还秉政。入对延英，凡五刻罢。帝尊任之，官而不名。吉甫疾吏员广，繇汉至隋，未有多于今者，乃奏曰：“方今置吏不精，流品庞杂，存无事之官，食至重之税，故生人日困，冗食日滋。又国家自天宝以来，宿兵常八十馀万，其去为商贩、度为佛老、杂入科役者，率十五以上。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，奉坐待衣食之人七。而内外官仰奉禀者，无虑万员，有职局重出，名异事离者甚众，故财日寡而受禄多，官有限而调无数。九流安得不杂？万务安得不烦。汉初置郡不过六十，而文、景化几三王，则郡少不必政紊，郡多不必事治。今列州三百、县千四百，以邑设州，以乡分县，费广制轻，非致化之本。愿诏有司博议，州县有可并并之，岁

时入仕有可停停之，则吏寡易求，官少易治。国家之制，官一品，奉三千，职田禄米大抵不过千石。大历时，权臣月奉至九千缗者，州刺史无大小皆千缗，宰相常袞始为裁限，至李泌量闲剧稍增之，使相通济。然有名在职废，奉存额去，闲剧之间，厚薄顿异，亦请一切商定。”乃诏给事中段平仲、中书舍人韦贯之、兵部侍郎许孟容、户部侍郎李绛参阅蠲减，凡省冗官八百员，吏千四百员。又奏收都畿佛祠田、硃租入，以宽贫民。

德宗时，义阳、义章二公主薨，诏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，费数万计。会永昌公主薨，有司以请，帝命减义阳之半。吉甫曰：“德宗一切之恩，不可为法。昔汉章帝欲起邑屋于亲陵，东平王苍以为不可。故非礼之举，人君所慎。请裁置墓户，以充守奉。”帝曰：“吾固疑其冗，减之，今果然。然不欲取编民，以官户奉坟而已。”吉甫再拜谢。帝曰：“事不安者第言之，无谓朕不能行也。”十宅诸王既不出閤，诸女嫁不时，而选尚皆繇中人，厚为财谢乃得遣。吉甫奏：“自古尚主必慎择其人。江左悉取名士，独近世不然。”帝乃下诏皆封县主，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。

田季安疾甚，吉甫请任薛平为义成节度使，以重兵控邢、洛，因图上河北险要所在，帝张于浴堂门壁，每议河北事，必指吉甫曰：“朕日按图，信如卿料矣。”刘潼旧军屯普润，数暴掠近县，吉甫奏还泾原，畿民赖之。

八年，回鹘引兵自西城、柳谷侵吐蕃，塞下传言且入寇。吉甫曰：“回鹘能为我寇，当先绝和而后犯边，今不足虞也。”因请起夏州至天德复驿候十一区，以通缓急；发夏州精骑五百屯经略故城，以护党项而已。既而果边吏妄言。六胡州在灵武部中，开元时废之，置宥州以处降户，寓治经略军，居中以制戎虏，北援天德，南接夏州。至德、宝应间，废宥州，以军

遥隶灵武，道里旷远，故党项孤弱，虏数扰之。吉甫始奏复宥州，乃治经略军，以隶绥银道，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实之。以江淮甲三十万给太原、泽潞军，增太原马千匹。由是戎备完辑。

自蜀平，帝锐意欲取淮西。方吉甫在淮南，闻吴少阳立，上下携泮，自请徙寿州，以天子命招怀之，反间以挠其党，会讨王承宗，未及用。后田弘正以魏归，吉甫知魏人谓田进诚才，而唐州乃蔡喉衿，请拔进诚为刺史，以临贼境，且慰魏心。乌重胤守河阳，吉甫以汝州捍蔽东都，联唐、许，当蔡西面，兵寡不足惮寇，而河阳乃魏博之津，弘正归国，则为内镇，不宜戍重兵示不信，请徙屯汝州。帝皆从之。后弘正拜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赐其军钱二千万，弘正曰：“吾未喜于移河阳军也。”及元济擅立，吉甫以内地无唇齿援，因时可取，不当用河朔故事，与帝意合。又请自往招元济，苟逆志不悛，得指授群帅俘贼以献天子。不许，固请至流涕，帝慰勉之。会暴疾卒，年五十七。帝震悼，赠外别赐缣五百恤其家，自大敛至卒哭，皆中人临吊。吉甫图淮西地，未及上，帝敕其子献之。及葬，祭以少牢，赠司空。有司谥曰敬宪，度支郎中张仲方非之，帝怒，贬仲方，更赐谥曰忠懿。

始，吉甫当国，经综政事，众职咸治。引荐贤士大夫，爱善无遗，褒忠臣后，以起义烈。与武元衡连位，未几节度剑南，屡言元衡材，宜还为相。及再辅政，天下想望风采，而稍修怨，罢李藩宰相，而裴垪左迁，皆其谋也。李正辞晚相失，及与萧俯同召为翰林学士，独用俯而罢正辞，人莫不疑惮。帝亦知其专，乃进李绹，遂与有隙，数辩争殿上，帝多直绹。然畏慎奉法，不忤害，顾大体。左拾遗杨归厚尝请对，日已旰，帝令它日见，固请不肯退。既见，极论中人许遂振之奸，又历诋辅相，求自试，又表假邮置院具婚礼。帝怒其轻肆，欲远斥之，李绹

为言，不能得。吉甫见帝，谢引用之非，帝意释，得以国子主簿分司东都。初，政事堂会食，有巨床，相传徙者宰相辄罢，不敢迁，吉甫笑曰：“世俗禁忌，何足疑邪？”彻而新之。吉甫居安邑里，时号“安邑李丞相”。所论著甚多，皆行于世。前卒一岁，荧惑掩太微上相，吉甫曰：“天且杀我。”再逊位，不许。

子德修，亦有志操，宝历中为膳部员外郎。张仲方入为谏议大夫，德修不欲同朝，出为舒、湖、楚三州刺史。卒。

次子德裕，自有传。

李庸，字建侯，北海太守邕之从孙。第进士，又以书判高等补秘书省正字。李怀光辟致幕府，擢累监察御史。怀光反河中，庸与母、妻陷焉，因给怀光以兄病卧洛且革，母欲往视；怀光许可，戒妻子无偕行。庸私遣之，怀光怒，欲加罪，谢曰：“庸籍在军，不得为母驾，奈何不使妇往？”怀光止不问。后与高郢刺贼虚实及所以攻取者，白诸朝，德宗手诏褒答。怀光觉，严兵召二人问之，庸词气不挠，三军为感动，怀光不杀，囚之。河中平，马燧破械致礼，表佐其府，以言不用，罢归洛中。召为吏部员外郎。

徐州张建封卒，兵乱，囚监军，迫建封子愔主军务。帝以庸刚敢，拜宣慰使，持节直入其军，大会士，喻以祸福，出监军狱中，脱桎梏，使复位，众不敢动。愔即上表谢罪，称兵马留后，庸曰：“非诏命，安得辄称之？”削去乃受。既还，称旨，迁郎中。

顺宗时，进御史中丞。宪宗立，为京兆尹，进尚书右丞。元和初，京师多盗贼，复拜京兆。以检校礼部尚书为凤翔、陇右节度使。是镇常兼神策行营，前此用武将，始受诏，即诣军脩谒。庸以为不可，诏为去神策行营号。俄徙河东，入为刑部尚书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

拜淮南节度使。王师讨蔡方急，李师道谋挠沮之，庸卽以兵二万分壁郟境，赏饷不仰有司。是时兵兴，天子忧财乏，使程异驰驿江淮，讽诸道输货助军。庸卽素富强，即籍府库留一岁储，馀尽纳于朝，诸道由是悉索以献，繫庸卽倡之。

先是，吐突承璀为监军，贵宠甚，庸卽以刚严治，相礼惮，稍厚善。承璀归，数称荐之，召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庸卽不喜由宦幸进，及出祖，乐作泣下，谓诸将曰：“吾老安外镇，宰相岂吾任乎？”至京师，不肯视事，引疾固辞，改户部尚书。俄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肃。

庸卽强直无私，与杨凭、穆质、许孟容、王仲舒友善，皆以气自任。而庸卽当官，以峭法操下，所至称治。猛决少恩，在淮南七年，其生杀禽撻，多委军吏，而参佐束手不得与，人往往陷非法，议者亦以此少之。

子拭，仕历宗正卿、京兆尹、河东凤翔节度使，以秘书监卒。

拭子礪，字景望。大中末，擢进士，累迁户部郎中，分司东都。劾奏内园使郝景全不法事，景全反摘礪奏犯顺宗嫌名，坐夺俸。礪上言：“‘因事告事，旁讼他人’者，咸通诏语也。礼，不讳嫌名；律，庙讳嫌名不坐。岂臣所引诏书而有司辄论奏？臣恐自今用格令者，委曲回避，旁缘为奸也。”诏不夺俸。

黄巢陷洛，礪挟尚书八印走河阳，时留守刘允章为贼胁，遣人就礪索印，拒不与。允章悟，亦不臣贼。嗣襄王之乱，转侧淮南，高骈受伪命，礪苦谏，不纳。入为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辞职归华阴，复以学士召。

乾宁元年，进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崔昭纬素疾礪，讽刘崇鲁掠其麻哭之，言：“礪怀奸，与中人杨复恭昵款，

其弟为时溥所杀，不可相天子。”翌日，下迁太子少傅。璘乃自言为崇鲁诬污，书十一上不止。初，崇鲁父坐受赅，仰药死，故璘以丑语及之，议者讥其非大臣体。昭宗素所器遇，决意复用之，而李茂贞等上言深诋其非，帝不获已，又罢为太子少师。于是茂贞及王行瑜、韩建拥兵阙下，列璘罪，杀之于都亭驿。行瑜诛，有诏复官爵，赠司徒，谥曰文。

璘好学，家有书至万卷，世号“李书楼”。所著文章及注解诸书传甚多。子沆，字东济，有俊才，亦遇害，赠礼部员外郎。

赞曰：刚者天德，故孔子称“刚近仁”。骨强四支，故君有忠臣，谓之骨鲠。若栖筠、庸卨二子，其刚者欤！栖筠抗权邪，不及相；庸卨得相，不愿拜。非刚，畴克胜之？吉甫践天宰，谋谖是矣，而鲠正有愧于父云。

卷第一百三十八 列传第七十二

三王鲁辛冯三李曲二卢

王思礼，高丽人，入居营州。父为朔方军将。思礼习战斗，从王忠嗣至河西，与哥舒翰同籍麾下。翰为陇右节度使，思礼与中郎将周倬事翰，以功授右卫将军、关西兵马使。从讨九曲，后期当斩，临刑，翰释之，思礼徐曰：“死固分也，何复贷为？”诸将壮之。天宝十三载，吐谷浑苏昆王款附，诏翰至磨环川应接，思礼坠马，蹇甚。翰谓监军李文宜曰：“思礼跛足，尚欲何之？”俄加金城郡太守。

安禄山反，翰为元帅，奏思礼赴军，玄宗曰：“河、陇精锐，悉在潼关，吐蕃有衅，唯倚思礼耳。”翰固请，乃兼太常卿，充元帅府马军都将，翰委以军事。密劝翰表诛杨国忠，翰不应；复请以三十骑劫至潼关杀之，翰曰：“此乃吾反，何与禄山事？”

潼关失守，思礼与吕崇贲、李承光同走行在，肃宗责不坚守，引至熏下将斩之。宰相房琯谏，以为可收后效，遂独斩承光，赦思礼等。寻副房琯战便桥，不利，更为关内行营节度、河西陇右伊西行营兵马使，守武功。贼安守忠来战，思礼退保扶风。贼分兵略大和关，去凤翔五十里，李光进战未利，行在戒严，从官潜出其孥，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识其姓名，众稍稍止。命郭子仪以朔方兵击之。会崔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、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风。闻贼已西，欲乘虚袭京师，径至高陵。

贼引军还击椿等，椿已至中渭桥，杀守者千人，进攻苑门。伯伦战死，椿被执。先是，贼馀众留武功，既传官军入京师，乃烧营遁，自是贼不敢西。

长安平，思礼先入清宫；收东京，战数有功。迁兵部尚书，封霍国公，食实户五百。寻兼潞、沁等州节度。乾元元年，总关中、潞州行营兵三万、骑八千，与子仪围贼相州，军溃，惟李光弼、思礼完军还。寻破史思明别将万馀众于直千岭。光弼徙河阳，代为河东节度副大使，上元元年，加司空。自武德以来，三公不居宰辅，唯思礼而已。二年，薨，赠太尉，谥曰武烈。

思礼善守计，短攻战。然持法严整，士不敢犯。在太原，器甲完精，储粟至百万斛云。

鲁灵，幽人。长七尺馀，略通书史。以廕补左羽林长上。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引为别奏。颜真卿尝使陇右，谓翰曰：“君兴郎将，总节制，亦尝得人乎？”灵时立阶下，翰指曰：“是当为节度使。”从破石堡城，收河曲，迁左武卫将军。后复以破吐蕃跳荡功，除右领军大将军。

安禄山反，拜上洛太守，将行，于帝前画攻守势，迁南阳太守，兼守捉防御使，封金乡公。寻为山南节度使，以岭南、黔中、山南东道子弟五万屯湓水南。贼将武令珣、毕思琛等击之，众欲战，灵不可。贼右趋，乘风纵火，郁气奔营，士不可止，负扉走，贼矢如雨，灵与中人薛道挺身走，举众没贼。时岭南节度使何履光、黔中节度使赵国珍、襄阳节度使徐浩未至，其子弟半在军，挟金为资粮，至是与械偕奔与山等，贼资以富。

灵揪散兵保南阳。潼关失守，贼使哥舒翰招下，不从，使武令珣攻之。令珣死，田承嗣继往。颍川来瑱、襄阳魏仲犀合兵援灵。仲犀弟孟驯兵至明府桥，望贼走。灵城中食尽，米斗五十千，一鼠四百，饿者相枕藉。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，加

灵特进、太仆卿，不得入。日昇请单骑致命，仲犀不可。会颜真卿自河北至，谓曰：“使者不顾死，致天子命，设为贼获，是亡一使者；脱能入城，则万心固矣。”中官冯廷环亦曰：“将军必入，我请以两骑助。”仲犀益骑凡十辈。贼望见，知皆锐兵，不敢击，遂入致命，人心益固。日昇复以骑趋襄阳，领兵千，由音声道运粮饷灵，故灵得与贼相持逾三月。灵被围凡一年，昼夜战，人至相食，卒无救。

至德二载五月，乃率众突围走襄阳。承嗣尾击，灵殊死战二日，斩获甚众，贼引去。俄拜御史大夫、襄邓十州节度使。亦会二京平，贼走河北。时襄、汉数百里，乡聚荡然，举无樵烟。初，贼欲剽乱江湖，赖灵适扼其冲，故南夏以完。策勋封岐国公，实封二百户。

乾元元年，又加淮西节度、邓州刺史。与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，灵领淮西、襄阳两镇步卒万人、骑三百。明年，与史思明战安阳，王师不利，灵中流矢，辄奔，诸节度溃去，所过剽夺，而灵军尤甚。有诏来瑱节度淮西，徙灵郑陈亳节度使。至新郑，闻郭子仪整军屯谷水，李光弼还太原，灵羞恹，仰药死，年五十七。

王难得，沂州临沂人。父思敬，少隶军，试太子宾客。难得健于武，工骑射。天宝初，为河源军使。吐蕃赞普子郎支都者，恃驍敏，乘名马，宝钿鞍，略阵挑战，甚闲暇，无敢校者。难得怒，挟矛驍马驰，支都不暇斗，直斩其首。玄宗壮其果，召见，令殿前乘马挟矛作刺贼状，大悦，赐锦袍、金带。累授金吾将军。从哥舒翰击吐蕃，至积石，虏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悉颊藏而还。复收五桥，拔树惇城，进白水军使。收九曲，加特进。

肃宗在灵武，军赏乏，难得上家赀助军，试卫尉卿。俄领

兴平军及凤翔兵马使，收京师。方战，麾下士失马，难得驰救，矢著眉，披肤鄣目，乃拔箭断肤，殊死前斗，血巖面不已，帝嘉之。从郭子仪攻相州。累封琅邪郡公，为英武军使。宝应二年，卒，赠潞州大都督。

子子颜，少从父征讨，检校卫尉卿，生庄宪太后。元和元年，宪宗朝太后南宫，乃褒赠思敬为司徒，难得太尉，子颜太师。唯子颜子用及封。

用字师柔。拜太子詹事，才三月，封太原郡公，掌厩苑。累迁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右金吾大将军。谦畏无过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辛云京，兰州金城人，客籍京兆，世为将家。云京有胆决，以禽生斩馘常冠军，积功迁特进、太常卿。史思明屯相州，云京以锐兵四千袭濠阳，追破其众，至浪井。录多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代州都督、镇北兵马使。

太原军乱，帝恶邓景山绳下无渐，以云京性沉毅，故授太原尹，进封金城郡王。云京治谨于法，下有犯，虽丝毫不肯贷，及赏功亦如之，故军中畏而信。回纥恃旧勋，每入朝，所在暴钞，至太原，云京以戎狄待之，虜畏不敢惕息。数年，太原大治。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大历三年，检校左仆射。卒，年五十五，代宗为发哀流涕，赠太尉，谥曰忠献。它日，郭子仪、元载见上，语及云京，帝必泫然。及葬，命中使吊祠，时将相祭者至七十余幄，丧车移晷乃得去。德宗时，第至德以来将相，云京为次。

从弟京杲，字京杲。信安王祜节度朔方，京杲与弟旻以策干说，祜评咨加异。后从李光弼出井陘，督趨荡先驱，战嘉山尤力，肃宗异之，召见曰：“黥、彭、关、张之流乎！”累迁鸿臚卿，召为英武军使。代宗立，封肃国公，迁左金吾卫大将

军，进晋昌郡王，历湖南观察使，后为工部尚书致仕。硃泚盗京师，以老病不能从，西向恸而卒，赠太子少保。

旻亦从光弼定恒、赵，后署太原三城使。史思明屯相，军及滏阳，旻逆击走之。东都陷，退守河阳，卒于屯。

云京曾孙说，别传。

冯河清，京兆人。始隶郭子仪军，以战多拜左卫大将军。后从泾原节度使马璘，充兵马使，数以偏师与吐蕃遇，多效级，名闻军中。

建中时，节度使姚令言率兵讨关东，以河清知留后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况领州；而行师过阙，有急变，德宗走奉天。河清、况闻问，召诸将计事，东向哭，相励以忠，意象轩毅，众义其为，无敢异言，即发储铠完仗百余乘献行在。初，帝之出，六军仓卒无良兵，士气沮。及河清输械至，被坚勒兵，军声大振。即拜河清泾原节度使、安定郡王，况行军司马。硃泚数遣谍人誅之，河清辄斩以徇。

兴元元年，浑瑊以吐蕃兵败贼韩旻等，泾人妄传吐蕃有功，将以叛卒孛与贳归之，众大恐，且言：“不杀冯公，吾等无类矣。”田希鉴遂害河清，况挺身还乡里。

京师平，赠河清尚书左仆射，拜况太子中舍人。况性简退，未尝言功，属岁凶，奉稍不自给，以饥死。河清再赠太子少傅。

李芑，字茂初，赵州人。解褐上邽主簿。严武为京兆尹，荐补长安尉。李勉观察江西，表署判官。

永泰初，宣饶剧贼方清、陈庄西绝江，劫商旅为乱，支党槃结。芑请以秋浦置州，扼衿要，使不得合从。勉是其计，奏以宣之秋浦青阳、饶之至德置池州。即诏芑行州事。后魏少游代勉，表署都团练副使，摄江州刺史。以母丧解。勉之节度永平，复辟幕府。会李灵耀反，署芑兼亳州防御使，护陈、颍饜

道，便军兴。

德宗立，授河阳三城镇遏使。粮货善者，必先以给士，士悦之。达练事宜，严备常若有敌。未几，拜节度使，以东畿汜水等五县隶属。与马燧等破田悦洹水上，以功检校兵部尚书，实封百户。进围悦，悦将符璘以骑五百降，芟大开壁门纳之。

兴元初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以疾将请老，谓所亲曰：“岁方旱蝗，上厌征伐，天下城垒坚，戈鋌利，然务以力胜，其可尽乎？救敝者莫若德，方镇之臣宜先退让，死权锢禄，吾敢哉！言而不践，非吾志也。”固求罢，归东都。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太子太保。

李叔明，字晋，阆州新政人。本鲜于氏，世为右族。兄仲通，字向，天宝末为京兆尹、剑南节度使。兄弟皆涉学，轻财务施。叔明擢明经，为杨国忠剑南判官。乾元中，除司勋员外郎，副汉中王瑀使回纥，回纥遇瑀慢，叔明让曰：“大国通好，使贤王持节。可汗，唐之婿，恃功而倨，可乎？”可汗为加礼。复命，迁司门郎中。

东都平，拜洛阳令，招徕遗民，号能吏。擢商州刺史、上津转运使。迁京兆尹，长安歌曰：“前尹赫赫，具瞻允若；后尹熙熙，具瞻允斯。”久之，以疾辞，除太子右庶子。崔旰扰成都，出为邛州刺史。旰入朝，即拜东川节度使、遂州刺史，徙治梓州。

大历末，或言叔明本严氏，少孤，养外家，冒鲜于姓，请还宗。诏可。叔明初不知，意丑之，表乞宗姓，列属籍，代宗从之。

建中初，吐蕃袭火井，掠龙州，陷扶、文、远三州。叔明分五将邀击，走之，以功加检校户部尚书。梁崇义阻命，诏引兵下峡，战荆门，败其众，襄州平，迁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德宗

幸兴元，出家赀助军，悉衣帟献宫掖，加太子太傅，封蓟国公。初，东川承兵盗，乡邑雕破，叔明治之二十年，抚接有方，华裔遂安。后朝京师，以病足，赐锦鞞，令宦士肩舁以见，拜尚书右仆射。乞骸骨，改太子太傅致仕。贞元三年，卒，谥曰襄。始，叔明与仲通俱尹京兆，及兼秩御史中丞，并节制剑南，又与子昇俱兼大夫，蜀人推为盛门。

叔明素恶道、佛之弊，上言曰：“佛，空寂无为者也；道，清虚寡欲者也。今迷其内而饰其外，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，故农桑不劝，兵赋日屈，国用军储为斲耗。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，观为二等，上寺留僧二十一，上观道士十四，每等降杀以七，皆择有行者，馀还为民。”德宗善之，以为不止本道，可为天下法，乃下尚书省杂议。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：“王者之政，变人心为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变不因为下。今道士有名亡实，俗鲜归重，于乱政轻；僧尼帑秽，皆天下不逞，苟避征役，于乱人甚。今叔明之请虽善，然未能变人心，亦非因人心者。夫天生蒸人，必将有职；游闲浮食，王制所禁。故贤者受爵禄，不肖者出租税，古常道也。今僧、道士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一僧衣食，岁无虑三万，五夫所不能致。举一僧以计天下，其费不赀。臣谓僧、道士年未五十，可令岁输绢四，尼及女官输绢二，杂役与民同之；过五十者免。凡人年五十，嗜欲已衰，况有戒法以检其性情哉！”刑部员外郎裴伯言曰：“衣者，蚕桑也；食者，耕农也；男女者，继祖之重也。而二教悉禁，国家著令，又从而助之，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。传曰：‘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，四十九绝生育之理；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，六十四绝阳化之理。’臣请僧、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，尼、女官四十九以上，许终身在道，馀悉还为编人，官为计口授地，收废寺观以为庐舍。”议虽上，

罢之。

子昇，以少卿从德宗梁州。叔明严敕以死报，故昇有功，擢禁军将军。贞元初，迁太子詹事。坐郃国公主，贬罗州别驾。

叔明素豪侈，在蜀殖财，广第舍田产。歿数年，子孙骄纵，货产皆尽。世言多藏者以叔明为鉴云。

曲环，陕州安邑人，客陇右。少喜兵法，资勇敢，善骑射。天宝中，从哥舒翰讨吐蕃，拔石堡，取黄河九曲洪济等城，授果毅别将。安祿山反，从鲁炆守邓州，与贼武令珣战尤力，加左清道率。从李抱玉屯河阳。又自将兵守泽州，破贼锐将安晓，拜羽林将军。与诸将讨史朝义，平河北，累转金吾大将军。

大历中，戍陇州，数破吐蕃，以功兼太常卿。德宗初，虜寇剑南，诏环以邠、陇兵五千驰救，收七盘城、威武军、维茂等州，虜破走，威名大振，加太子宾客，赐名马。豫讨泾州刘文喜，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晋昌郡王，邠陇兵马使。时李纳逼徐州，环与刘玄佐救之，败其众，功最。建中三年，擢邠陇行营节度使。

李希烈陷汴州，环守宁陵，战陈州，斩贼三万五千级，禽其将翟崇晖，进检校工部尚书，兼陈州刺史。希烈平，改陈许节度，赐封三百户。二州比为寇冲，民苦剽卤，客他县。环勤身节用，宽赋敛，简条教，不三岁，归者纒系。训农治兵，谷食丰衍。转检校尚书左仆射。贞元十五年，卒，年七十四，赠司空。

王虔休，字君佐，汝州梁人。少涉学，有材武，以信义为乡党畏慕。大历中，刺史李深署为裨将。泽潞李抱真闻其名，厚以币招之，授兵马使。抱真讨河北，战双罔、临洛，虔休以多擢步军都虞候，封同昌郡王，实封五十户。抱真卒，元仲经等谋树其子緘，一军思乱，虔休正色语众曰：“军，王军；州，

王土也。帅亡当禀天子，何云云有妄谋？”众服其言，得不乱。德宗嘉之，以邕王为昭义节度大使，擢虔休潞州左司马，领留后。本名延贵，至是赐名。号令抚循，军中大治。

初，抱真之丧，军司马元谊据洺州叛，虔休遣将李廷芝讨之，战长桥，斩级数百；次鸡泽，又破之。守戍皆奔魏博，即决水灌城，将坏，遣掌书记卢瑛入见谊，陈利害。谊请朝，即以瑛为洺州别驾，使守洺。谊出，亦奔魏。

治潞二岁，迁昭义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始，属城州县守宰多署它职，不亲政，故治苟简。虔休悉增俸禀，遣就部，人以受安。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敬。

虔休性格敏，节用度，既没，所部帑廩皆可支数岁。尝得太常乐家刘玠撰《继天诞圣乐》，因帝诞日以献。其乐，以宫为均，示五声有君也；以土为德，本五运在中也；奏二十五叠，取二十四气而成一岁；奏十六节，象元、凯登庸于朝云。后《中和乐》本于此。

子丽成等十人，并补太学生。

卢群，字载初，系出范阳。少学于垂山，淮南陈少游闻其名，奏署幕府，已而荐诸朝。李希烈反，以监察御史为江西行营粮料使。嗣曹王皋节度江西，奏为判官。皋徙荆襄，皆从其府，以劲正闻。入为侍御史。郭子仪家与嬖人张昆弟讼财不平，又言嬖人宅匿珍宝。德宗促按之。群奏言：“子仪有大勋德，今所讼皆其家事，且嬖人宅，子仪昔畀之，非子弟所宜言，请赦勿问。”从之。人谓群识大体。

累迁兵部郎中。淮西吴少诚擅决司洧水溉田，使者止之，不奉诏。命群临诘，少诚曰：“是于人有利。”群曰：“臣道贵顺，恭恪所以为顺也。专命废顺，虽利何有？且怠于事上者，固不能责其下矣。”少诚听命。群又为陈古今成败事，逆顺祸

福皆有效，所以感动之，少诚竦然。既置酒，与赋诗，又歌以慰之。少诚感悦，不敢桀。以奉使称旨，迁检校秘书监、郑滑节度行军司马。姚南仲入朝，即以群代节度。群尝客于郑，质良田以耕。至是则出券贷直，以田归其人。卒，年五十九，赠工部尚书。

李元素，字大朴，邢国公密裔孙，仕为御史。东都留守杜亚恶大将令狐运，会盗劫输绢于洛北，运适与其下畋近郊，亚疑而讯之。幕府穆员、张弘靖按鞫无状，亚怒，更以爱将武金掠服之，死者甚众。亚请斥运丑土，诏监察御史杨宁覆验，事皆不讎。亚怒，劾宁罔上，宁抵罪。又自以不失盗为功，因必其怒，傅致而周内之，若不可翻者。德宗信不疑，宰相难之。诏元素与刑部员外郎崔从质、大理司直卢士瞻驰按，亚迎，以狱告。元素徐察其冤，悉纵所囚以还。亚大惊，复劾元素失有罪。比元素还，帝已怒，奏狱未毕，帝曰：“出。”元素曰：“臣言有所未尽。”帝曰：“第去。”元素曰：“臣以御史按狱，知冤不得尽辞，是无容复见陛下。”帝意解，即道运冤状。帝感寤曰：“非卿，孰能辨之？”然运犹以擅捕人得罪，流归州，死于贬。武金流建州。后岁余，齐抗得真盗，繇是天下重之。

迁给事中。后美官缺，咸冀元素得其处。会郑滑节度使卢群卒，拜元素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其军，治有异绩。元和初，召为御史大夫。大夫，自贞元后难其人不补，而元素以夙望召拜，中外企听风采。既而一不建为，容容持禄，内望作宰相。久之不见用，则谢宾客曰：“无以官散外我。”见属吏辄先拜，人人失望。李锜反，拜浙西节度使。数月还，为国子祭酒，进户部尚书、判度支。

元素少孤，奉长姊谨悌，及没，悲哽成疾，因辞职屏居。

其妻，石泉公王方庆之孙。前妻子皆不肖，而元素溺姬侍，王不见答。元素久疾，益昏惑，遂出之。王诉诸朝，诏免元素官，且令畀王赀五百万。卒，赠陕州大都督。

卢士玫者，山东人。以文儒进，端厚无竞。为吏部员外郎，善于职。再迁知京兆尹。刘总入朝，与士玫故内姻，乃请析瀛、郑两州，用士玫为观察使。诏可。俄而幽州乱，硃克融袭之，朝廷欲重其任，就加节度使。士玫空家赀助军，然部卒多家幽州，阴导克融入，故士玫阖府皆见囚幽州。天子赦克融，得还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徐虢州刺史，复为宾客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